

# 欧罗巴英雄记

马伯庸 著

## 第一章 不问鬼神入幽宅

世风惨淡心难古  
尘不归尘土不土  
沆瀣一气知是谁  
何分凯撒与天主

这乃是耶历一千二百年时法兰西一位寒门诗人吕特勃夫所著的诙谐诗。吕特勃夫生于贫贱，一世穷困，却有讽喻成章的才情，世事百态无不能入诗。他眼见这欧罗巴大陆自罗马帝国以降，国主领主无不昏淫悖乱，教士骑士俱是贪婪之徒，于是有感而发，遂写下此诗，与其他二十余首抒情诗歌辑成一册，名之为《吕特勃夫的贫穷》。教廷与诸国以其诽谤太甚，均诏行禁毁。别的诗作就此湮灭无闻，这一首诗却不胫而走，流传于宫闱市井之间，广为传吟。

在吕特勃夫身后，欧陆纷争仍是迟迟未平。外有蒙古、阿拉伯之患，内有诸侯列国纷争；基督教廷代神立言，亦是派别林立，烦忧频频。吕氏之言，不曾有半分改变。在这嚣嚣攘攘之间，又是二百余年过去，转眼已到了耶历一千四百一十九年的入秋时节。

白昼将尽，残阳如血，一抹余照徜徉于喀尔巴阡崇山峻岭之间，把层层峰峦映出酡红颜色，深长的夕影投诸山坳之间，衬出几许凄凉，几许阴森。

此时在山中一条偏窄小路之上，一位骑士与他的扈从执辔徐徐而行。这骑士年过四十，蚕眉浓髯，一张方脸透着几分稳重，只是脸上一道蚯蚓大小的刀疤触目惊心。他身披一袭亚麻斗篷，腰中悬着一柄钢制阔剑，走在前面。那扈从缀后骑士数步之遥，坐骑两侧挂着行囊，走起路来摇摇晃晃。马后还插着一面淡黄色小旗，风吹旗展，上面绣着一只狮鹫、一柄长枪。

骑士口中吟着吕特勃夫这首小诗，手中马鞭徐徐拂过马鬃。那扈从在后面听见，不由笑道：“主人你这诗写的恁地真切，可比那班神甫的布道强过百倍了。”骑士道：“我哪有这等诗才，其实是我国二百年前一位诗人吕特勃夫的手笔。算起来，他还是我半个同乡。”扈从叹道：“若人人写诗都这么直白明了，说不定俺也可以多读他几本。”骑士放声大笑：“这人写的委实不错，只是失之刻薄，终究不成体统。”扈从道：“如今这世道，可不就是他写的那样？哪里有半分夸张。俺虽不读书，一双眼睛可不差哩。倘若那班贵族老爷能争些气，何至于连累主人你跑来这鸟不拉屎的荒山里？”

骑士正待答话，忽然神色一凝，右手猛地按住剑柄，低声道：“前面似乎有马匹嘶鸣声，你去看看。”这小路侧靠深崖，宽度只容三骑并行，极其险要，最合剪径劫路，是以行人不得不小心从事。

扈从立刻翻身下马，从马背上抽出一柄钉锤，向前探去。他走出二百十步外，转过一处盘拐，看到有十余个人正在路旁。那十几人原本席地而坐，骤然看到扈从，“啊呀”一声，纷纷跳将起来。一时间足声纷乱，中间有几人早把长剑握在手里，扑将过来。

扈从微微一笑，并不害怕，掣开钉锤朝那几个人砸去。他练的乃是三十六路罗马锤，埋身近战极具威力，出手迅捷如电，一柄锤头霎时化作百十道残影。那几人慌乱之间急忙拿长剑去挡格，哪里还顾得及，扈从大喝一声：“中！”钉锤瞬间啄上三人手腕，三柄长剑当啷落地。

其余几人慌忙挺剑刺来，扈从右腿微弹，身子在半空中轻飘飘转了一圈，钉锤挽出数朵锤花。那几人长剑被撞得嗡嗡作响，登时觉得手腕酥软，气血翻涌，几乎拿捏不住兵刃。这一招叫做“西西里圆轮”，乃是从罗马圆阵演化出来的招式，最适以一敌众。

扈从一击而中，旋即收招，面上气定神闲，这几下行云流水，显出不凡手段。他细心端详，见这些人身穿紫布粗袍，头戴圆毡帽，旁边还有十几匹骆驼，一堆小山似的箱子布袋搁在左近，心中大定。他把锤子插回腰间，大大咧咧上前略一施礼，朗声道：“诸位莫要惊慌，俺可不是甚么贼人。”

那群人面面相觑，中间一个身材瘦小的老者见旁人都不言语，上前道：“你若不是贼人，如何出现在这里？”扈从道：“俺与俺家主人也是路经此地，因为听到马匹嘶鸣，唯恐是强人设伏，故而派俺过来瞧瞧风头。”众人听了解释，面色都是一松，那老者道：“你家主人现在何处？在外都是客，不如请来相见。”扈从道：“就在后头不远，待俺去叫他过来。”

说罢扈从转身而去，不一会儿就折回到骑士马前。骑士忙问情势如何，扈从笑道：“原来只是一队威尼斯的商队歇脚，不妨事，不妨事。”骑士微讶：“你倒眼利，竟能看出他们的底细。”扈从道：“他们所戴毡帽俱以金线镶边，衣袍悬缀虽是空的，一望便知是系玉石香囊之用，这等奢靡，泰半是威尼斯人。”

骑士闻言哈哈大笑，二人重新上马，并辔而行，来到商旅落脚之地。骑士环顾四周，不由得发出一声惊叹。原来前方路边有一株参天巨树，树围少说也有十抱之数。只因坡土塌陷，树身半倾，竟露出半截盘根来，倒成了一个天造地设的栖身之所。洞边根须已经熏得半黑，可见过往行旅多停在此树下升火过夜。

商人们见骑士来了，纷纷起身行礼。方才那老者显然是其中首领，他走到骑士面前打量一番，道：“小可是威尼斯的乔尔乔·隆柯尼，在意大利诸城邦经营几家小商号。身后几位皆是商栈的同行。不知阁下怎么称呼？”他先自报家门，以示诚意，再问人姓名行止便显得不突兀，亦不会招致反感。

骑士见他口气恭谨，也客气回道：“我乃是来自香槟-阿登的杜兰德子爵，刚才那是我的扈从布朗诺德。”隆柯尼面色一凛，想不到眼前的人竟是个法兰西的。爵爷。他看了一眼扈从，疑道：“此地荒僻凶险，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爵爷既然是贵胄，何以只带一个扈从上路呢？”杜兰德淡淡答道：“我有要事赶去苏恰瓦，行的匆忙，是以未多带随从。”

苏恰瓦是摩尔多瓦公国首府，一般人多绕行多瑙河流域溯河而上，翻越喀尔巴阡山脉确是一条捷径，只是险阻难走，行者罕至。隆柯尼久混商海，眼光何等锐利，见杜兰德言语间似乎有所顾忌，也不再深问，荡开话题道：“这条路可省下数天脚程，只是沿途没什么城镇村落。尤以这段路最为荒凉，几十里内都不见人家。爵爷如不介意，不如屈尊与我等在此树下权寄一晚，明朝一道上路，胜过漏夜穿山；我等有爵爷庇护，也能安心不少。”

这番话说的圆滑得体，杜兰德里爵略付片刻，点头允诺。隆柯尼大喜，招呼仆役带布朗诺德牵了两匹坐骑去附近喂食草料，自己引着杜兰德过来营帐前。

商人们端出刚刚烤的羔羊肉，这羔羊烤的手法极佳，外焦里嫩，香气四溢。杜立德走了一整天路，早已是饥肠辘辘，不由得食指大动，于是也不客气，从怀里摸出一柄匕首，盘膝而坐，且割且啖。隆柯尼斟上一杯葡萄酒，恭恭敬敬递了上去。

在外旅行之人虽然素昧平生，往往却因境遇相近，最易生出亲近之心。几杯酒水落肚，杜兰德主仆二人和这一群威尼斯商人已经是酒酣耳热，无所不言。柯隆尼谈起各地风土人情，口若悬河，不觉便说到西欧战事上来。

忽然有一人问道：“英格兰、法兰西鏖战已经将近百年之久，爵爷既然是法兰西人，不知这场战争何日是个了局？”杜兰德拂然道：“一切均是天主意旨，凡人哪可妄自猜度。”隆柯尼已有些半醉，见他对政局避而不答，就有了越俎代庖之心，大声道：“英法世仇，冤冤相报。你们哪里知道，去年亨利五世早攻破了卡昂、贝叶、法莱兹数座城堡，今年鲁昂大城也已开城投降，大半个诺曼底已归了英王旗下。那脑子染了贵恙的法兰西国王还在巴黎莫衷一是哩，这冤仇怎能劝解？”

因杜兰德是法兰西贵胄，是以隆柯尼口中留了半点分寸。其时法兰西当主是查理六世，他罹患癡狂症，外号“疯查理”，法兰西举国全凭王后依莎贝拉苦苦支撑。

一人拍膝叹道：“此消彼长，兵灾难断，如此说来西欧还是去不得，可惜了我家那几箱绸缎。”另一人讥道：“好个没眼光的小商贩，只盯着这点毫末之利；你看人家热那亚的罗勃尼，雇了大批弩手去给法皇效力，那才是大手笔哩”起先之人有些恼火，横过一眼道：“是啊，热那亚弩手何等威猛，克雷西、普瓦提埃、阿让库尔，哪一战不是被英人打的头破血流，带累着许多爵爷丧命。”他所言这一串名字，都是英法几十年间赫赫有名的战事，无不是法人大败亏输，全欧皆知。

隆柯尼眯起眼睛，压低嗓音，又道：“要说这依莎贝拉皇后，也是一代奇女子哩。”那两人本要争执，见隆柯尼说的神秘，连忙闭上嘴。隆柯尼摆了摆手道：“法兰西本有两大门阀，一是勃艮良派，一是奥尔良的阿马尼亚克派。两派俱是野心勃勃，彼此相争不断。两派宗主都贪恋依莎贝拉皇后美貌，竞相大献殷勤。不料阿马尼亚克派的大宗主，奥尔良公爵路易八年之前突然被刺，法兰西登时陷入内乱之局，孰不知其中大有隐情。”

旁人忍不住问道：“莫非是勃艮良派所为？”隆柯尼冷笑道：“那是自然，勃艮良派麾下能人异士极多，不乏精于技击的好手。只因勃艮良公爵约翰听到传闻，说当朝王太子是依莎贝拉王后与奥尔良公爵私通所生，妒火中烧，这才痛下的杀手。”众人听了，都是“阿”的一声。隆柯尼又道：“全凭依莎贝拉皇后一力转圜，法兰西国才勉强维持。可阿马尼亚克派怎肯吃这等亏？恰恰就在上月，一蒙面男子在蒙特罗大桥之上袭击了勃艮良公爵约翰的车仗，竟在众目睽睽之下斩杀了约翰，然后扬长而去。虽然无人知真凶是谁，可谁主使此事，可是如板上的钉子般清楚。”

一人道：“那杀手当真了得，进退自如，旁的侍卫如摆设一般。”隆柯尼啜一口酒，不屑道：“这算甚么，我听从罗马来的修士说，阿马尼亚克派还暗中豢养女巫邪灵，有那不肯听从的爵爷贵胄，就会被他们的邪法诅咒而死。”

此时夜幕已降，众人听了隆柯尼的话，都觉得阴风恻恻，遍体生寒，仿佛阿马尼亚克派的邪灵巫婆就在黑暗中窥视一般，营帐霎时安静下来。隆柯尼笑道：“这些不过是市井荒诞之说，各位不必如此紧张。只叹约翰一死，他的继承者好人腓力就带着勃艮良举州之地，投了英格兰。这法兰西的国事啊，啧啧……”

一人笑道：“可见依莎贝拉王后艳名远播，不逊于那埃及的克里奥佩特拉。”又一人道：“无怪阿马尼亚克派鼎立支持王太子，这都是奥尔良公爵路易和王后颠鸾倒凤弄出来的哩。”

众人轰然大笑，于是话题遂转去一些风月逸事、皇族绯闻，气氛复炽。

杜兰德在旁边一直静听，却未置一词。众人谈及王妃私密，语气愈加放肆，他略皱了下眉头，不欲旁听，遂端着酒杯，起身走到崖边四处张望。他视线所及，尽是深沉暮色，群山隐翳，隐约有几分气势。

他偶然瞥见远处山谷，悚然一惊，立时折返树下。隆柯尼正唾沫横飞，突觉脖颈一凉，一柄长剑已然压过来。他惊骇莫名，回头见杜兰德面色阴沉，慌道：“爵爷您这是作什么？”杜立德冷笑道“我只道你是个宽厚长者，原来竟是个满口谎言的老匹夫！”四周人大惊失色，登时怔在那里，不知该如何是好。隆柯尼两股战战，道：“我如何骗爵爷了？”

杜兰德一指远方：“你方才说这附近几十里内并无居民，那是什么？”众人随他的指头望去，看到远处山岭腰间有巨大黑影耸峙，恰好此时月色透出薄云，柔光洒下，俨然是一座恢宏城堡。

隆柯尼跌足道：“爵爷你可冤煞老夫了。”杜兰德冷冷道：“你还有什么话说？”隆柯尼道：“不是我有心欺瞒爵爷，实在是那城堡已荒废许久，早断了人烟。”杜兰德看那城堡并无半点星火，便信了隆柯尼几成，又问道：“那城堡距此处不过一岭之遥，为何你们宁可在树下扎营也不去那里投宿？厚壁高墙岂非好过风餐露宿？”隆柯尼这才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掏出一块方帕擦了擦汗，缓缓说道：“爵爷有所不知。那城堡名唤特兰斯凡尼亚，远近知名，是此地一个至邪至恶的所在。相传当年有个公爵，专好折磨刺穿异教徒，手段苛烈残酷，死后不为天主所容，遂化为恶魔为害人间。那城堡正是他的旧居，等闲人是不敢靠近的。这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正是有这城堡作祟的缘故。”

杜兰德不屑道：“这等荒诞之说，你等也会相信？”隆柯尼慌忙陪笑：“爵爷是贵人，自然不怕。我凡夫俗子，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嘛。就是这几年，偶有不知情的路人误进了城堡，待得出来时已是精神错乱。还有人远远听到城堡中传来惨嚎声声，无比邪异，谁还敢去？”

杜兰德子爵被隆柯尼这一番话激起了胸中豪气，他虬髯一颤，把长剑摆离老商人脖子，收回鞘中，道：“饶你说的天花乱坠，我是不信的。我今天倒要去探一探这吸血鬼城堡，看看虚实！”隆柯尼惊道：“爵爷万万不可，岂能拿性命当儿戏？”

杜兰德哪里去理他，束紧腰带，倒提了长剑转身出了营帐，唤布朗诺德牵马过来，对他说道：“那小老儿说那城堡闹鬼，我们去看看。”一句话轻描淡写，布朗诺德听了只是应了一声，并无什么难色，仿佛主人说的是件稀松平常之事。

隆柯尼和一千商人慌忙冲出营帐，隆柯尼双手高举，大叫道：“魔鬼非人力所能抗衡，请爵爷三

思!”二人已然翻身上马，杜兰德哈哈大笑，就手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振声道：“我有正念在心，天主加持，魑魅魍魉岂能近身!”言罢隐入茫茫夜色之中，空余马蹄阵阵。隆柯尼嗟叹不已，与众商人回转营帐不提。

单说杜兰德主仆二人一路望着城堡而去，此时夜色愈加深沉，雾霭升腾，四下逐渐为白气吞没，耳边只有夜鸢鸣啾，山风涛涛。走到险峻之处，马不能行，两人只得下马牵住辔头，依着山势徐徐而走。波兰俗谚有云：“看山跑死马”，那城堡看似近在眼前，走了大约两个小时却还没有尽头。

布朗诺德忽然停住脚步，伏下身子在地面捏起一些土来端详，又分开杂草用手掌按压，复起身喜道：“主人，找到啦。”杜兰德奇道：“找到什么？”布朗诺德指了指杂草分处，隐然一条硬实痕迹：“这一条必是通往城堡的故道，只因年久无人，所以被杂草碎石盖住了。”

有了故道指引，两个人的行程大大加快。接近午夜时分，他们终于到了城堡跟前。月色朦胧，银娉泻地，这座城堡坐落于半山一处凸起的高丘之上，四下山岩嶙峋，城体侧立千仞，愈显挺拔之姿。堡体纯以大青砖石筑成，接隙密实，结构精当，虽已遭荒弃，却颓而不倒，只是多了些许青苔风蚀的斑驳痕迹。

杜兰德于建筑一道略通一二。这城堡中央矗立一方形主塔，四周为六道石制幕墙所拱，外围成半圆状，四置圆塔箭楼。外圆内方，正是拜占廷风范，少说也有百五十年之岁。主塔之外尚有一圈罩墙，与外墙同心而略高，顶端城垛连绵，几无死角。杜兰德不禁惊叹城堡设计者之雄心大略，此地据山而守，居高临下，进可扼山岭要道，退可固守自牢，是处形胜所在，俨然是一国君主的气度，非胸中有大丘壑者不能设之。

整座城堡悄无声息，临外的窗口俱是漆黑一片，爬满青藤，没有片缕人气。城堡周遭的护城河只剩下残沟，正前大门高约数丈，还保持着吊起状态。杜兰德上前伸手摸了一把，门板已经有些槽朽，锁链亦是锈迹斑斑，看来已经许久不曾开启了。

就在这时，布朗诺德发一声招呼，杜兰德循声望去，看到在城堡一侧有一扇小门。这门想来是当年城堡杂役运送货物之用的，门扇紧闭，但下半截却不翼而飞，留出通往城内的的一个漆黑缺口。布朗诺德道：“门下青草的压痕犹新，想来有什么小动物经常从此进出，把这里当作了窝。”

杜兰德笑道：“或许就是这些动物作祟，以致路人以讹传讹。”布朗诺德走到门前，双掌贴在门上，微微运气，骤然一推，门板轰然飞散。掌力之强，着实骇人。

二人毫不犹豫，迈步踏进城堡之内。布朗诺德摸出火石，点亮一个火把，原来这里是特兰斯万尼亚城堡的厨房。厨房里空无一物，只剩几个半残的陶罐歪歪斜斜躺在隔板上，不知是离开城堡时带走了还是后来被人偷光。

他们顺着厨房外的一条长廊前行，一路走过铁匠铺、仓库、牲畜栏，都已废弃，无甚能观。最后他们步入城堡中庭的院子，见到遍地枯树断枝，尚有一杆中折的旗杆耷拉在地，好不凄凉。杜兰德负手而行，感叹道：“推向当日辉煌之景，该是处好园林。可见吟游诗人常说的好景不长，年华不永，诚哉斯言。”

他走到主塔门前，信手一推，大门竟喀喇一声开了，原来并不曾闩死。布朗诺德举火转了一圈，



点燃几根插在厅内各处，这才得窥全貌。杜兰德精神不由一振，这主厅宽方几十步，有一个石制穹顶，十分精致。厅中一条长桌，餐椅桌布尚在，只是满布尘土；其上一个烛台，半截蜡烛尚未燃尽；厅内四下有十二扇盾状窗户，用马赛克镶出各色故事，多以狩猎事为主。窗帘破败如蜘蛛网，不过仍能看出当年之华贵。比起塔外匆忙离开的杂乱，厅内一切物事都有条不紊，摆放得井井有条。

一阵山风自厅外盾窗吹进，火光摇曳，教人不寒而栗。杜兰德觉得似乎有什么不妥，他凝神细看，惊觉长桌尽头的高背椅上似乎坐着一人，只是光线黑暗，无法看清面目。杜兰德本是个胆大豪快之人，虽然心惊，却不胆怯，高擎火把凑上前去。坐在椅子上的，竟是一个穿着贵妇百褶长裙的骷髅！

这骷髅从衣着来看是个女子，端坐在椅子上，双手平放于膝上，姿态安详。衣着枯烂，估计已经死了许久。杜兰德盯着她端详许久，唏嘘不已。这骨架体形匀称，生前当是个美貌红粉，一朝竟成骷髅，死后也乏人安葬，只得孑然一身枯坐在这古堡之内，不知身后隐藏着什么故事。

杜兰德自忖道：“若非我一时兴起，必不知城堡中尚有如此红粉骸骨。可见与她相见是天主意旨，我焉能不管？”他骑士心起，决意把这萍水相逢的尸骸重新安葬，立块无字碑，也要让她灵魂早登天国。他四下搜寻，看是否有遗物留存以证明其身份的，哪怕有个名字也好。他仰望厅壁，本来那里有挂着一幅画像，却被不知什么东西的利爪撕过，画上留下五道硕大的爪痕，只看得出似乎是幅肖像。这城堡处处透着诡秘，教人难以索解。

布朗诺德兴冲冲跑过来，手里挥舞着一本书，口中嚷道：“主人，你看俺寻到了什么？”声音震得穹顶尘土扑扑簌簌掉落下来。杜兰德接过这本书来，发觉书质沉重，封面血红，上面的字迹漠漠难辨。

未及细看，突然一阵尖利笑声破空传来，在空旷大厅中显得十分诡异。杜兰德与布朗诺德倏然变色，放下红书，各自掣出兵器。笑声忽远忽近，却不曾中断，似乎来自四面八方，却分明是发自一个人声。

布朗诺德晃了晃钉锤，眼盯穹顶四周：“主人，莫非那商人所言是真的？”杜兰德沉声道：“无论怎样，休被它迷惑了！”他高举长剑，挺身喝道：“我乃是弗朗什-孔泰的杜兰德子爵，何等妖魔，报上名来！”笑声突然停息了，四下复又陷入死寂之中。

杜兰德丢过一个眼色，布朗诺德心领神会，提着钉锤一弓身，隐没在黑暗中。杜兰德一手举剑，一手拿着火把，在厅内且走且停，不时转身，走成一个圆圈。

笑声又起，这一次沙哑阴沉，如若病入膏肓的垂垂老者。杜兰德心中念诵几遍“哈里路亚”，登时心清神澄，不为笑声蛊惑。他又转了几圈，笑声三度响起，这一次却似一草莽大汉，粗声粗气，震得耳膜嗡嗡作响。

杜兰德凝神静听，笑声将退，他猛然睁眼，用脚挑起身旁一把木椅朝着某一角落飞去。木椅早已腐朽，撞到石墙上“哗啦”一声化成一堆碎片。说时迟，那时快，就在椅子撞墙的瞬间，一个黑影从角落“嗖”地一下飞出，直直扑上杜兰德。

杜兰德不闪不避，嘴角含笑。眼见黑影冲至近前，布朗诺德突然从侧面黑暗中窜出。黑影显然未料到竟还有埋伏，在空中又无法改势，只得猛一扭腰，转向右侧。布朗诺德哪肯放过，腕子一抖，钉锤已经带着风声招呼过去。黑影双足刚一点地，又是一个高跳，几下兔起鹘落，稍纵即远，身法迅捷之极，堪堪避过布朗诺德的攻势。

杜兰德见布朗诺德一招险些得手，心中大定。倘是鬼怪之流，怎会被区区一个骑士扈从逼得如此狼狈，毕竟还是个人，只要是人，就没什么好怕的了。杜兰德心转电念，长剑已悄然出招，黑暗中划出一道银色流光，直逼黑影。

杜兰德师承名家，剑法庄严端正，极有法度，甫一出手就把黑影笼罩在剑锋之间。他这一招“许德拉噬”只有一击，剑尖却同时指向人体九大要害，敌人避无可避，只能疾退，顿失先机。黑影好似对这招呼的利害浑然不觉，不闪不躲，迎难而上。杜兰德剑尖一抖，正待要刺，黑影发出一声长啸，在半空无比灵巧地翻了一个跟头，顺着长剑侧刃滑过，跃过杜兰德肩头，朝反方向的窗户逃去。

此时布朗诺德也赶到加入战团，他见主人一招落空，不由大怒，一晃小锤迫向黑影。黑影见退路被封，一个后空翻回到中厅，杜兰德的第二招已然施出。

主仆二人各展绝学，一剑一锤形成一道密不透风的大网。黑影在网中左冲右突，动作全无章法，不循常理，却总能在匪夷所思的角度闪开必杀的一击，难以预料。他固然逃不出主仆二人的围攻，两人一时间也奈何不了他。厅中一时人影晃动，叱喝声起，恐怕过去百多年里都不曾如此热闹过。

杜兰德原本想留个缓手，不欲妄加杀戮，现在既然久攻不下，不得不使出杀手。他手腕斜翻，长剑猝然变招，一记“圣都遥指”，刺向黑影面门。

这是十字剑法的起手式，意指耶路撒冷，剑势悲凉雄壮，大有不夺圣都誓不还的决心。“十字剑法”始于十字军东征时期，本是十字军与土耳其人、阿拉伯人近身搏杀衍生出来的技巧，历经数次东征无数骑士实战锤炼，最后由圣殿骑士团的开山祖师休·德斯·佩尼斯和戈弗雷集其大成，去繁就简，演成这套剑法。

圣殿骑士已在百余年前被法皇腓力四世剿灭，但这套十字剑法却流传至今，历来被视为骑士必修之课，整个欧洲学过的人不下十几万，但很少有人如杜兰德使的这般气完神足。黑影只觉得滔天气势汹涌拍来，比刚才强上数倍有余，又想故伎重演，以鬼魅身法退避。岂料十字剑法以谨严精练著称，一招抢得先机，后招源源不断，竟不留下任何空隙。

德意志一位大剑豪约翰尼斯·理查特纳尔曾言：“对战如习舞，以节奏为关窍，顺者恒胜，乱者恒败。”黑影刚才无论敌人如何抢攻，只依着自己的身法闪避；如今被杜兰德一招打断了节奏，呼吸立时不畅，胸口不由一窒，四肢气息运转艰涩，登时乱了手脚。

布朗诺德哪肯放过这个良机，小锤滴溜溜转到黑影后脑，抓住他稍现即逝的身法破绽一砸，“砰”地一声，黑影应声倒地。杜兰德疾步向前，剑芒点点，霎时点中黑影胸口。只要少进寸许，便可刺穿心脏。

“拿火来！”

杜兰德大喝道，布朗诺德急忙从旁边取来火炬，都急欲看看这黑影到底是何方神圣。火光凑近，两人不禁面面相觑，原来这黑影不过是个半大孩子，看年纪也就十二三岁。这孩子满面泥污，长的极瘦，一头乱蓬蓬的长发，不辨男女，一双大眼满是惶恐。

饶是杜兰德见多识广，一下子也不知该如何是好。布朗诺德把腰间绳子解下来，道：“主人，先把他捆住吧，免得又逃了。”杜兰德“嗯”了一声，撤开长剑，布朗诺德把那孩子翻过身去，用绳子捆住手脚，还从腋下绕肩多穿了两道，以策万全，这才放开。

孩子被绑缚时并不反抗，双眼泪水盈盈，紧咬嘴唇，想是刚才布朗诺德那一记后锤着实疼痛。杜兰德心中有些不忍，半蹲下身子，轻声拿意大利语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孩子啜嚅着嘴唇，对问话全无反应，干枯的身材瑟瑟发抖，实在难以想象他便是刚才那拥有神鬼莫测身法的黑影。杜兰德仔细端详，这孩子近乎赤身裸体，手脚上都磨有厚茧，只在双腿间有一圈磨秃褪色的污布，散发着一阵恶臭，一看便知是穿在身上生生磨烂的，恐怕从不曾脱过。

他身上唯一的饰物，是一个挂在脖子上的翠绿短哨。杜兰德轻轻拿过哨子，这哨子是翠竹质地，新绿拙瘦，其上镂刻着一朵鸢尾花，做工颇为精细。他把哨子含到嘴边，吹了几吹，始终不得其法，只发出噗噗漏气的干瘪声。

孩子忽然张嘴啊、啊叫了两声。杜兰德眉头微皱，心想这孩子莫非是个哑巴，又见他眼神热切，紧盯着哨子不放，心中一动，把哨子塞入孩子嘴里。孩子含到哨子，如蒙大赦，浑然忘了自己被捆缚，奋力吹去。哨子声音忽高忽低，婉转回翔，变化万千。两人这才知道，刚才那三番奇诡笑声，俱是从这哨子中来的。

布朗诺德在一旁坐下，渭叹道：“俺少年时也曾山野作过哨子，但从没听过能有如此之多的音色。”杜兰德把长剑收回鞘中，注意到那孩子眼波流动，似乎随着哨子之声有所呼应，心中大疑：“莫非他要借哨子之音与我说话？”

哨声仿佛窥中他心中所思，转为欢畅。杜兰德颌首微笑，一股怜爱油然袭上心头，不由得伸手去摸孩子油腻腻的头发。哨音忽又转了腔调，细切短促，如幼犬在窝中撒娇，嗷嗷待哺。说来也怪，杜兰德觉得自己与这孩子极为投缘，一听即明白其中的心意。他让布朗诺德从行囊里取出一块无酵饼和一勺蜂蜜，拿饼蘸着蜂蜜喂给孩子。

野孩子显然饥饿难耐，饼一入口就急不可待地往下咽，啪唧啪唧咂着嘴，有几次差点噎到。杜兰德亲手捧着盛满清水的皮囊，不时给他灌上一口。还不到一根蜡烛的时间，他已经风卷残云般吃下了三块无酵饼，这才满意地从喉咙里滚出一个饱嗝，从哨子吹出一阵慵懒满足的曲调。

杜兰德拍拍干净孩子胸前的饼渣，对布朗诺德道：“给他把绳子解开吧。”布朗诺德大惊道：“您不怕他再逃掉么？”杜兰德看了一眼温顺如犬的野孩子，叹道：“这孩子适才并无害人之心，只是天真烂漫，以为我们跟他玩耍罢了。你看刚才交锋，他只是躲闪，却没半分杀气。”

布朗诺德上前解开绳子，同时暗暗提气，以防他暴起逃走。不料孩子揉了揉手腕，头一歪便靠到了杜兰德大腿上，竟呼呼睡起来，仍不忘舔舔嘴唇的蜂蜜余渍。



杜兰德不忍抽走大腿，就任由他枕在腿上酣睡。这孩子睡相安详恬静，恍如天使，杜兰德不觉大为感慨，不知竟是谁家父母如此忍心，把如此年幼的孩子弃在这阴森古堡中，不由得在胸口划了一个十字，仰望穹顶叹道：“天主慈悲，莫非这是您对我的启示？教我拯救这个幼小的灵魂。”

不料孩子听了这句话，一下子睁开眼睛，口出法语：“赛戈莱纳。”杜兰德闻言身躯一颤，急忙扶起他双肩道：“你说什么？”孩子又道：“赛戈莱纳。”

布朗诺德是葡萄牙人，平时杜兰德多用意大利语或加泰罗尼亚语与之交谈。适才他独处一室，心潮激荡，自然而然说出母语，没想到却引出孩子这番反应。杜兰德暗忖：“适才我与布朗诺德说话，他无动于衷。何独我一说法语，这孩子就有了回应呢？莫非他懂得？”

于是杜兰德用法语试着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孩子答道：““赛戈莱纳。”杜兰德又问：“你父母如今何处？”孩子仍旧答道：“赛戈莱纳。”如是者四五，孩子却只会用“赛戈莱纳”一词作答。以此度之，他只会重复一个单词，未必知其含义。杜兰德还注意到，每次用法语说话时，孩子眼神中都涌出无限依恋，如在母亲怀中牙牙学语，看来他对法语别有深情，当属无疑。

恰好布朗诺德照看好马匹返回厅中，杜兰德把刚才的发现说给他听，布朗诺德疑道：“莫非有人教过他？”杜兰德起身负手在厅内转了几转，叹息道：“以我的推断，这孩子自幼便生长在这城堡之内，不知发生了什么变故，大人或走或死，只剩他一人在此苦苦求活，竟能存活至今，只能说是天主垂恩吧。我猜曾有人照顾过尚在襁褓中的他，讲的是法语，所以他虽懵懂无知，却对法语自然易生亲近之心。只不知何独他单单重复“赛戈莱纳”一词，还有这一身奇诡身法，不知学自何人，实在是难以索解。”

他复走到那骷髅跟前，道：“或许这具尸骸便是孩子娘亲，中道不幸身故，抛下这一个苦命的娃，在他娘尸身旁活了这么多年。”忽想到这女子与自己或是同乡，念及至此，心中大生怜悯。布朗诺德在一旁早面露悲伤神色，虎目含泪，忽然半跪在地道：“倘若主人您不要，请容俺收养这孩子，也好作个伴。”他被收为扈从前本是山中猎户，已年过四十，尚是独身，身边正缺个陪伴。

杜兰德没作表示，他冲骸骨深鞠一躬，朗声道：“这位无名夫人，你我虽素昧平生，但既然让我碰到此子，乃是天主意旨。我以掌中长剑与骑士名誉起誓，会好好把此子抚养长大，不教他终老这古堡一生。你在天有灵，须护佑令郎，愿主保佑，阿门。”

布朗诺德喜道：“主人收了他作义子，可比跟着俺这穷汉子还享福哩。”杜兰德与布朗诺德同时跪倒在地，手划十字，喃喃虔诚祈祷。祷告既毕，二人起身在古堡里又搜了一遍，除了那本古书以外便再无半点关于古堡主人的线索，甚至连半个纹章也无。布朗诺德抱起小孩，到后院一口水井旁边细细洗濯，又从行囊中取来剃刀，把他长发尽数剃去，还翻出一套换洗的旧衣服拿针线略改了改，给他换上。

趁着这段空闲，杜兰德把古书翻了一遍。这书用拉丁文写成，字间极密，令读者眼花缭乱。杜兰德对拉丁文只是略通一二，这书写的艰涩聱牙，多是关于神学的一些议论。杜兰德笃信上帝，却对教廷颇多厌恶，他见书里没夹着什么书签夹页，兴趣索然，随手放回到行囊里，心想这也算是古堡遗物，权且收着，等那孩子长大以后作个纪念也罢。

正想间，布朗诺德和那孩子已经收拾妥当，喜孜孜回到大厅。杜兰德抬头一看，双眉陡立，想不到这孩子洗脱了污垢以后，居然生得清秀绝伦，身材疏朗细长，发色金黄，虽面有菜色，却自有一种别样的高贵气质；尤其是他碧蓝色的深邃双眸，几如圣安德烈湖心，深而难测。

布朗诺德把他推到杜立德身前，咧嘴笑道：“没想到竟是个漂亮少爷哩。”杜立德连连颌首，心中也极高兴。这孩子也许是古堡主人后裔，能有此容貌气度，看来血统不凡。他把孩子拉到身前，慈爱地拍了拍他的小脑袋，郑重说道：“从今日起，你便叫做赛戈莱纳吧。”

小孩仿佛听懂了他的话，也随声叫道：“赛戈莱纳！赛戈莱纳！”把挂在脖子上的哨子含在嘴里，一阵欢欣脆响飞出古堡之外。

等到天蒙蒙亮，杜兰德和布朗诺德合力把那妇人的尸骸葬到古堡旁边的一处山坡，还寻来一块木板作墓碑。杜兰德以剑代笔，在木牌上刻上“无名夫人之墓”几个字，摘了些野花奉上。随后他们二人带着赛戈莱纳，沿着故道朝山下走去，七转八弯，走出几里以后，回首已经看不到古堡身影，但见群山掩映，谷壑空响。

此时方近清早，晨曦微现，天色由灰转成浅蓝，是个晴朗天气。赛戈莱纳野性难驯，一路上蹿下跳，一刻不停，哨声轻快不断，可怜布朗诺德追在后面气喘吁吁。杜兰德大笑之余，心想首先就得教会这孩子走路才行，所幸他年纪不大，尚可矫正。

他们走回大道，恰好碰到隆柯尼的商队开拔。杜兰德把昨晚遭遇约略一说，隆柯尼等人围着赛戈莱纳看了一圈，见他容貌俊美，举止却似野猿，纷纷啧啧称奇。正说间，赛戈莱纳双足一顿，一下子跳到隆柯尼头顶，抓下几缕头发，转了三转，又跳回布朗诺德身边。隆柯尼自嘲似地抓抓自己头顶：“小老儿眼见寸缕不保，贤公子就不必劳心了。”众人先开始还惊骇，听到隆柯尼的话俱都哈哈大笑起来，

隆柯尼与众商人商议了一回，捧出几个盒子，转来对杜兰德道：“爵爷真是英雄盖世，圣母心肠，我们都景仰的紧。既然爵爷新收了义子，我们无以为赠，这里有珍珠两串、牛革风帽一顶、黑羽披风一袭、锦服一套，还有一柄米兰产的精钢短剑，权作贺仪，正合赛戈莱纳少爷使用。”杜兰德大喜，更不推辞，吩咐布朗诺德收下，让赛戈莱纳把衣服换好，不过短剑一时还不敢给他。

他们与旅团上路同行，在群山中又穿行了数天，这一路上杜兰德悉心管束，赛戈莱纳的举止比先前好了些，口齿虽不清，但多少已能发些含混的音节。不过他更喜欢以哨音表达情绪，可惜惟有杜兰德一人能懂。好在哨声优美质朴，胜似吟游诗人的琴音，众人听得心旷神怡，一路的疲劳也能忘却几分，几天下来，大家都对这孩子多了几分喜爱。

这一日队伍终于看到了喀尔巴阡的东麓山口，远处一片丘陵延伸至远方，目力所及之处，普鲁特河宛如苍蓝玉带，逶迤而去。眼见走出群山进入平原地区，不再受风餐露宿之苦，众人个个容光焕发，心情格外不同。

赛戈莱纳和布朗诺德同乘一马，左顾右盼，他生平不曾离开群山，突然来到平原地带，大觉新鲜，不时指着不知什么地方啊啊大叫，发出一连串古怪发音。这些天来杜兰德对他只说法语，布朗诺德加在马背上时常嘀咕加泰罗尼亚话，而隆柯尼与其他人的威尼斯方言亦不避人，以致他三语并学，自成了一家怪里怪气的腔调。杜兰德本打算教他纯正法语，见得这种情景，又好气，又好笑，

却又无可奈何。

此时杜兰德手搭凉棚朝东方望去，表情无喜无怒，不知心中再想些什么。隆柯尼驱马来到他身侧，微倾身体道：“爵爷，我们要去莫斯科公国，过了河，就得跟您在前面分手啦。”杜兰德一怔，随即醒悟。莫斯科公国在东北方向，他们要去的苏恰瓦却在东南，需沿普鲁特河而行，于是以手施礼道：“多谢老丈一路照顾。”

隆柯尼又道：“爵爷是否知道，奥斯曼的穆拉德二世正在对拜占廷用兵，摩尔多瓦公国近在黑海肘腋，可以说是危如累卵，爵爷此去苏恰瓦，路上恐怕凶险的很呐。”杜兰德淡淡道：“我自去拜访故友，与他们苏丹却不相干。”说完握住剑柄，双目陡然变的锐利。隆柯尼原本想邀他一起北上，见他固执，也就不再说什么。

商队又行了二十余里，来到普路特河上游一处名叫菲兰尼亚的小村庄。这里是瓦拉几亚公国辖地，他们一连在山区跋涉十几天，已经是人困马乏，亟需休整。这条商路隆柯尼走过许多次，驾轻就熟，知道这附近有一个渡津，便劝说杜兰德不如在村子里歇息一夜，次日再渡河北上。

甫一进村，众人立刻觉得有些古怪。此时日过正午，正是一天之中最繁忙热闹的时候，寻常村落应该远远就能听到犬吠鸡鸣，可眼前这村庄却寂静无声，连缕炊烟也无。杜兰德喝令众人放慢脚步，马匹衔枚，布朗诺德怕赛戈莱纳四处乱跑，把他绑到了马背上，还把那哨子收走。

赛戈莱纳失去自由，又没了哨子，在马背上扭来扭去，啊啊大叫。布朗诺德没奈何，往他嘴里塞了块黑麦面包，这才安静下来。

队伍行至村中广场，隆柯尼环顾一周，面带忧色，对杜兰德道：“今日之事，有些蹊跷，往常这会儿时近收获祭，正是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候。广场张灯结彩，十分热闹。”杜兰德道：“不可大意，你让驮货的牲口缀后，一有情况，后队变前队，赶紧撤出村子。”

他话音未落，突然一声悠长的号角响起，从周围房屋墙头冒出几十个彪形大汉。这些大汉面目狰狞，头扎白巾，身披着熟牛皮甲，手里提着各色兵器，登时把商队围了一个水泄不通。隆柯尼暗叫不好：“糟糕，竟是乌基尔流氓……”乌基尔人本是喀尔巴阡山东南山中的一支山区民族，属于匈牙利人的一支，生性狠戾，能征惯战，以掳掠商队为生，甚至落单的军队亦不放过，无论土耳其人还是匈牙利人都奈何不得他们。只是他们平日只在山区活动，这次不知为何跑来摩拉维亚平原的村子。

众人一听是乌基尔流氓的名号，无不神色大震。这些流氓适时一起发喊，以武器敲盾，一时“咚咚”声四起，震耳欲聋。商队里胆小的几乎跌下马来，胆大的也是面如死灰。据说乌基尔流氓手下从无生口，看来这村子里的村民已然遭了毒手，接下来就轮到自已了。只凭商队这几个护卫，断断是拼不过的这些悍匪的。

隆柯尼壮起胆子，跳下马来用土耳其语道：“不知哪位是大王，请来相见。”流氓们停止呐喊，一个丈二身躯的秃顶大汉从墙头跃下来，地面微微一震。此人肌肉盘扎，虎背熊腰，背后还插着两柄战斧。寻常战士双手能耍起一把战斧已可称得上是好臂力，他竟背着两柄，步履依然稳稳，可见剽悍至极。

这大王揸开巨手，轻轻捏住隆柯尼脑袋，声音瓮声瓮气：“咱是阿尔帕德大王，你这老东西有何屁放，快快放来！”隆柯尼已是汗如雨下，勉强打起精神道：“大王您不过求个富贵，我们不过求个平安。何若我将货品送您一半与兄弟们，两下收手？”阿尔帕德大王大笑：“放你娘的白日屁，咱把你现在捏个粉碎，货货岂不都是咱的了？这等计算你都算不清，枉你还是个威尼斯的商人。”隆柯尼闻得他口中腥臭无比，熏熏欲晕，却又不敢躲。乌基尔山贼一起哄笑起来，死死盯着这班商人，如盯盘中的雏鸡乳猪，直笑得众人心中发毛，想到乌基尔人嗜吃人肉的传闻，无不悚然。

忽然阵中一声清啸：“鼠辈，你敢与我决斗么？”这一啸虽不尖锐，却清清楚楚送到在场每一个人耳中，有如晴天霹雳，震慑全场。谁都未预料此间竟还有人敢捋阿尔帕德大王的虎须，所有山贼大怒，齐唰唰向商队里扫去，见一个中年汉子持剑而立，横眉立目，正是杜兰德子爵。

杜兰德素知乌基尔人习俗尚武，视决斗不应为耻。眼下敌人人多势众，惟有拿言语激首脑单打独斗，才有一线生机。他掣出长剑，双手按住剑柄用力往地上一戳，双目如电，宛如狮鹫临洞。端得渊停岳峙。众山贼为他的气魄所摄，一时间全场肃然无声。

阿尔帕德大王放开隆柯尼的脑袋，擦擦嘴边口水，转过肥大身躯来，上下打量一番杜兰德，问道：“你又是什么？”杜兰德大声道：“我乃是弗朗什-孔泰的杜兰德子爵，家纹在此，你敢与一个骑士决斗么？”布朗诺德飞快地卸下马后狮鹫旗，立在杜兰德身后。隆柯尼等皆知这是唯一生还之道，都不敢言语，战战兢兢一旁看着。

阿尔帕德大王摸摸自己秃顶，歪着脑袋紧盯住杜兰德，忽然一阵脆生生的笑声横将传来。原来是赛戈莱纳趁布朗诺德解旗的时候挣脱捆绑，蹲在马匹背上，看到这大王头顶锃光油亮，十分滑稽，故而哈哈大笑。阿尔帕德大王见这小娃子不知死活，心中恼怒，喉头抖动一下，“啐”的一声，一口浓痰破风而出，直扑赛戈莱纳面门。一旁布朗诺德见势不妙，不及抽出钉锤，摘下帽子去挡，只觉得手中一颤，帽子竟被那浓痰的去势弹飞，远远落开几步之外。可见这阿尔帕德大王的内力之强，实在是匪夷所思。

杜兰德看在眼里，也是一惊，心想对付这种怪力巨汉，只可智取，难以力敌。不料阿尔帕德大王忽道：“你这等爵爷，还不配与咱交手。你们几个，谁去给爵爷送终？”后面一半是说给自己手下的，登时群情嘈嘈，最后有三个汉子跳将出来，手持三根棘突狼牙棒，站成一个半圆朝杜兰德围过来。杜兰德戟指怒道：“尔等蛮夷，竟不守骑士规矩，全无武德！难道不怕族群蒙羞么？”阿尔帕德大王仰天长笑：“打劫要讲甚么规矩！人多势众，只要你死便是了！”

三人说话间已经逼近，杜兰德冷哼一声，把长剑从地上拔出来，闭目在心中默祈，灵台澄静。三人见他大敌当前竟然把眼睛闭上，只道是等死，同时高擎铁棒砸将下去。

杜兰德听得耳边风响，猛一立目，手中长剑如火龙出洞，挟风掣雷，直刺最右边的敌手前胸。那人见杜兰德甫一出手就存了同归于尽之意，心中慌乱，狼牙棒中途变了招，想去格挡。不料杜兰德收放自如，招式根本未使老，剑峰一偏，转攻中间敌人；同时整个人矮身轻旋，右腿运足力道弹出去踢第三人的膝盖。中间敌人欲回棒相护，却被右边同伴的变招限制了动作，两柄狼牙棒“咣”地一声架在一起，动弹不得；第三人却被结结实实踢中，惨叫一声，朝后疾退。

杜兰德一招逼退了三人，围观诸人无不佩服，就连阿尔帕德大王都不禁龇了龇牙。商队众人表面

上不敢说什么，心中却是一阵叫好。赛戈莱纳蹲在马背上，目不转睛地盯着杜兰德动作，浑然不知自己刚才几乎丧命。

三人少退，彼此对视一眼，同时嗥叫一声，又扑了上来。杜兰德不慌不忙，十字剑法一一施展开来，初时尚慢，随后愈战愈快，如朝日初升，愈发耀眼起来。几个回合过后，旁观者只觉战团被无数十字剑芒笼罩，剑气嘶嘶纵横。三人心中暗暗叫苦，他们本来以众凌寡，如今却感觉处处被制，欲退无路，欲救不能，直似孤身与群敌对垒一般。

杜兰德在三人围攻之下，动作仍旧稳重雅正，自有骑士一番泱泱风度，尽展十字剑法的精要所在。这套剑法最是严谨，极少破绽，一旦进入节奏，对手便不由自主随彼步法起舞。三人到后来不似攻敌，更象是气喘吁吁地给杜兰德喂招了。

战至十余回合，杜兰德身法一滞，突然闪出一个破绽。三人大喜，连忙举棒去捣，棒砸之处却骤然落空，一下子失去平衡，几乎跌倒。再抬头时，杜兰德已经站出十步开外，表情冷峻至极。

阿尔帕德大王道：“爵爷你莫非是自认将输，所以自己跳出圈外？”他这番话原是想替三个手下挽回些面子，只是适才己方局面实在大劣，就连群贼都觉得这番解释太过勉强，竟没人应和老大。

杜兰德紧盯三人，剑尖遥指，沉声喝道：“你们究竟是什么人？”阿尔帕德大王闻言一怔，拍拍肚子：“你难道不曾听过乌基尔的威名么？”

杜兰德冷笑道：“正是因为长了眼，才瞧出尔等藏起来的马脚。这三位虽然拿的都是狼牙棒，手法却迥异。人若是惯用甚么武器，就算临时更换，亦难改正旧时的习惯。这一位挥棒时肩膀高耸，总不自觉把棒尖递前，显然是用惯了巨型的苏格兰斩剑；这一位握棒过低，招术里边刺多过举砸，应该用土耳其弯刀的高手；还有这一位，狼牙棒周身是棘突，你却只用顶端攻敌，连点连锤，必是条顿钉头锤一门的传人。

众人见他寥寥几次交手，就能从细微处窥破对方底细，兵器流派随口点破，无不心下凛然，暗赞眼力了得。场内三人更是面面相觑，答也不是，不答也不是。杜兰德又道：“这三种武器，俱是军中利器，寻常山贼根本无从入手，休说精熟招式了。尔等想必不是乌基尔山贼吧？这等藏头藏尾，是何用意！”

三人被这一逼问，俱低下头去，不敢与之对视。阿尔帕德大王见己方气势生生被那骑士杀灭，怒喝道：“死要临头，还要聒噪！”杜兰德笑道：“既不承认，只好逼一逼了。”展剑又攻。

这一攻动如雷霆，强硬无伦，不留半分余地。三人这才知道方才对手尚未用出全力，一下子被攻了个手忙脚乱，只觉整座阿尔卑斯山压顶，令人全无退路。

正攻至酣处，杜兰德却嘎然收招，一回即止。三人还懵然不知，兀自对着空气乱砍，极为狼狈。这一次即便是不懂武学的商人，也看出来那三个人被杜兰德逼出了本身功夫，无异于公然承认杜兰德所言非虚。

隆柯尼见杜兰德武艺了得，先还欣喜，后来细细思索，这班人既不是乌基尔山贼，唯恐别人发觉真实身份，必是别有目的。如此看来，或许这伙假山贼用意不在求财，而是……想到此节，他不



禁瞥了眼布朗诺德和那画着家族纹章的旗子，心中颇有些后悔与这两个人同行。

阿尔帕德大王暴喝一声，从背后掣出双斧，冲入圈内。众喽罗见老大上前，也纷纷涌上去。布朗诺德一拍马鞍，示意赛戈莱纳好生呆在原地，然后举起钉锤跃去杜兰德身边。主仆二人背贴背，一下子身陷群贼重围之中。

隆柯尼以降，所有商人无不变色。这广场是个圆形，以灰白碎石铺地，幅员不大，周围房屋都有一树之高。群贼这一围，那二人几无回寰余地。阿尔帕德大王鼻息沉重，原本浓重的保加利亚口音突转为英格兰腔调的法语：“爵爷，如今你十死无生，不如乖乖交出《双蛇箴言》，还可留你个全尸，依足骑士规矩安葬。”

杜兰德眉头一蹙，果然这帮贼子是冲着《双蛇箴言》而来。他临危不惧，挺剑在胸，慷慨道：“骑士以誓言为生命，我已起誓护持此典，至死方休！”这几句话说的掷地有声，就是围攻的贼人也露出几分敬佩神色。”布朗诺德怒道：“呸呸，你这没口齿的贼子，刚才还一口蛮子话，如今又变成了英狗腔，好卑劣！”阿尔帕德大王眼中射出一阵寒光，手中大斧掂了掂，杀意大盛。他既然自曝身份，显然是不会容他们活口了。

阿尔帕德大王道：“既如此，我便满足爵爷这心愿，先杀爵爷，再取箴言！”话音方落，巨斧忽地劈下来。杜兰德早提防在心，见敌人进招，也不硬抗，身子一扭以迅捷之势转去旁边，陡然刺去，贼群中一人一声惨叫，立时跌倒在地，一时爬不起来了。

这一惊变只在瞬息之间，尚未等敌人回过神来，杜兰德已然回招，直取阿尔帕德大王。擒贼先擒王，眼下贼兵势大，唯有先催敌首脑，才有胜机。布朗诺德也是暴喝一声，把钉锤舞的如同风车一般，与十几个敌人战作一团，不让他们靠近杜兰德左近。

几声铿锵相撞，阿尔帕德大王和杜兰德转瞬间已经交手三、四回合，彼此都是暗暗心惊。凭着杜兰德的见识，他早看出此人身手是维京一流。维京流武术源自极北苦寒之地，招式苛酷暴烈，施展开来如狂风骤雪，独成一派。维京流最擅长的乃是双手战斧，威力无俦，这阿尔帕德大王改单为双，招式变化愈加灵活，破坏力却不逊双手斧，殊为难得。阿尔帕德大王亦觉得眼前这爵爷武功高深，并非是数招易与之辈。

战斧势大力沉，杜兰德不敢以长剑直挡其锋，转而剑芒疾吐，点点啄去大斧侧面，使其偏开角度，斧锋顿时错开数寸。他见已经荡开斧锋，顺势一个转身半蹲，一招“石中拔剑”反挑对方咽喉。这招取自亚瑟王拔取石中圣剑的典故，有浩然王气，极能震慑。阿尔帕德大王见来势凶狠，急忙反手拿左手斧一封，只听“噗”的一声，剑尖堪堪刺进橡木斧柄。当真是千钧一发，剑招若是早发少许，或者右偏半寸，咽喉已被洞穿。

杜兰德暗叫可惜，阿尔帕德大王胸中砰砰直跳，他生平对敌无算，从不曾如此凶险。一念及此，怒气愈盛，他是天生神力，此时更不吝惜，双斧交错劈砍，无不瞄准周身要害。只要杜兰德稍有不慎，就会被毙于斧下。

二人正相持不下，一旁布朗诺德忽然沉沉闷哼。杜兰德借开一招，侧头旁窥，见到地上躺倒三、四人，显是被布朗诺德辣手除掉了，此时另有十数人围着他倾力狂攻，布朗诺德手中钉锤左支右绌，右肩已然涌出血花。

杜兰特这一分神，原本密不透风的剑圈微微露出一个破绽。阿尔帕德大王狞笑一声，双臂运处，二斧凌厉无匹，朝杜兰特双耳拍去。这一招“双头蛇”，双斧分取两处，攻势亦实亦虚，致使对手不辨方向，顾此失彼。

杜兰特知道这招的利害，见双斧已然袭向左右，一振长剑，直抵阿尔帕德大王中堂，逼他回招自守，这也是唯一能破解此招的办法。殊料阿尔帕德大王不理不睬，双斧如飞，竟存了同归于尽之心。危急之际，杜兰特身子朝后仰去，避过双斧，同时长剑化刺为划，不改去势。阿尔帕德大王反应极快，见夹击不成，立刻弃了斧子，一双肉掌猝然发难，啪地重重拍到杜兰特双肩。

两人身形俱是一晃，各退了五步。阿尔帕德大王胸前划出一道极长的剑痕，鲜血淋漓，望之触目惊心；杜兰特双手拄剑，面泛赤红之色，过不多时，噗的一声从口里喷出一道血箭，霎时赤红退尽，只余煞白。阿尔帕德大王身形健硕，长剑入体不过数分，只是些皮外伤；杜兰特却内创甚剧，两下对比，显然是他吃亏多些。

阿尔帕德大王哗啦一声撕开两侧衣襟，露出虬结胸肌，抓一把黄土胡乱抹在创口权当止血，对杜兰特道：“爵爷到这地步，还要负隅顽抗么？”杜兰特紧抿嘴唇并不答话，加紧暗中调息，只觉得四液俱焚，五脏移位。阿尔帕德大王嘿嘿冷笑，亦不再劝，挥掌再攻。

此时杜兰特尚未调匀气息，体内四液沸扬难止，莫说抵挡，饶是轻吐一字都是不能。耳边听得掌风，他心中不禁惻然，虎目微合，唯立等待毙而已。

突然一缕哨声切入两人之间。阿尔帕德大王眼前一道黑影横穿面前，剑光闪闪，正是标准的“十字剑法”。他大吃一惊，疾退了数步，心道这又是从何处冒出一个骑士高手。杜兰特亦是一惊，再定睛一看，竟是适才躲在马匹背后的赛戈莱纳。马旁的行囊打开，一把剑鞘扔在地上。

只见赛戈莱纳口衔碧哨，身着短衫，手中提隆柯尼送的短剑。此时微风轻起，衣袂飘飘，竟是个风局俊朗的少侠模样。阿尔帕德大王略怔了下，喝道：“你又是何人？！”赛戈莱纳鼓着腮帮子，却不回答，哨声先是宽缓，而后三声短促。只有杜兰特能听懂他的哨意，赛戈莱纳小孩心性，不知利害，只看到杜兰特被人欺负，自然是要报复回去。

杜兰特未及阻拦，赛戈莱纳已经飞身上前。两人甫一接手，阿尔帕德大王顿觉古怪。这红发少年看似贵胄之后，所用招数却全无章法，手中明明有短剑，却抬臂踢腿，狡如猿猴，忽而攀高长啸，忽而在地上滚作一团。这等乱打未必有什么威力，但出其不意，加之身法怪异迅捷，阿尔帕德大王一时竟也不知如何应对。

赛戈莱纳狂攻了一阵，突然猴相尽敛，展剑刺来，俨然一个使十字剑法的好手。杜兰特初时诧异，俟略多观察，便即释然。赛戈莱纳所用的都是他刚才接敌的招数，无论招式、风范，都学了个十足十。他一面欣喜，觉得此子看过几眼就能效仿至斯，实在是天资聪颖；一面却不免担忧：赛戈莱纳的剑法不过徒具其形，全无内力，怎能瞒得过阿尔帕德大王这等硬手。

局面果如其所料，阿尔帕德大王虽惊不乱，几招过后便窥破了赛戈莱纳的虚实，双斧一夹，又是双头蛇出。杜兰特在这招下尚要亏输，遑论临时抱佛脚的赛戈莱纳。他见大斧将至，尖叫一声，当啷一声弃了短剑，扑到阿尔帕德大王身前，手脚并用，紧拽腰带狠抓皮甲，蹭蹭几步攀到秃头

顶上，抱紧不肯松开。

看到这等无赖打法，阿尔帕德大王又是好气，又是好笑。他腾出一手，毫不费力地抓住赛戈莱纳右腿，用力一拽。赛戈莱纳整个人被拉下来，十指在头顶挠出许多血痕。阿尔帕德大王负痛大怒，拿住少年双腿，甩在半空，作势要撕。

杜兰德暗暗叫苦，他空有救人之心，想动个指头都千难万难；布朗诺德被人围攻，自救尚且不暇；隆柯尼等商人手无缚鸡之力，更无胆识，眼见一个少年要被恶人扯成两半。

赛戈莱纳命悬一线，忽然自半空之中宣来一声法号：“我主慈悲，哈里路亚。”这声法号声音不高，在场众人却听得清清楚楚，语调祥和宽柔，就连阿尔帕德大王听了心中都是一漾，戾气少减，双手竟没扯下去。

## 第二章 旅次长铗空徘徊

一个身著灰色罩袍的瘦肖修士不知何时已站在广场入口的水井之旁，他左手持根栗木杖，右手平端着一个暗黄陶碗，头顶只在边缘留了一圈圣保罗式的短发，一枚简陋的木制十字架挂在胸前，原来是个云游四方的托钵僧。

托钵僧隶属罗马教廷麾下托钵僧团。团中修士与寻常教士不同，崇尚俭朴，口称“清贫得救”，以苦修入道，常云游欧罗巴、托钵乞食，兼而布道。这等偏僻小村，一般教会不屑一顾，只有托钵僧时常来传教。

这托钵僧划了一个十字，道：“圣经有云，天主有好生之德，阁下何不就此弃手，以全己德。”言罢展颜一笑，满面皱纹荡漾开来，说不出地宽厚舒心，众人方知他虽然面色枯槁，年纪却不苍老，最多不过四十。阿尔帕德大王皱起眉头，托钵僧与教廷渊源极深，他不愿与教廷平白起了龃龉，只得耐着性子道：“这位教爷，快快去行你的路罢。”

托钵僧又道：“摩西十诫第六云，汝不可杀人。天主之约，犹言在耳，阁下还不改悔么？”阿尔帕德大王怒道：“少来说教，谁让你多管闲事！”托钵僧不以为忤，依旧喋喋不休道：“天下之事，无不奉天主意旨，岂有闲事乎？在下承传教播化之责，不敢有丝毫懈怠。”阿尔帕德大王见这瘦小干枯的修士纠缠不休，生出狠念来，心想我只消把在场之人杀得干干净净，便不怕教会来寻我的晦气。

此时布朗诺德已经垂倒在地，遍体鳞伤，被一圈长刀钉锤之类的物什架在脖子上，周围围着十五六人，倒地的却还有七、八个，可见他何等强悍。阿尔帕德大王屈指示意，立刻有三个人从布朗诺德身旁抽身，朝着那托钵僧走去。

5

托钵僧浑然不觉大难临头，兀自喋喋不休道：“我们皆是罪人，凡动刀剑者，他日必死于刀剑之下……”那三个人平日凶悍惯了，听这些唠叨十分不顺耳，一个抽出匕首，两个去抓那僧人的双肩。

这一抓之下，那二人觉得这托钵僧体内凭空涌起一团劲气，手掌弹开，把他们硬生生推去三四步开外。那拿匕首的见状不妙，连忙去割僧人的咽喉，刀锋未至，他忽觉小腹一阵火热，双膝一软，

整个人不由自主咕咚一声跪到了地上。

众人一看，无不大惊，各执兵刃凶霸霸地扑上来。托钵僧叹了口气，在胸口又划了一个十字，摇头道：“以暴止暴，非我所愿，天父请恕我。”那些贼兵数十把刀一齐朝他身上招呼，眼见这托钵僧人万无幸免，那栗木手杖却似有了灵性，行云流水一般轻轻转动，诸多兵器滑过杖面，纷纷落空。

托钵僧且走且挥，他这几杖看似信手挥起，却不多不少，恰能敲到敌人关窍。只几个照面，众人便纷纷倒地，捂着关节疼得呲牙咧嘴，却无一人伤得性命。托钵僧好整以暇，胜似闲庭信步，手中托着的陶碗不曾有半点倾斜。

阿尔帕德大王见手下如此狼狈，情知今天碰到硬手了，饶是他天性凶悍，也不禁后退数步。托钵僧诵了声天主之名，不知用了什么身法，转瞬已到了阿尔帕德大王跟前。那栗木手杖平平递出，并无半点出奇之处，可阿尔帕德大王却觉得自己周身都在杖尖威胁之下，难以闪避。他欲行反击，手杖却如同窥破他心思一般，早早抢的要位，把他攻势彻底封死。

托钵僧没有半点抢攻之意，只守不进。阿尔帕德大王连变数招，尽展生平绝学，托钵僧却总能料敌先机，以手杖屡屡封掉来路。阿尔帕德大王处处受制，两把万钧之斧在这小小的木杖压制下难以出手，狼狈异常。他一腔怒气无从发泄，如山熊困在笼中，青筋根根暴起，不由得暴喝道：“你到底是甚么人！”

托钵僧一脸淡然：“在下是托钵僧团的帕·菲·卡瓦纳修士，矢志以侍奉大能为任，愿主护佑。”阿尔帕德王道：“莫非教廷也对《双蛇箴言》起了觊觎之心么？”卡瓦纳修士一怔：“《双蛇箴言》？”阿尔帕德大王冷笑道：“此书一出，欧洲响震，我便不信教廷那些老东西还能安坐罗马，你就不要装傻了。”卡瓦纳修士道：“修士从不打诳语，我托钵僧团以苦修为道，传福音为任，从不涉俗世纷争。上帝指引在下路经此地，只是为了救人性命罢了。阁下多心。”

阿尔帕德王道：“管你是真言还是假话，反正今日只有一死！”他凶性勃发，双腿一顿，整个庞大的身躯腾空而起，朝着修士扑去。这个托钵僧招数精妙，阿尔帕德大王自度难以匹敌，索性以拙破巧，以自身为武器。这等沉重健硕的身子砸下去，任你甚么招式都没用，只能硬抗——这位修士瘦小干枯，此番一定会被压得筋骨寸断了。

不料卡瓦纳修士身形不变，双臂运转如环，枯枝样的手指疾风般拂过巨躯。这一拂之下，阿尔帕德大王顿觉去势一变，被他几下点戳扭转了方向，整个身子冲劲不改，轰隆一声平平撞进修士身旁的一处红砖小屋内。小屋被这一撞，塌成一片废墟，广场内一时烟尘飞扬，阿尔帕德大王倒在断垣残壁之间，生死不明。

这乃是圣子耶稣所创一招“扫罗回头”。扫罗本是一法利赛浪荡子弟，曾当街欺辱基督徒，后来他路经大马士革时耶稣显圣，让他盲眼三日，扫罗方大彻大悟，皈依圣教，改名为保罗，成就一代圣徒。这一招意在扭转恶行，回头是道，是借力打力中最是一等一的功夫。

卡瓦纳修士面上不见丝毫喘息神色，悠然道：“你们走罢。”群贼早已这手神功惊呆，听他一说，如蒙大赦，纷纷转身欲走。修士又道：“带上你家大王罢，英格兰人来巴尔干作山贼，着实辛苦。”群贼顾不得他语中讥讽，连忙把不省人事的阿尔帕德大王从瓦砾中挖出来，加上躺倒在地的其他

几个同伴，半扶半拖，仓皇而去，连落在地上的兵刃都没捡起来，转瞬间走了个干干净净。

大敌既退，广场上一片肃然。赛戈莱纳浑然不知自己刚才命悬一线，从地上一骨碌爬起来，冲着卡瓦纳修士哨声阵阵，对他的手中木杖大感兴趣。卡瓦纳修士见这孩子行为古怪，大有兴趣，把木杖伸过去，赛戈莱纳抓住杖头，拿牙啃了啃，大皱其眉，看来这东西委实难吃。他又回头去看布郎诺德和杜兰德，双目有些忧虑，冲卡瓦纳修士口中含糊道：“…生病……草……吃……”他一人在这城堡独居之时，偶尔得病就嚼些药草，如今见他们二人负伤，以为也得了怪病，需用草药才能治愈。

卡瓦纳修士暗自点头：“这孩子看似古怪，倒是个有情义的人。可见上帝造人，早种了良善之根在心中，真是令人赞叹。”他转头对隆柯尼道：“几位，可有药酒给这位救治？”隆柯尼等这才如梦初醒，赶紧招呼随从取来伤药和绷带，七手八脚给布郎诺德敷起来。好在布郎诺德虽受伤很重，可都是些外伤，神志倒还清醒，嘴里连珠价地不断用土话骂着那些英格兰贼子。赛戈莱纳见众人在那边喧闹不已，好奇心起，也三跳两跳过去凑热闹。

卡瓦纳修士走到杜兰德子爵身前，子爵周身四液尚未调匀，不能轻动。卡瓦纳修士微微一笑，把陶钵揣入袍中，伸手按在他腰间，暗暗计算天时。腰间肾脏属天秤宫，乃是人体四液调和的要穴所在，此时按天象所示，火星正入天秤宫，正是调息生养之机。杜兰德觉得一股热流顺着修士手指涌入腰间，旋即分开两支，一支自大腿人马宫至脚踝宝瓶宫，一支自肠胃室女宫至脸颊白羊宫，两道内劲沿黄道十二宫在体内遍流一圈，复又交汇在肾间天秤，内力所及，星命点中原本沸腾如火的四液无不平复。他出身教廷，一身内力乃是圣门正宗，根基厚重，此时正显出奇效来。

过了约莫一根蜡烛的光景，卡瓦纳修士手掌忽撤。杜兰德长吁一口气，浑身气息流传无碍，说不出地受用。他缓缓睁开眼睛，深知此番治疗耗费卡瓦纳修士心神不少，倘若没有修士义施援手，自己就算活得性命，只怕也会落得终身残疾。他念及至此，大为感激，单腿跪地要谢救命之恩。卡瓦纳修士一声“不必”，伸手搀住，杜兰德觉得一阵柔和内力将自己托起，竟然跪不下去。

卡瓦纳修士道：“爵爷有伤在身，这礼还是免了罢。”杜兰德子爵又是感激，又是惭愧：“此番若非修士相助，我等一千人都要断送在这普鲁特河畔了。”卡瓦纳修士又道：“我适才只能平复你体内剧乱，却无法使四液平衡归位。爵爷四十天内不可移动，每日调息，良加疗养，才能恢复如初，不留后患。”

杜兰德急道：“多谢修士好意，但我身负重任，不可耽误。”卡瓦纳修士道：“莫非是那英格兰人口中的《双蛇箴言》么？”杜兰德面露为难之色，他沉默一阵，缓缓抬头道：“对救命恩人不敢乱言，希波克拉底的《双蛇箴言》就在我身上。我的职责是把它送去苏恰瓦一位大人手中，此关乎法兰西国运，兹事体大，还望见谅。”

卡瓦纳修士浑身一震：“果然是那一本书，它竟现世了？”杜兰德道：“正是。”随即闭上嘴，似乎不愿多提。卡瓦纳修士压下心中惊异，道：“我曾听僧团中的长老提及，说古希腊曾有一位绝世名医希波克拉底，此人学究天人，智慧海深，于医道与武道都极有创见。他纵横希腊六十余年，败敌无数，也活人无数。后来希波克拉底临终之时，把一生心得写入《箴言》一书。他惯用的兵器乃是一根双蛇之杖，于是后人又将《箴言》一书称为《双蛇箴言》。”杜兰德不置可否，却凝神听着。卡瓦纳修士又道：“如今刊行于世的《箴言》，只是医典，记录了希氏在医道上的见识。殊不知此书既名双蛇，自然就有两本，一本谈医，一本论武。后一本书知情者极少，据说萨拉丁大



帝曾有幸亲见，此后便不知所踪。倘若在下推断无错，爵爷你身上的便是这本记载了希氏武学的《双蛇箴言》的武典了。”

杜拉德见他侃侃而谈，不由警惕心大起，试探道：“修士您却知之甚详。”卡瓦纳修士笑道：“欧罗巴举洲之地，唯有教会藏书最丰，我又好读，知道这些掌故也不足为奇。”他见杜拉德起了戒心，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肃然道：“爵爷不必疑惧。希波克拉底虽是先贤大哲，可他信奉希腊旧神，于我道而言，实是拜偶像者。圣经所蕴所藏，已经受用不尽，又怎会去舍本逐末去修炼这种异端之术。”

杜拉德面色少霁，其实假如卡瓦纳修士想动手抢夺，他丝毫还手之力也无。卡瓦纳修士本想问他那些冒牌山贼究竟是什么来历，见他一涉到《箴言》一事就敏感非常，便闭上了嘴，伸出手去捏他手腕、肩胛与心脏，观察一阵血液流动，郑重告诫道：“爵爷你受伤实重，如果再象今天这样与人动手，四液必会自周身星命点一起涌出，肆意奔流，祸及心脏狮子宫——届时除非圣子复临，否则必有一死。”杜兰德以手按胸，慨然道：“若不能完成誓愿，虽生犹耻。”

卡瓦纳修士叹道：“如今谨守骑士美德如爵爷者，实在太少，令在下十分感佩。”他少顿了顿，又道：“普天之下，信主者俱是兄弟。今天能无意中救得爵爷，一定是天意昭然。如果爵爷不嫌弃，我愿护送爵爷一段路程到苏恰瓦，你看如何？”

杜兰德大喜过望，又要跪拜称谢。卡瓦纳修士上前一把托住，缓声道：“何必称谢，我主慈悲，一定护持正念信徒的。”二人言罢双双跪倒，向天默祈。祈祷既毕，杜兰德又向卡瓦纳修士说了赛戈莱纳的遭遇，修士沉吟片刻，实在想不起何人曾在那荒山之中筑起这等恢弘的城堡，最后摇头道：“在下不知。不过托钵僧团的修士游乞天下，耳目众多。待我把爵爷送到苏恰瓦，再去僧团请长老询问，必有所得。”他又望了眼赛戈莱纳，：“想不到这孩子竟然有这等遭遇，真叫人唏嘘不已。爵爷这一义举，等若拯救这幼小灵魂于水火，否则他象禽兽般地了此一生，空使灵魂堕落！”

不多时，布郎德诺已经包扎完成，浑身密密麻麻缠得都是白布，动弹不得，只能搁在一户人家的木床之上。商队的人在村里四下搜寻，发现菲兰尼亚村的村民都被锁在村口数口地窖之内，再晚发觉一阵，恐怕会全员窒息，无一幸免。这些村民听说那些凶神恶煞被卡瓦纳修士逐走，无不对他敬若神明。

当夜他们便在菲兰尼亚村中暂歇。村民大难得脱，纷纷捧出山羊奶酪、麦酒、蓝莓干、苜蓿干肠、腌渍哲罗鱼、抹了蜂蜜的烤鹿肉等珍藏的饮食与商旅同飧，载歌载舞，其乐融融。卡瓦纳修士是苦修之人，不饮酒也不食肉，便趁着聚会的当儿，给村民们作了一番布道。讲到兴酣处，台下有人仆倒啼哭，亦有人悄悄找到修士，希望能作告解。赛戈莱纳见如此热闹，兴奋难抑，跃入场中学着别人模样起舞，博得阵阵叫好。哨音不时响起，比乐师的七弦琴更具魅力。

杜兰德身上带伤，不能多吃，只斜倚着门边，端了碗掺着奶油与橄榄的浓汤，慢慢啜着。这时隆柯尼披着长袍走到他身前，俯身关切问道：“爵爷身子可好些了？”杜兰德略一点头：“已没什么大碍。”隆柯尼道：“我等明日就得上路，我已吩咐他们给爵爷留下大车一辆，骡马两头，您去苏恰瓦一路上也能舒服些。”杜兰德瞥了他一眼，怔道：“无功不受禄，我这一路受你馈赠不少，怎能再收呢？”隆柯尼连忙道：“爵爷今天义拒山贼，这些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的，这点东西不足以谢爵爷大恩。只盼日后有机会再与爵爷相见，届时再报答不迟。”他又道：“卡瓦纳修士身怀绝技，

有他陪爵爷，必定无虞。”杜兰德咽下一口汤，击节叹道：“见了修士武艺，才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隆柯尼看了眼兀自疯舞的赛戈莱纳，搓了搓手，欲言又止，再三犹豫方才道：“爵爷，如果你觉得一路麻烦，我可将赛戈莱纳少爷带在身边。待我去莫斯科公国清完货，会把他带去威尼斯。那里贤师不少，只要良加教育，定是个可造之材。”他对这孩子确实喜爱，杜兰德此去苏恰瓦凶险不小，倘有个不测，赛戈莱纳还有个着落。这番意思苦于不好明说，只得委婉道来。杜兰德看破这老商人的意思，淡淡道：“我已许了无名夫人，要把这孩子扶持长大，还是跟着我方便些。你们作生意的整日奔波，也不必添这个累赘了。”

隆柯尼见杜兰德意已决，也不再坚持，又寒暄了几句伤势，便转身离去。杜兰德放下汤碗，转头去看，屋内漆黑一片，布朗诺德躺在床上沉沉睡去。他眉头愁郁渐浓，暗叹一声，不知是内伤之故还是别有忧虑。

这场聚餐直闹至半夜，人们方才纷纷散去。次日一早，隆柯尼等威尼斯商人辞了杜兰德，匆匆上路。杜兰德又多歇了半日，由卡瓦纳修士运功助他又调息了一番，这才驾着大车离开了菲兰尼亚。

托钵僧本来讲究以双脚行走，方显苦修诚意。可眼下布朗诺德动弹不得，杜兰德需要运功调整，赛戈莱纳野性难驯，卡瓦纳修士也只能事急从权，临时作起车夫来。子爵主仆的两只坐骑不愿与骡马为伍，于是都拴在大车后面，远远跟着，倒也自得其乐。

从菲兰尼亚向东是伯利兹平原，多有丘陵与原野，道路平坦，加上卡瓦纳修士驭术高超，大车这一路上走的十分平稳。此时已近深秋，两侧栎树不住后退，不时有金黄色落叶簌簌落在车边，颇有些萧索之意。极目望去，不曾见半户人家，唯见大雁一行行飞过碧空，鸣声清越。

大车紧沿普鲁特河一路奔南而去，行了三、四日光景。眼见即将进入摩尔多瓦公国境内，路上行人渐多起来，还有几处瓦拉几亚人设下的路卡。奥斯曼帝国即将对君士坦丁堡用兵，东欧诸国皆惶恐不安，盘查也严格起来，生怕土耳其间谍混入。好在凭着杜拉德的子爵身份，他们一行倒没受什么为难。

杜拉德经过这几天的调养，气色逐渐好转，布朗诺德也勉强可以支起身子骂几句粗话。赛戈莱纳这段时间与卡莱纳修士混的极熟，总不离他左右，语调里于是又掺了些拉丁腔。卡莱纳修士也颇喜这少年一派天真，浑如璞玉，总说这灵魂未经俗世污染，实在难得，常教他些圣经句子。赛戈莱纳虽不明其意，鹦鹉学舌却毫不费难。卡瓦纳修士明白“经读百遍，其意自现”的道理，倒也不急着给他解释其中微言大义。

不一日，大车行至巴拉涅什特山的科德雷尼斯波山口，这里是瓦拉几亚与摩尔多瓦公国的天然界线，绵延数百里，险峻异常，只有几个山口可以通行。翻过此山，便能进入摩尔多瓦地界，再顺锡雷特河一路南下，便可直到苏恰瓦。

大车一路沿着山路徐徐盘行。科德雷尼斯波山口的两翼群峰参差不齐，如惊涛拍岸，有丛丛乱云穿凿其空，陆峦超壑。教人大开眼界的是，高山之上竟有无数涓涓细流，在跌宕起伏的峰峦与丛丛桦树之间爬梳而过，七折八弯，流成纵横交错的条条谷壑，加之山势起伏不定，直壁连云，与层层灌树构成一团繁复精致的黛绿图案，直如阿拉伯绒毯，使人望之迷乱。

这条山路蜿蜒曲折，左侧立起千仞岩壁，右侧却是条深不可逾的河涧，远远可听得涛涛水声，两下落差少说也有百五十丈。卡瓦纳修士紧握缰绳，勒着骡马，只许大车徐行。任凭他武功再高，在这种路上也不得不小心从事，一个不慎，就有可能坠下山涧去。

杜兰德的伤势已经恢复了四、五成，此时他紧靠着赛戈莱纳，双目微闭。与其说是养神，倒不如说看管着这野孩子，免得他一时玩性大起，弄出什么意外。

大车隆隆而行，路面颠簸不已，不时有石子被车轮迸飞。布郎德诺躺在车上已经数日，百般无聊，于是勉强抬起头，随口道：“修士您到了苏恰瓦，之后有什么打算？”

卡瓦纳修士抖抖缰绳，哈哈一笑道：“游方之人，四海为家，本无所谓目的地。摩尔多瓦是希腊教派的领区，我把你们送到苏恰瓦，便从多瑙河回去了。”杜兰德知道罗马公教素与希腊东正教不合，旗下众人老死不相往来，这一次卡瓦纳修士肯涉足东正教区护送自己，已经是天大的面子，于是连忙截口道：“不如修士与我们同回法兰西，这时节正是用人之际，有我向上峰举荐，修士可以一展壮志。”卡瓦纳修士早已猜中他们与法国皇室的渊源，一扬马鞭，长长叹道：“教廷意见纷攘，一派援法、一派通英，哪里轮到这些托钵僧决定。只可怜百姓罹此兵祸，不知何日才是个尽头。”

正说间，突然不知何处飞来两块飞石，来势又准又狠，卡瓦纳修士刚刚觉察到破风之声，车后那两匹骏马的臀部已然中石。马匹猝然受惊，双双抬起前蹄一声长鸣，开始朝前发足狂奔。它们本来是在车后，这一奔不要紧，连带着那两匹拉车的骡马也惊慌不安，车子被这四匹畜生拉扯的东倒西歪，越转越快，眼见就有倾覆的危险。

卡瓦纳修士当机立断，把缰绳飞快地塞到杜兰德手中，喝道：“拿好！”然后一拍车辕，整个人如一头巨鸟飞了起来，三两跳就跃上了狂奔的两匹坐骑，双腿站在两鞍之间，任凭下盘如何颠簸，依然稳如阿尔卑斯山。他知道此时马匹倘若陡然收步，后面车子就会撞来，最后仍免不了是个车翻人死的结局，于是暗暗运起玄功，伸开双掌，分别笼住两个马头，两道劲气贯注而入。

须知畜生虽不懂人言，却也有七情六感，任凭它如何发疯，只消主人轻抚鬃颈，往往就平复下来，这是心有所感的缘故。卡瓦纳修士所练的是圣门正宗，气劲宽和柔慈，正如主人悉心呵护一般，这两匹畜生受了他的内劲扫过，惊惧立时少减，蹄子放缓下来。

这时突然又有三枚石子飞来，两枚分取双马，一枚直奔卡瓦纳修士后心而去。杜兰德叫声小心，卡瓦纳修士猛一后仰，石子堪堪擦着鼻尖飞过。那两匹畜生刚定了心神，此时又中一记，不由得又开始狂奔起来。大车在其后“咣咣”摇摆不定，一侧车轮数次滚出崖边，亏着杜兰德控住笼头才勉强回来，惊险万分。

这时又有石子连连飞出，卡瓦纳修士大袖一卷，使一招“参孙贪天”把石子全卷入袖中。他情知若不找出发石之人，便会处处受制，扭头大叫一声：“断缰绳！”杜兰德如梦初醒，伸手拔剑，才想起佩剑尚在行囊之中，他双手紧扣缰绳，腾不出空。正在危急之时，一声尖利哨音突然响过，赛戈莱纳“唰”地飞过车辕，寒光一闪，缰绳立断，旋即跳回车上，前后不过一瞬之间。

杜兰德又惊又喜，想不到赛戈莱纳在紧要关头竟能领会意思，救下大车。前面二马没了大车牵系，

愈加奔如烈火。在这崎岖山路之间收不住蹄，前方陡然一个急转，它们霎时四蹄踏空，竟飞出崖边数丈，划出一道弧线跌入深谷。两头骡子被惊马缰绳绊住，本已收住蹄子，也硬生生被一发扯了下去。只听山涧间传来数缕嘶鸣，随即寂静无声。

卡瓦纳修士早跳下马背，双臂架住车辕，使出对付阿尔帕德大王时的“扫罗回头”，把车子去势带去一旁，免得一头冲下去。只见大车在路上滴溜溜转了数圈不停，掀起无数烟尘，一直转到崖边，方才停住，半个车身悬在外面，摇摇欲坠。

杜兰德急忙横抱布朗德诺，抓起行囊跳离大车，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卡瓦纳修士收住招式，面色泛红，头顶热气腾腾，可见刚才耗力甚巨。他与杜兰德对视一眼，两人都是一阵悚然后怕。只有赛戈莱纳在一旁笑嘻嘻，浑然不知凶险，还以为是什么有趣的游戏。

忽然头顶传一个人声道：“不愧是教廷弟子，这一手力阻千斤的手段着实利害，佩服佩服。”两个人急视去，看到来路上站着一位锦袍男子，这男子三十余岁，肤色白皙，一头油亮卷发高高翘起，十分轻佻，唇边两撇胡须修剪的十分齐整，腰间悬一把缀着宝石的细身剑，俨然是哪家贵胄的公子哥儿。他说的是法语，流利纯正，纵然是杜兰德亦听不出任何破绽。

这锦袍男子道：“适才小可随手丢些石子顽耍，不想惊扰了几位车驾，实在是心中有愧。”言罢右手横胸，优雅地鞠了一躬。杜兰德与卡瓦纳俱是一惊，看这男子相貌浮夸，想不到手底竟然如此之硬。刚才那石子又准又狠，非内家高手不能为之。杜兰德猛然瞥见他披风上绣有一只侧身横面的棕黄狮子，头顶还有半顶皇冠，不由骇然道：“你是豹王子！”

锦袍男子面容微讶，用手捏捏胡须，道：“想不到我竟如此有名么？”忽又展颜笑道：“爵爷你是法王卫士，认出我来也不足奇，说不定你我在某次舞会还有一面之缘哩。”卡瓦纳修士悄悄问杜兰德：“莫非他就是那个‘弑父者’奥斯特豪特？”杜兰德鄙夷道：“不错！”眼神愈加凌厉。

这奥斯特豪特本是英格兰一代名将黑太子之后，是黑太子儿子理查二世与一苏格兰少女私生所生，因此不能入嗣皇室谱系。理查二世给他封了个王子的虚衔，却无封邑；英格兰皇室纹章本为三头侧身横面狮，他只得用一头。奥斯特豪特乐得终日游荡欧罗巴各处，与各路高手切磋武学。他原是个不世出的剑术奇才，曾在五十招内迫得汉萨同盟七十二都市卫队总长霍亨奔剑认输；又在西班牙连斩十二名阿拉伯巨盗，名震西欧。其人狡诈机变，生性风流，他所佩纹章中的狮子画得很象母豹，母豹乃淫欲奸滑之征，于是欧洲武林送了他一个外号叫“豹王子”。

后来理查二世与表弟亨利波林布鲁克互起龃龉，奥斯特豪特不知何故站到了叔父这边。一番争鼎之下，理查二世大失所势，竟被自己这私生子亲手杀于兰开夏郡。亨利波林布鲁克即位为亨利四世，遂有兰开夏王朝——因此奥斯特豪特又得了个浑名叫“弑父者”。

有了这层关系，奥斯特豪特之与英王，向来听调不听宣，如闲云野鹤，来去自由。他在英法战争中曾几次出手，斩上将之头如探囊取物，法人无不大感头疼。此时他竟出现在科德雷尼斯波，显然又是应英王之请，其意图昭然若揭。

杜兰德上一步，大声道：“豹王子屈尊来此，也是为了《箴言》吧？”奥斯特豪特拍拍巴掌，大笑道：“不愧是骑士中的楷模，说话好生痛快。不错不错！我正是为此而来。”杜兰德道：“那冒充乌基尔山贼的大王，想来也是你的手下！”奥斯特豪特耸耸肩，不屑道：“他们只是英王麾下一批不成

器的奴才，本王子可不会与他们为伍。不过若非那些奴才在菲兰尼亚截获你们，我倒也不易追踪到此哩。”

杜兰德道：“既然王子殿下知我来历，便该知道我宁愿战死，《箴言》是不会交出来的。”奥斯特豪特略一点头，赞道：“我知阁下有骑士之风，亦不会劝阁下投降，平白辱没了名声。待我等下取了你们性命，拿回《箴言》之后，会亲手把事迹谱成如同《贝奥武甫》那般诗歌，交给吟游诗人去各国宣扬你等忠贞，流芳千古，岂不美哉？”这几句话说的极客气，又傲慢之极，言谈间仿佛已视《箴言》为囊中之物。卡瓦纳修士截口道：“王子殿下，彼此皆是笃信天主之人，何须轻言杀伐呢？十诫有云：不可夺人财物。”

奥斯特豪特打量了一番这托钵僧，回道：“这位莫非就是杀败铁斧开山斯托尔克的修士？”此时杜兰德和卡瓦纳才知阿尔帕德大王的本名，卡瓦纳修士划了一个十字道：“正是在下。”奥斯特豪特道：“耶圣曾言：扇吾左颊，予其右颊；夺吾外袍，予其衬衫。修士既然笃信天主，如何忘了这番话呢？我如今只要《箴言》，衬衫阁下可自己留着罢。”说完放声大笑。卡瓦纳修士道：“王子殿下要取人性命，穷鼠尚要啮蛇，何况人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已。”奥斯特豪特道：“当日罗马兵来，耶圣坦然受戮，身死十字架上，犹然毫不抗争，宽济之道，世人皆知。遮莫他的徒弟徒孙却一代不如一代，全成了贪生怕死之辈了！？可笑可叹！”他所说的尽是强词夺理，怎奈辞锋涛涛，一时连卡瓦纳修士都不知如何应对。

这时奥斯特豪特身后闪出一名女子。这女子一身波希米亚风格的斑斓长裙，头上缠条人眼布带，眼角唇边粘着蛇形花钿，看起来别有一番诡秘妖娆。她手搭在奥斯特豪特肩上，手腕上的环镯叮当脆响，娇声道：“王子，何必与这些人聒噪，直接动手不就好了么？”奥斯特豪特笑道：“世间假仁假义的教士实在太多，不教他们口服心服，总怕别人说我强施暴力。”女子抛过一个媚眼，似嗔似怨：“那你对人家施以暴力，怎不怕说了？”奥斯特豪特搂过女子婀娜腰肢，在她脸颊上亲了一下，道：“此一时，彼一时，何况只怕是你用暴力的时候更多些吧？”女子嚤的一声，粉拳砸在他胸口。

他们二人说的是波希米亚土话，别人纵然听不懂，也知不是好话。布朗诺德躺在地上，低声对杜兰德道：“老爷，你们不要管我，快走才是。”他知道自己形如废人，当此强敌，必是个累赘。杜兰德冷哼一声：“纵是英王亲临，我也不会露背与敌。”

那女子与奥斯特豪特调笑了一回，转头忽然看见赛戈莱纳，这金发少年眼睛“骨碌骨碌”转动，正好奇地望着自己，极是灵动，不由笑道：“这位小哥儿生的倒俊俏，来，过来让姐姐欣赏欣赏。”说罢伸出纤纤玉手招呼，赛戈莱纳大喜，飞身上前，身法迅捷，倒把在场众人都吓了一跳。那女子没料到他来势如此之快，两只小手转瞬已经抱住自己大腿，咯咯笑道：“这孩子看不出，倒是个风流种子。”她哪知赛戈莱纳天真烂漫，脑中全无男女之防，只是看她环佩闪亮，好玩心起罢了。

奥斯特豪特伸手去摸赛戈莱纳头顶，赞道：“好少年！好眼光！”杜兰德喝道：“赛戈莱纳，回来！”赛戈莱纳听到呼喊，面露不情愿之色，末了还是松开女子，悻悻跳了回去。女子道：“等下作完事情，王子不如把他赏给我。”奥斯特豪特道：“你不要见色心起，辜负了我一番情意。”

杜兰德见二人旁若无人，只是打情骂俏，按捺不住怒气，拔出长剑喝道：“要来战，便来战，如何这许多废话！”卡瓦纳修士连忙握住他手腕，示意他不可轻易动武，伤了元气，俯过身去在他



耳边说了一句，杜兰特连连点头，竟朝后退去。

突然一阵山石哗啦哗啦滚动，四条人影跃过来堵住退路。这四个人一高一瘦一胖，还有一个侏儒，身上衣着俱是百色补丁拼凑而成，细眉直鼻，表情都是一般的木然，依稀有几分蒙古血统。

卡瓦纳修士眼神一凛：“波兰四凶！”这四人出身华沙，原是一胎所生，体态却是迥异，据说还是蒙古人遗留下来的血脉。四凶专好残杀，有时甚至闯入贵族庄园城堡大行杀戮，他们也不知从哪里学来一身古怪武艺，从来四人联手合击，极有威力。汉萨同盟、条顿骑士团及诸公国多次悬赏缉拿，亦无可奈何，在中欧是人人闻之变色的狠角色。想不到他们也成了豹王子的随从，今日之局，比在芬兰尼亚更为艰难。

奥斯特豪特拔出细剑，指甲轻弹剑身，发出清脆声响，宽慰道：“你们莫怕，没我的命令，四凶便不会出手。我这个人一向崇尚公平，最重道义。你们任一人只要能打败我，便可全员安然离去，我绝不阻拦。”

卡瓦纳修士冲杜兰特示意了一眼，举步向前，平举木杖道：“那么便由在下与王子殿下过得几招罢。”奥斯特豪特大喜，他浸淫剑道经年，以挫敌踢馆为最大乐趣。眼前这人曾轻松打败斯托尔克，他猎武之心顿时涌起，连声道：“好，好，罗马教廷是数百年的名门大派，我倒想领教一下耶圣传下的绝学。”

卡瓦纳修士不复多言，手中木杖少顿，一上来就施展全力。杖法古拙，运转缓滞，似是杖头垂着万钧铁铤，沉重至极。奥斯特豪特振剑迎上，他使的是细身长剑，讲究一个“快”字，恰是这等迟缓杖法的克星。不料剑杖甫一相迎，奥斯特豪特顿觉不妙，这慢吞吞的木杖挟着无比精纯的内力，似展开了一轮漩涡，他的细剑不由自主便被吸了过去。奥斯特豪特连忙暗运气劲，控住细剑去势，对面木杖还是不紧不慢摆动，只待他进招，立时就会被吸粘，如虫坠蛛网。

奥斯特豪特立时明白单凭一个“快”字，只会输得更快，便换了一套威尔士剑法，劲气勃发，意图以内力催动剑锋，刺破卡瓦纳修士的气网。可任凭他如何变招，卡瓦纳修士只是依着自己步调，气网绵柔谦冲，百摧不破。那女子在一旁观战，眉宇间也露出淡淡忧虑。

奥斯特豪特连连抢攻了五、六次，仍不能攻破，忽然跳开圈外，喝道：“原来阁下竟是马太一系！”卡瓦纳修士气定神闲，却不露一丝破绽，缓声道：“正是，殿下好眼力。”

昔日耶稣传教之时，感于人心不古，谤主日盛，曾亲率十二门徒前往加加利山。耶稣到了山顶，看到风轻云澹，长天寥廓，一时间福至心灵，哈哈大笑，遂就地布道，敷衍神学，讲授八福八喜，给每个门徒各传了一套福音武学，以裨人心，合称登山宝训。后来彼得开创教廷正宗，把这十二套福音许为护教神功，各有一脉相传，以拱卫圣座。十二分系代代相传，号为“护廷十二使徒”，绵延至今，屡次拯教廷于危难。

奥斯特豪特于此节知之甚详，因而疑道：“登山宝训是镇廷之宝，传承极严，一代只传一人，且非教廷直系神甫不能修习，你区区一个托钵僧团的修士，如何能有这份功力！”卡瓦纳修士淡淡笑道：“倘若阁下胜了，自然便会知晓。”手中木杖依旧挥舞不停。

马太其人木讷少愁，在十二门徒中号称敦厚第一。耶稣因材施教，便传授了他一套古朴凝重的武

功，这套福音武功讲究以慢打快，后发制人，不求招式奇巧，纯以精深内劲御敌。是以马太一系在宝训中虽非克敌制胜的翘楚，却守御最稳，最能立于不败之地。

只听得山路之上剑风呼呼，杖势团团，就连风啸水声亦被压了下去，眼见日头渐西，两个人影兀自争斗不休。奥斯特豪特久攻不下，奋力荡开一剑，高声叫道：“好修士！我须拿出些正经玩意儿了！”杜兰德心中一惊，暗道这厮适才难道未施全力不成。他横瞥一眼波兰四凶，把赛戈莱纳紧紧揪住，以免再出差子。

奥斯特豪特剑法忽变，大开大阖，涌出无限气象，如朝日初升，金光万道。杜兰德一旁见了，不禁面露敬佩神色。仅凭剑法中的恢弘气势就能猜出，这是亚瑟王传下来的圆桌剑法，若以骑士正宗而论，尚在十字剑法之上。圆桌剑法向来是英格兰皇室不传之秘，非皇族不传。杜兰德在战场上颇见过几个英格兰贵族使过，但跟奥斯特豪特一比，无论气度威力，那真是霄壤之别。

卡瓦纳修士亦知圆桌剑法的利害，更不惊慌，杖法依旧。嗤嗤数声，奥斯特豪特的剑尖终于穿过气阵，刺穿了卡瓦纳修士的袖子。卡瓦纳修士回转身子，右手去拍奥斯特豪特左肩的双子宫星命点。依天象而论，人体以黄道十二宫分割，每宫俱有星命之点，十二宫共有一百四十四颗星命点，就是人体周身一百四十四处要害。左肩属双子左宫，星命点与心脏狮子宫息息相通，高手过招若被拍实了，轻则吐血，重则身亡。奥斯特豪特不敢托大，连忙撤回细剑，肩头微缩，眨眼间避过拍掌，下盘顺势朝卡瓦纳踢去，俨然是奥斯曼亲卫搏击术的招式。

这几下连打带消，博采数家武学之长，不愧是一代高手风范。

从场面上来看，奥斯特豪特略占上风，只是始终不能彻底钳制卡瓦纳修士。教廷素以传教为己任，故而极重韧劲，是以教廷内功以气韵绵长著称，卡瓦纳修士修炼的马太一系更精于此道。时间一长，谁胜谁负还未可知。但卡瓦纳修士以籍籍无名之身，竟能与名满欧罗巴的豹王子交手百余回合而不落下乘，传出去足以自傲了。

那波希米亚女子在一旁见奥斯特修特一时不能得手，暗暗着急，遂从怀中掏出一把七弦琴。她亮出乌亮指甲，轻轻拨动，一串弦音激射而出。这弦音颇为动听，却暗含着难以言说的莫名旋律，时而慵懒如猫，时而狡黠如狐，似有一位绝色美女搔首弄姿、撩拨挑逗一般。饶以卡瓦纳修士的定力，心神亦是一滞。

杜兰德怒道：“兀那妖女，休要旁施暗箭！”那女子轻启红唇，嗔怪道：“他们自打他们的，我自弹我的琴，干卿甚事？”杜兰德冷笑道：“我岂不知，你这是塞壬魔音，专摄人心魂。想必尊价就是塞壬琴姬艾比黛拉了！”艾比黛拉发出银铃般笑声：“哦呵呵，算爵爷你眼尖。只是你纵然知道，又能把奴家怎么样呢？”

波兰四凶虎视眈眈，布朗德诺与赛戈莱纳俱不能战，杜兰德确实不能孤注一掷与艾比黛拉争斗。艾比黛拉算准了这一点，便挤挤眼睛，捉狭道：“爵爷既不来怜惜奴家，那奴家可要继续弹哦。”手中拨动琴弦不断，阵阵魔音送入在场众人耳中。寻常人听，不过是妩媚之乐；只苦了卡瓦纳修士，这魔音根本就是冲他而来，每当他欲发劲变招的关节，魔音就忽地拔高，生生将节奏打断。马太福音讲究连绵圆融，被这么一骚扰，登时无法一气连贯，变成一堆散乱剑招，威力大减。

奥斯特豪特精神大振，圆桌剑法源源不断，压制之势顿成。卡瓦纳修士勉力支撑，一壁要与强敌

折冲，一壁还要提防魔音入脑，束手束脚，被奥斯特豪特连连逼退，眼见要退到悬崖边缘，重蹈驷马复辙。他双腿一顿，使出一招“亨利立雪”，登时站得稳稳，任凭身子在崖边如何飘摇，只是不倒。

四百年前，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为求教廷宽宥，在卡诺莎城堡赤足披毡，立雪三日，才蒙得格里高利七世教皇赦免，教廷风光一时无二。卡瓦纳修士施出此招，一来是巩固下盘；二来是暗示奥斯特豪特，纵然你是皇亲贵胄，亦要服于教廷之威。

奥斯特豪特自然知道这个典故，轻蔑一笑，手中越攻越快，艾比黛拉的琴声亦一阵紧似一阵。当此关头，一声哨响忽地加入战团。这哨声清越，如乳燕初翔，响彻山谷，一时琴哨合鸣，音律和洽无间，煞是动听。若给外人听了，只道是两位乐友高山流水，心意相通。艾比黛拉却暗咬银牙，哪里有什么知音，这哨声一入，恰好能弥补魔音切断之处，等若冲淡摄敌之能，再难搅乱卡瓦纳修士心神。她精熟音乐，知道哨声如此效用，与内力深浅全无关系，纯是乐理合榫，因此不能以内力催回。于是她撩起额前黑发，抬首望去，只见赛戈莱纳待在杜兰德身旁，口噙翠哨，如丝金发随山风飘起，一对纯净无比的碧蓝双眸正望着自己，心头竟然一漾。

那边厢卡瓦纳修士没有魔音牵制，心无旁骛，逐渐又将劣势扳了回来。圆桌剑法与马太福音一攻一守，依然是一个五五对分的局面。

奥斯特豪特没料到这个其貌不扬的托钵僧如此难缠，好武之心逐渐化作不耐。他挥起细剑用了个“缠”字诀，促嘴唿哨一声，波兰四凶得了命令，一起朝杜兰德扑来。艾比黛拉换了条荆棘长鞭，也加入战团。

卡瓦纳修士极有涵养，此时也遏不住怒气道：“原来说好单打独斗，你们竟说话不算！”奥斯特豪特长笑道：“誓言云云，无非浮云而已，堂堂活人，岂能被这些陈腐教条拘束。人生在世，终究是要随性而为呐。”口吐歪理，手里攻击不断。卡瓦纳修士这才想起此人既然绰号是豹王子，自然是狡诈其性。他欲返身去救杜兰德，怎奈奥斯特豪特细剑缠的紧，加上艾比黛拉也来助阵，自救尚且不暇，遑论救人。

波兰四凶开始时缓缓而行，旋即突然加速，四人立时分作左、右、上、下四路，高攻上路，瘦攻左路，胖攻右路，侏儒贴地朝着下三路滑来。这一势极象当年蒙古西征，铺天盖地，任敌人再强，两手总难敌这四面八方而来的攻击。有多少前来讨伐这四凶的英雄豪杰，都死于这招手上。纵使杜兰德十成状态，亦难逃一劫。

杜兰德从怀中抄出一本灰皮古书，冲身侧深崖一扬，厉声道：“你们再靠近半步，我便将《箴言》丢将下去！”奥斯特豪特见状，连忙喝止四凶，原本动如脱兔的四凶说停即停，静如处子——他们四人确是处子，只因降生时便是天阉。卡瓦纳修士趁机退回到杜兰德身前，他们三人皆立在崖边，背后深涧，身前六名敌人呈半圆状围住。布郎帕德躺在地上，心中着急却无能为力，嘴中只是英狗、英狗，怒骂不休。

奥斯特豪特听的厌恶，飞起一脚，踢中他咽喉金牛宫哑穴，布郎帕德顿觉血液倒转，喉咙荷荷只是说不出话来。奥斯特豪特转来对杜兰德道：“此书一丢，我们固然是得不到，爵爷你的使命亦难完成，一世名声岂不是付之东流。”杜兰德道：“个人私望，何足挂齿。”奥斯特豪特又道：“纵然爵爷不关心自己，难道也不想想法兰西国运么？全系于一书之上呐！”杜兰德冷笑道：“倘若让

你们英格兰人得了《箴言》，我们法兰西还有甚么国运可言！”

他将那书又递远数寸，道：“卡瓦纳修士，你我萍水相逢，此事本与你无关。我主仆二人已决意与此书同归于尽，你快快走罢。”卡瓦纳修士取下胸前的十字架，微一用力，顿时化为齏粉，随风飘散，朗声道：“昔日圣子奉献一身血肉，以偿人类之罪，何等英伟！我虽不才，也愿效先贤圣行！倘若弃友独活，我如何有颜面去见天主。”

奥斯特豪特捏捏胡须，假意赞道：“两位急公好义，本王子是十分敬佩的。这位修士，你不妨听了爵爷相劝，尽可离去，本王子不会阻拦，谁愿多树敌手呢。”卡瓦纳修士正欲分辨，杜兰德道：“修士，这孩子托孤于你了！”说完把赛戈莱纳推入卡瓦纳怀中。

杜兰德知道，惟有这个办法，方能说服卡瓦纳修士离去。他纵然是不愿，也需顾及那少年生死。奥斯特豪特知道这人武功绝强不在自己之下，又怀疑他是马太福音的正宗传人，怕不与教廷干系重大，于是乐见少去一个劲敌，也不加阻拦。卡瓦纳修士听了杜兰德的话，知道这爵士已有必死之心，面上虽无表情，双手却微微颤动，只把赛戈莱纳揽入怀中。

奥斯特豪特示意四凶闪开一条路来，卡瓦纳修士带着赛戈莱纳朝外走去。方行了数步，奥斯特豪特嘴角露出一丝狡黠狞笑，他身旁艾比黛拉突然发难，长鞭挥去，直取赛戈莱纳，四凶亦瞬时而动，攻向卡瓦纳修士。

杜兰德虽知豹王子并非信义之辈，却没料他竟翻脸翻的如此之快，连忙高声示警。这一举动，早在计算之内，四凶和艾比黛拉的举动，正是要吸引他的注意力。杜兰德只这一片刻分神，奥斯特豪特已经冲至跟前，露出森森白牙笑道：“爵爷，代我与上帝问候哩！”一手早抢过书来，噗嗤一剑刺穿胸膛。

那边艾比黛拉挥起长鞭，本欲去取赛戈莱纳天灵盖，心中忽有不忍，手腕少翻，鞭子稍稍改变去势，去缠他脚踝。卡瓦纳修士见赛戈莱纳受袭，不顾四凶袭背，伸手去抢。艾比黛拉长鞭一抖，赛戈莱纳竟被甩至崖外半空，吓得哇哇大哭。

卡瓦纳修士情急之下，体内圣功流转如火，腾然跃起把少年接住。脚下八道凌厉掌风已然涌来，卡瓦纳修士本来身势已沉，恰好一鞭挥到，他当即右脚尖点了下棘刺鞭尖，借力又是一跃，试图跳去山路之上。

奥斯特豪特喝道：“书已到手，不必留下活口了！”留了细剑在杜兰德胸膛，一手抓书，另一只手作掌势带着雄浑内力猛拍过来。卡瓦纳修士横抱赛戈莱纳，在半空无可回避，情知已然无幸，不禁双目惘然，默念“我主保佑”，拼尽一世功力迎上。

二掌相对，两股威力无匹的劲道轰然相撞，其力催金断石。只听得闷闷一声轰鸣，奥斯特豪特浑身剧震，踉踉跄跄退了六步，背心靠在峭壁之上方才站定，嘴角流出一缕殷红鲜血。他没料到卡瓦纳这一击威力竟至如斯，自己四液五脏，无不难受至极。假若双方都在平地公平对掌，只怕此时他已然性命不保。

奥斯特豪特暗叫侥幸，心想那修士总算除掉了。他强压下体内翻腾，看书卷尚捏在自己手中，心下大定。四凶与艾比黛拉此时纷纷围过来，奥斯特豪特刚欲张口说话，被细剑钉在地上的杜兰德

忽地哈哈大笑起来，声音却凄切悲凉。

奥斯特豪特走向前去，疑道：“你死到临头，何故发笑。”杜兰德吐出一口血水，道：“我笑你这弑父者辛苦一场，却还是作茧自缚，一无所得。”奥斯特豪特生平最恨别人提这绰号，面色不禁一变，怒道：“那秃毛修士和小贱种早被我击下悬崖，《箴言》也已到手……”话未说完，他一时想到什么，竟僵在原地，连忙唤艾比黛拉取出火折。

艾比黛拉从怀里拿出火折，四凶就近扎了一束枯枝点燃。奥斯特豪特让火把凑近，急切切把手中的古书翻开，这书封面血红，却看不清字迹，内中密密麻麻写满拉丁文。奥斯特豪特虽不知此书是特兰斯万尼亚城堡主人的遗物，却明白希波克拉底一个古希腊人断不会以拉丁文写作。他气急败坏，一脚踏到杜兰德胸前，怒喝道：“《箴言》究竟在什么地方？！”

杜兰德道：“我自知武功低微，早已将《箴言》托付与卡瓦纳修士，自己藏的却是别的闲书。”奥斯特豪特这时才明白，刚才杜兰德以书相胁，托孤于卡瓦纳修士，不过是以自己性命为代价的一个局，引来敌人注意，卡瓦纳修士便可安然携着《箴言》离开。杜兰德又道：“原本这计策容易识破，你若发现及时，尚可追上去与修士一战。可惜你言而无信，竟先对修士下毒手，那真本《箴言》，只怕已被你一掌振落在这山涧之中了。”言罢连连咳嗽，嘴边已泛起血沫。

奥斯特豪特不待他说完，三步并作两步奔去崖边，俯身去张望。但见脚边山风横起，峭壑阴森，空谷之下黑漆漆不知有多深，哪里还有卡瓦纳修士与赛戈莱纳的踪影……

### 第三章 七年之期可辩材

却说卡瓦纳修士接了奥斯特豪特一掌，被震开崖外十肘开外，一时间气血纷涌，整个人抱着赛戈莱纳朝崖下遥遥坠去。他紧闭双目，只听耳边呼呼风声，脑中无限影像纷沓而至，明灭相叠，最后俱归于寂然，唯有一个声音清晰非常：“修士，这孩子就托孤于你了！”

卡瓦纳修士如梦猝醒，连忙睁开眼睛，那头金发尚在风中飘摇，两只小手紧紧搂住自己腰间，心头不由一热。他暗忖：“好歹救下这孩子性命，不枉杜兰德子爵一场托付。”既下了决心，卡瓦纳修士便深吸一口气，体内气息骤然鼓荡，自首脑白羊宫冲入循环，从双鱼宫冲出，转瞬间已流转体内黄道一周，一百四十四处星命点登时融汇透彻，内劲层层加速，终蓄于双子宫双臂，如巨弩初张。

眼见身体去势愈快，两人行将坠地，卡瓦纳修士大喝一声“天主保佑”，双臂齐齐振开，劲气疾吐，将赛戈莱纳横里抛出。这一股绝境迸发的力道极为强横，硬生生将这少年的垂降之势扭成横移，而修士自己也因力量反振，身子略偏了偏，朝着相反方向斜斜落下。他见赛戈莱纳的瘦弱身躯如风中寄萍，横横飘去，心中一宽，知道此番人事已尽，那少年命数如何就全看天主圣裁了。

卡瓦纳修士了了这桩心事，不复挣扎，任凭自己朝着地面撞去。他忽地感觉胸前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而后背部剧震，眼前一黑，随即晕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卡瓦纳修士悠悠醒开，此时天已大亮，眼前却还是一片血红模糊，只能微微感受到有光亮，却不知自己置身地狱抑或天堂。他勉强打起精神，试着运了运气，只觉气息窒涩，四肢休说移动，就连弹弹指头亦难做到。



所幸卡瓦纳修士修炼的马太福音以坚忍为主，最擅苦捱。他依着福音法门慢慢调匀气息，眼中血红逐渐褪下，景物方才清晰起来。他先低头去看，倒吓了自己一跳。

他此时正跌坐在一处岩窠前，背向峭壁，有一根岩间伸出的硬直树枝赫然从背部贯穿左胸，再从前胸探出半肘有余，如同一根木钉把整个身体牢牢钉在岩窠之上。这条树枝从肋骨之间对穿过去，居然不曾触及心脏，且因为扎的紧密，甚至血亦不曾流出多少，可谓不幸中的大幸。

卡瓦纳修士摇了摇头，脑后隐有簌簌声，想来应该是一大蓬枝叶相叠的灌木，不是冰凉石头。看来若非这根树枝挑住身体，阻住去势，只怕他早撞在岩石上摔个粉碎了。卡瓦纳修士略通医道，知道这种情势之下倘若把树枝擅自拔出，哪怕略微移动，自己就会立刻喷血而死，真可谓是求生不得，求死无门，不禁苦笑自言道：“万能的主啊，您是救吾乎？是试吾乎？”

原本心脏狮子宫乃是气息流传的枢纽关窍，为必经必流之地，但现在树枝距离心脏极近，动辄有性命之虞，卡瓦纳修士不敢轻易造次，只好另辟蹊径。马太福音中有一个法门，能绕过狮子宫，强借胸腔巨蟹宫十六枚星命点直抵室女、天秤两宫，构以循环。这假道之法虽效果有限，只能借来薄薄一路通道，却足堪此时之用。

卡瓦纳修士强忍痛楚，按照心法连续让气息在体内转了四、五圈黄道周天，血气渐活，右臂这才慢慢能屈伸，五个指头也有了些气力，其他三肢却无论如何也动弹不得。他静待了片刻，然后抬起右手，先点了狮子宫数枚星命点调节，使一团劲气护住心脉；又计算天体运行，须待土、火与日同时运行入黄道天秤、山羊与金牛三宫，方在躯体上按诸宫对应方位以指刺身，按照古典放血之法驱伤除淤，以免使四液失衡。

这一番功夫极费时间，绕是卡瓦纳修士内力极精纯，也要化上半日功夫。日头过午，卡瓦纳修士才调剂停当，心神俱疲，靠着岩壁喘息，只是不敢动弹。他心道这一时三刻算是救回了自己一条性命，但终非长久之计，自己不能移动，无非渴死饿死两个结局。若不是教廷厉禁自戕之行，他早已强拔树枝一死了之，远胜这不死不活的尴尬状态。

正想间，一个黑影突然自远处奔来。他定睛再看，不是赛戈莱纳是谁！

这一下卡瓦纳修士惊喜交加，顾不得自己伤势，张口高声叫他名字。赛戈莱纳听了呼唤，脚下更快，转眼到了修士身前，脸上欢欣无限，活蹦乱跳，竟是毫发无伤。卡瓦纳修士忽然觉得他身上飘来一股古怪味道，亦腥亦臭，衣裤上也是片片油污，还挂着星星点点的肉块。

卡瓦纳修士再朝他身后一望，登时明白了。远远的丘陵之上俨然有一堆花白肉山，与周遭翠绿景色极不协调——正是那二马二骡的尸身！它们坠落山崖之后，居然栽到了一处，化作一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肉团。赛戈莱纳被卡瓦纳修士那一横击，恰好落到了肉山之上。修士的横击再加上二马二骡的敦实肉盾，把他的跌落之势抵消了个七七八八。

赛戈莱纳与杜兰德、卡瓦纳修士一起数十日，已初通人事。此时见了卡瓦纳修士的惨状，赛戈莱纳也知严重，两只碧眼已经是眼泪汪汪，口中断断续续道：“拔……拔……”卡瓦纳修士连忙阻道：“千万不可，若一移动，伤口迸裂，我便死透了。”赛戈莱纳点点头，围着他左转右转不肯离开。卡瓦纳修士道：“孩子，我已不幸，你快快离去，寻条路出去吧。”

赛戈莱纳盯着他，突然跳开，三闪两闪不见踪影。过不多时，赛戈莱纳又跳了回来，手中捧了几捧鲜红浆果，欢声道：“你吃，你吃。”卡瓦纳修士叹道：“这孩子真是讲义气的好男儿。”他早已饥渴难忍，先接过一捧，不忘向上天默祈祷告，然后才一粒粒把浆果塞进嘴里。他是云游四方的托钵僧人，风餐露宿本是常事，吃了这几捧浆果足以恢复精神。

吃罢了果子，卡瓦纳修士这才环顾四周。他们所在的乃是一处极深的谷底，谷内风光倒好。视力所及已是占地颇广，触目皆绿，草木极为丰饶，既有参天古树冠于上，又有低矮灌木伏于下，错落掩映，葱郁森聚，成了一片天然的谷底林麓，鸟兽想来极多。还有条潺潺浅溪沿林边蜿蜒流过，曲折百回，真是个人迹不履的世外仙境。

只是这山谷四周峰峦耸峙，丹巔削壁，并无一丝缝隙，似是一把严丝合缝的岩石大锁牢牢圈住山谷，其上青苔迹迹，就是猿猴也难攀援——只不知目力以外的地方，是否别有洞天。卡瓦纳修士看过一圈，有喜有忧：倘若这深谷别有出路可寻，赛戈莱纳固然可以出去，那豹王子亦可以循路进来；若是个全无通途的绝地，没了自己帮助，赛戈莱纳断然是绝走不脱的。可想个甚么办法，能教赛戈莱纳离开这谷底呢。

赛戈莱纳天真烂漫，哪里知道修士心中所苦。他自去岩窠附近的草丛里捉了只肥厚的蚱蜢，扯掉脑袋和翅膀，递给卡瓦纳修士。修士摇头不吃，他便一口塞到自己嘴里，大嚼起来，看那表情十分香甜。卡瓦纳修士心中一动，这孩子本来就是天生地养过惯了野日子的，这绝谷生活别人觉得苦不堪言，于他却是驾轻就熟。自己何苦强扭其性，把他赶去人世沾染尘气，弄污了好端端一个灵魂。许多修道院亦设于崇山峻岭之间，隔绝于世，以助于澄清灵魂，如今岂不就是个现成的？

自从跳崖以后，卡瓦纳修士便笃定了赛戈莱纳是个受主恩宠的人，逾百丈的高崖落下而不死，这是何等神迹！上帝如此行事，必有不可言说的目的。想到这里，他觉得自己竟是个未来圣徒的引路人，责任顿生。

于是卡瓦纳修士便暂时压下教赛戈莱纳离谷的念头，闭目安心养伤。这一日转眼即过，他暗运玄功，任凭树枝插在胸中，倒也一夜安睡。到了次日清晨，赛戈莱纳早早捧来些松子、香茸，还用隆柯尼送的牛革风帽舀来一帽溪水，卡瓦纳修士啜了几啜，只觉清冽爽口，还有丝丝甜味，于伤势大有好处。

接下来的数日里，赛戈莱纳每日三次去谷底林中寻找些吃食给卡瓦纳修士，除了山珍还有些野味。赛戈莱纳捉飞鸟的本事极高，先伏在树底不动，一俟鸟儿低飞，猝然跃起发难，两条细腿在林间借力蹬踏，连续变换数个姿势，迅如闪电，往往一击得手，鸟羽在握——卡瓦纳修士这才知道，他那迅捷怪异的身法竟是这样练成的。

赛戈莱纳献了几次野味，知道修士不碰荤腥，就刻意多找些浆果、松仁、蘑菇、果杏之类，还凭着自己经验挖来几味野草，聊有补血疗伤的功效。至于他自己，就捉些蚂蚱、瓢虫之类权当肉食，偶尔也捉到几只地鼠山雀，就咬开毛皮生吃下去。

卡瓦纳修士被钉在岩窠上，保持着倚坐山壁的姿势动弹不得，只好让赛戈莱纳供养。他见赛戈莱纳有时吃罢了野物，满口鲜血，总觉得不大舒服，心想这孩子茹毛饮血，终是野蛮之道，非文明之所为；何况时节已近深秋，这谷底或比外界略暖和些，终究也是中欧的冬天，若不生火只怕是

极难捱过去。只恨自己无法自由活动，亲作示范，于是他便招呼赛戈莱纳到跟前，用唯一能动弹的右手指指自己长袍的内袋。

赛戈莱纳上前掏了掏，抓出一把火石来。卡瓦纳修士对他道：“孩子，生火。”赛戈莱纳极聪明，他先前见隆柯尼、布朗德诺每日宿营时生火的手法，都记在心中，此时见了火石，如遇到了宝贝，连连吹哨欢呼。他当下如法炮制，拿起火石相碰，敲得火星四溅。

紧接着修士连说带指，让赛戈莱纳以后再弄到肉食，先行在火上烤炙。赛戈莱纳试了一回烤豚鼠，发觉竟和布朗德诺烤的一般好吃，欣喜至极。他顽童心态，从此日也烤，夜也烤，更不问自己胃口大小，把个岩窠附近当成了烟熏火燎的烤肉铺。卡瓦纳修士又教他在岩窟附近设下三两个的火堆，冬季可耐风寒。这里谷底四面封闭，山风颇微，只需不断给火堆添薪，应该足堪用度了。

这些时日风平浪静，并无奥斯特豪特前来寻找的动静，想来是不得其门而入之故。此地千百年来，怕是都如此寂静，若非两人从天而降，哪里能想到这样的去处。

转眼凛冬已至，白雪大降，把整个谷底装点成个浓妆素裹的洁白世界，滴水成冰。赛戈莱纳每日去林中寻食，远不如秋季收获的多，往往掘地三尺去找植物根茎或者兔子窝，十分艰苦。卡瓦纳修士见他衣服单薄，面有冻疮，双手双脚都磨出老茧，心中不忍，却也帮不上什么忙。这段时间他困坐岩窠，每日坚持运功疗伤，总算能勉强维持胸腔巨蟹宫的借道通畅，借道血气流量有限，除了右手和脖子，其余肢体再难活动，戳在心脏附近的树枝更不敢擅移分毫。经常一场雪下来，把卡瓦纳修士盖成一个雪人，须眉皆白，须待赛戈莱纳回来才能扫净。托钵僧团最重苦修，这一回卡瓦纳修士的修行之苦，足可以傲视同侪了。

冬季夜里清冷，赛戈莱纳就在卡瓦纳修士身旁升起火堆，然后靠着他沉沉睡去。卡瓦纳修士遥望天幕，见繁星点点，忽然想到这数月以来，赛戈莱纳做多说少，往往话不成句，彼此交流全凭眼神、翠哨和几个简单词句，如此交流未免不便。何况这等聪颖少年，若不教他些文明世界的学问，实在是暴殄天物。传教士们本来就好为人师，此时他见了未剖的璞玉，怎能不时技痒，兴起雕琢之心。

从此以后，一有闲暇，卡瓦纳修士便给赛戈莱纳传授些知识，从最为初步的语文开始教习。他以圣经为纲，从创世纪开始，到启示录终，每句均详加解说，由字及词，由词联句，由句入段，先讲文法，再演说其中微言大义，语法神学并举。同时他还让赛戈莱纳每日大段大段背诵福音，以磨砺口齿。

神学以外，卡瓦纳修士亦偶尔谈论教廷之世俗时政，尤其谈及阿维农教难之时，必连连叹息。百多年前，法王腓力四世与教皇卜尼法斯五世交恶，兵发罗马，强行将整个教廷从罗马迁来法国阿维农，此后七任教皇均在阿维农就职，俨然成了第二个教皇国。后来呼吁教廷重返罗马浪潮愈高，罗马、阿维农各拥一主，加之宗会选举另立了一位，最后竟成了三位教皇鼎立的局面。后来终于出了一位有大智慧的坚韧圣徒，他殚精竭虑，致力于教廷归统，终于使三皇或黜或辞，政令合一，他也登位为马丁五世。卡瓦纳修士是个极正统的人，常常叹息道：“罗马睽违，已近一纪。不知有生之年，是否能见圣统归一。”

除了圣经以外，卡瓦纳修士也讲些其他学问，举凡历史沿革、诗歌文艺、数学科技、人文风情、民间掌故，无所不谈。卡瓦纳修士博学多才，胸中坟典无数；赛戈莱纳冰雪聪明，兼容并蓄，对

这些知识无不倾心吸纳。漫漫冬夜里，这对师徒教得顺意，学得开心，彼此都乐此不疲，倒也不觉得严冬十分难捱。

次年春暖花开之时，赛戈莱纳无论心智、谈吐已大有进步，身上的山野稚气少脱，冰蓝双眸中更多了几丝智慧之光。旁人须花上十数年累积的成熟气度，他一冬之内就已经初具雏形。如今卡瓦纳修士如臂使指，只消口头指示，赛戈莱纳便可心领神会，且能举一反三，进度神速。

更令卡瓦纳修士欣慰的是：赛戈莱纳从圣经启蒙，又多受教诲，对修士敬爱有加无减，对天主信仰亦是无比坚定。

赛戈莱纳曾在山谷中细细探了一圈，证实此谷确是绝地，并无一丝山缝留出。那条溪水的入口是一处飞瀑，自山峰垂流直下，然后横穿谷底，再流入一处地下水窟排走，也没办法利用。卡瓦纳修士觉得上帝自有主张，凡人无须妄自猜度，也便熄了出世之心，每日与赛戈莱纳相依为命。

这一日赛戈莱纳对卡瓦纳修士说，不若把长袍脱下来浆洗一下。修士身上的长袍经过一冬，已经是破破烂烂，污脏不堪，便点头应允。赛戈莱纳小心避过胸前穿体的树枝，把他长袍逐层剥离，正脱到一半，忽然“啪”地一声，一本书从长袍中掉到了草地之上。

赛戈莱纳喜道：“竟是本书么？”他虽学了许多知识，却从来没见过真正的书籍，偶尔听卡瓦纳修士谈及羊皮书、纸莎书、麻纸书、绢书等等，无不心驰神往，只恨不能弄来几本大快朵颐。此时竟有本书凭空掉出来，自然惊喜万分。

卡瓦纳修士吩咐他把书捡起来，仔细去看，正是那本杜兰德爵士交托自己的《双蛇箴言》，心中不由一动。他气血枯涩已久，三肢瘫痪，惟有一只右手能微微移动，教赛戈莱纳文字时只能口授，听、说两科好教，读和写却苦于没有成书，又无法手写演示。结果赛戈莱纳如今已精通拉丁、意大利、法与英四种语言，却是一个大字也不识得。

《双蛇箴言》既是希波克拉底所写，用的必是古希腊文。古希腊文与拉丁文系出同源，一通俱通。卡瓦纳修士虽顾忌此书作者是拜偶像者，但转念一想，赛戈莱纳信仰坚定，我只以此书教授读写，自无甚么问题。于是他唤了赛戈莱纳过来，把这书摊开在自己面前，心中默祈道：“杜拉德爵士你在天有灵，该知我非窃书自窥之辈，实是要把这孩子锻炼成大贤之人，不得以而借用而已。”

赛戈莱纳轻轻摩玩书面，喜不自胜。这本《双蛇箴言》是羊皮质地，计有数十页，汇成一卷之数。其上希氏笔迹历历在目，墨痕颓淡，边缘颇有虫蛀，显然历时弥久，只可惜最后一页只残留数茎毛边，显然是被人扯掉了。

卡瓦纳修士学问深厚，古希腊文难不倒他。他读完一页，细细思索过一遍，再让赛戈莱纳去看，口中加以讲解。不料这武典中的文字极其深奥艰涩，字字珠玑，俱是内学秘藏。希氏专拣紧要处而谈，其余皆略去不提。普通人看了，只会觉得这内文语焉不详，没有丝毫章法可言，读之如天书一般，遑论赛戈莱纳一个懵懂孩童。

卡瓦纳修士本来只想借此书给赛戈莱纳识字而已，但无奈武典文字实在晦涩，不通其文意，则识字无从谈起；欲通其文意，又必须加以解说内学源流。环环相扣，不可漏一。好在他于内学颇为精通，对气息运转的脉络了然于胸，反复揣摩之下，试着用马太福音的心法将希氏所略之处一一

补完，连缀成线，论叙条理，再说给赛戈莱纳。

于是赛戈莱纳每日先听卡瓦纳修士讲解马太福音，再以福音要诀阐释武典中的字意大略，而后逐个辨认武典内古希腊单词的写法读音——至此他方知这二十四希腊字母生得是甚么模样。如此由深入浅的教法，真是本末倒置，从古未闻。希氏一世心血，竟成了黄口稚子的识字教材，不知道他泉下有知，会是怎生表情；而赛戈莱纳用《双蛇箴言》武典开蒙识字，也可算得上是千古以降的第一人了。

这一部书光是通读便花了大半个月的时间，逐词掰碎精析又花去两、三个月，卡瓦纳修士倒有大部分时间是在解释内功法门的基本概念。转眼已经入夏，草虫鸣鸣，赛戈莱纳顾不得玩耍，读经也已中断，除去每日祈祷和必要的食物采集以外，一老一少把全部精力都付诸在这本《箴言》之上。

卡瓦纳修士初衷只是想借此书来教读写，不料希氏武典博大精深，他自己研究愈深，越发痴迷，虽守誓不去修炼，却忍不住总想探究根源。到了后来，他已经把读写抛之脑后，一心参详起《箴言》奥义来。赛戈莱纳在一旁听着，获益良多，有时也试行其法，修士乐得见有人把他对《箴言》的见解付之实践，以验正误，于是也在一旁按照马太福音，指点他运功的诀窍。

凭着这等学法，赛戈莱纳不知不觉已经修炼上了希氏与罗马教廷的上乘内功心法，而犹未自知。

希波克拉底是希腊一代承前启后的大宗师，欧洲古典武学到他那里，幡然进了一层境界。他集前人之大成，创下四液之说，乃是内功的根本道理所在，泽遗后世。他言人体共有四液，曰黑胆汁；曰黄胆汁；曰血液；曰粘液，分别对应风、火、水、土四元素与热、冷、干、湿四态。人体惟有四液平衡，四素调和，四态轮替，方有大神至妙的无上境界。

只是这四液人体全身皆是，分属黄道十二宫一百四十四星命点，彼此牵连相系，互有影响。加之四态流转不停、四素有生有克，依天时各有变化不同，五星运行黄道诸宫，各有宜忌。是以四液的平衡之道可以说千变万化，头绪极多。如何调整四液平衡，实是内功心法的关键所在。

四液之说希氏已经在《双蛇箴言》医典中备叙发微，流传于世，无人不知。不过此书中只叙及原理，至于平衡之道当如何致之，却只言未谈。所以这千余年来，欧罗巴各门各派都只好自行揣摩，各自都发展出自己的一套法门与见解，各有巧妙不同，无不视为不传之秘，不轻易示人。

而这本《双蛇箴言》武典里所藏的，即是希波克拉底本人对四液平衡的体用之道。希氏本人沉默寡言，笔下也言简意赅，许多见解甚至不屑多垂一笔解释，以致聱牙难懂。当年萨拉丁大帝在机缘巧合之下曾读过此书，实在读之不通，乃叹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哪如我古兰经文流畅优美。”遂弃之不顾。

若有人欲领悟武典其中的精髓，须精通内功之理，于希氏文旁补白，才能彻悟；而若是精通内功的人，必是宿辈高手，有着自己修炼的一套平衡理论，与希氏彼此抵牾，难有大成。试想天下哪里有人极通内学，却分毫内力也没有的？是以这千余年来，始终无人能尽得其藏，克成神功。

谁能料到在这科德雷尼斯波群山谷底，事竟这样成了。卡瓦纳修士被树枝穿胸，空有满腹内学，却只能光说不练；赛戈莱纳丝毫不具内功，如同一张白纸，练起希氏武典毫无涩滞，更没有成见。



加上马太福音中正持平，守稳固本，与希氏武典一起修炼，使赛戈莱纳不致因内功骤然登堂入室而走火入魔。

春秋轮转，寒暑交替，转眼间已经七年过去。卡瓦纳修士与赛戈莱纳早已习惯在这绝谷之底泰然安居，过得好不惬意，并不觉苦闷。赛戈莱纳在卡瓦纳修士头上搭起一间小草屋，以遮蔽风雨，还挖了一条小小沟渠把溪水引到屋前，不忘沿渠边种了几朵雏菊。他手中并无任何工具，举手投足之间便可断木裂石，却远胜过任何农具。

这几年野外磨练，更兼希氏武典的神奇功效，赛戈莱纳已经出落成了一个满头金发的少年，四肢生的极瘦，却双眸如电，内力充盈。卡瓦纳修士这七年来一直端坐在岩窠之下，不曾挪动过一分，枯槁如柴；那树枝插在胸内，创口边缘早已生出新肉，于是它便就这样长在了体内——偏生这树枝一息不死，那透胸而出的一端每年春季还会生出绿芽来。卡瓦纳修士的气血流转，全凭那条巨蟹宫内的狭窄通道维持，不曾恶化，亦不曾好转。赛戈莱纳曾想把树枝切断，但此举实在凶险，他终究还是不敢下手。

这一日两人如平常一样，于午后钻研希氏武典。这本武典确是不可多得的奇书，区区十数页的羊皮卷，这几年来他们反复咀嚼，总有新的心得。

赛戈莱纳坐到修士身旁，翻开最后一页，卡瓦纳修士缓声念道：“血液属水，为流动之精；黄胆汁属火，为蓄藏之髓。两者一动一静，最难调和。倘若能打通水火二液的藩篱，静极而流，流极则藏，循环往复，带出全身均衡之势，可臻化境。”念完又叹道：“这水火二液，历代都认为是针锋相对，不可调和，一遇则龙争虎斗，最后不可收拾。是以各家心法皆是走‘避其锋芒、各行其是’的路子。希波克拉底居然说可以打通二液藩篱，真是匪夷所思！”

他弹了弹书页，指着末尾空隙处一排小字道：“你看，希波克拉底在这段文字旁夹了一句批：‘关于如何打通水火二液，我已有了绝妙的法门，只是这里太窄了写不下。’可见他已有了办法，说不定就写在缺损的最后一页上。不知他的法门究竟是甚么，真叫人好奇。习武之人，如果练到那种境界，才能叫大成呐。”

赛戈莱纳道：“老师，那天晚上我也曾试着将全身血液流经巨蟹、金牛，最后聚于室女与黄胆汁合流。只是二液交汇，我就立刻腹痛难忍，要跑出去拉大大的一泡屎，方才舒服。”他与卡瓦纳修士朝夕相处，情若父子，说起话来直截了当，没有分毫顾忌。

卡瓦纳修士不禁莞尔：“室女归属肠胃，夜半时月亮又恰好进入黄道室女宫，阴至极盛。自然是二液相争，推动了肠胃的缘故。此举有伤身体，你以后不可轻易尝试，要与我商议后才好。”赛戈莱纳道：“有时候我心中只是那么一想，体内气息自然流动起来，根本阻止不及。”卡瓦纳修士袖手一指门前那道沟渠，道：“你经验尚浅，还不精通御气之术，一身内力如水流一般，汪洋肆恣，遍地流淌，只有用沟渠加以引导，才能力尽其用。”赛戈莱纳若有所悟，盯着沟渠看了半天，喜道：“是了！是了！内力是水，各类招式就是沟渠，以渠御水，才能有威力。”卡瓦纳修士含笑不语，显然习惯了自己弟子举一反三的思维。赛戈莱纳又道：“只是以渠御水，终究有些因循守旧。倘若在对敌之时能够水到渠成，临时起意，岂非更教敌手难以琢磨？”

卡瓦纳修士听到这句话，面色有些微微变化，良久方叹一口气道：“谷内岂有敌手，赛戈莱纳，你其实想去谷外世界罢？”赛戈莱纳没料到老师突然有此一问，怔在原地。他与老师向来无所不

言，这时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卡瓦纳修士早把他的窘迫看在眼里，微笑道：“你原本是山野间一个淳朴无知的孩童，忧不存心，愁不过夜；如今你受过教育，心智已为学识所开，眼界自然与从前不同了。阿雷佐有一位大贤彼得拉克曾作诗云：‘有识必有思，有思必有苦，苦极必有动，此生之常也。’《圣经传道书》中亦云：‘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人性如此，我当日教你第一个字母之前，已然尽知，不足为奇。”

赛戈莱纳急忙跪倒在地，声似呜咽：“我只是一时好奇而已，老师待我恩重如山，我又怎能弃您于不顾。”卡瓦纳修士右手微扬，示意他起身，道：“我何曾要怪你。譬如将一瞽翁置于黑屋中，不失怡然自乐；倘若有朝一日他双目复明，却仍留在黑屋，便是折磨了。你的境况，正如那复明的瞽翁，是破屋而出的时候啦。”赛戈莱纳听了他一席话，低头默然不语。他自师从卡瓦纳以后，眼界渐开，对于外界的向往与日俱增。此时被老师一语说破心事，心中大为惶乱。

卡瓦纳修士抬起头来，透过茅草蓬顶去看远处的山峰之巅，面容涌起无限感慨，道：“七年之前，你我从崖顶坠下而不死，只能说是神迹昭然；如今你有了出世之意，必然也是天主安排。这一进一出，你已从一个懵懂野童成了笃信不移的信徒，可见这几年谷底生涯，大有深意，天主的计划何其巧妙！阿门。”

赛戈莱纳虔诚之心不逊于卡瓦纳修士，连忙也伏地默祈。祈祷既毕，卡瓦纳修士唤他到自己身旁，道：“这是个绝谷，我仔细想了下，唯一的出路只在这溪流之间，你这几日不妨去探探纳地下洞窟，或许会有所得。”赛戈莱纳泪如泉涌，双手只是抱住修士瘦弱之躯：“我不走，我不走。”卡瓦纳修士勉强抬起右手去摸他金发，柔声道：“天主给你启示，必有使命让你去完成。你怎可为我一人而怠忽职守？”

赛戈莱纳忽然想到什么，抬起脸来喜道：“老师，不若你也去修炼《双蛇箴言》。以老师的智慧，一定能从中寻出一个法门扭转气血，拔出树枝，到时我们便可一起离开。”卡瓦纳修士哑然失笑：“傻孩子，且不说这树枝已与我血肉联为一体，一损俱损，除非圣子再世，否则绝无办法分离；就是《箴言》中有办法，我亦不能修炼。我曾向你父亲起誓，又岂能食言。”

赛戈莱纳固拗道：“倘若我走了，老师您动弹不得，又如何能够独活？总之只要老师在此，我断不会抛下你一人在谷里的！”卡瓦纳修士双目涌起难以言喻的神色，半晌方淡淡道：“也罢，且说。”

师徒二人自此对出谷一事绝口不提，生活依然如常。只是不知不觉间，卡瓦纳修士的面色愈加灰暗，进食愈少，两句话之间的间歇更长。赛戈莱纳以为老师不再逼自己出谷，兀自欣喜，并没觉察到异状。只是偶尔夜深人静之时，他头枕圆石，总不免望着山间明月嗟叹一番，想象那谷外花花世界究竟是怎生模样。

又是大半个月过去。这天赛戈莱纳在林麓深处中发现一个野蜂窝，如获至宝，拼着蜇刺弄来一捧黄灿灿的蜂蜜，急忙剥了一片树皮盛满，拿回来给老师享用。甫一进草屋，赛戈莱纳就看到卡瓦纳修士双目紧闭，脸上黯淡无光，端坐石壁之下宛如一尊雕像。赛戈莱纳大吃一惊，冲过去探他鼻息，觉得隐有气息，连忙按照平日老师教的法子用手掌抵住修士背心，一股热力涌入巨蟹宫及天秤宫，沿着人马、摩羯、宝瓶一路降到脚踝双鱼。

内劲流转黄道一周以后，赛戈莱纳感觉老师体内的内力十分微弱，宛如一潭死水，往往要拼命催动才能激起一点回响，只得连连发力，一道内劲接着一道内劲。好在他年轻体壮，又是赤子童身，

所发出的内劲十分精纯。过了许久，卡瓦纳修士喉咙滚动，长长呼出一口气，这才缓缓睁开眼睛。赛戈莱纳抽开手掌，已经是汗流浹背。

歇了足有两柱蜡烛的时间，赛戈莱纳方挣扎着爬起身来，拿蜂蜜掺了些热水，去喂老师。卡瓦纳修士吃了些蜜水，气色少为恢复，眼神也略有了些光泽。赛戈莱纳关切道：“老师你感觉好些没有？”卡瓦纳修士声音尚虚，颤声道：“还好，若非你及时施救，只怕我已……咳咳。”赛戈莱纳又是后怕，又是欣喜，握住他右手问：“刚才老师究竟怎么了？”

卡瓦纳修士长长叹息一声：“此非一时之疾呐。我一身气血流转全凭着胸腔巨蟹宫的借道维持，这你是知道的。约莫一年之前，这条借道开始萎缩，任凭我如何运气调理也无济于事，有时甚至有断流之虞。这毛病初时一两个月发作一次，这几个月来越发利害起来，适才那借道突然无影无踪，若非你施加外力强行催开，我已不保。”

赛戈莱纳道：“既然如此，那我以后每日帮老师您运功开道便是。”卡瓦纳修士摇头道：“借道而行，本非正理，我逆天而行，活过七载已是侥幸至极。你外力催谷只能治一时之标，却治不得本，还是省些力气罢。”言罢闭上眼睛，赛戈莱纳亦不敢再相问。

从此他不离老师半步。修士后来又犯了三次，赛戈莱纳全力施救，只觉得一次比一次费的力气更多，恢复的时间却越来越长。他心中无限烦忧，却也无可奈何。

这一天，赛戈莱纳为老师输送内力直至黄昏，精疲力尽，暮色方降，他便已躺到修士身旁沉沉睡去。卡瓦纳修士背靠石岩，透过草屋缝隙如往常般观察天象。是夜云淡风清，月明星繁，卡瓦纳修士见诸般星座横亘于浩瀚星汉之间，宝相庄严，胸壑顿开，原本滞涩的呼吸也不由得一畅，心中无限赞叹造物主之神妙。

突然一枚流星划过夜幕，垂垂向西北方落去，荧惑一闪，不一时便消逝无踪。卡瓦纳修士先是一怔，而后低声自语道：“天主在上，仆已尽知您的心意矣！”眉宇间无喜无哀，平和至极，右手勉力划了一个十字。

他轻声唤醒赛戈莱纳，赛戈莱纳还道老师又犯了病，揉揉睡眼，连忙爬起来就要运气。卡瓦纳修士轻轻摆了摆手，示意他坐下，柔声道：“我大限将至，你且细听着，我有几句话要交代。”

赛戈莱纳双目登时睁圆，不知老师怎地忽出此言。卡瓦纳修士道：“适才我夜观天象，天启已降，不久我将蒙主恩召，是以要嘱咐你些事情。”赛戈莱纳闻言叫道：“哪里有这种事，分明是老师你要赶我出谷，才自伤其身，故意说这种话来糊弄我！”他情急之下，也不顾尊师，语气大为激动。

卡瓦纳修士正色道：“我身为虔诚信徒，怎会犯下自戕那等罪行？”他让赛戈莱纳稍安勿躁，徐徐道：“七年之前，天主不欲我死，是为扶助你成人；七年之后，天主不欲我生，正是要你出谷匡世。刚才流星垂示，我才明白这些道理。原来这一年来病痛加剧，皆是天主暗示。我至今方省，真是愧称托钵僧之名。”

赛戈莱纳扑到老师怀中，大哭起来。卡瓦纳修士微笑道：“我自度德薄，这些年来不敢逾越半分法度，持课甚谨。此番上天，或许也能在天堂忝列一席，与安波罗修、奥古斯丁、本尼狄克等先贤同列，有甚么好悲伤的？”他所提及诸人，俱是历代圣徒，于神学一道无不勇猛精进。

赛戈莱纳闻言，哭声更切。卡瓦纳修士把他轻轻推开，口气转严：“我去之后，你便可离谷出世。届时有三件事你须尽力完成，否则我在天国亦难瞑目。”赛戈莱纳擦擦眼泪，表示自己正在听。

卡瓦纳修士道：“第一件事，就是这本希氏《双蛇箴言》。此书本是你父亲杜兰德要送去给苏恰瓦某位大人物，以挽救法兰西国运。只可惜他被奸人所害，未能完成。这次出谷，你须先去苏恰瓦细细查访根由，送交此书，完成你父亲之誓愿。”赛戈莱纳虽与杜兰德相处时间不长，但感情极深，听了老师叮嘱，自然一口答应。修士道：“这第二件事，你父亲与扈从布郎诺德皆死于英格兰的豹王子奥斯特霍特手中，另外还有魔音塞壬艾比黛拉、波兰四凶，这几人与你都有杀父大仇，要牢牢记住，一时不可忘却。”少顿了一下，他又道：“你父亲是法国瓦卢瓦皇族卫士，一世效忠国家，你也应视法兰西为祖国。奥斯特霍特是英格兰巨魁，于公与于你都有理由与他决斗。只是此人武功极高，又十分阴险，你若无十分把握，绝不可与之交手。”赛戈莱纳恨恨道：“我恨不得啖其肉，寝其皮，老师何必多说！”

卡瓦纳修士又让他取来自己那根栗木手杖，颤抖着右手摩娑一番杖上的五枚节疤，方才说道：“这第三件事，却与我有关。我在托钵僧团中是司铎五长老之一，你拿这手杖给任一托钵僧看，便可与僧团取得联系。托钵僧团遍布天下，于你行事大有方便。他声音随即转低：“除此以外，我尚还有一个身份，从无人知：我隶属教廷，乃是护廷十二使徒中马太福音这一脉的嫡传。当日乌尔班六世陛下矢志于复兴教廷，统合各派势力。托钵僧团有方济各派、多明我派两大阙系，多年纷争不休，于是教尊大人派我以苦修之身潜于托钵僧团内，行监察之职——除我与教皇以外，此事并无六耳得知。你这一次出谷，务把我的行藏遭遇原原本本回禀如今的教皇马丁五世，免得这使命湮灭无闻，短少了记录……唉，我毕生夙愿，就是亲眼得见教廷重返罗马，认土归流，如今是不成啦……”略停了停，修士似是想起什么，又道：“只有一点，你若是碰到一个叫特莎的修女，千万避开，不可与之争斗，也不可透露半点我的讯息，你可记住？”

赛戈莱纳连连点头，他久闻教皇之名，一想到可以亲眼见到，不由大为激动，他忽然转念一想，面露踟蹰神色道：“只是教皇大人万乘之尊，我如何能见到？”卡瓦纳修士笑而不语，用右手在身旁的沟渠里舀来一点水，运起福音之力，在他额头、胸口以及双肩各点下一滴水痕。这水痕并不消退，在皮肤上留下浅浅一点印记，微微泛紫，不仔细根本看不出来。

卡瓦纳修士高举双手，仰天朗声道：“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是马太福音中的句子，他声音转高，言辞亦变得雅驯：“汝已从世界里分别出来，基督在汝里面，汝也在基督里面。护廷十二使徒代代相传，唯有被上一代亲自施洗的，方是真正传人。如今汝受了吾的洗，有了印记，便是马太福音第一百五十二代正统弟子。从此以后，汝须谨履职方，慎护圣教，倡天主教大能，秉基督大德，传圣母慈悲，以教廷安危为任，身死殉难，在所不辞，汝能持否？”最后几句慷慨激昂，如黄钟大吕，甚至山谷中隐约有回响。

赛戈莱纳慌忙仆倒在地，口称“能持”，浑身激颤，不能自己。他俯首良久，见老师不复出声，抬头去看。只见卡瓦纳修士唇边带笑，双目微阖，一代大师，就此溘然逝去。

这一下惊得赛戈莱纳魂飞魄散，扑上去双掌抵住老师后心，一波波内劲疾吐。这些内劲却是泥牛入海，进入修士体内便再无半分声息。他一边大哭一边运功，修士却始终如死井一般波澜不兴。赛戈莱纳一直运到自己灯尽油枯，方才大叫一声，晕倒在地。

次日他醒转过来，看到卡瓦纳修士的遗体，情知逝者已不可追，于是又大哭了一场，把老师遗体从树枝上摘下来，用火焚化成灰，一粒一粒捡出来用布包好，埋在一处向阳的山坡上。

这一切收拾停当以后，赛戈莱纳又回到草屋之内。那根树枝犹在，中间一截在修士体内太久，已然泛黑。他睹物思人，眼泪扑簌簌又流了出来，当夜便怀抱树枝，如同这七年抱着老师臂弯一般，沉沉睡去。赛戈莱纳本来心无挂碍，天真烂漫，一直到今日，始知亡人之殇。

由于最后一次运功去的太尽，他又在谷中待了三日，才恢复了元气。到了第四日，他把《双蛇箴言》用一张浸过油的野兔皮包好，系在腰间，携了隆柯尼送的短剑，戴了翠哨，来到溪流的尽头。

溪流的尽头乃是一个水潭。这里他已经勘察了数次，也曾下水去探过，潭底直着下去并不甚深，游几下就可以摸到潭底苔藓，在侧面有一个斜走的洞穴，水流俱是从那里排出。至于水洞有多深多长，通往何处，则无从得知。

赛戈莱纳早有准备，一个月前他在潭口挖出一条新河道，通往另外一处低洼地带，又搬了一块巨石放在旁边。他此时先扒开新河道与潭口之间的土堤，再暗运神力，用一根木棍将巨石撬进水潭入口。这样一来，溪流为巨石所阻，便改道流去低洼处，潭中再无水可补。

赛戈莱纳估算潭水流光须得半日光景，而溪流注满低洼地带再溢回潭口，则需一日，他便有半日时间进入水洞一探究竟。

自从巨石封口之后，潭中水位不断下降。快到中午时，潭底最后几股水转出一个小小漩涡，发出呼噜呼噜一阵响动，最后露出一个黑漆漆的水洞出来。赛戈莱纳情知倘若这半日他不能从水洞另外一侧找出去，任凭他内力多强，也是死路一条。他先向上帝祷告一番，然后拿着一根火把点燃，毫不犹豫地跃入潭中。

水洞不大，仅勉强够赛戈莱纳弓身前行，里面苔藓纵横，极为湿滑。赛戈莱纳一手擎着火把，一手扶着洞壁，缓步前进，碰到狭窄的地方，甚至要爬行前进。洞内极静，惟能听见水滴嘀嗒之声，入耳清晰，火光之外一片黑暗，就连赛戈莱纳亦不免揣揣。

行了不知多少时候，这水洞似是永无尽头，岔路高低冥迷，千枝万歧。赛戈莱纳数次走错，不得不原路返回，浪费了不少时间。火把早已烧完，赛戈莱纳索性闭起双眼，双手摸着洞壁，只凭着直觉一味走过去。

人于黑暗中呆久了，听觉便会敏锐。赛戈莱纳正摸索着，忽听耳边沙沙作响，极低沉又极细切，似有万亿蚂蚁麇集攒行，再仔细一听，他这一惊非同小可。原来那溪流已经流满了低洼处，又重新溢回潭中了，这水洞很快便要再度灌满溪水。

赛戈莱纳一惊之下，疾步快行，眼前却依然黑如浓墨，不曾化开一分一毫。脚下水流渐急，已然没过了他腰间，几个转瞬，便漫至脖颈。赛戈莱纳忽然摸到前方又是一处岔路，左低右高，他顾不得多想，闪身钻入右侧宽大的入口。又走了几十步，手掌摸处，岩壁嶙峋，没有一丝缝隙，竟是一条死路！此时潮声阵阵，水流终于没过他的头顶。

赛戈莱纳凭着精湛内功，可闭气良久，整个人浸在水中能暂保一时之安。只是前行无路，归途渺



渺，纵然内功再强，也不过是多活上那么一阵，又有甚么意义。赛戈莱纳蜷缩在水中，心想生还是万万无望，自己方才见智明事，竟就要死于这等幽昧水底，无人知晓，不禁悲从中来，早知还不如留在山谷之内终老一生。

他愈想愈悲，只盼老师突然降临，救他脱离这黑水深渊。过不多时，赛戈莱纳觉得胸中气息短促，肺部阵阵烧灼，难受至极。忽然之间，他对上帝横生出一股愤懑之情，深怪造化弄人，当初坠崖时为何不任凭摔死，何必等至今日才要收人。一念及此，他不由得在水中拼命挥动双臂，宣泄怨气。赛戈莱纳本来以内息调节呼吸节奏，这时心神一乱，冰冷的水流霎时灌满口鼻。他顿觉遍体生寒，憋闷难忍，一股将死之感袭上心头，双臂不由猛地击向侧近岩壁。

气由心转，力与气合。只听轰隆一声，碎石四溅，硬实岩壁竟被这濒临绝境的一击砸出了一个大大的裂口。湍急水流裹挟着赛戈莱纳涌出岩壁裂口，直直喷至半空，跃作一道银色飞瀑。一时间虹霓吐颖，水闪碎金。

作者注：希波克拉底的《箴言》确有其书，谈论的多是养生之道。他曾提出四液平衡理论，认为人体内有四种液体，一个健康的人便需要达到这四种液体的平衡。至于四液运转促进内功云云，无非小说家言。

西方中世纪曾流行星占医学，其理论基础即是以黄道十二宫与人体十二部位相互对应，以星象解释病理症因。对人体施以治疗时，须观测天时变迁，视日、月、火、水、土、木、天王、海王、冥王等行星在黄道诸宫内的运行情况，用药放血均有所宜忌，其复杂程度，不让国朝经脉之学。

后世有费马者蹈袭前人，书猜想于页眉，世人咸以为能，皆不知典出希氏。自笔者方始正名。

本章回目语出自乐天《放言》句：“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 第四章 翩翩有使自西来

却说赛戈莱纳在水洞中行将溺死之时，奋力一击，竟然击破了岩壁。原来此处已近山坡，岩壁甚薄，被赛戈莱纳一击而开，水流陡然有了宣泄之口，竟冲成一道飞瀑，从山崖半空喷流下来。赛戈莱纳已经被淹得头晕脑涨，被水流一激，双脚立之不稳，也随着激流涌出崖间裂隙。他在半空打了几转，听到耳边呼呼风响，还未及睁眼，整个人“砰”地一声重重落在了一蓬灌木丛上。

过了半晌，赛戈莱纳这才勉强爬起来，只觉得四肢酸痛，心脏兀自咚咚跳个不停。刚才实在是凶险到了极点，亏得自己身负《箴言》神功，否则一线之差，他就在这山阿之中作了水底冤魂，再无第二人知。

赛戈莱纳惊魂甫定，先简单地检查了一下身体，所幸只有几处擦伤，短剑、木杖与裹着《箴言》的野兔皮都在，不曾弄掉。他站起身来，举目望去，但见艳阳之下，四周群山高低不一，或茵或绿；远处一条大河波光粼粼，蜿蜒于山区之间，隐约可听见哗哗水声；脚下数个丘陵层叠如梯，坎坎递进，直至山巅，视野极其开阔。他不禁大喜，知道自己已经出了那绝谷，重回人世。

赛戈莱纳心中狂喜，方才惊恐之情早抛之脑后，在山坡上忽而大叫大嚷，忽而泪如泉涌，连翻了

几十个跟头，吓得周围树间小鸟扑扑簌簌全都飞走了。他简直不知该如是好，就盼有个人能过来跟他说话。忽然他想到刚才在水洞里自己竟起了怀疑上帝之心，慌忙跪倒在地诚心祈祷，求主宽宥。

折腾了大半天，赛戈莱纳方才累得躺在草丛里，找了些野果飞虫果腹。他嚼着脆香野果，往腰间不经意地一摸，突然一惊，连忙跪倒在地，把那个野兔皮缝的袋子解下来打开。这一打开不要紧，他登时面如死灰，四肢冰凉：原来这野兔皮虽然抹了一层油脂，毕竟不能防水，刚才那一通水淹，早已把里面羊皮卷泡了个透彻。他连忙把已经粘在一处的羊皮卷一页一页揭开，赫然发现里面的字迹已然被泡成了一团浆糊，漫陌难认。一代奇书《双蛇箴言》武典的原本，就此烟消云散，不复存矣。

赛戈莱纳追悔莫及，但那种情况之下，却也没第二种办法带它出来。他心想，左右我已将此书背得滚瓜烂熟，到了苏恰瓦找到那人，当场给他默出一份，也算是完成了父亲的差事。”他未经世事，只当此书是记载了些好功用的识字课本，淹了可惜，却不能真正体会其价值；倘若换了别人目睹《箴言》被毁，只怕早已捶胸顿足，如丧考妣了。赛戈莱纳把羊皮卷重新卷好依然揣在怀里，短剑别在腰间，挂了翠哨，自拄着木杖望大河而去。

卡瓦纳修士曾对他说，倘若出谷的话，只消找到锡雷特河，溯流直上，即可到苏恰瓦。他牢记老师教诲，走了约摸半天，果然在大河的右岸看到一条浅浅的山路。他看了看日头辨准方向，循着这条路朝南而去。即使这条河不是锡雷特河，沿着路走总能碰到行人村落，便有了问路的地方。

赛戈莱纳在谷中受修士教训良多，灌输了许多学问。不过这些学问全凭修士一张嘴说，赛戈莱纳却从未亲眼见过，只能自己想象。此番出谷入世，一想到诸多事情疑问都能得以印证，他就觉得胸中跃跃欲试，无限期待，一路走的十分欢畅。这里仍旧属于科德雷尼斯波山区，峰势连绵，有时行人不得不暂时放弃沿河而行，爬过数道山岭以后才能重新回到河畔。锡雷特河依岭而流，中途有数座瀑布，是以水路也是走不通的。

赛戈莱纳翻过一道山梁，忽然听到远远的一阵喝叱声。他耳力极灵，立刻听出是数名男子在争吵，还隐约有金属相碰之声，好奇心立时大盛，当即伏低了身子，慢慢从草丛凑了过去。

只见山路下坡处停着几匹马，有四名男子站在道路中间，三一相对。其中一名是个黑发年轻剑士，他身穿皮甲，手持一把侧带锯齿的精钢直剑，胸襟下还缀着一朵醒目的风铃花；另外三名男子都作同样打扮，半灰头巾裹头，身着前开式阿拉伯布袍，裤角肥大，每个人都攥着一把状如新月的弯刀。

三人中最胖的那个貌似首领，用土耳其语冲年轻人喝道：“你这异教的小贼！竟然在半路刺杀苏丹的使者，莫非是活得不耐烦了么？”年轻人听不懂他们说甚么，只是晃晃钢剑，用摩尔多瓦语冷笑道：“我摩尔多瓦独立于世，人所共知。尔奥斯曼苏丹贪婪不足，竟起了覬覦之心，凡我苏恰瓦之民，人人得以诛之！”

一个人对使者嘀嘀咕咕几句，想来是翻译。使者听完大为光火，怒道：“我奥斯曼土耳其有真主护佑，穆拉德陛下更是天命所归！连堂堂拜占庭都要在新月旗的利刃下颤抖，你们蕞尔小国，只算得一个屁！”

年轻人听出不是好话，更不多言，高呼一声：“不维自立，毋宁一死！”挥剑砍去。使者见他来得凶猛，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和两个护卫以弯刀相迎。

刀剑相碰，铿锵作响。这年轻人剑法颇妙，一剑敌三刀，竟能堪堪平手。那使者三人也非是俗手，土耳其弯刀本是马上兵器，刃锋外拱，待得两马相错时便可划破敌人身体，此时被这三个人用作步战，威力却丝毫不减。

年轻人初时还能斗得一个旗鼓相当，到了后来逐渐显出不支之势，全凭着一股血气支撑。反观使者三人精神抖擞，砍、划、钩、翻四大弯刀要诀使得令人眼花缭乱，招招往年轻人身上招呼。年轻人躲避不及，“嘶拉”一声，右手袖子被弯刀钩开，一时鲜血淋漓。

使者哈哈大笑，口中絮絮叨叨，不知是祈祷还是骂人。年轻人强忍着痛楚，仍旧缠斗不休。赛戈莱纳一旁看出，这人绝非那三个使者的敌手，只是他的剑法中偶有灵光一闪，显出极高明的手段，逼得三名土耳其使者后退，这才维持了一个不败的局面。自绝谷开蒙以来，这是赛戈莱纳第一次见人动手，他觉得好奇，只盼这人再多支撑一时三刻，再施展几次那火龙见首不见尾的奇妙剑招。

年轻人久斗不退，那使者首领也有些烦躁，唿哨一声。三人齐声大喊道：“安拉最伟大！”两人就地一滚，拿弯刀去斩他的脚踝，使者首领跃起数丈，从上到下凌厉劈来。年轻人反应极迅捷，立刻朝后退去。赛戈莱纳不由惊道：“不好！”他看出三个使者使的都是虚招，迫得敌人后退以后，立刻就会有极利害的后招跟进。

这是当年萨拉丁大帝麾下名将马利克阿迪勒所创的招数，名叫“真主之德”，取古兰经中“真主之德，泽被其广”之句，可由两人三人或四人合力并发，一经发动即如沙漠风暴，遮天蔽日，对手周身十步之内都是刀锋所及范围，避无可避。自阿尤布王朝以降，穆斯林世界的军兵无不修习此技，令欧洲军队大吃苦头。

可惜年轻人听到赛戈莱纳警告为时已晚，三个使者招式根本未用老，就势利用弯刀的特性轻轻一翻，三道新月寒光一起斩向立足未稳的敌手。只听年轻人一声惨呼仰倒在地，胸前、小腹以及右腿各多了一道极深的刀口，血涌如泉。

两个随从笑嘻嘻地停了手，那使者首领面色阴沉，冲赛戈莱纳藏身的草丛叫道：“哪位朋友，出来见见面吧！”原来他早听到了赛戈莱纳那一声低呼。

赛戈莱纳从草丛里站了起来，大大出乎了使者首领的意料。他先前以为藏身之人是那年轻刺客的党羽，没料到却是个金发少年。这少年骨瘦如柴，四肢颀长，头发蓬乱如鸟巢，身上穿一件极不合身的破烂短褂，腰间悬着把短剑，手里还拄着根深色木杖，打扮的十分古怪。

首领使者皱了皱眉头，以为他不过是一个路过的流浪儿，警惕之心大减。他转头吩咐两名手下道：“把那刺客的头斩下来，一并带去苏恰瓦，看他们谁还敢不从！”其中一人应了一声，掀起年轻人头发，拔刀就要去砍。他们骄横惯了，杀上个儿把人实在是稀松平常的小事，即便被人在一旁看到了，也毫不为意。

忽然那金发少年开口说道：“天主有好生之德，何必伤了他的性命。”他说的是卡瓦纳修士惯挂在嘴边的劝诫之语，不过用的是希腊语。奥斯曼土耳其在巴尔干地区久有势力，这话使者们倒也是

能听懂几分。

当年卡瓦纳修士讲授地理时，曾给赛戈莱纳说过奥斯曼土耳其的渊源。奥斯曼土耳其人本居中亚，后为避蒙古人锋芒移居欧亚交汇出的安纳托利亚，籍着数百年不断侵袭，如今已经是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奉伊斯兰为国教，势力遍及近东、巴尔干、黑海一带，无人敢撙其锋。他是罗马公教的人，叙述中自然对穆斯林国家带了几丝敌意与偏见，视其为事魔之国，无时无刻不意图染指欧罗巴，以致多少天主的忠贞信徒都埋骨近东。修士提醒赛戈莱纳他日见了土耳其人，万万小心。赛戈莱纳对上帝信仰坚定，也无形中对那些回教分子颇多怨憎。此地甫一见真正的土耳其人，打起了十二万分精神。

使者首领道：“这世间唯有一尊大神，违了他的意志，就要以血抵偿。”赛戈莱纳道：“马可福音曰：要爱惜每一滴人类的血。你年纪好大，竟然不知道么？”这两个人一个奉古兰经为圭臬，一个唯圣经字句是从，完全是鸡同鸭讲。

一人道：“何必多说，把他也一并干掉就是。反正是个异教的小狗，多杀一个，安拉在天必也首肯。”首领使者懒得再跟赛戈莱纳啰嗦，点头同意。那人走上前去，拔刀要砍，赛戈莱纳初次对敌，有些害怕，下意识地用双掌在他胸前一推。只听“喀喇”一声，那人如断了线的风筝飞出数十步远，胸膛塌陷，眼见活不成了。

这一下大大出了所有人预料。赛戈莱纳自从修习了《箴言》以来，在绝谷经常断木碎石，却从来没在人身上试过，最多与卡瓦纳修士口头印证一下，没想到这轻轻一推对人类竟然有如斯威力——他在水洞时连岩壁都可击破，人的肋骨又怎能硬过石头呢。

首领使者和另外一个随从勃然变色，纷纷抽出弯刀，大叫大嚷扑将过来。赛戈莱纳倒提短剑，与他们乒乒乓乓斗了起来。

这是赛戈莱纳初次与敌接战，心中兴奋与忐忑各占了一半。三个人交手七、八回合，首领使者觉得这少年虽然内力古怪，但剑法上实在高明不到哪里去，二十招内必可擒下。赛戈莱纳也作同感，这把短剑挥舞起来总不甚趁手，几次凭借着鬼魅身法才躲过敌人致命一击。他内力如火，但手底的招式差强人意，只因在绝谷之底时卡瓦纳修士动弹不得，于招法一道只能言传，难以身教，自然不好有成就。

他打得有些气闷，索性忽然跳起，双腿连环朝两人踢去，趁对方攻势一滞时，把短剑远远丢开，改以肉掌对敌。首领使者见赛戈莱纳忽然弃械，以为对方已经放弃，毫不客气地挥刀劈来。不料这招还没使老，赛戈莱纳双掌已经从刀锋两侧一合，把弯刀硬生生接住。这新月弯刀如同铸进了崔嵬巨石之内，纹丝不动，无论如何用力却再难拔出。随从见首领受制，正欲搭救，赛戈莱纳的右脚已然反踢面门，可怜那随从被暗含了《箴言》内劲的脚法连连踢中，身体发出闷闷的数声碎裂，然后一声不吭仆倒在路边草丛，再无半点气息。

首领使者大惊，当下连刀也不要了，转身冲几步开外的马匹冲去。赛戈莱纳拿起弯刀，朝他后心掷去。这一掷举轻若重，贯注了希氏武典的上乘心法，那弯刀如同飞箭一般直直而去，“噗嗤”一声，半轮刀刃割入首领使者后背极深，只留了刀柄挂在外面。首领使者乘着冲劲又多走了几步，快到马匹前才扑通一头栽到，一动不动。

赛戈莱纳初次出手，便毙敌三人，可谓大获全胜。倘若卡瓦纳修士在侧，必然要规劝几句人命宝贵云云。只是一则对方也是亡命之徒，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二则赛戈莱纳自己还是孩童心性，手中既有能力，总忍不住要试上一试。

却说他既大败土耳其使者，走过去俯身看了年轻刺客。那年轻人横躺在路边，身上三条伤口血流潺潺，已经在身下聚成一汪血潭，看着叫人触目惊心。赛戈莱纳手中不曾有草药，先撕下自己衣服给年轻人裹上去，去土耳其使者身上摸了一回，找到几瓶能止血的药膏。只是他伤口实在太宽太深，血流奔涌，衣服早被濡透，药膏一敷上去立刻就被冲开。

刺客勉力睁开眼睛，用手抓住赛戈莱纳手臂大力喘息，一张嘴却鲜血倒涌，说出来的话含混不清。赛戈莱纳听不懂摩尔多瓦语，急切大声道：“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刺客又伸出手指，指了指胸前的鸢尾花，口称苏恰瓦。赛戈莱纳道：“你是说，让我带这朵金花去苏恰瓦，交给你的亲人么？”他连说带比划，年轻人微微点了点头，眼神开始黯淡起来。赛戈莱纳急道：“可交给谁呢？他姓甚名谁？住在何处？”话未问完，他突觉臂弯一沉，这刺客头歪去一边，已然气绝身亡。

赛戈莱纳没奈何，只得放开尸身。他摘下死者胸前的鸢尾花，发现这花是纯金打造，蕊柱分明，十分精致，不由自言自语道：“老师对我讲，东欧多义士。昔日匈牙利王归化圣教，悍拒蒙古，传为一时美谈。不意这山中，竟也有这等不畏强暴的义士！”他恭恭敬敬冲尸体鞠了一躬，把金花揣入怀中，忽然又觉得有些不妥。

他此时上衣已经撕去了半边给刺客止血，裤子更是破烂不堪，活脱脱就是一块污布。本来他一人在山中，并不觉得如何难看，但跟眼前这四位死者相比，尤其被那朵鸢尾金花一衬，更显寒碜的紧了。

刺客的衣服已经被血弄污，赛戈莱纳去那三个土耳其人身上找了一圈。他见首领使者的衣襟绣着银线，袖口还缀着几粒猫眼宝石，靠近衣领处还挂着一个小巧绳穗，穗底成结，异香扑鼻，大是有趣。他并不知这使者来历，只觉得这身衣着实在好看，就扒了下来套在自己身上。赛戈莱纳个头很高，首领使者这套衣服穿起来刚刚合身，只是有些肥大。他摸了摸自己的蓬乱金发，又从首领使者头上把盘好的半灰头巾摘下来，压在自己头顶。

那坐骑只认衣服不认人，见赛戈莱纳披起阿拉伯长袍，戴上头巾，便主动凑过来喷着鼻息亲热。赛戈莱纳跟它逗弄片刻，就去翻弄行李。马匹背上包裹里无论食物、饮水还是旅行器具一应俱全，还有一卷拿丝线捆好的文书，外表是深蓝丝绸面儿，封口处还写了一行曲里拐弯的阿拉伯文，只是看不懂。

他见没什么好玩的，便把行李按原样装好，回转过去把青年刺客就地掩埋，把他的佩剑插在坟前全当记号，祷告了一番，也不理那三个曝尸荒野的土耳其人，跳上马匹径自离去。

有了坐骑，赶起路来当真是顺畅无比。赛戈莱纳只消轻轻夹一下马肚子，远远望去的一道山梁，不一会儿功夫就甩在了身后，比起走路不知方便了多少，心中大乐。他骑马骑上了瘾，一口气跑到了日薄西山，直到马匹疲惫不堪方才勒住缰绳。

此时四周风光已于山中不同，多有开垦的稀疏农地，种了些黑麦、豌豆，甘蓝等作物。远处有一个傍着路旁的小村庄，已是炊烟袅袅。赛戈莱纳决定打尖住店，顺便问问去苏恰瓦的路。这村子



种了都是些燕麦与豌豆，不大，不过几十户人家，无不是蓬屋陋室，只村口一座小教堂尚算整洁。此时暮色刚降，在村口教堂前聚了些刚从地头回来的疲惫农夫，相谈正欢。他甫一进村，那些村民见一个土耳其人骑着高头大马闯将进来，无不露出惊恐表情，忙不迭地拽妇挈子，转身即走。一时间关门闭户，鸡飞狗跳，霎时走了个干干净净。惟有一条无主的野犬冲赛戈莱纳汪汪直叫，边叫边往后退去。

赛戈莱纳心中纳罕，只是苦于语言不通，不好问询。他觉得教堂里的神甫或许能说上话，这里虽是东正教区，毕竟与罗马公教同源，或者会念些香火之情。他牵了马过去敲那小教堂的门。不料砰砰敲了数次，大门依然紧紧闭住，他又敲了一回，门另外一侧传来一阵颤声道：“恶魔，走开！我宁死也是不开门的！”赛戈莱纳用拉丁文高声叫道：“我到这里为了和平而来。”这是卡瓦纳修士教他的，说争斗多因误会而起，只消令对方知你身怀善意，便自然不起纷争。不料这话刚刚说完，门内就是一阵叮咚乱滚，听来似是有人踩翻了什么。

赛戈莱纳双手微微发力，拍开大门。里面一个穿着黑袍的教士“哎呀”一声，连滚带爬地跑出来，匍匐在地口称大王，还要去吻他脚面。赛戈莱纳哪里知道，奥斯曼土耳其这百多年来在东欧扩张，每到一地，使者必言为和平而来，是以这番话已成了典故，听者无不悚然。

这教士甚么也不说，只是不住打颤。赛戈莱纳啼笑皆非，只好离开村子，漏夜赶路。此后数日，他每过一处村镇，居民无不如此，要么避之不及，如躲瘟疫；要么诚惶诚恐，卑躬屈膝，跪在地上不敢抬头，问甚么都只回答是是，竟没有一个能说上话的。赛戈莱纳心中奇怪，觉得摩尔多瓦风俗好生怪异，竟如此怕见生人，他倒没联想到自己衣着上去。

行旅如风，数日之间，赛戈莱纳从锡雷特河转到东南苏恰瓦河。这一条河是锡雷特河的支流，苏恰瓦大城即在河畔阶地之上。他脚下山路愈走愈加平整宽阔，路上商旅过客也越来越多，大多是意大利诸城邦、埃迪尔内与君士坦丁堡的商队，也有些从基辅公国与莫斯科公国来贩卖皮货海象牙的，汉萨同盟的人也偶一可见，熙熙攘攘，有时一天能在大路上见到十几队。

这些商旅见了赛戈莱纳，往往把大车推开道中，让开一条路来；便有那稍微赶先一点的马车，也会咬住刹弦，弛弛慢行，由得赛戈莱纳先走。赛戈莱纳只道他们古道热肠，生性礼让，也不推辞，在马上道声“叨扰”，纵马而去，也不管人家听懂与否。

这一日赛戈莱纳已经出了山区，放眼望去，平原远处一座暗青色城市隐约可见，正是苏恰瓦。他一路边看边走，忽然间眼前烟尘飞扬，蹄声纷乱，不多时一大队骑士轰轰迎面到了跟前。这些骑士身着亮银钢铠，头戴摩尔多瓦特有的翘檐尖帽。队中打起几面大旗，旗上绘有蓝、黄、色三色，中间是一头原牛头骨，正是摩尔多瓦大公的纹章。

为首的是一位华服老者，他看到赛戈莱纳衣袍上的镶边银线，面色一凛，在马上用生涩的土耳其话问道：“尊驾可是来自埃迪尔内的使者？”赛戈莱纳听不懂他言语，便仍用希腊话回道：“这里可是苏恰瓦？”华服老者先是一怔，随即也用希腊话答道：“正是。”摩尔多瓦信奉希腊东正教，是以上层人士多通希腊语。

赛戈莱纳闻言大喜，拍手道：“好的很，好的很，我正是要去苏恰瓦的！”华服老人道：“尊驾可带了苏丹陛下凭信？”赛戈莱纳听到“凭信”一词，猛然想到行囊里的那卷文书，便随手取出来递出去道：“你若想要这个，拿去就是。”华服老人一见文书封口，慌忙翻身下马，道：“不敢！”

小人是摩尔多瓦大公座下执事卢修马库，未能远迎，尊使恕罪。”他虽觉得这使者年纪小了些，但出使本是个肥差，保不齐哪家土耳其贵族想差遣自家子弟出来捞些油水，这也并非没有先例，所以丝毫不怀疑。

卢修马库身后一些骑士见他对奥斯曼使者如此卑躬屈膝，都露出不屑神色。卢修马库浑然不觉，走到赛戈莱纳马前，道：“大公渴慕苏丹陛下圣名已久，此番天使莅临，令我摩尔多瓦举国蓬荜生辉。请天使随我进城，与大公相见。”他这一番话说得流利飞快，想是练习了许久，赛戈莱纳只听懂大约是随我进城之意，大是高兴。他正愁没人作向导，觉得苏恰瓦人真是好客，比起周围穷乡僻壤好上许多。

于是这队骑士纷纷拨转马头，把赛戈莱纳与卢修马库夹在队中，朝着苏恰瓦开去。一路上卢修马库高谈阔论，恨不得将摩尔多瓦国情倾囊交代给这位苏丹使者；赛戈莱纳初见了繁华之所，兴趣盎然，结果一个有心拉拢，一个随意倾听，两人谈的十分入港，彼此居然都没发觉异样。周围骑士俱一言不发，只是护在两侧，大部分人面色阴沉。

队伍进得苏恰瓦城门，有数百民众夹道而立欢迎，手中各持鲜花；每隔一段街道还搭起高台，有乐师吹奏民俗乐曲，一班舞者男女成列，载歌载舞，煞是热闹。只是这些民众表情僵硬，说起欢迎，倒更似劳役多些。

赛戈莱纳哪里见过这等热闹，看得眼花缭乱，不住称奇。卡瓦纳修士教他东西虽多，却恪于观念，很少谈及声色犬马，这一次可真是大开眼界。卢修马库笑道：“不过是些乡下地方的玩意儿，比起贵国文化还是粗陋了些，尊使若是喜欢，待见罢了大公，在下再给您安排些消遣。”赛戈莱纳连连点头。骑士中有几个暗中咬了咬牙，终究是什么都没说。

苏恰瓦城内以低矮石屋与木制阁楼居多，街道狭窄，凌乱不堪，只有在城中一片丘陵之上的摩尔多瓦大公城堡才算得上富丽堂皇。这城堡主体是个宫殿，仿拜占庭风格，中顶穹窿，四面方柱支撑，煌煌有威势，跟周遭建筑一比顿生鹤立鸡群之感。

队列行至宫殿前的一处喷泉前。卢修马库扶着赛戈莱纳下了马，引向一个大理石拱形门口。赛戈莱纳此时方有了些疑心，他虽不谙世事，总觉得这人初次见面就如此热情，莫非有甚么圈套。这时四支号角齐齐吹响，他不暇询问，已经被卢修马库拽到了殿内。

大殿范围极宽阔，里面黑压压已站满了人，其中有苏恰瓦城内的官吏商贾，也有希腊正教的神职人员，也有当地贵族，不时交头接耳。其时奥斯曼土耳其大军已几乎迫得瓦拉几亚俯首称臣，是以摩尔多瓦人心惶惶，都急欲知道穆拉德二世的开出的条件如何；还有波兰、匈牙利等国的使节，无不引颈关注政局变动。在殿前有一队男女最为醒目，他们约摸三十余人，年纪均在二十上下，男子身穿浅蓝色短紧劲装，女子身穿浅蓝色无褶紧裙，腰间悬剑，右胸都佩着一朵鸢尾金花，个个面色阴沉。

一见赛戈莱纳现身，殿内之人眼光齐唰唰射过来，掀起窃窃私语，那一队剑士更是目露愤恨，手按在剑柄之上，仿佛与他有深仇大恨一般。赛戈莱纳环顾四周，留意到这队男女的胸前金花，不由一喜，心道我原来还发愁该如何交代，真是踏破铁靴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交代之人岂不是就在这里么？

卢修马库见这年轻使者竟信步朝那些人走去，面色大变，慌忙拉住他衣袖低声道：“尊使，大公说话即到，还请移步到那里。”赛戈莱纳道：“不妨事，我去说句话，立刻就回来。”周围人多耳杂，卢修马库不敢阻拦，只一个犹豫，赛戈莱纳已经到了那队男女跟前。

那些人不曾预料到这土耳其使者竟主动凑过来，一时面面相觑，有些不知所措。赛戈莱纳见队中有一位俏丽少女，年纪与自己仿佛，不禁大起好感，把头凑过去看她胸前金花。少女面色一羞，朝后退去。赛戈莱纳心中并无杂念，可旁人见这土耳其使者如此唐突，无不忿怒。少女身旁的一位青年戟指大喝：“兀那小贼！竟敢如此无礼！”赛戈莱纳知道别人不高兴，连忙解释道：“我是看那金花啦。”青年听得懂希腊语，怒道：“还敢狡辩！”赛戈莱纳从怀里取出那朵鸢尾金花道：“你若不信，你看，我这里也有一朵。”

众人霎时无不色变，那少女星眸惊闪，冲上前来大声道：“我师哥呢？”赛戈莱纳长叹一声道：“已经死了，还是我亲手埋的。他力战而死，不曾有丝毫退缩，真是义士，我是十分佩服的。”

他说的句句属实，在众人眼中看去，却全是讥讽嘲弄之辞。少女花容惨变，倒退了三步，面上血色褪得干干净净。青年强压惊慌，宽慰道：“尤利尼娅，师哥武艺高强，怎会被这小贼害了，其中一定另有原因。”

他说的是摩尔多瓦语，赛戈莱纳并不明白。赛戈莱纳只道那少女听到亲人去世有些伤心，推人及己，想到老师逝世时自己亦是如此失魂落魄，心中一酸，双手捧起金花到那叫尤利尼娅的少女跟前：“他死前托我把金花交于你，权且收好了罢。”其实那刺客死时未确指交给谁，他欲取悦这少女，便随口添了一句想象。

尤利尼娅一见金花，惨呼一声，当即瘫倒在地，捂面呜咽起来，其情极为惨切。青年怒极，抽出佩剑来指着赛戈莱纳鼻尖道：“今日就让你血债血偿！”他一声令下，身边三十余人齐齐出剑，杀气顿起。赛戈莱纳看到他们的剑上俱有锯齿，便知他们与刺客果然是一门之人。卢修马库见状不妙，忙令卫兵上前弹压。一队重铠卫兵拨开人群冲过来，把赛戈莱纳护在中间。

青年高举大剑，奋声疾呼：“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家齐上，把这蛮子刚成碎片！”众人轰然回应，卢修马库见局面将乱，立刻喝道：“是战是和，自有大公定夺。你齐奥算个甚么东西，敢在这里自作主张，辱骂使者！”齐奥冷笑道：“苏恰瓦城里谁不知你卢修马库大人是奥斯曼的一条狗，不必继续吠了。”卢修马库大怒，喝令左右把这叫齐奥的青年擒下。

齐奥不待卫兵上前，挥剑直取卢修马库脖下要害。卢修马库避之不及，眼见剑尖刺入咽喉，突然“锵”一声脆响，齐奥发觉自己的剑被另一把锯齿剑别住。一个宽脸精悍的汉子从卢修马库身侧闪出，手腕轻晃，一下子把两剑锯齿相钩处抖开，各自撤回。宽脸汉子笑道：“齐奥你性子如此急躁，如何能济得大事？”齐奥恨恨道：“马洛德你卖师求荣，如今还有脸面来说这样的话！”宽脸汉子也不气恼，悠然道：“咱们斯文托维特派的门内恩怨，自然是要解决。只是如今国事当前，不可让外人起了小觑我公国之心，师弟你以为然否？”

齐奥知道自己这大师兄剑法高明，远在自己之上，殿外还有大公的亲卫队虎视眈眈，倘若真打起来，自己这三十几人只怕十死无生，只得强咽下怒气，悻悻把剑插回鞘内。那少女握着金花，依旧泪水涟涟，几名女弟子在一旁劝慰。

赛戈莱纳看了不忍，想上去劝几句，这时一名唱礼官忽然唱道：“摩尔多瓦大公殿下到！”卢修马库连忙拽了赛戈莱纳到了殿中，谄媚道：“大公殿下已到，您可以上前去了。”赛戈莱纳不明就里，看到一个披着紫袍的耄耋老者缓缓走入殿内。这老者满面皱纹，灰斑从生，双目掩在下垂的眼皮下几乎看不见，需两位侍女搀扶才能走到座前，如积年老树——就是摩尔多瓦大公亚历山德鲁了。大公身后还跟随着一个身穿法袍的男子，这男子已经须发皆白，双目却极有精神，而且身材魁梧，骨架奇大，法袍亦难掩他一身健硕肌肉。同为垂垂老者，他却比大公矍铄百倍。

赛戈莱纳记起卡瓦纳修士教的诸般礼节，于是半跪在地，以右手按在左肩，朗声道：“摩尔多瓦大公殿下，愿上帝保佑你。”在场众人都大感满意，觉得这土耳其使者虽答的古怪，总算尊重大公，算他知礼。

摩尔多瓦大公一面吁吁喘息，一面举起手来，欲张口说话，喉咙却滚出一串含糊不清的声音，仿佛有许多痰气堵住。卢修马库俯耳过去细听片刻，才起身对赛戈莱纳道：“大公说欢迎贵客光临，请转致苏丹陛下万安。”

赛戈莱纳心中大奇，自己何时成了苏丹的使者，再一转念，这才想到怕不是这身衣服惹来的。他本意只是拣件最好看的衣服穿，阴错阳差之下却被当作使者带入宫内。他甫入人世，视一切待遇都理所当然，不觉古怪，直到这时才觉察出异样来。

卢修马库又指着大公身旁那白须老者道：“这位是希腊正教的苏恰瓦大主教约瑟夫。”赛戈莱纳略施一礼，大主教冷冷点了一下头，手持权杖转去一边，根本不去理睬他。

按说此时该是使者递交凭信，赛戈莱纳却大刺刺站在原地，自顾沉思。场面一时冷了起来，卢修马库连忙高声提醒道：“大公殿下问苏丹陛下可有书信？”赛戈莱纳“噢”了一声，拿出那卷文书，心想你们问我身上有无苏丹的书信，可没问我是不是使者。旁边早有小吏恭敬接过，呈递上去。卢修马库松了口气，代大公接过文书，解开丝线，里面写满阿拉伯文，末尾还有穆拉德二世的血红玺印，哪里有假。

卢修马库道：“苏丹陛下的心意，大公已经尽知。不过兹事体大，大公不敢擅断，还需详加揣摩，以免有误圣意。还请使者稍事休息，明日再予答复如何？”赛戈莱纳暗想：“如此最好。等我脱下这套衣服，自己走脱了便是，免得惹他们不高兴。”他转目四看，忽然又想：“父亲的事情尚没着落，此地人众最多，或许能打听出什么来也未可知。”

卢修马库见他又楞在原地不言不语，故意大声道：“敢问尊使意下如何？”赛戈莱纳决意暂时蒙混一阵再说，便张嘴答道：“悉听尊便。愿天上那一位大能保佑大公，愿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

这本是《圣经以弗所书》中的一句祈辞，然而古兰经与圣经风格相类，话语相通。赛戈莱纳虽口称上帝，可在场之人先入为主，听在耳里句句都是赞颂真主之辞，都有些难堪。那大个子主教更是面露不快，法杖一顿，转身离去了。

短短一柱蜡烛的时间，大公已然闹顿不堪，冲赛戈莱纳略微点了点头，仍由两名侍女搀扶着离开。卢修马库唯恐殿中还有人要寻赛戈莱纳的麻烦，先一步上前道：“住所已经给您备好了，待我亲自引您去歇息。”

于是二人在卫兵簇拥之下离开主厅，沿着一条花园小道朝后殿而去。那斯文托维特派一千人众虽欲寻仇，奈何马洛德紧随卢修马库之后，片刻不离，只得目送他们离去。路上赛戈莱纳忽然想到那少女模样，便问道：“那些胸前缀着金花的，究竟是什么人？”卢修马库陪笑道：“不过是些苏恰瓦城内的纨绔青年混闹罢了，尊使不必担心。”马洛德在身后忽插话道：“执事此言差矣，我斯文托维特派如今虽有些不肖，也不至于如此不堪。”

卢修马库看了他一眼，并不喝叱，只淡淡说：“尊使累了，不必为这些事劳神。”赛戈莱纳只盼多了解些那少女的事情，截口道：“不妨，不妨，你来说说看。”卢修马库只得把嘴闭上，马洛德笑道：“这位使者倒是个直爽人。我派的前身，乃是大摩拉维亚国的中兴之主斯瓦托普卢克，斯瓦托普卢克征战之时，常有精锐卫队随左右，因为数次救主有功，遂被命名为斯文托维特卫士——这斯文托维特本是斯拉夫上古战神之名，面分四向，胯下白马，手执剑矛——后来大摩拉维亚国为敌所乘，国祚中断，斯文托维特卫士护着幼主逃至此地，立地筑城，从此开枝散叶，子嗣不绝。‘摩尔多瓦’实在就是‘北来故人’之意。我们斯文托维特派皆是卫士之后，历代都作摩尔多瓦大公的近卫，直至今日。那鸢尾金花，就是世代传承的凭信了。”

赛戈莱纳“嗯”了一声，道：“原来是忠烈之后，无怪能视死如归，抵抗外侮。”他想的是那被杀的青年刺客，卢修马库却以为他是有意讽刺，连忙解释道：“这班人自以为庇了祖宗余荫，便可以跋扈行事，都是些不知变通、不明大体的死脑筋，尊使不必过于在意。”他看了眼马洛德，又道：“马洛德是斯文托维特派这一代的首座弟子，惟有他是个通大势的明白人。”

马洛德略一鞠躬，面上无甚表情：“老师方才出事，派内难免人心浮动。假以时日，他们自然能明白我的苦心。”他顿了顿，又说道：“在下有件事，不知当问尊使不当？”赛戈莱纳道：“但问不妨。”马洛德道：“方才见尊使拿出一枚我派的金花，不知是从何处得来的？”赛戈莱纳道：“方才我都说了，是个路遇之人将死之时托我带来苏恰瓦的。”马洛德叹道：“那年轻人我却识得，是我派次席弟子，名叫斯维奇德，亦是我的师弟。我那师弟剑法不差，唯独性烈如火，一意孤行要去行刺尊使。我苦劝不听，以致有此杀身之祸。”

斯维奇德并非赛戈莱纳所杀，他听着毫不惭愧。卢修马库却唯恐马洛德惹恼了使者，制止道：“马洛德你且去查查使者卧室附近的侍卫，可莫要让你的那些师弟师妹们混进来。”马洛德唇边露出一抹微笑，闪身消失于走廊角落。二人到了居所，赛戈莱纳一进门就发出惊叹，好一处豪华的所在。只见房间内处处鎏金，梅克伦堡的家具、佛兰德的羊毛织毯，米兰的银烛台，无不精美；一张松木大床，顶端金帐垂纱，而且不吝香料，芬风馥郁；对墙上还挂着幅林兄弟的《十二月令图》细密画。卢修马库倒是个细心人，怕穆斯林使者不快，把房内一切希腊正教的痕迹尽数去掉。

赛戈莱纳生于废堡，长于绝谷，几时睡过这等金碧辉煌的寓所，一时眼睛都花了。卢修马库得意道：“小处荒僻，比不得贵国富饶，有不便之处还望使者见谅。”赛戈莱纳眼珠四转，见桌上摆着几个盘子，里面盛满山梨、山羊奶酪、熏鲑鱼、羊肉等佳肴，旁边还搁着个玻璃器皿，里面盛着半樽醇红的阿尔马什葡萄酒。他不由食指大动，伸手抓来一块奶酪放入口中大嚼。

卢修马库见这土耳其使者兴致勃勃，一颗悬着的心便放下来了。他低声道：“尊使且慢慢歇息，稍后我还为您有别致安排。”赛戈莱纳嘴里塞满食物，只是唔唔含糊答道。卢修马库鞠了一躬，转身出去把门带好。



赛戈莱纳生平没吃过这等佳肴，索性甩开腮帮，撩起槽牙，如风卷残云一般，一会儿功夫就把几个盘子吃的干干净净。他又去开那玻璃樽中的葡萄酒，尝了一口，觉得味道既怪且甜，皱皱眉头，又放了回去。卡瓦纳修士是苦修之人，物欲淡薄，教赛戈莱纳学问时重心灵而轻物质，极少提及美食美酒，他怎能想到这世界上竟有如此美味的东西。

酒足饭饱，赛戈莱纳打着饱嗝躺在厚厚的绒被之上，只觉得松软飘忽，妙不可言。他舒服得昏昏沉沉，忽然有些困倦，正待阖眼入睡，忽然房门一阵响动。赛戈莱纳勉强抬起头去看，先闻到一阵兰麝香飘，随即一位女子聘聘婷婷走到自己面前。

这女子比他年长不了几岁，生得杏眼桃腮，两段皓臂白如象牙，羊脂般香娇玉嫩，一袭紫红长袍紧紧裹在身上，凹凸有致。她见了赛戈莱纳，先是半跪行礼，然后把红唇凑到赛戈莱纳耳边，口吐丁香：“苏恰瓦夜凉，执事特派奴家来为尊使暖席。”言罢黛眉似怨似嗔，半解长袍，原来她袍底仅以薄纱覆体，身姿摇曳，媚态迎人。

只可惜赛戈莱纳于这男女之事尚懵懂不觉，只觉得她生得好看，却没半分欲念在里面。任凭这女子如何挑逗，仍旧笑嘻嘻袖手看着。女子见他岿然不动，颇为惊讶，心想这使者倒有些定力，又施出媚功缠到他身上，嗔道：“春宵苦短，何苦冷落了奴家。”动手去解他衣袍，届时肌肤厮磨，四液沸腾，不怕这土耳其蛮子不入彀中。

女子伸出玉臂，轻轻去弄开赛戈莱纳的头巾，忽觉眼前一花，再定睛看去，却见到这使者头上一蓬斑斓金发，煞是耀眼。赛戈莱纳抓抓自己头发，笑道：“这头巾缠了许多日，今天倒忘了解开。”女子又惊又疑，手中动作也停了。她虽是个妇人，也知道奥斯曼土耳其世居中亚之地，血统昭然，断不会有这等金发贵胄。

赛戈莱纳见她不再纠缠，从床上坐起来道：“你来的倒好，我正想问些事情。”女子起身重新披上袍子，随口敷衍道：“奴家忽然不甚舒服，一会儿去寻一个更妙的姊妹来服侍尊使。”赛戈莱纳喜道：“如此甚好。”女子瞪了他一眼，匆匆离去。

这一去，便再无声息，赛戈莱纳也只能在房间里等待。杜兰德子爵携《双蛇箴言》赴苏恰瓦一事，卡瓦纳修士也所知不多，只从只言片语中窥得一鳞半爪。当日他曾将推测说与赛戈莱纳听，箴言既与法兰西国运有关，唯有二途：一是欲借苏恰瓦某人之力解读箴言，使法人可以修炼神功，克敌制胜；二是以物易物，凭《箴言》之珍贵，换取某人对法兰西的支持——苏恰瓦国小地穷，政、军、财三道均难望法国项背，唯一能支援法国的，便是国中或藏着隐逸高手——无论是哪一途径，这接收《箴言》之人，必然是个极通武学的大行家。

赛戈莱纳将老师教诲从头到尾想了一遍，本想马上一走了之，后来又想到那女子说叫个姊妹过来，不妨先问问她看。于是便依然把头巾缠到头上，等下问完问题，就立刻离开城堡，径自去找——唯独可惜了这床和这些好吃食。他正想的入神，忽然咚咚响起敲门声。赛戈莱纳喜道：“莫非是她的姊妹！”一骨碌下了床去开门。门外是一个穿着粗布衣服的婢女，她低垂头颅，看不清面目，恭敬说道：“执事大人恭请尊使移步大公陛下书房，有要事相商。”

赛戈莱纳道：“你不是刚才那位姊妹派来的么？”婢女怔了怔，道：“她也在书房等候。城堡内道路千折百回，不易找到，请尊使随我来吧。”赛戈莱纳心想问执事也是一样，便跟着她离了房间。门外卫兵欲跟随其后，婢女道：“在这城堡之内，能有什么事情？书房是机密重地，你们就不必

跟了。”卫兵只得停下脚步。

城堡内阴森幽暗，阶梯忽上忽下，狭窄曲折。婢女举着烛台在前慢行，赛戈莱纳在后面小心跟着，他自从修炼了箴言神功以后，在夜里目能视物，跟的毫不费难。二人走着走着，赛戈莱纳忽然问道：“哎，你可知这苏恰瓦城中，谁的武功最高？”婢女没料到他会问这等问题，沉思一下方才回答：“斯文托维特派的诺瓦斯老师，最是本城一等高手，就是在东欧亦大有名气。”赛戈莱纳道：“他如今人在何处？”婢女脚步稍停，复又前行，黯然答道：“前一阵失踪了。”赛戈莱纳大为失望，随口问道：“是怎么失踪的？”婢女道：“还不是他收得好徒弟！”不再说话。

二人且说且走，不知不觉到了城堡后面的一处园林，这里有凉亭一处，夜风习习，亭间风铃叮当作响。四下灌木绿围颇高，如数道高墙，把园林隔成一个幽静所在。

赛戈莱纳奇道：“这里就是书房么？怎不见一本书？”婢女突然转回身来，冷冷道：“这里不是书房，而是把你这小贼挫骨扬灰之地！”忽然间足声杂乱，十余人从绿墙旁边冲进来，把这小花园围了一个水泄不通。

再一看，那婢女正是今日在殿中的那俏丽少女尤利尼娅，她身旁是齐奥与斯文托维特派的众人。他们个个手执锯齿剑，横眉冷对。赛戈莱纳并不惊慌，反倒欣喜：“原来是你们。”齐奥冷然道：“正是我们。好教你知，我们斯文托维特卫士历代都是苏恰瓦忠臣、大公屏藩，你们土耳其想染指摩尔多瓦，除非我等死绝。”赛戈莱纳暗暗叫苦，心想这身衣袍真是给自己惹下许多乱子，正欲张嘴分辨，尤利尼娅已经挺剑刺来，口中娇叱：“还我师哥命来！”

尤利尼娅年纪轻轻，手底下却着实不弱，青锋茫茫，颇有大家气度。赛戈莱纳不想与她争斗，便施展出鬼魅身法。尤利尼娅觉得眼前这土耳其使者滑如游鱼，屡次剑尖堪堪刺到，他一个转身就轻轻滑开。她有些气急，连连施招，对方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只是击他不中。

齐奥见小师妹攻之不下，唯恐有失，也加入战团。他的剑法比之尤利尼娅，又上了一层，双剑合璧，两道寒光登时把赛戈莱纳罩住。可惜斯文托维特派的剑法虚实，赛戈莱纳早在斯维奇德那里见识过了，这两个人虽然武功出众，比之斯维奇德的水准尚还不及。

赛戈莱纳只躲不攻，胜若闲庭信步。齐奥看出对方有意避让，心想合我二人之力，连逼这土耳其人出手都不能，将来如何保家卫国？他意气勃发，大喝一声，以两手握住长剑，换作矛诀。斯拉夫神话中，传闻战神斯文托维特有剑、矛、盾三件法宝，攻如雷霆，守若崔嵬，诸神为之辟易。斯文托维特派的武功亦有剑、矛、盾三诀，一把锯齿长剑可斩、可刺亦可守。齐奥此时换了矛诀，直剑竟作长矛之势，双手握力更添刺力，朝着赛戈莱纳要害凶猛扎去。这一刺来势汹汹，大出赛戈莱纳意料，他“咦”了一声，欲要闪开已经不及，肩头轻晃，身子朝后仰去。尤利尼娅的剑突然斩到，赛戈莱纳情急之下把腰一扭，身子横着翻滚而过，勉强避过剑锋，姿势颇为狼狈。

那二人一击占得上风，精神大振，周围同门轰然叫好。剑胜在挥斩，矛胜在穿刺，两套兵诀取长补短，交相配合，能把敌人的路数封了个十足十。尤利尼娅与齐奥自幼就配合苦练，极有默契，此时施展开来可谓是天衣无缝。赛戈莱纳毕竟经验不足，只在这方寸之间一味闪避，渐有吃力之感。他暗想这样下去，话还未说清楚就被杀死，岂不冤枉。恰好尤利尼娅长剑又平平斩来，她本想迫他跃高，然后齐奥一矛刺去，殊料赛戈莱纳不躲不动，用肉掌迎着剑锋而去。这是马太福音中的一招“圣训止戈”，意在劝人向善，免动刀兵，以内力钳制对手利器，却不会伤人。掌剑相

碰，尤利尼娅觉得一道浑厚内力透过剑脊涌来，剑柄登时烫如火炭，她小手娇嫩耐不得烫，下意识五指松开，赛戈莱纳右掌圆转，二指拈住剑尖，竟把剑倒夺了过去。

齐奥大惊失色，倘若赛戈莱纳有心，此时回手一剑就能结果尤利尼娅的性命。他心念电转，立即化矛为盾，改用盾诀，手中锯齿剑直立成林，挥成一片盾面挡在尤利尼娅，他自己却是空门大露，只待受死。赛戈莱纳却没趁虚而入，他夹住剑尖递向尤利尼娅，微笑道：“姑娘你的剑，请拿好。”

尤利尼娅以为对方有意羞辱，双目泪水盈盈，一把抢过长剑往自己脖子上抹。赛戈莱纳与齐奥同时大叫一声“不要！”纵身上前。终究是赛戈莱纳先到一步，他右手一指点到尤利尼娅右肋星命点，此处是西巨蟹宫的要冲，司掌右臂筋力。他指力强劲，一股劲气透入巨蟹，尤利尼娅立时右臂酸麻无力，嚤的一声，长剑“当啷”落在碎石地上。

齐奥停住身形，一想到几乎失去小师妹，脊背冷汗涔涔，他望着赛戈莱纳，不知是否该道声多谢。尤利尼娅被这一阻，刚才欲自尽的气势消去大半，她瘫坐在地上，带着哭腔冲赛戈莱纳叫道：“你……你，你究竟要怎样！”

赛戈莱纳哑然失笑：“明明是你们来找我的晦气，怎么到头来反问我如何了？”尤利尼娅气道：“少说废话！反正你们已经杀了斯维奇德师兄，不如也杀了我罢！”她情急之下，用回摩尔多瓦语。赛戈莱纳听不甚懂，只听到“斯维奇德”的发音，知道她还纠缠在那件事，便说道：“你们的师兄，实在不是我杀的。”

他正待要说出实情，忽然周围火把通明，兵甲铿锵，四下冲出百余名士兵，带着长矛弓箭，把斯文托维特派的人和赛戈莱纳围在垓下。卢修马库、马洛德和刚才那女子站在圈外，朝这里张望。

齐奥反应最快，拿剑对准赛戈莱纳后心，冲卢修马库大叫：“快把人撤下去，否则我就杀了这使者！”卢修马库狞笑道：“事到如今，你们还是别演戏了。这家伙根本是个冒牌货，分明是你们的同伙！”那女子一指赛戈莱纳道：“我刚才看到他一头金发，如何能是奥斯曼土耳其来的使者！？”

斯文托维特派的人闻言俱是一惊，尤其是尤利尼娅，她转头直视赛戈莱纳，颤声道：“你，你不是土耳其人？”赛戈莱纳苦笑道：“我几时承认过，只是姑娘太性急，不给我机会。”言罢拉下头巾，亮出自己的一头亮发。

在场众人俱“噢”了一声，心想倘若这金发小子也能作苏丹的使者，只怕连伦巴底的商人都肯借无息贷款了。卢修马库朗声道：“你们斯文托维特派勾结外寇，冒充使者，老夫几乎被你们骗过去了。斯文托维特派本来是名门正派，国之栋梁，想不到你们这些不肖子孙竟作出这样的事，大公知道，该是何等痛心！”

齐奥大怒：“你这混账自己勾结土耳其人，如今怎还敢血口喷人！”卢修马库冷笑道：“你们若是清白的，倒说说看这大半夜在城堡后园，与这冒牌使者有甚么勾当？”齐奥一时语塞，他总不能说是来袭杀土耳其使者的。卢修马库见对方无言以对，又道：“当初这使者在殿内无缘无故送你们金花时，我就奇怪。如今一看，果不其然！你们是打算乘夜袭杀大公，伺机夺权罢？”

他自接了女姬报告说土耳其使者竟是金发，恚怒不已，正欲去寻赛戈莱纳问个清楚，到了房门口时，卫兵说那使者被一个婢女叫去了书房。卢修马库立刻知道这一定是斯文托维特派的人所为，

立刻让马洛德调派卫兵，四下搜索，果然在后花园撞见他们。卢修马库虽吃不准这冒牌货与斯文托维特派的关系，但机不可失，只消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斯文托维特派和冒牌使者的关系咬的死死，便可以一举荡平，国内再无障碍。

是以他不容齐奥辩解，句句诛心，竟引申到谋刺大公这等大逆不道的罪名。斯文托维特派听得睚眦欲裂，卢修马库忽道：“来人！先把那冒牌使者先捉来拷问。”几名士兵上前欲捉赛戈莱纳。齐奥大喝道：“护盾！”斯文托维特派的弟子一齐呼喊，锯剑直竖，如同一面大盾遮在赛戈莱纳身前。卢修马库冷笑道：“你们这就算是承认勾结外敌了么？”

尤利尼娅惊道：“三师兄，你这是为何？”齐奥沉声道：“他既然假冒使者，又有二师兄的金花，其中必有筹划，要问个清楚才是，岂能让执事锁走？”赛戈莱纳心想我和斯维奇德连句话都不曾说全，哪里还有甚么筹划，但齐奥在危急时刻能有如此举动，倒是个明理重义之人，大起好感。尤利尼娅一喜：“这么说……二师兄他还活着？”齐奥冲赛戈莱纳使了一个眼色，赛戈莱纳只得吐出一串含糊的希腊单词应付。尤利尼娅只当他点头承认，喜得低下头去，双眸又噙有泪光，这一次却是喜极而泣。自从斯维奇德孤身去刺杀使者之后，她日思夜思，愁不成寐，到现在方如释重负。

赛戈莱纳抬头去看卢修马库和他身旁那美姬，无限感叹。这人翻脸如同翻书，说起谎言毫不脸红。卡瓦纳修士曾告诫说世风日下，人多奸诈，如今看来，老师果然未言过其时，自己还是太容易轻信了。那美姬见赛戈莱纳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从鼻子冷哼一声，跟卢修马库说了句什么，转身离去了。

马洛德这时踏下场去，他知道斯文托维特派在苏恰瓦声望极著，寻常士兵根本不愿与之敌。此时他们摆出盾阵，片刻之间卒难收拾，时间拖的一长未免会有些变故，非要自己出手不可。

一见他走近，斯文托维特派几个年轻人耐不住性子，纷纷叫骂起来。马洛德丝毫不以为忤，从怀里取出一枚铜制纹章，其上镂刻了一匹四蹄腾空的白马，栩栩如生。他高高擎起，朗声道：“见纹章如见师长，斯文托维特派门下诸生，还不快放下武器！”

齐奥怒道：“你害死诺瓦斯老师，还有脸拿偷来的东西来号令全门？”马洛德道：“诺瓦斯老师的事，我可解释。只是如今你们先放下武器，我是本门大师兄，自然能为斯文托维特派作主。”尤利尼娅其时已擦干了眼泪，撩起额前发缕，第一个站出来道：“你先叛师门，又叛国家，早不是斯文托维特派的人了！”马洛德拔出锯齿剑，冷笑道：“你们见白马纹章而不拜，已经违背了门规，今天我就代师父清理门户了。”

话音未落，马洛德已飘然出手。他使的剑法与齐奥、尤利尼娅一般无二，威力却大出数倍，力道时机无不拿捏的恰到好处。斯文托维特派的盾阵本来坚固异常，奈何马洛德对其中奥妙烂熟于心，其中不少人的盾诀还是他亲手教授。只听数声惨叫，五、六名斯文托维特派的弟子右手冒出血花，五、六把长剑应声落地，盾阵登时被冲的七零八落。

马洛德一击得手，立即收招，仍旧站回原地道：“你们还不服输么？”齐奥对这大师兄的武功知之甚详，知道就算现在这些同门一起出手，也决计讨不得好去。他看了眼赛戈莱纳稚气未脱的面孔，犹豫片刻，这一声“大侠”还是叫不出口，踌躇再三，用希腊语低声道：“这位……呃，这位仁兄……”赛戈莱纳心头一乐，他生平还不曾被人称为“仁兄”，当即答道：“齐奥弟兄你好。”

他用的是教士惯用的称呼，齐奥略怔了怔，又道：“虽不知仁兄你为何冒使者之名，但既能替我师兄送还金花，定与我派大有渊源。如今见事紧急，等下厮杀时，仁兄能否护送我师妹尤利尼娅逃出去？”

尤利尼娅一旁听到，急道：“三师哥，我不走！说好了同门同进退的，怎么可以说话不算！”齐奥正色道：“师父与师兄俱都不在，如今是我拿主意。”尤利尼娅还欲争辩，赛戈莱纳指着马洛德向齐奥问道：“他是你们的大师兄？”齐奥恨恨道：“我宁愿他不是！”赛戈莱纳道：“你们的老师，也就是他的老师？”齐奥不明就里，愕然答道：“那还用说么？”赛戈莱纳道：“那他杀了你们的老师，就等于杀了他自己的老师？”齐奥和尤利尼娅同时点头，手中锯齿剑都微微颤抖。赛戈莱纳眉心煞气横生，拍拍双手，沉声道：“虽然老师说生命宝贵，然而这悖德弑师的，却是难获宽宥的大罪，灵魂该早早坠下地狱火湖！”

赛戈莱纳与卡瓦纳修士生活七载，感情至厚至深，视老师如父神一般，最不能容这等以下犯上的罪行。他本性纯真，听到马洛德的行径，心中竟涌起了杀机。

马洛德浑然不知，他以为赛戈莱纳只是斯维奇德找来的山野村夫，就算懂些功夫也一定有限，故而丝毫不放在心上，一心要劝降斯文托维特派。赛戈莱纳甫一站出来，马洛德便笑道：“你这冒牌货艳福倒不浅，几乎被你占到莎乐华小姐的便宜。且先退开罢，待我料理了门下事情，再来理你会你。”

赛戈莱纳淡然道：“你欺师灭祖，我是来代天主行道的。”说罢他抽出袍中的栗木杖，平平伸出。这木杖是卡瓦纳修士遗物，他弃掌用杖，正是为了彰显师德，教训斯文托维特派的逆徒。马洛德耸了耸肩道：“也好，就先擒下你，为莎乐华小姐出气。”

剑杖尚未交碰，忽然一声暴喝凭空炸起。这暴喝震耳欲聋，如教堂洪洪钟声，在场众人内力浅的几乎跌倒，内力有根基的也满面涨红，唯有马洛德与赛戈莱纳没受什么影响。

声音稍息，一团黑影如大鸟般从天而降。来者头戴百合法冠，身着紫色法袍，须发皆白，面色却红光泛然，正是苏恰瓦城内的大主教约瑟夫。

大主教在摩尔多瓦地位超然，这时突然现身，四周一时肃然。大主教落在地上，环顾四周，其气势不怒而威。他目光扫到赛戈莱纳身上的阿拉伯袍子，眼神一立，厉声道：“异教之子，是你要犯本座的教区么？”

作者注：大摩拉维亚又称大摩拉维亚波希米亚公国，开国于公元 833 年。其国领有摩拉维亚的东南方、斯洛伐克的西南方、下奥地利的一部分、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北部。一代雄主斯瓦托普卢克在位时一度将国土扩展至多瑙河中上游，国力鼎盛。斯瓦托普卢克有亲卫队，以斯拉夫神话中的战神斯文托维特为名，能征惯战。公元 906 年大摩拉维亚国为匈牙利所灭时，斯文托维特卫队力战殉国，余者不知所踪。

## 第五章 终风且暴复且霾

赛戈莱纳在主殿内见过这主教一眼，记得名字叫约瑟夫，只是当时匆匆而过，没多少印象。他突然在这时候现身，实在是大出意料之外。



未等赛戈莱纳答话，大主教袍袖扬起，已经一拳击出。拳劲无比雄浑，赛戈莱纳知道这是实在招式，无法用身法讨巧，立刻运起箴言真功，霎时气劲流传全身，他右手握杖，左手一掌斜斜迎去。

这一拳一掌无半点虚招，两股凌厉刚猛的内劲迎头相撞，轰然作响，一老一少各退了五步。赛戈莱纳觉得掌心酸麻，体内四液颇有翻腾，暗暗赞这老人家拳力实在骇人；大主教更是又惊又怒，刚才那一拳汇聚了自己几十年神学修为，如今却和一个土耳其的异教孺子拼个势均力敌，自尊心大受轻侮。

他性格暴烈，哪肯吃下这种亏，大袖一拂，拳劲连连击出，一波紧似一波。这是他成名绝技“奥卡姆真实拳”，圣方济派有大哲奥卡姆曾言：世间真理都是最简单的，亦是最直接的。是以这套拳法不走虚招，直来直往，全凭内力催动，只要坚信所持所念为真理，便可一路打到底，最合他这种性子。当年约瑟夫曾在诺夫哥罗德的大教堂顶，赤手空拳连捶铸铜大钟四十余下为牧首送葬，钟声贯穿整个葬礼，响彻数里，始终无比洪亮，俄罗斯群雄为之束手。其拳法之硬，可想而知。

赛戈莱纳见来势凶猛，也起了好胜之心。他自离开绝谷以来，还不曾全力对阵过，此时正是机会。他按希氏心法运转四液，双子宫中流畅无碍，看准来路，奋起双掌对敌过去。场内一时飞砂走石，砰砰相撞之声不绝于耳，难分轩輊。在场众人看得张口结舌，心驰目眩。马洛德更是心有余悸，倘若没这主教横插进来，自己只怕不是这古怪少年的对手。

他们招招以拳掌硬撼，全靠内力比拼，绝无半点取巧在里面。转瞬之间，赛戈莱纳跟大主教已对过十余掌。后者的崩石拳劲透进赛戈莱纳体内，催得本身的内力“哗哗”飞速流转。箴言内力遇强则强，当此高手，潜力逐次被激发出来，如台风鼓荡一般，每鼓荡一次，便多得一分蕴势。他虽大感肉掌生疼，浑身却是说不出的舒服。

这一战当真慷慨豪快，二人都尽施功力，不遗余留，打得一个酣畅淋漓。对到第五十六招，大主教与赛戈莱纳的身体都有些承受不住，再这么下去难免是个同归于尽的局面，两人目光一错，同时跳开。

赛戈莱纳低头一看，倒抽一口凉气，自己两只手已然是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只怕骨头也有损伤；约瑟夫大主教双拳隐在袖中，看不清伤势，只是面上红光比适才更盛，如饮醇酒。大主教重新端详了一番赛戈莱纳，瞪起铜铃般的双眼喝道：“你，和罗马教廷有甚么关系？”

原来他刚才比拼之时，觉得这少年内力洪远坦荡，其精严与教廷的心法颇有类似，细微处又大为不同。希腊正教与罗马公教系出同源，武学上也大体吻合，是以约瑟夫能觉察到个中微妙——只是他不知赛戈莱纳身负《箴言》绝学，又系马太福音的传人。

赛戈莱纳觉得此时不可轻易暴露身份，运缓气息，勉强笑道：“主教您所料不错，我恩师正是教廷中人。”他答的巧妙，既未自承身份，也没打诳语。约瑟夫大主教怒气愈盛，抢过身旁士兵的一把钢弩“啪”地从中截断，叱责道：“既然是罗马教廷的后人，就是上帝仆从，如何与穆斯林为虎作伥，嗯？！”赛戈莱纳还未曾分辨，一旁尤利尼娅抢先跑到约瑟夫身边，拽着袖子道：“大主教爷爷，你错怪他了！”

约瑟夫大主教看到尤利尼娅，目光登时转柔。他个头极高，尤利尼娅只及其腰，主教只得垂头讶

道：“不是你叫本座过来收拾这小子么？”尤利妮娅颇有些尴尬，瞥了赛戈莱纳一眼，细声道：“他是冒充使者，我们都错怪他了，”约瑟夫大主教捋了捋下巴胡须，呵呵笑道：“嘿，我道这土耳其人怎地一头金发，原来如此！你怎不早说？”

周围众人均想：“你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打，哪里容人分辩？”赛戈莱纳更是哭笑不得，心想这主教的脾气真是不得了，倒比他的拳头更火爆了些。约瑟夫大主教拂拂袖子，冲赛戈莱纳翘出大拇指，赞道：“你这小子内力有些门道儿，竟能和本座的奥卡姆真实拳对撼，难得，难得！”赛戈莱纳不懂客气，直截道：“老人家还有这种拳力，也很难得。”约瑟夫大主教闻言哈哈大笑：“今天打的痛快至极。我看你双手受伤不轻，我有上好的伤药，等下派人取来给你敷上。”赛戈莱纳道：“多谢关心，我这手委实疼的紧。”约瑟夫大主教见他说话直爽不矫情，颇为喜爱，得意道：“本座的真实拳法无坚不破，纵然你的内力丰沛，皮肉却是受不了的。”

说罢他转向卢修马库，面容一肃。卢修马库和马洛德看到大主教突然出现，情知不妙，这大主教在苏恰瓦威望不下摩尔多瓦大公，性格又十分暴烈，生平最见不得异教徒，是城中反土势力的中坚后盾。此时约瑟夫大主教看向自己，卢修马库只得走上前来，致礼问候。约瑟夫大主教道：“执事大人，你半夜调动这许多士兵围攻斯文托维特派，是什么道理？”卢修马库道：“您有所不知，这个小子冒充土耳其使者潜入我城，又半夜来与斯文托维特派在城堡后园争斗，其心难测！我顾虑大公安危，不得以谨慎些。”

他知道大主教与斯文托维特派关系极好，若诬称他们里通外敌，主教必不会信，于是改口只说斯文托维特派与赛戈莱纳争斗，自己调兵不过为了维护秩序。外人听了，还以为他一片奉忠护主之心。约瑟夫主教嘲讽道：“土耳其使者被人冒充，你急个甚么？他们又不是你亲爹！你怕土耳其大军来的迟了，抱不到毛大腿么？”卢修马库忽然正色道：“主教此言差矣。是战是和，全凭大公定夺，我们作下人的不敢妄测。只是如今战端未开，对使者以礼相待乃是国际间的成例。两国交兵，尚不杀来使，倘因为这些小差池而陷摩尔多瓦军民于战火之中，我岂能心安？再说，常言道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大主教您掌摩尔多瓦全国教仪信众，政事却全在大公。如今大公尚在，您怎好越俎代庖呢？”

这一番话说的冠冕堂皇，夹枪带棍，把自己圆回不说，还倒打了大主教一耙。约瑟夫大主教听了大为光火，一双巨拳捏得咯吱咯吱响，只是碍于身份不好发作。卢修马库又道：“大主教您驾临此地，难道不是为了擒拿这冒牌使者的么？”

这句话问的着实狠毒，大主教若自承为杀土耳其使者而来，便落了破坏和议之名；若说为了擒拿这冒牌使者，那少年就在眼前，看你如何袒护。左右回答，俱是难受。赛戈莱纳这才知道，人世间的对话竟还有这许多曲折门道。

约瑟夫大主教脾气虽躁，却并非一个蠢人。他听出话中圈套，大手一挥道：“本座此来，只为看顾诺瓦斯老头那一派的徒子徒孙，别的却管不了许多。”唤了尤利妮娅、齐奥和其余弟子过来，却不理马诺德。

尤利妮娅猛然回首，冲赛戈莱纳作了个手势，叫他也过来。卢修马库大声道：“且慢，这小子假冒使者，无论动机为何，已犯了欺瞒大公之罪，谁也不得带走！”约瑟夫大主教冷笑道：“你适才也说政教分离，本座不管这事。你有能耐，自己去留住他罢！”轻轻把球踢给了卢修马库。

赛戈莱纳的身手人所共见，以约瑟夫大主教的修为尚不能在百招内占得上风。卢修马库麾下只有一个马洛德可称高手，这“留住”说的容易，做起来可是千难万难。斯文托维特派众人看他脸色变化，好不痛快。尤利妮娅更是拍手笑道：“执事大人执法最严，任你是盗匪、逃犯、飞贼还是土耳其人，都不会徇私的。”她细声软语，声如脆耳银铃，话内却辛辣无比。

约瑟夫大主教见一语憋住执事，勾起指头对赛戈莱纳道：“小子，若卢修马库执事大人一时失手，不曾留住你。你可去城中教堂求神宽衍，上帝永远对诚心忏悔之人敞开大门。”

早在一千年前，罗马大帝君士坦丁颁下皇帝敕令，诸区基督教堂皆有庇护之权，凡有逃亡者，可以忏悔为名进入教堂寻求庇护，各级官府俱不得干涉。从此各地沿袭成俗，苏恰瓦亦不例外。约瑟夫大主教如此说，明明白白就是邀赛戈莱纳同去叙话，话中却无半点把柄可抓。卢修马库气得槽牙暗咬，只恨手下无人，遂使竖子横行。

马洛德凑到卢修马库耳边，悄声道：“大人，今日之势于我方不利，不如暂且放过。”卢修马库权衡再三，看了眼赛戈莱纳，恨恨对约瑟夫大主教道：“既然主教您行使庇护之权，我也不好说什么。只是倘若大公问起使者之事，还请您亲自去解释一下。”

约瑟夫大主教大不耐烦：“本座自会理会，这等罗唆！”卢修马库哼了一声，转身离去，四周士兵也纷纷收剑入鞘，松弩回匣，跟着马洛德，一会儿功夫走的干干净净。

赛戈莱纳跟随着约瑟夫主教和斯文托维特派众人离开大公城堡，一路穿城而过，来到了位于城西的圣西里尔大教堂。赛戈莱纳走到教堂门口，忽然停住脚步，对约瑟夫大主教正色道：“我乃是公教中人，不能擅入东正教堂。”约瑟夫大主教大手“啪”地拍他肩膀，不悦道：“这小子，说什么有的没的！天主只有一个，哪里分甚么希腊罗马！”赛戈莱纳道：“教规所在，不敢违背。”约瑟夫大主教道：“本座生平最无成见，东西两教一视同仁，这教堂也不知进过多少罗马和阿维农来的神甫，你年纪轻轻，倒比西多会的修士还死脑筋。”赛戈莱纳道：“希腊教会不认罗马教皇为正统，反以拜占庭牧首为尊，终究于我教义不合。”

赛戈莱纳神学素养甚高，此时难得有发挥的机会。尤利妮娅见他明明一脸稚气，却一本正经地跟约瑟夫主教讨论神学，禁不住噗嗤一笑。赛戈莱纳看到她笑靥盈盈，一时有些发呆。约瑟夫大主教晒然道：“无知小童，你哪里知道！八十年前，彼得·穆沙特大公已与拜占庭教会决裂，从此摩尔多瓦历代主教，皆是大公自行指派，与拜占庭牧首根本无涉。我亦是亚历山德鲁礼聘的本国人，君士坦丁堡何有与我哉？”赛戈莱纳听了，这才迈步进去。

众人进了教堂，就在长凳上坐下。约瑟夫大主教唤出助祭和司铎，吩咐他们点起蜡烛，拿些伤药绷带来。不多时，诸物齐备，教堂内灯火通明，约瑟夫对尤利妮娅道：“你去帮他包扎一下双手，这事还得姑娘家来作。”尤利妮娅道：“大主教爷爷您不用抹些药么？”约瑟夫假意怒道：“本座外号钢拳铁骨，岂是一个小毛头能弄伤的？”尤利妮娅咯咯笑道：“是了，谁想弄伤您老人家，除非能徒手拆了这栋教堂。”众人都是一阵笑，约瑟夫大主教对斯文托维特派向来十分照顾，平时开惯了玩笑的，并没什么架子。

她说话间，用净水洗清赛戈莱纳的伤口，悉心抹上一层药膏，再用麻布绷带细细缠好。她一心忙着包扎，偶尔抬头，看到赛戈莱纳目不转睛盯着自己，面色大窘，轻轻嗔道：“你看我作什么了？”赛戈莱纳说话直接，笑道：“你生的好看，自然想多看两眼。”尤利妮娅听了，窘上加窘，白净

的面上腾起两团红云，慌忙垂头啐道：“呸！不说好话！原来是个轻薄人！”

赛戈莱纳只盼她一双纤纤细手能多停几时，只可惜尤利妮娅扎完绷带，匆匆起身，飞也似地坐回到齐奥和其他门人身旁，看也不看这边一眼，令他好一阵怅然。待得一切收拾停当，约瑟夫大主教坐到赛戈莱纳对面，倒了杯绿色薄荷，面容肃然道：“诺瓦斯老头与我是好朋友，嘱托我照顾他的门人。你说吧，斯维奇德那小子究竟还活着么？”赛戈莱纳便隐瞒了自己的来历，只从路遇土耳其使者开始说起。当听到斯维奇德被土耳其使者用“真主之德”斩了三下时，齐奥等斯文托维特派的人俱含悲垂泪，尤利妮娅更是双手掩面，肩头不住颤抖。她其实已猜出赛戈莱纳刚才不过是骗她，只是不愿去想，如今听到斯维奇德身死之状，心中悲痛越发难忍起来。

约瑟夫大主教吸了口薄荷汁，长长叹息一声：“这小子从小就好冲动。前几日他去刺杀使者，我说此事干系重大，不可轻举妄动，他的师弟师妹也苦劝。不料这小子一个人竟负气离城，以致丢了性命。倘若有几个门人跟随他，那三个土耳其使者又岂能伤到他。”

赛戈莱纳道：“斯维奇德兄弟力战不退，当真是一位豪杰。我已将他尸身掩埋，坟前插剑作为极好，你们过去一寻就着。”齐奥“唰”地站起身来，说我立刻去备马。约瑟夫大主教摆摆手，让他且先坐好，转头道：“于是你便剥了土耳其使者的衣衫自己穿上，大摇大摆来了苏恰瓦，我说的可对？”赛戈莱纳略一点头，约瑟夫疑道：“你来苏恰瓦冒充使者，究竟所为何事？”斯文托维特派听到主教问到关键，都竖起耳朵静听。

赛戈莱纳大感踌躇，他本无意冒充使者，卡瓦纳修士反复交代，《箴言》一事牵涉极广，不可轻易透露与人知。此时约瑟夫问起，他不知是否该说实话。约瑟夫何等眼光，见他欲言又止，猜到必是隐秘之事，呵呵笑道：“你也不必为难。你既然能义助斯维奇德，可见也是个义人，义人作事总不会错。”赛戈莱纳见这大主教慷慨磊落，不为己甚，添了几分好感。他忽想约瑟夫大主教在苏恰瓦贵为大主教，武功又高，或许能知道当年《箴言》和苏恰瓦某大人物的关系，心中一动，开口说道：“事关机密，我只能说给大主教您听。”

约瑟夫先是一楞，旋即明白过来，便让斯文托维特派的人且先候着，自唤了赛戈莱纳走到教堂后厅。后厅法座的侧翼立有一处木制的小屋，被一块板子隔成两间，各有一个枣色小门，俱都锁了，上面用黑色布幔罩了个严实。约瑟夫从腰间取出一把铜钥匙，打开其中一个小门道：“你进去吧，这里除了你我，只有上帝，尽可以畅言。”赛戈莱纳奇道：“这里莫非就是告解室么？”约瑟夫大感诧异，这年轻人谈吐不凡，于神学知之甚详，怎地连告解室都没见过了？他哪里知道赛戈莱纳在绝谷纸上谈兵多年，连教堂都是头一遭进来。

两个人各自进了小间，约瑟夫先静祈了一阵，然后拉开隔板道：“言自你出，言自我入，上帝为证，封缄是处。”这是告解前的例行劝诫，意为叫忏悔者放开顾虑，畅所欲言。于是赛戈莱纳便从七年前杜兰德子爵携《箴言》前来说起，途中如何收养他，如何路遇修士，如何力战豹王子，如何跌落山谷等等，一口气便说了将近一小时，只隐去了卡瓦纳修士的真实身份。约瑟夫听得一个瞠目惊舌，未料到七年前在摩尔多瓦境内还发生过这等奇事。待得赛戈莱纳说完，大主教方道：“难怪你这娃娃年纪轻轻就有这等古怪内力，这《双蛇箴言》果然有些门道！”

赛戈莱纳道：“我之经历，您已尽知。不知您有无线索，能助我完成父亲夙愿？”大主教沉思片刻，为难道：“你可问住我啦。我在这里作主教已然有十余年，不曾听过与《箴言》有关的消息。”赛戈莱纳道：“您与斯文托维特派的诺瓦斯老师是世交，他是摩尔多瓦第一高手，也没跟您提及

此事么？”约瑟夫蹙眉道：“倘若这‘苏恰瓦的大人物’指的是诺瓦斯老头，我不该不知。”又想了一回，道：“斯文托维特派世代都是大公护卫，渊源极深。诺瓦斯老头若有什么秘密，摩尔多瓦大公或许知道。”赛戈莱纳心想那大公行将就木，不知能问出什么来。约瑟夫又道：“倘若你早出谷一个月，还能赶上诺瓦斯老头，谁知这般不巧。”

赛戈莱纳今日涉入苏恰瓦纷争，对斯文托维特派的内乱听了个一鳞半爪，忙问道：“诺瓦斯老师是怎么失踪的？”约瑟夫冷哼了一声，愤愤道：“这也算得上是本城的一件奇事。他收得一个好徒弟！那马洛德你见过啦？”赛戈莱纳“嗯”了一声，觉得那个人心机深重，揣摩不清。约瑟夫道：“马洛德本是诺瓦斯老头的首席弟子，臭小子天分颇高，武功傲视全门，本是下一代的内定掌门。臭小子原本虽阴了些，到底还是条汉子，后来不知为何，他和卢修马库那工谄善媚的狗东西勾搭到了一起，性情大变。诺瓦斯老头屡次责罚，马洛德却依然故我。这一次奥斯曼土耳其人之来，诺瓦斯老头主战，卢修马库主和，两下争论不休。十日之前，马洛德忽然找到诺瓦斯老头，两人进屋密谈了半日，没人知道谈些什么。谈后当晚，诺瓦斯老头突然失踪，斯文托维特派的掌门信物白马纹章突然跑到马洛德手里。马洛德说此系老师亲授，却又说不出老师去向，都说他已害死老师，只是苦无证据！”

赛戈莱纳恨恨道：“刚才若非主教您横里插手，我就要下重手废了这弑师之人。”约瑟夫大主教面色一红，讪讪道：“那时候局势大乱，本座怎知你的底细。再说，诺瓦斯老头武功高强，怎会着了那马洛德的道儿呢？他一定有甚么古怪。”

自从见识了马洛德、斯维奇德、齐奥、尤利妮娅等门人的武功之后，赛戈莱纳对斯文托维特派的风骨大为敬佩，于武功一节却觉一般，推徒及师……约瑟夫看破他心思，正色道：“年轻人，诺瓦斯老头浸淫武学几十年，实在已经是一派宗师。就算我全力施为，也未必能胜得过他，可不要小觑了。”

赛戈莱纳道：“多谢主教指点，我已经有计较了。等下我去夜探大公城堡，大公那里也许会有些发现。”约瑟夫大主教惊道：“他们刚刚才要擒你，你现在去岂非自投罗网？”赛戈莱纳笑道：“兵不厌诈，他们怎能想到我敢去而复返。”约瑟夫道：“大公城堡入夜之后，大门就会关闭。那城垣高逾十丈，你怎么进去？”赛戈莱纳道：“这个毋需担心，我自有办法。”约瑟夫知道这少年身负绝学，武功深不可测，也就不再阻拦，翘起拇指道：“果然有胆色。”他让赛戈莱纳少等，从身后柜子里取出一个绿色小瓷瓶。他拨开盖子，从里面倒出数粒小绿丸：“这是本座珍藏的奇药，名叫卑尔根慈济丸，能止人疼痛。你的双手方才受伤，把药丸含在舌根之下，保你一时三刻不受伤困苦。”赛戈莱纳接过药丸，依言含住。

两人携手走向主堂，斯文托维特派众人纷纷起身相询。约瑟夫大主教果然只字不提他的来历，只说赛戈莱纳是巴尔干来的一位少侠云云，别人也不好再追问。大主教又说赛戈莱纳决意夜探大公城堡，摸清卢修马库的虚实。众人震惊之余无不钦佩。齐奥道：“我刚才出去转了一圈，有卢修马库的人在教堂四周监视，只怕赛戈莱纳先生一出门，就会被发觉。”

尤利妮娅此时已经擦干了眼泪，她听到议论，略一思忖，扬头道：“大主教爷爷，我有办法。”约瑟夫大主教俯下身子听她在耳边说了一番，不由笑道：“这主意好，你不愧是女中梅林。”梅林是亚瑟王麾下的军师，智谋通天，约瑟夫拿他来比这小姑娘，让尤利妮娅大是害羞。齐奥有意逗她开心不多想斯维奇德的事情，截口道：“师妹若你是梅林，我们便该算是圆桌骑士啦。”尤利妮娅瞪了他一眼，嗔道：“你怎知你就是骑士了，也许是个扈从，也许只是个亚瑟王的面包师哩！”



齐奥道：“那全是命运安排的，不可避让哩。”

赛戈莱纳听他们师妹斗嘴，微微一笑，朗声吟道：“命数如皎月，盈仄料难期，芳踪何渺渺，吾心长戚戚。”这乃是抒情诗集《卡尔米那·布拉卡》中的名句，赛戈莱纳在绝谷底也曾诵读过许多次，此时听到命运二字，自然吟了出来。尤利妮娅听了这诗，眉头轻蹙，似是触动了甚么心事。

约瑟夫催促道：“时候已经不早，你们不要再斗嘴了，先作正经事！”于是尤利妮娅拽着赛戈莱纳，把他扯到一旁的帷幕之后，要了盆热水进去，悉悉簌簌不知作些什么。过不多时，两人走了出来，主堂里的人一时俱都张大了嘴巴，赛戈莱纳那一头金发被尤利妮娅捋直打散，梳理得干干净净，垂散在身后，柔如金线纺成的布匹。尤利妮娅又把自己身上换下来的斯文托维特无褶紧裙套在他身上，俨然就成了一个俊俏少女。遑论别人，就连约瑟夫大主教都叹道：“这小子倒比尤利妮娅还俊上一分。”

却说卢修马库布下几个探子在圣西里尔大教堂门口，嘱咐他们一俟见得赛戈莱纳出门，就要立刻回禀。他们缩在对面面包铺的廊柱之下，视力不敢有一霎离开教堂大门。一个探子忽道：“圣西里尔教堂里皆是斯文托维特派派的子弟，执事大人何叫咱们监视他们？”另一人把手臂挪开，露出不屑神情道：“这有甚么想不通，执事欲与奥斯曼土耳其和谈，嫌他们碍事，这道理岂不简单。”起初那人叹一口气道：“斯文托维特派个个忠义，这我是知道的。只是若一开战，咱们少不得去战场，那可不是胡混的地方。听说土耳其人擅长妖法，咱们摩尔多瓦区区小国，哪里抵得住。”一人正色道：“若是依顺了执事的意思，咱们就都成了土耳其人的奴隶啦，世代不得翻身。与其如此，还不如战死来的爽利些。”另一人截口道：“哎，何必多说，横竖都是他们贵族的事，咱们穷汉子尽了本份就好，何必为肉食者谋呢。”

正说间，一人急道：“莫说了，莫说了，有人出来了！”这几个探子立刻闭上嘴，眯起眼睛朝那边望去。只见两个斯文托维特派的女弟子并肩走出教堂，发色一黑一黄，两人有说有笑，步履轻盈，身后再无别人。探子们对视一眼，一人道：“是否禀报执事？”同僚拍了他脑袋一下，低声训斥道：“我们只是受命盯那冒牌使者的梢，人家女学徒自去回家，何苦惊扰执事。眼下已然是夜半时分，拿这点小事去惊扰他老人家，少不得又是一顿皮鞭！”

尤利妮娅与赛戈莱纳骗过哨探，走出教堂外院大街。他们唯恐有尾随的盯梢，特意在大路上多转了几道圈，直到确信已经安全，才闪身进了条小巷。到了一处矮墙之下，赛戈莱纳脱去紧裙，换上约瑟夫给他准备的丝绸紧身衣。尤利妮娅从怀里掏出一份城堡简图，这是齐奥适才拿炭笔在一页经文背后绘出来的急就，有些简略，但诸点齐备，对于潜入者甚是有用。尤利妮娅把图递过去时，无意瞥到他手上绷带，细声道：“你双手受伤，可莫要逞强。若有危难，只消吹动翠哨，我们一门弟子就会冲进去接应你。”赛戈莱纳笑道：“只要你来接应，便胜似大军百万了。”尤利妮娅啐了一口，怒道：“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里兀自耍嘴！”

赛戈莱纳见她双眉轻蹙，香腮微鼓，真是说不出地好看，不由哈哈笑了一声，翻身上了土墙，身形一晃便消失于夜色中。尤利妮娅望着沉沉暮色好一阵，方才回转教堂不提。

却说赛戈莱纳依着地图指示，趁着夜色朝城堡奔去。他身法矫健，专走屋脊房檐，在苏恰瓦城内高高低低的屋顶跳跃穿行，如履平地。不一会儿功夫，他已蹭到了城堡护墙根部。这城墙纯以青麻条石垒成，缝隙之间填塞有稻草卵石，是以表皮皱起，坑坑洼洼。赛戈莱纳暗暗提了一口真气，运起箴言心诀。他双腿一纵，气劲稍吐，整个人登时爬上墙壁三丈，双手扣住外凸的石坡，脚下

更不停歇，肺部歙张，倚着吐纳的节奏且跃且攀，轻轻松松翻上了城头。约瑟夫给的药果然灵验，双手攀墙时已经不觉疼痛。

恰好一名兵丁手持长戟巡过，他猛然见到一个黑影从城外跳将进来，吓得“哎呀”一声坐到地上。赛戈莱纳见状不妙，猝然发招，一记手刀去敲他脖颈后的双子宫星命点，那兵丁登时栽倒在地，不省人事。

他将兵丁拖去一处无人的角落，剥下衣服来套在自己丝服外面，把那可怜虫就手绑了，嘴里拿布塞住，这才离开。上次他进城堡时，有卢修马库与马洛德带路，好不风光，这回却成了一个破落小卒，只好自己想办法。赛戈莱纳按图索骥，绕开正厅明路，专走仆役用的偏门。此时城堡里大部分人已沉沉睡去，偶尔有巡夜打更的，见了赛戈莱纳的衣着也不起疑。

齐奥说大公在城堡内共计有三间卧室，从来都随性而睡，并无规律可循。赛戈莱纳走过一节螺旋阶梯，大公其中一间卧室就在阶梯尽头。他见到门缝下烛光闪动，里面隐有人声，赶紧放慢脚步，调轻呼吸，悄悄凑了过去看锁孔。

房内气氛旖旎，暖烟融融，一男一女躺在松木大床上，一张锦毯盖着两人身子，交颈相摩。赛戈莱纳定睛一看，原来是两位故人：男的是马洛德，女的是差点跟自己陪睡的美姬莎乐华。

莎乐华斜斜靠着马洛德胸膛，媚眼如丝，声调慵懒：“你这没良心的，就不怕大公忽然折回来？”马洛德笑道：“怕甚么，大公还以为你与那土耳其使者颠鸾倒凤哩。他倒大方，肯拿自己姬妾去饕客。”莎乐华咯咯笑，拿指头去划他胸口：“如此说来，你凭空得来的这一夜春宵，还得感谢那金发小子哩。”

两人用的都是法文，想来是怕无意中被仆役听去，却不料门外却有一个法文的大行家。莎乐华说的流畅，马洛德却是磕磕绊绊，生涩的很。赛戈莱纳这才知道，原来这女子竟是摩尔多瓦大公的姬妾，如今看来，她与马洛德还有一腿。真不知摩尔多瓦民风就是如此，还是大公家门不幸。他本想转身就走，忽然听到两人提及自己，便继续听了下去。

马洛德听到莎乐华言，皱起眉头道：“那个金发小子好生诡异，年纪轻轻，能和约瑟夫大主教打了一个旗鼓相当。”莎乐华道：“莫非是你们斯文托维特派请来的外援？”马洛德断然否定：“斯文托维特派有几斤几两，只怕那些弟子亦不及我知道的多，从没听过交结过这种朋友。”莎乐华道：“这金发小子凭空出现，来历与目的均不明朗。若非我及时发觉，几乎就坏了咱们的大事。”马洛德道：“就是这点难以索解。此人若是打算冒充使者，怎会露出发色这等明显破绽，被你轻轻识破？莫非也被你美色一时弄晕了头？”莎乐华笑道：“你推己及人，自己神魂颠倒便以为天下男人莫不如此吧？”马洛德俯下身去亲她的嘴：“佳人当前，试问哪个男子又不会动心呢？”莎乐华给他亲了一回，推开身子道：“先谈正事，你们打算拿他怎么办？”马洛德为难道：“以卢修马库那老头子的实力，只怕拿不住他，何况约瑟夫主教如今也护着他。”莎乐华沉吟片刻，说道：“此人终究是个隐患，咱们的事万不可有丝毫纰漏。不如我去禀报大君，看他意见如何？”马洛德一听“大君”的名字，面色颇有些不自然，怏怏道：“大君肯出手，那是最好。”腔调却是言不由衷。莎乐华搂住他脖子，抿嘴吐气道：“这呆子，你我都是大君的仆人，侍奉他是理所当然，吃这干醋作什么？”马洛德讪讪笑道，把话题转走：“大公那边，你可探出些甚么？”莎乐华微微摇头道：“这老头子真不知是真糊涂还是怎地，任凭我如何伺候他高兴，他从不透出半点讯息，又不好相逼，免得执事起疑。”马洛德道：“卢修马库这人精明的很，你要小心。奥斯曼土

耳其大军旬日即至，须得赶在他们之前探出下落才是。”

赛戈莱纳心中一惊，土耳其的大军居然已朝苏恰瓦开进了，这消息可真是大大不妙。那边厢莎乐华叹道：“只好明日再多逢迎些了。那金发小子，你可提防着。”马洛德道：“谨遵小姐香命。”蜡烛忽被吹灭，一阵枕席响动。

赛戈莱纳悄无声息地离开门口，原来他只道是战和之争，看来其中别有隐情，竟似有个大阴谋在里面。他本是个极聪明的人，虽涉世未深，于这些心机已能初窥门径。赛戈莱纳拿出地图看了一回，又朝大公第二处卧室摸去。这房间位于城堡右翼一处塔楼顶端，位置极高，是个看风景的好去处。他尚未踏上楼梯，就听到门内鼾声如雷，大公显然已然睡熟了。赛戈莱纳看看四下人声寂寂，踏前去推那木门。房门是橡木质地，极为厚重，他这一推纹丝不动。

倘若强推，这木门也抵受不住赛戈莱纳的掌力，只怕半个城堡的人俱都会听见响动。他正在为难，忽然一阵脚步声自远及传来。塔楼与城堡主体之间只用一条斜下的直走廊相通，并无别的岔路，避无可避。赛戈莱纳情急之下，纵深跳到走廊上方，四肢支在两侧拱桥，整个身体贴在顶上，摒住呼吸。

来的人居然是卢修马库。他披件睡衣，手中举着一节烛台，径直走到大公卧房门口，恍然不觉自己头顶有人。卢修马库轻叩木门，见鼾声如旧，半天无人应声，暗自叹息了一声，又转身离去。

待听他脚步走的远了，赛戈莱纳才从廊顶跳下来，喘息不已。这城堡之内的人，看来个个都有心事，惟有那糊涂大公倒睡的踏实。他蹑手蹑脚离了廊桥，琢磨着下一步该如何行动，忽然背后一阵冰凉，他惶然回首，却看到卢修马库站在背后，冷冷看着自己。

堡内昏暗，烛光如豆，卢修马库只看得清卫兵服色，问道：“你是哪里的守卫？怎会跑到这里来？”他用的自然是摩尔多瓦语，赛戈莱纳全然不懂，只好连连点头哈腰，拿些含混的“嗯”、“啊”来蒙混。今早卢修马库冲他谄媚了半天，如今他这样，也算是一报还一报。

卢修马库倒没生疑，这些守卫多是苏恰瓦附近的农民征召而来，呆头呆脑，口音极重。他见这守卫说话含混，懒得多猜，只说道：“正好，你随我来。”他对上峰恭敬之极，对下人倒是一副不苟言笑的冷峻神情。赛戈莱纳猜出他意思，袖起手来跟在后面，装出一副畏缩样子，心里盘算大不了打晕执事就是。

这两人一前一后来到城堡底层一处房间。这房间十分宽阔，正中搁着一张极大的木桌与一把椅子，上面摆着数卷纸簿与墨水、鹅毛笔等物事，两侧俱是连顶接地的大书架，上面卷帙浩荡。

卢修马库坐回桌后，把烛台搁到板台上，用竹签剔了剔，拿起一卷文书看了半天，又慢慢放下。赛戈莱纳心想这老头虽然狡诈，倒是个勤政之人。卢修马库看了一阵，随手拿起一把削刀，把鹅毛削尖，放到烛焰上烤了烤，蘸着墨水在一张纸上奋笔疾书。赛戈莱纳见满篇都是斯拉夫字母，一个单词也不认识，索性东张西望，看到墙上悬挂着一个赤红底的纹章，上面画着三只黑燕，排成一条斜线剪剪而过——想来是卢修马库家的标识。

卢修马库写完之后，把纸卷好，用印章封了泥，交到赛戈莱纳手中，用摩尔多瓦发出一连串命令。赛戈莱纳听声音短促，猜他是让自己立刻把信送去不得耽误，至于送去哪里则一片茫然。他含糊

答应一声，接了文书揣到怀里。

凭着这身卫士服和卢修马库的命令，他在城堡里一路畅通无阻，大摇大摆出了大门。此时东方已微微泛起曙光，不少苏恰瓦市民起身，大街上店铺也陆续卸板开张。尤利妮娅和齐奥早守在城堡门口附近，见赛戈莱纳穿着一身卫士服装出来，大喜过望，一起迎去。齐奥刚要询问，赛戈莱纳一挥手道：“回教堂再说。”

三人回到教堂，约瑟夫大主教已经等候多时。赛戈莱纳把经历约略一说，约瑟夫主教面色愈加严峻，听罢沉吟道：“看来这个‘大君’是在策划甚么针对亚历山德鲁的阴谋了。”斯文托维特众人神情激昂，纷纷说要杀入城堡，把那对奸夫淫妇拖出来拿石头砸死。约瑟夫主教止住众人，道：“奥斯曼的军队就在眼前，这才是大事！苏恰瓦城中能战之士，不过三千之数，从各地征召已来不及。破城之危，迫在眉睫。”

赛戈莱纳从怀里取出那卷文书道：“这是卢修马库让我送去的信，只可惜不懂摩尔多瓦语，不知该送去何处。”约瑟夫不待解开文书丝线，直接扯断绳子，展卷而读。这信中并无题头称呼，亦无落款，只寥寥写着几句话：“今见事紧急，此非仆力所能逮，冀君速离，幸甚。”信中之意，似是提醒某人从速离开苏恰瓦。

赛戈莱纳听了翻译，疑道：“或是卢修马库在城中的奸细，唯恐阴谋败露，所以让他快撤出去。”约瑟夫大主教摇摇头，把那信纸摆得哗哗响：“这个执事平日眼高于顶，寻常贵族都不放在眼里。他居然在信里自称为‘仆’，这接信之人，想必是个极有身份的人。”他拍了拍自己脑壳，问道：“卢修马库嘱咐你的话，你可都还记得发音？”赛戈莱纳记性极佳，当下回忆片刻，勉强复述了一遍。

约瑟夫大主教闭目沉吟良久，方才缓缓道：“你之发音，尚有歧义，不过多少能听出些线索。”话音刚落，一名斯文托维特派弟子心急火燎跑进教堂，他原本是轮值看守苏恰瓦城南门的，禀报说就在刚才看到卢修马库身着披风，孤身一人匆匆出了南门。齐奥剑眉一立，大声道：“南边靠近黑海，乃是穆斯林人攻取摩尔多瓦的必经之地。他一定是去投奥斯曼军了！”约瑟夫大主教默然不语，显然也十分赞同。卢修马库担任执事几十年，尽知苏恰瓦城内虚实，如果他为奥斯曼军前导，为害极大。

赛戈莱纳见众人都不说话，拍手笑道：“我有一计，或许可解苏恰瓦之厄。”众人对他已是颇为信服，都一齐朝他看去。赛戈莱纳道：“给我一匹快马，我跟随执事去到奥斯曼军的营中，把那带军的将军和卢修马库都杀掉，岂不就成了。”他语气轻描淡写，似乎在说吃饭走路睡觉一般。赛戈莱纳性格简单，凡事都朝着最直接的路子去想，并不觉杀异教徒有甚么为难。

约瑟夫大主教愕然道：“奥斯曼的军营不是苏恰瓦的城堡，戒备必然森严，不异于龙潭虎穴，你功夫再高，又怎能杀掉那将军？”赛戈莱纳微微一笑：“老师教我出谷以后，务要守护圣统，不可让异教染指上帝之土分毫。如今正是机会，我又怎能退缩。我代天行道，天主一定会护佑的。”他这几句话说得斯文托维特派的门人个个热血沸腾，纷纷拔出剑来叫道：“少侠说的对！同去同去！”

约瑟夫大主教见群情激昂，不由也动了热血。他本是个豪放慷慨之人，攥拳撸袖大声道：“好好，好个天主护佑！不如我也学十字军去杀几个土耳其鞑子，胜过憋在这城里发霉！”尤利妮娅悄悄

拽了拽他衣袖，低声道：“大主教爷爷，你怎好去凑这个热闹。”约瑟夫知道自己不过只是说说罢了，他贵为摩尔多瓦主教之尊，又岂能扔下一干教众以身犯险。尤利妮娅这一提醒，他只得悻悻把拳头松开。

齐奥这时站了出来，朗声道：“赛戈莱纳少侠不熟苏恰瓦附近地理，我可陪他作个向导。”尤利妮娅道：“师哥你既然要去，我也要跟随。”其余几名弟子也叫嚷着算我一个。齐奥环顾一周，把长剑一横，肃然道：“刺杀主将，事非寻常。倘若学艺不精，反而只会拖累赛戈莱纳少侠。你们谁自付可胜过我手中长剑的，我愿拱手相让。”

这一席话说得斯文托维特派众弟子一片默然。斯文托维特派这一代中的高手，除了马洛德和已经去世的斯维奇德以外，就要属齐奥为派中翘楚。尤利妮娅气道：“师哥，你这样不公平！”齐奥笑道：“我辈习武之人，以剑而论，有何不妥？我这作师哥的平日处处都让着你，今日就让我占一回先罢。”尤利妮娅说不过他，不由哽咽道：“倘若……倘若你象二师兄一样也有了什么差池，咱们斯文托维特派该如何是好？”言罢泫然若泣。齐奥伸手摸摸这小师妹的长发，宽慰道：“还有你与诸师弟在嘛，何况还有约瑟夫主教襄助，我放心的很。”约瑟夫道：“信函之事，本座会作彻查；马洛德和那女人也会派人监视，你们不必有后顾之忧。”

赛戈莱纳在一旁忽道：“再耽搁片刻，只怕追不上卢修马库了。”齐奥“嗯”了一声，转头吩咐道：“你们速去备两匹最好的马来，还有三日的干粮。”两名弟子应了一声，齐齐离去。他又转去约瑟夫主教道：“主教爷爷，苏恰瓦城与尤利妮娅就托付给您了。”约瑟夫道：“尽管放心去就是，等你回来之时，这两样自然原封不动地还给你。”齐奥大笑。大主教冲赛戈莱纳道：“小子，莫怪本座说丧气话，你若有了甚么三长两短，修士那三件事就着落在本座身上，你可宽心了！”赛戈莱纳听了，心中一阵温暖，跪倒要拜，却被大主教扶起，缓声道：“你肯为摩尔多瓦刺杀大敌，这点小事回报，又算得了什么！”尤利妮娅在一旁看在眼里，欲言却又止，最终咬了咬嘴唇，什么也没说出来。

随即约瑟夫大主教亲披法袍，于十字架前为赛戈莱纳与齐奥祈祷，众人纷纷跪倒，无不闭眼静祈。尤利妮娅双手握立，紧贴额头，嘴中不住默诵，不知说了些什么。不多时，教堂外传来马蹄声，两匹骏马已经牵到，鞍子上各搭着一个布袋，里面装着食物饮水。

赛戈莱纳与齐奥跨上骏马，各在胸口划了一个十字，双双纵骑而去，一会儿功夫就消失在街道尽头。尤利妮娅望着他们离去的方向，双眸星闪，似有无穷言语。约瑟夫大主教拍拍她肩膀，沉声道：“由他们去吧，我们尚还有许多事要作。”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却说赛戈莱纳与齐奥骑了快马，一路朝着黑海方向疾驰而去。这两匹健马都是鞑靼种，天生神骏，耐力极强，扬起四蹄如奔雷飞火。两人不眠不休，接连赶了两日，前方仍不见卢修马库的踪影，可见执事赶得何等之急。齐奥说若照这么下去，只怕人马都累死也未必能赶得到，不妨赌上一赌。赛戈莱纳问怎生赌法，齐奥道穆拉德二世未必会从小亚细亚经黑海千里迢迢劳师远征，更大可能是就近调动驻扎瓦拉几亚的奥斯曼军团。倘若他算的不错，这支军团应从喀尔巴阡山西侧开始入侵，沿塞列特河北上，扑向苏恰瓦，罗曼城附近的什凯亚山口乃是必经之所。前方有一条小路可直抵什凯亚，可比走大路近上三分之一。只是若他算错，奥斯曼军团仍旧从黑海杀奔摩尔多瓦的港口基利亚，则他们再无赶上的可能。赛戈莱纳道：“左右都是赶不及，不妨赌了！”



于是两人拨转马头，循着齐奥所说的小路前行。这条小路是私盐贩子开拓而成，专从黑海贩、明矾及香料至内陆，是以路面隐秘狭窄，有时泥泞遍地，甚至需要下马徐行。

到了第三日，他们二人均已疲惫不堪，仍旧没看到土耳其军队一兵一卒。快到傍晚之时，夕阳坠地，天色黯了下来。齐奥挽住缰绳，颓然道：“少侠，不如我们暂且歇息吧。连赶了三日，纵然人受得了，马也吃不消。若是真错过了军队，我们还得有力气赶回苏恰瓦才行。”赛戈莱纳大感失望，便下了马，任凭它们去啃草皮。齐奥点起火堆，拿出面饼与肉干来，就着附近汲来的溪水吃。赛戈莱纳心中诸事未解，不免有些烦闷，吃了几口，信步踏上一处高坡，四下望去。他在绝谷之时，就喜欢攀上高岩朝远处眺望。绝谷狭窄，平日放眼不过百十步的距离，只有攀得高些，视野便得广阔一分，是以他视此为最大之享受。

忽然他眼神一动，凝神朝远处东边一条裂隙大沟望去。那裂壑既深且长，有如平原之上一条极难看的疤痕，距离他们约有十几法里。赛戈莱纳凭着超凡目力，看到沟壑两旁似有星星点点的火光，若非有夜色映衬，绝难发觉。他仔细再看，发觉那火光范围极广，若非是奥斯曼军队，谁能在荒郊野地立起如此规模的营盘。

他连忙唤来齐奥，两人俱是大喜，当即也不顾休息，跃上马背朝那边而去。为防半路被斥候发觉，他们走到一半，就把马匹撒开，伏下身形，借着草丛慢慢靠近。这营地果然是奥斯曼土耳其的军团，一条绣有三枚星辰与曲云纹饰的黑旄大纛在正中高高竖起，营帐井然有序，丝毫不乱，四边皆用木栅围起，矛旗连绵，呼号此起彼伏，奥斯曼军治军之严整，可见一斑。齐奥细数了数，营内的阿雷贝旗足有十面，恐怕人数在一万以上。

两人看了一圈，发现防卫严密，并无破绽可循。赛戈莱纳沉思片刻，低声道：“我倒有个办法，就是风险大了些，只怕有去无回。”齐奥笑道：“都已经到了这里，又怎会退缩了？”赛戈莱纳颌首道：“好，我们就如此这般……”

月上中天，繁星似锦，大部土耳其士兵已经食饱了晚饭。奥斯曼军中严禁饮酒，却不禁别的，中东之民天生能歌善舞，不少人围着火堆开始唱起家乡小调，还有人伴起舞来，惹来阵阵呼喊笑叫。奥斯曼营地侧面有一小门，是伙头军汲水运柴的通道，有几名军士把守。他们听得营内动静，未免蠢蠢欲动，只是碍着军法严峻，只得勉强打起精神，守在岗位上。

其中一名军士忽然听到远处黑夜中有蹄声传来，他握起长刀，唤来两名伙伴，大声喝道：“来的是甚么人！”。一会儿功夫，蹄声临近，原来来的是一男一女。男子牵着马匹，女子斜坐在马背上，低垂着头看不清面目，惟见头上金发灿灿，垂至双肩。马背上还有一个长条包裹，里面鼓鼓囊囊。

军士喝道：“你们是谁！哪里来的！”那年轻男子用希腊语陪笑道：“几位军爷，我是本地领主伏克耶维奇的手下。伏克耶维奇老爷听说大军莅临，特意吩咐我送来美姬一位，给将军侍寝。”领主遣女陪枕，本是东欧迎接贵客的习俗，这支军队在瓦拉几亚驻过一段时间，也曾有几个当地贵族送来侍女给军中，土耳其士兵早习以为常。军士举起火把去照那女子，女子似有些娇羞，把脸别去一边，金发旋起。就这么惊鸿一瞥，已显出几分美貌，军士哪里还有疑心，大笑道：“帕夏将军真是好福气，在这荒郊也有女人同睡。”旁边一伙伴道：“只可惜我等清苦，有份听，没份用。”那军士不屑道：“你猴急甚么，等打下苏恰瓦城，有数不尽的女子可以受用，到时候只怕你精尽人亡，也忙不过来哩。”

这两人说得粗鄙不堪，男子听了双拳暗握，牙齿咬得紧紧。军士叫人把木门搬开，命令道：“你们进来罢，随我去见将军。这里戒备森严，可不许乱走，踏错一步就是我也救你们不得。”男子诺诺称是。军士望了望马背上的包裹，皱眉道：“那里装的是甚么？”男子道：“是伏克耶维奇老爷送给帕夏将军的礼物。”他明明刚才知道将军姓名，此时却装作早闻其名的口气。军士不快道：“你们却不晓事，只知道孝敬将军，未免太吝啬了。”男子道：“领主唯恐将军急了，所以派我先来了片刻，等下还有几车酒肉，特意犒劳军爷的。”军士听了，表情才舒展开来。

他们进了营防重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不时还有巡逻马队橐橐开过。军士不敢再多说什么，带着他们两个人七绕八拐，穿过一片白布营帐，来到一个极大的帐篷前。这帐篷下圆上削，浑如清真寺顶，方圆足有六、七十步，外缀花纹滚边，帐顶一尊鎏金华尖，甚为雄壮，周围旗帜与卫兵极多，正是帕夏将军的寝帐。

军士让他们等在门口，自己上前与侍卫说了几句，回转过来道：“你们来的不巧，我家将军正在接待客人。你们去帐篷边上等着罢，等将军说完话自然会召你们过去。”那一男一女便跟着军士来到帐篷侧面立好。军士因为还有守门之责，不敢久离，就让一名侍卫远远盯着他们，自己径自回去了。齐奥瞥了眼那漫不经心的侍卫，暗自笑道：“想不到尤利妮娅一计二出，故伎重演，竟又奏了奇效。”赛戈莱纳道：“我三日内两次扮成妇人，也是生平难得。”

这帐篷身围太大，底座无法封死，于是工匠每隔数尺扎下一个木楔，将底布钉在土里。夜里风大，帐篷又易吃风，两个楔子之间不时掀开一条小缝，帐内人语可以听的一清二楚。他们两个凝神静听，听见帐内一个中气十足的深沉男声说道：“尊使远迎三日，特地跑来这荒郊野岭觐见，真是令本将军十分感动。苏丹陛下若是知道，一定很欢喜。”

另外一个男声显得苍老许多，疲惫不堪：“承蒙帕夏将军夸赞，小老听闻天军将至，于是星夜兼程，唯恐误过了将军。微天之幸，如今总算赶到了。”听声音竟是卢修马库，原来他也是刚刚才到。

帕夏将军道：“真主自然会指引迷途的羔羊。只是执事你不在城中安坐，跑来我这里作什么？”卢修马库道：“只因苏恰瓦城里有宵小作乱，小老唯恐流言伤了两家和气，特来向将军请罪，并代表大公致以问候。”旁边偷听的二人心中均想，这奸细果然是拿了大公来卖好的。

帕夏将军冷笑道：“你若不提，我倒几乎忘了。前日拿着苏丹陛下亲笔敕书去苏恰瓦的使者呢？他们如今在哪里？”卢修马库踌躇道：“此事……此事尚不明朗，我们亦等候多时，不见尊使踪迹。”帐篷内忽然“砰”的一声，似是谁猛拍了一下座椅扶手，听到帕夏将军喝道：“你这豺狼般的骗子，还想来蒙混。殊不知上天有眼，我接得报告，说那三名使者在路上死得干干净净！”卢修马库声音一颤，慌忙道：“可能是山贼流寇所为，待我回去禀报大公，派军剿灭，为贵国使者报……”他话未说完，帕夏将军截口道：“那三名使者，俱是我军挑选出来的硬手，岂是普通山贼能对付的。我听说摩尔多瓦有群剑士，自称斯文托维特派，个个都是技击好手，而且忠君爱国，是也不是？”他捏着须根，别有深意地盯着执事，卢修马库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惶恐道：“将军英明，等我回到苏恰瓦，一定把这些人全数抓起来严刑拷打，缉出真凶，给将军和苏丹陛下一个交代。”

帕夏将军淡淡道：“也不劳你来费心了。奥斯曼的使者被害，自然由我们奥斯曼自己解决。三日以后大军入城的时候，搜遍全城，挨家挨户抄检，岂不更省事么？”卢修马库慌忙道：“苏丹陛

下有和睦之意，我家大公也有修好之心，将军何必如此着急呢？”帕夏将军哈哈大笑，突然间笑声一敛，声如雷霆：“你若没见过陛下的亲笔书信，又怎知陛下有和睦之意！！”卢修马库一下子被噎住了，他本欲撒谎欺瞒，谁知越圆越乱，被这将军一下子抓住了破绽，登时汗如雨下。

帕夏将军冷冷道：“陛下的亲笔书信是使者随身不离的，你既然见过书信，想来也见过使者了？”卢修马库道：“不，不曾，啊，不，确实见过，只是……”他情急之下，语无伦次。帕夏将军又道：“但凡我奥斯曼使者，都是苏丹陛下在玉座前亲封的，见使者如见陛下。你们摩尔多瓦居然敢谋杀使者，等同于谋刺苏丹陛下。依照我奥斯曼的律法，苏恰瓦的男子都要斩首，女子与小孩都要切下一只右耳，卖作奴隶。”卢修马库慌了手脚：“这…这怎能行…”帕夏将军口气忽然一缓：“此事我意已决，再无更改。不过你一向尽心竭力示好我军，苏丹陛下也不是忘恩负义之辈。这一次攻打苏恰瓦，你若肯作内应，全族可赦。若是苏丹陛下高兴，甚至封你作苏恰瓦的城主，也未可知哩。”

帐内忽然安静起来，卢修马库固然是汗流浹背，就是外面偷听的两人也是心惊胆战。他们没料到奥斯曼土耳其竟如此残酷，竟要杀尽苏恰瓦的男子。赛戈莱纳心想那三个使者都是我杀的，倒给摩尔多瓦惹出这么大乱子，等一下拼了性命我也要杀掉那将军，也算少许弥补罪愆罢。他脑海里忽地闪出尤利妮娅的笑靥，更为坚定。

沉默半晌，卢修马库终于开口，声音依旧凄凉，却没了刚才的惶惑胆怯：“小老自幼侍奉摩尔多瓦大公，如今已近五十年。小老一向以为，与奥斯曼土耳其修好，是敝国图存之道；那些年轻人只知打杀，孰不知与其螳臂挡车，不若顺时而依，早早称臣，可保一国军民平安。是以小老甘受国贼骂名，不惜卑躬屈膝，也要哄得贵国高兴，免动刀兵。”帕夏将军道：“如此甚好，以后你可专心侍奉苏丹陛下，再不会有这种委屈了。”卢修马库长笑道：“小老虽然怯懦，终究是摩尔多瓦之民，生于斯，长于斯。纳贡称臣是一回事，如今将军要屠灭苏恰瓦，却是另外一回事了。”他声音陡然转高：“倘若将军不收回成命，只好先把小老杀死！”

这一声厉叫，出乎所有人意料。帕夏将军固然一怔，连赛戈莱纳与齐奥都是惊耳骇木，几乎不敢相信那谄媚狡诈的卢修马库，于大节处却站的这般坚定，委实让人大吃一惊。

帐内传来“唰”地拔刀之声，随即有脚步声临近。帕夏将军道：“既然如此，我便成全了执事拳拳爱国之心罢。”卢修马库道：“我实在不忍见故城屠戮，将军等下请把尸首头冲黑海之滨，免得见到祸事，催我肝肠。”帕夏将军赞道：“好个忠臣，就依你说的便是。”起手便要砍。

卢修马库闭眼仰脖，只待就戮。就在此时，突然嘶啦、嘶啦两声幕布撕裂之声，两条人影电光火石间冲入大帐，一剑一杖，直直刺向帕夏将军心窝。

注：《卡尔米那·布拉卡》系十四世纪流传于欧罗巴的抒情诗歌集，作者无稽可考，其中多有赞颂爱情、吟诵命运之句，提倡放任情感，纵情于声色之间，因其诗句感情丰沛，婉转优美，多为贵胄、骑士及平民商贾所喜，惟卫道士深恨之。

本章回目典出《诗经·国风·邶风》，原句为：“终风且暴，顾我则笑，谑浪笑敖，中心是悼。终风且霾，惠然肯来，莫往莫来，悠悠我思。”此处意指苏恰瓦城有马洛德阴谋在先，奥斯曼军张扬于后，如风雨未歇，沙暴旋踵而至。

## 第六章 同仇未必可敌忾

却说赛戈莱纳与齐奥眼见卢修马库行将被杀，不及多想，自马后包裹掣出武器，撕开帐布冲帕夏将军刺去。帕夏将军久经沙场，此时猝然遇袭，虽慌不乱，把手中宽背马刀一抡，挡开齐奥剑势，身子朝旁边滚去。

只是他纵然反应迅捷，大腿还是中了赛戈莱纳一杖，一时痛至骨髓。赛戈莱纳双拳负伤，又使不惯剑，就把卡瓦纳修士的栗木杖带在身边。

两人已存了必杀之心，一击不中之下，后招又发。齐奥使出斯文托维特矛诀，赛戈莱纳运起马太福音，攻势凛冽连绵。帕夏将军在地毯上连连滚动，体面尽失，却仍逃不出这二人的杀招范围。这下横生惊变，大帐里的侍卫和几个阿雷贝俱都楞在那里。卢修马库本以为自己必死，耳边忽然传来兵器铿锵之声，睁开眼来，恰好看到那冒充使者的金发小子与齐奥突进帐内，一时百感交集。

帕夏将军自知照这种闪避之法，早晚会被杀死。他仰躺在绒毯之上，眼见剑杖迫面而来，万无避开之理，反而悍气勃发，大呼真主之名，全身肌肉应声剧抖，真气涌动，整个人竟横躺着腾空而起。只听噗噗两声，一剑一杖戳入绒毯极深。

相传穆罕默德升天以后，尸身所停的棺椁悬浮在半空，周身咒文满布，不移不动。四大哈里发在守灵时望棺静修，创下了一套别具一格的轻功，叫做“棺椁功”。寻常轻功，需得四肢弹动，借以发力；棺椁功却可倚靠肌肉收缩，任凭什么姿势，都可跃起腾挪，一如穆罕默德的棺材。只是此功极难修炼，历代王侯均藏之山室，乏人问津，不想在这摩尔多瓦的平原上却碰到了一位。

赛戈莱纳和齐奥原本已算好三招之内必取他性命，不料帕夏将军突施怪招避开攻路。还没等他二人有什么应变，帕夏将军的身体再度落地，将锯齿剑压在身下。齐奥连忙撤剑，却难以拽动；赛戈莱纳见状，木杖斜指，去戳帕夏将军的胸膛。不料帕夏将军又施出棺椁功，身体横移，齐奥拽剑用力过猛，一下子跌到绒毯之上。赛戈莱纳唯恐招式用老，伤及齐奥，硬生生刹住木杖，胸中一阵气血翻腾，攻势为之一滞。

这一进一退之间，已有三名靠得近的侍卫扑将过来。赛戈莱纳屡攻不中，心中戾气横生，木杖运转如风，频频划出十字，真气肆流。马太杖法本以宽厚为主，却被他使的无比狠辣，或砸或戳，瞬息之间，那三个侍卫已被这钝头的凶器敲得脑破血流，尽皆丧命。只是被这三人一阻，帕夏将军借机从地上爬起来，朝帐外跑去。

赛戈莱纳经验不足，以致功亏一篑，心中好生懊恼。闪神之间，大批侍卫已经涌入大帐，把帕夏将军团团围住，还有十几把弓箭对准帐内三人。他们若拼出性命，或能多杀伤几名敌人，但再想刺到帕夏将军，却是千难万难。

齐奥慢慢从地上捡起锯齿剑，站到卢修马库身旁道：“执事你莫误会，我们为刺杀主帅而来，却不是救你。若不是刚才见你有点骨气，就会先行把你干掉了。”卢修马库苦笑道：“你们这些成事不足的蠢材，只会蛮干，如今给苏恰瓦带来无穷祸事不是？”齐奥反唇相讥道：“执事你倒英明，引颈就戮这门功夫学的好精深啊。”卢修马库嘿嘿冷笑道：“什么时候了，你还逞口舌之利，难怪斯文托维特派江河日下，一蟹不如一蟹。”这两个人在苏恰瓦时就是对头，此时死到临头，竟还不改。

赛戈莱纳却不作声，他暗中调息，心中盘算着如何解开眼前困局。倘若凭着鬼魅身法和《箴言》功夫，他只身逃出去应当不难，但齐奥和卢修马库必遭毒手。那帕夏将军已经站开远远，周围里三层外三层都是卫队，自己先机已使，此时抢过去，只怕半路就被那十几把弓箭截杀了。

帕夏将军此时已经恢复了镇定，四面八方的士兵纷纷赶来，把大帐围了一个水泄不通。帐篷内外一时间俱是“咯吱咯吱”的牛皮弓弦拉紧之声，只要帕夏将军右手轻轻一放，帐内三人就会被穿成刺猬。

帕夏将军揉揉自己右腿，暗暗心惊，那一杖着实沉重，几乎把骨头砸裂，这刺客不可小觑。他捏捏自己胡须，冲帐内喝道：“卢修马库，你这阴险小人，竟然拿自己作饵来行刺本将军！”

卢修马库在帐内摊开双手，无奈道：“将军明鉴，我是为和平而来。这二人是斯文托维特派，与我无干。”齐奥抢着道：“不错不错，我们斯文托维特派向来只知‘来之能战’，从不知‘讨好’一词怎么拼写。”他本想用更粗俗的词句，一想到刚才卢修马库坦然受戮的神情，竟没说下去。卢修马库道：“他们刺杀将军的罪衍，小老愿意一力承担，只求放过苏恰瓦全城军民性命。”齐奥不悦道：“呸，说的好似你高风亮节一般！谁不知道，跟奥斯曼人谈判那是与虎谋皮，你一把年纪都活到豚鼠身上了么？”

帕夏将军本来满腹怒气，听了这二人对话，居然笑了：“若说你们是一伙，倒真是没天理了。本将军征战多年，还不曾见过这等不睦的刺客。”他眼珠一转，看到兀自沉默的赛戈莱纳：“看你年纪不过十五六岁，功夫倒是俊的很，斯文托维特派里居然还有这种好手么？”卢修马库不知赛戈莱纳底细，齐奥其实也知之不详，赛戈莱纳正苦思脱身之计，三个人一时都没说话。帕夏将军还以为是默认了，拍手笑道：“很好，很好。”

夜里风大，一名侍卫取来件兔毛披风给帕夏将军，他把披风领襟紧了紧，抬头望望天色，对帐内三人开口道：“各位胆识过人，我委实佩服的紧。本将军有好生之德，就给你们一次机会，我们作次赌约如何？”

赛戈莱纳、齐奥与卢修马库本来抱定一死，此时听了将军的话，俱是一怔。帕夏将军搓动手指，好整以暇地继续说道：“你们苏恰瓦城有三人。连本将军在内，我奥斯曼军也出三员战将。两两相斗，三局二胜。若我方胜了，你们都要死；若你们胜了，便可离去，我自引军回转瓦拉几亚。至于苏恰瓦城是屠是赦，我到时奏请苏丹陛下，看他定夺。”

卢修马库与奥斯曼人交涉日久，深谙他们的秉性，此时略作思忖，心中便已了然。土耳其人最敬重勇士，刚才帕夏将军在帐内的狼狈之态被众人看见，大失面子。他们这些奥斯曼贵族极重名声，深怕有此一失，以后难以驾驭下属。倘若帕夏将军下令直接射死刺客，未免有以众凌寡的话柄；如是在公开决斗中打败这三个刺客，便可挽回声誉。他怕那两个年轻人一口拒绝，低声对齐奥道：“若你想再见尤利妮娅那丫头，就赶紧答应。”齐奥突然被自己最讨厌的人说破心事，又窘又怒，正要开口反驳，赛戈莱纳已经踏前一步，木杖拄地，沉声道：“就依将军所说罢。”他不喜争辩，凭武力见真章的才对胃口。

帕夏将军见赛戈莱纳答应，大笑道：“好的很！”当即传令在营地里空出一射之地，点起松柏火把，四角扎起三角矛旗。奥斯曼士兵听说主将要跟摩尔多瓦人决斗，均从各处营地涌来，围了一个水



泄不通。那方才领赛戈莱纳和齐奥进门的士兵见他们竟是刺客，吓得脸都白了，缩在人群里瑟瑟发抖，心里盘算着什么时候开小差逃掉。

待得决斗场地准备停当，帕夏将军请来十位阿雷贝站在矛旗之下，作为裁判。奥斯曼军队建制以一千人为一阿雷，领军的俱是各方领主，名为阿雷贝。他们虽归帕夏节制，却地位超然，手下俱是本乡子弟，是以帕夏对他们也得客客气气。

帕夏将军自己算的清楚：卢修马库枯木老朽，不必考虑；那个使锯齿剑的楞头青也不见得高明，可以说是稳操二胜；那金发小子见到己方两败，该算出他纵然一胜，也于事无补，阵脚势必大乱。他又想到这小子刚才迫的最狠，暗想非得亲手杀之而后快。届时自己既可手刃刺客，又能博得公正大度的声望，真是一箭双雕的好计策。

赛戈莱纳、齐奥与卢修马库甫一进入场中，四下号角齐声吹响，震耳欲聋。观众里有人伸手詈骂，投掷瓜果，引得一阵轰轰嘲笑。帕夏将军叫军医把右腿包扎好，又要了片生曼陀罗草在嘴里咀嚼，疼痛稍减，不致影响一会儿的决斗。

又有战鼓擂擂，与高亢号角声混在一处，洪洪大有威势。帕夏将军走到场中，双手高抬，观众一时静了下来。帕夏将军大声道：“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今日有摩尔多瓦三名刺客潜入营地，企图刺杀本将军。所幸真主垂恩，让他们的奸计失败。本将军顾怜他们俱是勇士，因此立下赌约，请十位阿雷贝作见证，在真主注视下举行决斗，生死两不相干。安拉最伟大！”战士们齐齐吼道：“安拉最伟大！安拉最伟大！”声势汹汹，如惊涛拍岸。齐奥与卢修马库想到苏恰瓦城可能会面对如此可怖的敌人，彼此对视一眼，面色都是微变。

帕夏将军从后队中唤出两个人，站在自己左右。这两个人一个极壮，赤裸着上身，头顶油亮，手中拎着一铁铸链锤；还有一人皮肤黝黑，身上只穿着一亚麻短衫，头缠白布，想来是帕夏的奴隶。帕夏将军指了指那黑人，道：“他便是我方的先锋，你们可派人出来了。”他先行指定人选，让对方从容布阵，显然是极有信心。

卢修马库道：“这匹下驷，就由齐奥你这中驷去应付；一会儿我这老骨头任凭那个巨汉打死；只消金发小子你这上驷打败帕夏将军，大局可定。”齐奥听了他这番安排，虽然口气依然是颐使气指，却存了求死之心，他欲出言反驳，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卢修马库冷哼一声道：“莫以为是为了你们好，老夫只是不愿苏恰瓦城横遭你们惹下来的祸事罢了。”

齐奥怒也不是，笑也不是，只得别过脸去，仗剑走入圈中。他打量了一圈，对那黑奴道：“斯文托维特派从不占人便宜，你的武器呢？”黑人摇摇头，伸出舌头，原来已被割了半截。帕夏将军在一旁道：“只因我们奥斯曼贵族从不与下等奴仆对敌，所以他不用武器，”齐奥也是贵胄出身，听到帕夏将军语出嘲讽，心头大怒。他一晃锯齿剑，暗想先料理了这奴隶再说。两人站圆，也不施礼，战鼓一通声飞，决斗立开。

黑人一听鼓响，便朝齐奥扑过去。齐奥见他手脚并用不成章法，冷笑一声，抖剑直刺他咽喉。这黑人不闪不避，身形弓起，竟成了一个搂抱之势。齐奥吓了一跳，撤剑回招，诀成盾势。黑人一扑撞到剑刃上，顿时被锯齿刚出几道血痕。

齐奥料他遭此一伤，必然后退，自己再好重整旗鼓。哪知黑人竟似浑然不知疼痛一般，两条顾长

的胳膊一架，顺着锯齿滑下来。锯齿所及之处，立时皮开肉绽，鲜血肆流。齐奥不曾见过这等不要命的打法，手里长剑迟疑片刻，黑人已欺近身，四肢大开大阖。齐奥猝不及防，被他抱了一个满怀。

这黑人四肢缠卷如蛇，绞住齐奥不离，如胶似漆。齐奥顾不得体面，只得在地上不停滚动，以期能挣脱开来。黑人缠的紧紧，手臂与胸膛血流涔涔，两个人登时滚成了两团血葫芦。帕夏将军作了一声唿哨，黑人立刻曲背拱腰，环手跨腿，几下利索的擒拿，膝盖已经顶住齐奥后心，二肘锁住脖颈。他手劲奇大，环扣如铁锁钢钳，任凭齐奥如何挣扎，都不见分毫松懈。

齐奥并不知道，这黑人出自津巴布韦。津巴布韦草原茂盛，多有猛兽。当地人裸身搏狮逐豹，极见凶悍，与巨兽相搏中练出一身以膝顶肘勒为主的徒手擒拿之术。这“津巴布韦大擒拿手”并无固定招式，柳随风势，水走无形，全视对方反应而动，只凭着手劲锁住要害，一经得手便似铜汁浇铸，纵使雄狮利爪加身亦不为所动，直至对方窒息而死方休。当日帕夏将军在开罗奴隶市场一见这黑人，就觉不凡，花了五十杜卡特金币买下，一直带在身边。

黑人手中吐劲愈大，齐奥各处关节咯吱咯吱发出不祥响动，挣扎愈加无力。赛戈莱纳与卢修马库焦虑万分，却碍着规则不能上前援手。眼见齐奥双目渐失光彩，卢修马库终于忍不住叫道：“将军，我们甘愿输了这局，且放开手罢。”

场外欢声雷动，奥斯曼战士个个露出骄横神色。这摩尔多瓦人连一个下等黑奴尚打不过，又怎能与伟大的奥斯曼统帅对敌呢？帕夏将军大为得意，他走过去拍拍黑人肩膀，黑人立刻松开齐奥四肢，站起身来也不擦拭身上的淋漓鲜血，谦恭地站回队列。

赛戈莱纳飞步过去扶起齐奥，见他面色惨白，嘴角有流涎，神志已经迷乱，连忙用右掌贴上他颈椎，连续送入三股短促内力，去催开淤结于巨蟹宫中脖颈的血液；同时伸开左手五指，指压白羊宫前额、两侧太阳穴、左右下颧骨五处星命点，五缕真气透入颅骨，如五条鞭子抽击脑内神经。连施了数次，齐奥忽地大叫一声，从口中喷出一口血来。卢修马库道：“他怎么样了？”赛戈莱纳释然道：“他肺中淤塞已清，只待慢慢把血活过来，就没事了。”卢修马库“嗯”了一声，起身负手走进场中，朗声道：“帕夏将军，小老便来作第二场的对手吧。”

帕夏将军见齐奥已然落败，心情极好，见卢修马库站在阵中，不由笑道：“决斗场上拳脚无眼，你这老人家不如直接认输，还能免受皮肉之苦。”卢修马库将袍子脱去，腰带扎紧，淡然道：“多谢将军挂心。”那秃顶大汉早按捺不住，跳进场子，嘴里哇呀呀地乱叫着，手中钉锤舞的好似风车，引得士兵一阵喝彩。帕夏将军道：“念在他年老体衰，赫罗摩特你给他留个全尸，不要蹂躏太甚。”

那叫赫罗摩特的大汉咧嘴嘿笑，猛地甩出钉锤。那钉锤是精铁所铸，尖钉狰狞，以铁链牵系，少说也有百二十斤，飞旋起来挟风掣雷，周围观众均觉呼吸一窒。卢修马库慌忙向左闪避，他动作笨拙，一看便知不是练家子。钉锤轰地砸在他脚边地上，溅起一片尘土，竟砸出一个大坑。

赫罗摩特有意戏弄这老朽，慢慢拽回钉锤，在手里掂了掂，又砸了出去。卢修马库以为他故伎重演，又朝右边闪去，谁料钉锤突然在半路转了一个弯，正中他右臂。老人一声惨叫，滚倒在地，一条胳膊扭成了奇怪形状，已然废了。卢修马库不通武学常识，不懂藏匿身形，赫罗摩特刚才见他右肩微动，就早猜出他的动向，一击无有不中。

观众轰然雷动，不是赞赫罗摩特武功精深，而是觉得这猫鼠游戏过瘾。赫罗摩特舔舔嘴唇，钉锤又呼呼地甩出，这一次砸中了卢修马库的左腿。卢修马库半跪在地上，只靠一条腿勉力支撑，面肌不断抽搐，显然疼痛至极。赫罗摩特有意炫耀技巧，钉锤频频点出，每次擦着老人衣角而过，在身边砸出一圈大坑，如有一个圆环把他套住。

帕夏将军道：“莫折磨这老头了，尽快送他去见真主便是。”赫罗摩特应了一声，大摇大摆走到老人面前，拿半生不熟的摩尔多瓦语道：“你是愿意砸胸还是砸头？”卢修马库并不回答，赫罗摩特只道他是吓得不敢做声，不耐烦道：“若你不选，我便自作主张了。”言罢举起钉锤，俯下身子把脸凑到近前，眯着眼睛去打量身量，心想这老东西瘦小干枯，砸到哪里都洒不出多少血液，未免不够华彩。

他正暗自盘算，卢修马库双目突然“唰”地睁开，左臂笔直突伸，势如孤峰穿云，一指戳中赫罗摩特眉心之间。这一击钢针穿絮，指透颅骨，赫罗摩特不及有任何反应，象中了箭的巨象一般轰然倒地。

全场立时哗然，帕夏将军和十位阿雷贝瞳目惊舌，谁能想到这老头扮猪吃老虎，陡使奇招结果了赫罗摩特性命。许多站得远的士兵还以为是施了甚么魔法，一起叫嚷起来，说这些北方蛮子用邪法作弊。赛戈莱纳上前扶起卢修马库，昂首道：“帕夏将军，这一战是否我方胜了？”帕夏满面阴云，见赫罗摩特已经死透了，只得点点头。

他刚才看的清清楚楚，卢修马库确实是一指刺破赫罗摩特的眉心，指力惊人。只是他实在想不通，既然卢修马库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何故自挫锐气，先损一臂一腿？赛戈莱纳这边也有同样疑问，他摸了一遍卢修马库手脚，右臂左腿筋骨俱断，不是假的，这一世是注定残废了。卢修马库低声道：“你一定心中起疑，我为何一开始便击倒那怪物？”赛戈莱纳默然不语，卢修马库苦笑道：“老夫只是个执事，平日忙于案牍，哪里懂甚么搏击之道。刚才那一招，是一个人教给老夫防身的，我也只会这一招罢了。”赛戈莱纳称赞道：“你这位朋友，真是位名家。刚才那招貌似普通，构思着实巧妙，让寻常之人也能发挥绝大威力，显然是为你量身而造。”卢修马库叹道：“他算是个朋友吧。可惜他说这一招极耗元气，不可轻用，只一次便能让我元气大伤，再来一次，只怕就会灯尽油枯而死。”赛戈莱纳笑了：“你不曾练习内功，不懂气血循环的道理，要发出这等威力，自然要比练家子费上数倍精力。哪里有又能打又不费力气的便宜事。”

说话之间，赛戈莱纳已经点了卢修马库几处星命点，封闭他两肢通道，暂缓几分痛感。卢修马库勉强打起精神道：“金发小子，全靠你啦。”赛戈莱纳冲他作了个安心的手势，心中大感奇妙。这人在苏恰瓦对自己前恭后倨，现在居然又成了同仇敌忾的伙伴，命运之妙，直叫人慨叹万分。

赛戈莱纳手持木杖昂然迈进场内，冲帕夏将军道：“将军，我们来第三局罢。”帕夏将军表情阴晴不定，大是踌躇，如今一胜一负，第三局演变成决胜之局，这金发小子势必拼命，看他刚才杖毙三名侍卫的手段，自己胜算着实不大。然而刚才在众目睽睽之下话已说满，若打起退堂鼓，从此肯定沦为笑柄，还谈甚么领兵杀敌。

念及至此，帕夏将军咬了咬牙，还是握住马刀迈进场去。他想凭自己一身武艺与棺槨功，未必没有胜机。他走进圈内站定，按照奥斯曼的习俗扬起马刀，两侧登时号角齐鸣，士兵们发出阵阵呼喊，最后这些呼喊汇成一个名字：帕夏！帕夏！一万人同声吼起来，真个声振林木，响遏行云。

赛戈莱纳丝毫不为所动，只是平端木杖，静等帕夏进招。

帕夏这马刀宽背薄刃，最适合大力斩杀，于是他一上来便凝聚真气在右臂，忽地高高跃起，一刀大力劈向赛戈莱纳，想先切断这家伙的木杖。赛戈莱纳却不中他计，把木杖一横一斜，杖头与刀锋轻磕，斜斜把刀势偏开，让他扑了一个空。帕夏到底是一代将军，马刀一挑，气交胸臆，换成一套大漠狂刀。这套刀法精髓全在一个“狂”字，攻似黄沙卷天，漫天都是刀影。刀法里自带着一股狂劲，被这种狂热牵住，就连刀主本人都不知下一刀会劈向何处，正如神鬼莫测的大漠风暴。

只是今日它恰好碰到了克星，马太杖法以快打慢，向来不惮这种快刀。赛戈莱纳轻拈木杖，不紧不慢地划出无数十字，以不变应万变，帕夏掀起的遮天黄沙被牢牢罩住，逐渐消弭其中，直至无形。内力至强者，飞花掷叶即可伤人，帕夏自以为兵刃上占了优势，却不知自己内力不及赛戈莱纳远甚，是以大马士革钢铸成的马刀碰上栗木杖，一丝便宜也占不到，反被生生磕开数次。

围观的士兵看不出此中微妙，还以为自己将军稳占先手，喝彩声连珠价般地传来，令帕夏更加烦躁。大漠狂刀虽然威力奇大，却也如沙暴一般不能持久，他连续挥出数百刀，手臂已有些酸麻，眼前这金发小子非但不见委顿，反而愈战愈稳健。帕夏情知这样下去必败，身形一变，四肢突然平伸僵直，关节不动，姿势无比怪异，如同一个木人。赛戈莱纳大奇，知道他要弄出甚么古怪，必有后手。

这是他融汇了棺椁功与大漠狂刀法而成的功夫。狂刀再狂，终究有迹可循，倘若配合以一身肌肉皆能自如收缩发力的棺椁功，便可收到出奇不意的功效。帕夏将军四肢平直，却灵活到不得了，一会儿身子平平横着冲来，一会儿背部落地弹起老高，简直就是随心所欲，屡屡从匪夷所思的角度出刀，赛戈莱纳连他下一步动作都难以猜测，遑论抵挡，一时大感吃力，只得借了斯文托维特派的盾诀，把木杖舞成一团护在身前。

帕夏似没看见一般，整个人飞扑过来，眼见头触木杖，忽地右肘点地，手臂肌肉一震，整个人骨碌骨碌斜弹到赛戈莱纳背后，右手猝然出刀。赛戈莱纳顿觉背部一阵冰凉，疾转回身，右手倒握木杖，左手去抓刀锋。不料帕夏小腹剧颤，竟在半空打了一个滚，下劈的刀势立时变成上挑，在赛戈莱纳跟前划过半道圆弧。只听“噌”的一声，卡瓦纳修士的栗木杖被高高挑起，飞去半空。帕夏大喜，没了木杖，对方就无甚可怕，耳边忽传来赛戈莱纳的笑声：“将军你中计哩。”前胸与肋下登时被炽热如烙铁的双掌重重印上。

棺椁功奇妙无方，本来难以揣测，但大漠狂刀用招太实，在击中敌人时总有一霎时的停滞。赛戈莱纳看出二者合一的破绽，故意诱他来挑自己的木杖，待他一露行迹，一双空出来的肉掌趁机拍中帕夏的身体。帕夏反应也快，一感到身体遇袭，急忙运起棺椁功飘移远去，一下子与赛戈莱纳拉开一段距离。他本想再移的远些，奈何中掌之处剧痛无比，四液翻涌，脚下步履几乎失去平衡，如饮烈酒，连面孔都涨得醇红。此时帕夏空门大开，棺椁功已无力施为，如果赛戈莱纳追击的话，那真是要生得生，要死得死。

就在全场都屏息静气之时，一团黑影荷荷吼着撞向赛戈莱纳。赛戈莱纳全神贯注在帕夏身上，一个不防，被他用双臂箍了个结结实实。这时所有人才看清，那黑影竟是第一场打败齐奥的黑奴！原来这黑奴眼见主人陷入危险，竟不顾决斗规矩，拼了伤残之身用津巴布韦大擒拿手钳住赛戈莱纳四肢。可惜赛戈莱纳不是齐奥，他冷笑一声，纹丝不动，体内箴言内力流转一周，从山羊、双子与水瓶三宫震荡而出。黑奴双手双脚原本结扣如锁，一下子竟被这道钢猛内力震得筋骨酥软，

四液脏器更是受创极钜，他实在抵受不住，咕咚一声瘫坐在地上，哇地吐出一大滩殷红鲜血。

全场一片寂然，谁都没想到会是这么一个局面，十个阿雷贝面面相觑，不知这该如何评判才好。只有帕夏眼珠一转，立刻大步走到黑奴面前，一个重重的耳光甩过去，把自己救命恩人搦倒在地，几颗沾血的牙齿掉在草丛里。帕夏怒道：“你这个自作聪明的奴才，我方才刚刚挑飞木杖，胜负未分，你来搅甚么局！”言罢他冲赛戈莱纳深施一礼，大声道：“全怪我管教不言，竟被这劣奴坏了决斗的规矩。在下难辞其咎，这一战甘愿认输，以表歉意。”

饶是狡诈如卢修马库，都不得不暗暗佩服这位将军的应变之才。原本一个大败亏输的结果，偏偏被帕夏轻轻几句话扭成了让子之局，他借着痛责黑奴主动认输，教别人觉得落败是非战之罪，不失体面，还佩服他有大将之风。

帕夏将军举起赛戈莱纳右手，绕场致谢。十位阿雷贝怎会不懂他的意思，商议了一圈，宣布一致认为苏恰瓦城三场中胜了两场，赢得了本次赌约。场外士兵尽皆默然，奥斯曼未能获胜，他们心中毕竟遗憾，好在场面上不致太过丢人，己方一死，对方双残，勉强算作平手。这时比赛结束的号角吹动，没几人喝彩，不过是无精打采地喝吼了几声，聊作回应。

帕夏将军却不在乎，他故作豪爽，拍着赛戈莱纳肩膀哈哈大笑道：“好勇士，好勇士，竟不输于真主的战士。”赛戈莱纳也不与他计较比赛的事，道：“将军适才承诺的事，相信不会反悔吧？”自去了苏恰瓦城以后，他就已学到，谷外之人，有时说了话也是不作数的。帕夏将军不悦道：“我堂堂奥斯曼土耳其的上将军，所吐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值一杜卡特黄金，怎会反悔？”

他唯恐赛戈莱纳不信，立刻扯开嗓子唤来一名侍卫道：“马上去备三匹上好的骏马，装些清水、糕饼与奶酪，再请军医给那两位看看伤势。”他吩咐完以后，瞥了一眼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的赫罗摩特与黑奴，啐了一口道：“没用的奴才，快派人拖出去埋了。”赛戈莱纳一怔道：“你那黑奴似乎还活着。”帕夏不屑道：“你有所不知，在我奥斯曼领土内，无用的奴隶便与死无异了。这黑鬼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按祖制是要枭首曝尸的。”赛戈莱纳心想：“若非有他救主，你如今已被我杀死了。忘恩负义，以此为甚。”

帕夏见他这副神情，怎能猜不出他想些什么，深怕这金发小子把真相挑出来，赶紧讨好道：“尊价若不介意，我情愿把他奉送给你，权当胜战贺仪。”赛戈莱纳本想拒绝，但一想到这黑奴回去必死无疑，便有些踌躇。他出谷以来虽屡伤人命，自己并不介怀，但此时发一言可救一人，亦可杀一人，教他不禁想起圣经要予以世人以怜悯的教会。

赛戈莱纳犹豫之间，帕夏已经走到黑奴旁边。黑奴受伤奇重，蜷缩在地上兀自咳血，帕夏用牛皮靴尖踢了踢他，道：“快爬起来，你有了新主子啦。”黑奴勉强睁开双眼，嘴唇嗫嚅，几次欲爬起身来，都跌倒在地。帕夏将军见他惨状，也略有几分歉然，就近唤来两名士兵，抬着黑奴双臂架他起来。赛戈莱纳这时才看清他本来面目：这黑人生得宽眉狮鼻，嘴唇颇厚，一副木讷忠厚的面孔，教人看了有种俯视“忠犬”之感。赛戈莱纳问道：“他叫甚么名字？”帕夏将军无所谓道：“奴隶哪里配有名字！平日里我都唤他作迭索，土耳其语里便是‘贱狗’的意思了。”赛戈莱纳道：“他既然跟了我，须得有个新名字，就叫奥古斯丁罢。”

奥古斯丁是基督教一代大哲，平生所著无不深邃致密，执经院神学之牛耳，于教中地位极尊。他一世都居于北非，不曾离开一步，是以赛戈莱纳想到拿这位圣徒之名给这津巴布韦人命名。帕夏



将军对此满不在乎，连连挥手，只说随意。赛戈莱纳从怀里掏出一粒卑尔根慈济丸递给黑奴，让他服下，黑奴——原本叫做迭索，如今叫做奥古斯丁——吃完以后精神少振，立刻拜倒在赛戈莱纳跟前，抱着他右腿不住亲吻，算是定下了主仆名分。

赛戈莱纳欲早早脱离这是非之地，免得再生变故；帕夏将军也不愿他们久在军中，惹出闲话，主宾心意一拍即合。次日清晨，赛戈莱纳接了帕夏将军送的坐骑，自己一匹，齐奥一匹；卢修马库一手一脚已经残废，就由奥古斯丁搀扶上马，一路照料，四人三马匆匆离了奥斯曼的大营。

走出五里开外，卢修马库有些不放心的，叫赛戈莱纳再悄悄回转过去，看奥斯曼人是否守约。帕夏将军这次倒没玩什么花样，已经把大营拔起，收拾辎重。一直到大军开拔，望东南而归，他们这才放下心来，慢慢朝苏恰瓦方向赶去。

齐奥素来心高气傲，前日折了一阵，颇为羞惭；卢修马库受伤深重，精神委顿，也懒于搭理这些一贯敌视自己的少年人，自顾闭目养神；奥古斯丁又是个哑巴，剩下一个赛戈莱纳孤掌难鸣，于是这一路走的寂静无声，如同四个素不相识的路人偶尔走到一起。赛戈莱纳原本还想问卢修马库那封信的事情，转念一想，倘若一开口，势必要抖出自己夜探城堡冒充卫兵的事，十分尴尬，遂绝口不问。

他们一行人伤患甚多，便沿着来时的小路徐徐而行，且走且歇。此间正值初夏，天气正好，远方山色苍莽，一条无名溪水自身旁低岸潺潺流过，脚下的荒路几乎被野草侵没，放眼望去惟见有绿草茵茵，了无人迹。不时有雍丘拔地而起，半褐半绿，似是倒伏于地的浪花，几只野鸟飞临其上，大有生趣。赛戈莱纳来时只顾埋头赶路，到了这会儿方才有心情执缰缓步，慢慢一路赏来。

他见四野清新，颇有绝谷气象，心里欢喜，忽然想到自出谷以来，还不曾吹过哨子，随手摸出翠哨含到嘴里，一曲悠扬旋律随之而出。齐奥、卢修马库二人没想到他对音律竟也有天赋，听了这哨音，胸中都觉一阵清朗。那个黑人奥古斯丁听了更是欣喜，张大了嘴啊啊直叫，禁不住自己手舞足蹈，惹得赛戈莱纳与卢修马库一阵笑。齐奥曾几乎丧命他手，至今心中仍有些戚戚，任凭奥古斯丁如何折腾，他总别过脸不去理睬，可又按捺不住好奇心，常偷偷转头过来瞄上几眼。

他们在这片丘陵之间行了一日有余，眼见残阳西坠，暮色深沉。齐奥说再往前走上几十里路，翻过两道山梁就是苏恰瓦与黑海连接的商路通衢，许多商队从黑海运来中东的香料、绒毯等物，通过苏恰瓦转运去波兰、匈牙利、捷克等东欧之地，日夜都有行人，络绎不绝。不若今夜就暂且在附近歇了，明日一早赶过去。

众人俱都称是，恰好前面河边有一座废弃的水车磨坊。水车扇页长着斑斑青苔，早已腐朽，磨房半壁倾颓，另外半壁还可勉强容身，里面磨盘早不见了踪影，只剩下了个平底石座，倒是张现成的床铺。奥古斯丁天生是个好仆从，无须主人吩咐，自去劈柴、喂马、打火、还把石座悉心打扫干净，铺上毛毯，扶着卢修马库躺过去。赛戈莱纳原本事事亲力亲为，到此方知为主之乐。

吃罢晚餐，天色已然黑透，几个人白天赶路赶得乏了，就在磨坊里各自找了个角落睡下。不一会儿奥古斯丁与齐奥鼾声响起，卢修马库二肢虽残，赖得赛戈莱纳每日灌输真气，血脉松活，也早早阖上眼睛，闭目养神。赛戈莱纳躺在一面断墙之下，身上胡乱盖了张毯子，心中却颇为兴奋。卡瓦纳修士平日总说要维护上帝子民，如今他逼退土耳其人，救得苏恰瓦一城几万口性命，总算没辜负了嘱托。只可惜老师已魂归天国，再不能亲口夸赞自己，心里又是一阵酸楚，口中喃喃叫

着老师名字，沉沉睡去。

也不知睡了多久，赛戈莱纳突然没来由地一阵心惊肉跳，他霍然起身，发现四周黑夜沈沈，齐奥与奥古斯丁鼾声仍是惊天动地，并无甚么异状。他暗运内力，让情绪稍稍平复，却觉得周遭有些不对劲，再转头望去，赫然发现磨台上的卢修马库竟然不见了！

这一下子赛戈莱纳吃惊匪浅，他耳力远胜常人，别说卢修马库二肢残废，就是一个四肢健全之人从这屋里离开，他也断不会听不到一点声息。赛戈莱纳连忙爬起身来，推醒其他两人。齐奥与奥古斯丁都颇为震惊，三人四下寻了一圈，不见半点踪迹，竟似是凭空消失了一般。

赛戈莱纳冲到磨坊外头，略一提气，身子轻轻跳到坊顶，举目四望。好在这附近俱是平原，并无甚么遮蔽视线的东西，他凭着自己夜能视物，瞪大了双眼拼命望去。忽然他看到西方似有甚么动静，再定睛一看，原来是数里开外一个模糊不清的人影，移动的颇为迅捷。赛戈莱纳不暇多想，高喝一声：“往西去！”飞身跃下磨坊，几下兔起鹘落，脚不沾地，飞也似地朝着西方而去。待得齐奥与奥古斯丁听到呼喊赶去，他早消失在夜幕之下。

赛戈莱纳生平从不曾如此全力奔跑过，他依仗着箴言内力与鬼魅身法，只觉耳侧生风，脚下蹭蹭踩过草头，三纵两纵就越过数丈。远方那人影虽走的快，却也被他越追越近。靠得近了，赛戈莱纳看到那人似乎还横抱着一人，看身形颇似卢修马库，颇吃了一惊，脚步立刻放缓了些。那神秘人多抱一人，竟与自己全力施展的脚力相差不多，而且他走起来双肩并不十分耸动，整个人如在冰面平平移动，可见是一等一的高手。赛戈莱纳心细如发，一发觉对方深浅，立刻慢了下来，不敢十分靠近，远远保持着一段距离。

一追一赶，四下地势忽然升高，眼见来到了一片丘陵地带。人影慢了下来，在雍丘之间转了几圈，最终停在了一处二丘之间围成的狭窄小谷内。赛戈莱纳收起脚步，屏住呼吸，悄无声息地爬上其中一个坟丘的顶上，朝下面望去。

只见卢修马库躺在地上昏迷不醒，显然是被人点中了星命点。而站在他身边的，则是一个身材高大颀长的怪人，这怪人身披毛边白貂大氅，脚下白皮长靴，整个头部缠满白布，只留出眼、鼻、嘴三处薄薄的空隙，在清冷月光下犹如一个缠满了裹尸布从坟墓中爬出来的死人，十分可怖。

这怪人弯下腰去，惨白色的五指疾风般地拂过卢修马库数个星命点，卢修马库登时剧烈咳嗽，恢复了神志。赛戈莱纳暗暗佩服，他自忖也能点晕别人，但无法解的如此干净利落。卢修马库醒来一见怪人的白衣，骇然叫道：“你是谁！这是哪里？！”

怪人开口道：“执事大人，你好。”声音出乎意料地浑厚深沉，颇有磁性，与他的奇诡形象截然不同。卢修马库急道：“赛戈莱纳呢？齐奥呢？他们在哪里？”怪人道：“我刚才去接执事大人的时候，不曾惊动他们，只怕此时睡的正香。”他说的轻描淡写，一旁偷听的赛戈莱纳却知在他耳力之下偷走一个大活人该是何等困难。

卢修马库强作镇定道：“我那几个同伴为人机警，定会尾随而来，奉劝阁下要多想想后果。”怪人呵呵笑道：“若他们追来，我倒是想会一会这个莎乐华口中的金发小子。”赛戈莱纳心中一动，莫非此人就是马洛德与莎乐华口中所提及的“大君”？卢修马库听到莎乐华的名字，眼神中闪过一道惊异光芒。怪人又道：“不过今日先办正事。执事你该知道博格丹的下落吧？”卢修马库浑身

一震，道：“那是谁，我不认识。”怪人浅浅叹了口气道：“事到如今，你又何必隐瞒。阁下在奥斯曼军营中使的那一手‘点金指’，真是好手段呐！”

卢修马库惊道：“你当时竟是在一旁观看么？”怪人道：“正是。那点金指是博格丹的独门绝技，你一亮出来，我又怎会猜不到你与他之间的关系了？我先前以为此事只有大公知晓，却偏偏漏算了你这个执事，还好你不打自招，省了我的麻烦。”卢修马库沉默片刻，方恨恨道：“早知如此，我宁可被活活打死，也不会用这一招。”怪人道：“事已至此，悔也无用，不如阁下索性合盘托出，我给执事你一个速死就是。”

这几句话端得狠毒阴沉，卢修马库瞳孔陡然一缩，叫道：“原来竟是你！”怪人道：“不错，除了我还能有谁？”卢修马库表情抽搐，躺在地上切齿道：“难怪你也在奥斯曼军中！原来土耳其人竟是你召来的？”怪人欣然道：“执事真是个聪明人。本来我想引大军攻城，迫博格丹现身救难。如今帕夏将军虽退，却还有执事你知道他的下落，我便一路跟来了。”卢修马库道：“也罢也罢，人说‘隐者’手下无生魂。既然被你擒来了这里，我认命受死就是，绝不会吐露半个字出来。”

被唤作隐者的怪人伸出手来，和颜悦色道：“何必急于求死，长夜漫漫，还有的是时候考虑。”言罢他惨白修长的指头又拂过卢修马库躯体，不知使了甚么内劲，老人骤然昂首惨呼起来，尚且完好的一臂一腿激颤，其痛楚可想而知。隐者徐徐道：“我这个手法，叫做黄道十二攻。适才侵入你体内的内力，不溃不散，会沿人体十二宫流经四肢百骸。刚才那一痛，只是在脚踝双鱼宫发作的第一道后劲，然后每过一宫，内力便强了一分，痛苦也会翻上一倍。要到半日之后，这股内劲才会冲破心脏狮子宫。”他顿了顿，又道：“不过这只是传说，我并不曾见过有人能撑至狮子宫，身中此招者，最多流转到肾脏天秤宫就已经活活痛杀了。我适才观天象，看到火、木二星俱在摩羯座宫内，倾角甚大，只怕今夜你疼痛还要翻倍，是否能看到明天日出还是未知之数。”

休说卢修马库，就是在一旁偷听的赛戈莱纳都觉冷汗肆流，他熟知内学，却从未想到竟还有如此惨绝人寰的手法。隐者走开三步，道：“距第二道内劲发作尚有一个小时，你可想仔细了。”说完竟扬长走开，也不见脚步声，霎时消失在黑夜中。

卢修马库孤身一人躺在狭谷之中，呻吟阵阵，四肢不断抽搐，其状极惨。赛戈莱纳实在无法忍耐，双腿一弹，整个人稳稳飘落到谷底。他扑到卢修马库身旁，双手按在双肩，顿觉一股难以言喻的古怪内力在这老人体内来回冲撞，势如脱缰野马，难以驾驭。卢修马库口中喃喃道：“杀了我罢……”他睁开眼睛，见是赛戈莱纳，大急道：“你这蠢材，中了计了！”

赛戈莱纳微微一笑，也不回头，左腿少磴，右腿猝然发难，毫无预兆地朝后面踢去。这一踢贯注了极深厚的内力，势大力沉，弹出极速，本是必中的杀招，不料刚踢到半路，脚踝却一下子被人牢牢握住，赛戈莱纳就势一个“狮鹫翻身”，左腿连连凌空踢出，迫对方松手，身子立时跃开数丈。这几下一气呵成，干净利落，不见丝毫犹豫。

握他脚踝的果然是去而复返的隐者。隐者袖手而立，盯着他从容道：“我刚才听到丘顶有极微弱的呼吸声，果然是你这金发小子。”赛戈莱纳并不回答，只是紧紧盯着他的面孔，心中思忖脱身之计。隐者赞道：“小子真是狡猾，竟假装中计，突施偷袭。若非我事先有了提防，只怕已被你踢中。”赛戈莱纳见在自己全力偷袭之下，对方仍旧好整以暇，信心一时间大为动摇。他自出谷以来春风得意，未曾一败，直至此时方有挫败之感。

毕竟是少年气盛，赛戈莱纳虽惊不馁。他适才走的太急，木杖还扔在磨坊里，索性提掌在胸，冷冷道：“让我再来领教阁下的手段。”隐者作了个请便的手势，不挡不架，身前空门大露。赛戈莱纳也不客气，运起马太福音的法门，挥掌劈去。马太福音讲的本是心法运用，并不拘泥于兵刃，万变总归一宗，此时赛戈莱纳化杖术为掌法，别有一番威力。

眼见赛戈莱纳掌风袭到，隐者不闪不避，直到手掌即将接触身体的瞬间，方轻轻一转，以妙至毫巅的身法擦掌而过。赛戈莱纳更不迟疑，双臂半环成弯，内力疾吐，一记“客园警祈”拍向隐者腰眼、膝盖、尾椎三处要害。昔日耶稣曾在客西马尼的园林祷告三日，警醒门徒，这“客园警祈”一经施展，即有连环三攻，且是后招无穷，令敌人防不胜防，大得警醒之妙。

隐者“咦”了一声，双目微微露出诧异神色，不由得伸出右手，去擒他的手腕。这招看似慢吞吞，却恰恰切入赛戈莱纳运气的节奏，追本逐源，那“客园警祈”的连环三攻便难以施展开了。赛戈莱纳却似舍了右手不要，左手迅速化掌为拳，竟用上了约瑟夫的奥卡姆真理拳法，直通通地捣去。隐者感觉到拳压有变，右手五指掐开，三道无形的劲气射去他的左拳，另外两指仍旧去拈他的右手手腕，手势说不出地优雅。谁知赛戈莱纳早算到了这一招，顺势身法一纵，整个人倒卷过来，在半空扑向隐者。隐者刚刚擒住他的手腕，变换身形已是不及，结果演变成了二人比拼内力的局面。

只听得两声细微的噗、噗撞击声，赛戈莱纳后退了七步，隐者则飘开一段距离，从容落在地上。赛戈莱纳暗暗心惊，自己刚才那一连串攻势可谓是殚精竭虑，揉进了箴言内力、马太福音、奥卡姆真理拳和鬼魅身法，竟才勉强迫他用出一只右手，这人的功力委实深不可测。那一番内力比拼之后，赛戈莱纳觉得对方内力如寒川飞雪，冰冷阴毒，自己凭着箴言内力抵抗，只被侵入了几缕，已然觉得遍体生寒。大敌当前他不好运功驱寒，只得咬牙硬撑着。

隐者亦有些赞许，他已多年不曾真正出手，今日竟被这年轻人在数招之内逼至内力比拼，殊为难得。他忽问道：“你是希腊人氏？”赛戈莱纳道：“不是。”隐者道：“那定是意大利半岛之人了，你那奥卡姆真理拳虽有模有样，却不及马太福音用的纯正严谨，若非出身罗马教廷，岂能有这份气度。”赛戈莱纳一怔，这人眼光好利害，短短几招，已看出他一半虚实。隐者道：“你既不是摩尔多瓦本地人，何必趟入这滩混水？”赛戈莱纳喝道：“你要打，便继续打，不必废话了！”

隐者呵呵一笑，裹尸布包住的笑容只怕比哭还难看几分。他打量赛戈莱纳片刻，徐道：“你小小年纪，功力已纯湛到了这个境地，真是个难得的奇才。真可惜你仍非我的对手，平白死在这里，岂不可惜？”赛戈莱纳道：“你待怎地？”隐者忽然换了副和蔼语气：“何如你拜我为师，归为我麾下？我圣盟正是用人之际，你这样的良材必蒙厚遇。届时我传你些武艺，欧罗巴大地便可随你横行，可说是前途无量。”

赛戈莱纳听罢之后怒极反笑。他对卡瓦纳修士极有感情，若说了别的还则罢了，让他改投师门，正是批中了逆鳞。他戟指大叫道：“我的老师是教廷耆宿，德高望重，岂是你这裹了尸布的白鬼可比。腐鼠也要与鸿鹄争荣，当真是可笑至极！”隐者摇了摇头：“不要以貌取人，你难道不知‘冰山之下，其巨九成’的道理么？我这身功夫，你能学得五成就足以横峙天下了。”说罢他伸开左手，这只左手比他的右手更加骇人，手指极细，只是骨头上蒙着一层枯黄皱皮。他屈起四指，食指轻弹，一道无形气劲射出，正打在卢修马库的脊背上。卢修马库一声惨呼，浑身哆嗦，这一下已打裂了他的脊骨，指力之强，实在令人咋舌。

隐者道：“这等功夫，你难道不想学么？”赛戈莱纳冷笑道：“雕虫小技，何足挂齿。”隐者也不着恼，又伸开左手手掌，在胸前虚划了几下，无不是极高明的招式，过不多时，他周身草地竟浮出一圈微微的白霜。赛戈莱纳知道他是借手势喷吐内力，用至阴之气冻住地面。这招看似古拙，难得在于能控制周身内力，使之聚而不散，比那招隔空弹气可又高出了数层境界，非有极精湛的内力不能为之。隐者道：“这等功夫，你是否有兴趣了？”赛戈莱纳心中佩服，嘴上却强道：“这有甚么用处，只好在夏日里造些冰来吃吃。”

隐者有些不快道：“这也不学，那也不学，你这小子好不挑拣。”话音未落，他身形微晃，不见脚下如何使力，整个人已经轻飘飘地移至赛戈莱纳背后，用阴恻恻的左手搭上他右肩，笑道：“你看这‘斐迪庇第斯缩地步法’何如？”赛戈莱纳惊得魂飞魄散，对方速度委实太快，自己根本不及反应，倘若刚才隐者起了杀心，只消掌力微吐，便已得手。

斐迪庇第斯缩地步法源自古希腊，当时雅典军在马拉松击败大流士一世，挽回灭国之危，便派了健步大侠斐迪庇第斯回雅典汇报。斐迪庇第斯施展出精妙步法，一气跑完十一法里，最终在雅典中央广场力竭而亡。后人感其忠勤，便把这套缩地步法命名为斐迪庇第斯。卡瓦纳修士亦曾向赛戈莱纳略微提及，只可惜这套武功失传已久，无人知其概要。这时隐者施施然展露出来，赛戈莱纳方知其威力比及传说更为骇人。无怪刚才他轻抱卢修马库在前，自己竟追的如此辛苦。

隐者连施绝技，有心想令赛戈莱纳神驰目眩，心悦诚服。赛戈莱纳愈看愈是心惊肉跳，眼前这巨敌实在强悍无匹，倘若拼死硬拼，自己绝难抵挡；若要逃走，又比不过那缩地步法。他是绝计不肯拜这怪人为师的，看来今天晚上这一劫，只怕是不易逃了。念及于此，赛戈莱纳仰望天色，依然是黑夜沈沈，如幕似罩，他心中感念，不知是否还能看到明天的太阳，脑中思索，却苦无良计。

这时远处忽地有匆匆脚步声传来，隐者道：“又有拜师的来了。”他话才说完，就听到唰唰两下起跳，齐奥与奥古斯丁一起自谷顶跃出。他们脚程比赛戈莱纳慢上许多，这时方才赶到，一人使出斯文托维特矛诀，一人施展大津巴布韦擒拿手，齐齐朝着那白布怪人攻去。隐者笑道：“贤徒，我便再给你露上一手罢。”双手运转如圆，轻描淡写间凌空一抓，已捏住了齐奥和奥古斯丁的咽喉，手腕猝震，那二人如受电殛，浑身剧颤，隐者喝道：“都给我去罢！”手臂一抛，他们双双跌开到丘坡之上，再也动弹不得了。隐者举手投足之间击败两名硬手，扭头问赛戈莱纳道：“贤徒，如今肯拜我为师了么？”转目之间，他却是一怔。

原来赛戈莱纳趁他出手对付齐奥与奥古斯丁的时候，奔到卢修马库身旁，蹲下身子，以指代剑点住老人咽喉，昂起头淡淡道：“我若此时杀了他，你便再也问不到那甚么博格丹的下落了。”

## 第七章 忆昔抚今总伤怀

赛戈莱纳的右手食指抵住卢修马库的咽喉，只消微微运力，即可戳穿毙命。饶是隐者武功惊人，一时也赶不及阻止。隐者皱眉道：“贤徒，你拿你自己的同伴来威胁我，岂不可笑？”赛戈莱纳道：“我与执事并非朋友，只是迫于奥斯曼的兵威，不得以联手罢了。如今大军已退，他对我可说是毫无价值，杀之如草芥一般；而对尊价，他的命怕是要更值钱些罢？”隐者道：“博格丹的下落，亚历山德鲁亦知。你杀了执事，我杀了你，然后自去问大公就是，又有何妨。”

赛戈莱纳大笑：“你若能从大公口中问出，早便问了，何苦多费手脚，漏夜来擒这执事？”隐者被说破了心事，沉默半晌，方徐徐说道：“你要怎样？”语调一改方才的和蔼，杀气涌现。赛戈



莱纳情知这是己方这几人唯一的生还之道，不敢大意，目光一瞬也不离卢修马库，道：“你先把齐奥和奥古斯丁带过来。”

隐者听他口气十分不客气，怒道：“你这小子竟敢命令我？”赛戈莱纳道：“随你怎么想，总之快些。”手指又戳进咽喉几分。隐者冷哼一声，转身轻轻一纵跃上谷坡，一手提起一个，齐奥和奥古斯丁都有百四十余磅重，此时被人拎起却如拎野雉一般。他手臂一甩，这两个人平平飞到赛戈莱纳身后，扑通扑通两声落在地上。赛戈莱纳听到二人发出呻吟之声，没有性命之虞，这才勉强放下心来。刚才隐者想收服赛戈莱纳，是以未对他的两个同伴下重手，否则他们就是有九条命，也已死透了。赛戈莱纳从怀里掏出卑尔根慈济丸，把最后两粒扔给齐奥与奥古斯丁，然后对隐者喝道：“我方才是叫你带他们过来，你怎么象扔标枪一样丢过来了？太无礼了。”

隐者大怒，以他的身份，刚才的举动已经是纡贵降尊，赛戈莱纳却象是训斥小厮般对待，真是孰不可忍！赛戈莱纳有意乱他心神，又道：“你莫要靠过来，站开一些，一身尸臭味道好难闻。”隐者双目瞪视过来，仿佛要把他剜心剖腹。

齐奥与奥古斯丁服下卑尔根慈济丸，精神少复，只是咽喉依然如火灼一般，燥疼难忍。他们从地上爬起来，眼神里对隐者极为忌惮。赛戈莱纳知道瞒不过隐者耳力，索性也不压低声音，大声对他们说道：“我以执事性命相要挟，才让那厮投鼠忌器。而今之计，咱们三个只好拖着执事离开，谅他也不敢追。”

隐者在一旁冷冷道：“他身中我的黄道十二攻，一阵痛甚一阵，不出几个小时就会活活疼死，你们能走多远？”赛戈莱纳笑道：“你倒提醒我啦，快过来帮执事大人化掉体内的内劲。”隐者道：“我为何要这么做？”赛戈莱纳道：“你若解了十二攻，还有机会问到博格丹下落；若是不解，你就是把我们碎尸万段，也于事无补。”

隐者叹道：“好个巧舌如簧的小子！你的利嘴倒比武功更利害，如不能为我圣盟所用，早晚必成大海！”他已起了杀意，走上前两步。赛戈莱纳喝道：“你要作什么？”隐者道：“我不靠近，如何给他解攻？”赛戈莱纳道：“你不是会隔空弹气么？”隐者道：“隔空弹气只是一道直劲，怎能化解十二攻的千折百回。”赛戈莱纳“哦”了一声道：“原来你的功夫也不济事，只会直来直去的牛劲罢了。”隐者知道他成心吹毛求疵，也不理睬，暗暗在心里算着天时。

卢修马库突然从嘴里发出一阵含混不清的唔唔呻吟，双目陡然增大，全身剧震。赛戈莱纳几乎控不住老人，急忙让齐奥和奥古斯丁过来按住他手脚，自己一手仍抵住咽喉防止隐者突然发难，另外一只手探去他的膝盖小腿。这一探不要紧，探到一股强劲真气自双脚双鱼宫气势汹汹地冲入摩羯座，横冲直撞，有如蛮牛闯入瓷器铺子，所到之处无不四液紊乱，血气凌乱。赛戈莱纳光凭贴在小腿上的肉掌，都能感觉到皮层之下跃跃跳动的真气，卢修马库本人的痛楚可想而知。

赛戈莱纳不知十二攻的流转之理，怕贸然注入箴言内力只会添乱，一时束手无策。这一通足足闹腾了六、七分钟方停，那股真气捣毁了摩羯座，悠悠顺着血流加入体液循环，扬长而去。卢修马库直疼得双目充血，浑身一层湿湿的汗水，加上方才隐者又打裂了他的脊椎骨，可以说半条命已经去了。隐者并未趁机出手，见第二攻渐已平息，才平静道：“这还只是开始，待得一小时后升到水瓶宫，只怕这老头子已经抵受不住。”

赛戈莱纳无可奈何，把卢修马库扶坐起来背对隐者，面冲自己，隔在两人之间，依然用指顶住咽

喉，对隐者道：“好罢，你过来帮他解攻，若我发现你有甚么花样，就立刻杀了他。”隐者嘲讽道：“从善如流，善莫大焉。”举步向前，用枯槁如柴的五指去抚卢修马库的脊背。指力一浸，卢修马库登时从口中长长吐出一口气来，似是如释重负。

隐者忽又变换了指法，闪电般啪啪啪连点了卢修马库背上三座十六处星命点，卢修马库身体不由朝前倒去。赛戈莱纳一指不敢离开咽喉，另外一手去捏他的手腕，感觉那道真气势头稍弱，心知隐者确实在解攻，少少放松下来。

就在这时，赛戈莱纳突感到卢修马库体内一阵气息涌动，初还以为是解攻奏效，但这气息很快汇聚成洪流，自咽喉与手腕两处磅礴涌出，生生震开了他的双手。他脑中闪过一念，心中大叫糟糕，卢修马库绝无这种修为，定是隐者运出高深手段，以内力隔山打牛，渡过老人身体来袭击自己。念及于是，赛戈莱纳反应极快，立刻竖指去戳卢修马库咽喉。不料卢修马库金牛宫与双子宫内已经充盈了隐者的内力，皮层鼓荡，他这一指不及运劲，竟戳不下去。

这一霎时的失手，隐者已扳过卢修马库肩头，斐迪庇第斯缩地步法骤闪，赛戈莱纳眼前一花，他们二人已站开十几步远，先机顿失。赛戈莱纳千算万算，还是没算到隐者竟可以透体运气。此人奇招层出不穷，当真是高深莫测。

隐者搀住卢修马库，对赛戈莱纳笑道：“机关算尽太聪明，你如今还有甚么话说？”赛戈莱纳面如死灰，他计谋百出，却被对方以高明武功一一制住，可以说是一败涂地。他站起身来，对齐奥与奥古斯丁道：“我可挡住他一时半刻，你们两个速速赶回苏恰瓦城，教约瑟夫主教与大公早作防备。”齐奥怒道：“我斯文托维特派从不弃友逃生！”奥古斯丁口不能言，只能啊啊几声，比出不走的手势。赛戈莱纳心头一热，不由高声叫道：“也好！你我齐上，索性与他拼个鱼死网破！”

那边隐者笑道：“到了如今，你们还心存侥幸？”说完目光一敛，凶相毕露，眼看就要立下杀手。卢修马库这时睁开眼睛，嗫嚅道：“隐者大君，你放他们回城罢，否则我不饶你。”隐者没想到他居然有此一说，刚欲吐言，却一下子怔在了原地。原来卢修马库趁隐者一时不防，勉强支起右手中指，点在了他胸前的二宫回廊。这处系胸腔巨蟹宫与心脏狮子宫的交汇之所，各有一个星命点在此重合，是以称为“二宫回廊”，最是紧要，任凭你神功盖世，被点透了这里也是死路一条。

隐者自然深知此节，却不以为然：“你能有多大指力？我稍振内力便可轻易迫开。蚍蜉撼树，可笑至极。”卢修马库道：“假若我用的是点金指呢？”隐者一愣，旋即道：“你这半残之躯，将死之人，如何使的出来？”卢修马库道：“本来是没有的，只是你方才透过我身去攻赛戈莱纳，也顺便灌输给了我些内力，足堪一用了。”隐者呵呵一笑道：“你这话只好去骗三岁的孩子。”卢修马库指上多加了一分力道：“那么大君不妨一试。”

隐者沉声道：“你可想清楚，你昨日已经用了一回点金指，今日再用，势必灯尽油枯。届时一身空乏，那十二攻的内劲没有制约，行走更疾，发作起来比平常疼上数倍。我固然一死，便也无人为你解攻了。”卢修马库不知哪里来的力气，放声笑道：“谁要你解！老夫这种境况，与其苟活，不如速死的好。好在外敌已退，我死亦可瞑目了。”言罢他冲赛戈莱纳与齐奥高叫道：“你们快快离开，把今夜之事告之大公，让他早作提防。我在这里制住，他是不敢追的。”隐者道：“一小时后，第三攻便会发作，你必有死。到时候我追将过去，他们能逃多远？”卢修马库振声道：“你们没听见他说么？还不快走！！”说罢喘息不已，已是虚弱至极。

赛戈莱纳眉头紧蹙，情知此非逞强之时，回头冲齐奥与奥古斯丁喝道：“走罢！”齐奥看了执事一眼，神情纠结复杂，扭头便走。隐者的声音在背后不急不徐地响起：“后会有期。”语意恶意满盈。

三人各展脚程，迅速离了丘陵，一路急急忙忙赶回废弃磨坊。到了磨坊，三人取了行李，跨上马匹，不敢少作停留，当即渡过溪水，专挑荒郊野路，奔衢道而去。一路马蹄阵阵，颠簸不断，三人弓腰踩蹬，臀不离鞍，不住鞭打坐骑，只求离隐者再远些，再远一些。

他们一路奔了许久，赛戈莱纳忽然勒住缰绳，坐骑嘶鸣一声，拨转回头。齐奥与奥古斯丁一惊，也随即勒住马匹，齐奥问道：“怎么？”赛戈莱纳遥望来时的方向，语气萧然：“一个小时已到，第三攻想必已经发作了。”齐奥沉默不语，他们皆知这意味如何。

齐奥抓住鞍鞵，身子前倾，忽然问道：“只是有一事我实在没想明白，执事既然扼住那隐者的要害，为何不当即杀了他，以绝后患？”他不直呼卢修马库之名，而以官职称之，实在已在心中对这老者再无敌意。赛戈莱纳黯然道：“执事受创钜深，哪里还有甚么力气用点金指。隐者借他的身体渡力攻我不假，只是以他残破身躯，内力只会如水流镜面，涓滴不余。执事不过是在虚张声势，掩护我等逃离呐。那隐者虽有疑虑，终究是个惜命的人，不敢以身去试，还是着了执事大人的道儿。”齐奥骇然道：“那等到第三攻发作，岂不是立刻露馅？”赛戈莱纳道：“不错，如今我等也只好向上帝祈祷，愿执事灵魂早登天国。”

言罢他跳下马背，双膝跪倒，低低垂下头祷告。齐奥拔出锯齿剑来，遥指远方黑云阵阵，双目激动潮湿，大声道：“执事大人，我本是看不起你这软骨头的。万万没想到你铮铮铁骨，竟是这等好汉子。从此斯文托维特派敬你爱你，不容有丝毫亵渎。威夫塔朗·斯尔列科·齐奥在此立誓，代你守护摩尔多瓦，除死方休！”言罢用力把剑插在地上，跪下与赛戈莱纳一并祈祷。奥古斯丁在路边寻了些小石子搓碎成末，围着马匹洒了一圈，嘴里呜呜作响，双腿不时左右跃动，想来是津巴布韦祭奠勇者英灵的仪式。不觉间有夜风悄然吹起，将这些粉末送至半空，如雪卷霜飞，很快飘散于夜色之中。

祷告既毕，三人又上了马，疾驰而去。不知是马匹脚程迅捷，还是隐者已然放弃，他们连续跑了两日，身后再没了动静，一路顺风顺水，不一时便重返苏恰瓦城下。他们赶至城门之时，恰逢正午，两扇城门大开，商旅平民熙熙攘攘，进出如潮，煞是热闹。

守门的卫兵认得齐奥，他们虽见到他身旁的黑人心中起疑，却也不敢相拦，询问了几句便放三人过去。赛戈莱纳想到自己第一次进苏恰瓦城时，卢修马库陪在旁边恭敬备至的情景，不禁一阵唏嘘。三人进得城来，直奔圣西里尔大教堂而去。早有斯文托维特派的巡哨去报，约瑟夫大主教、尤利妮娅及斯文托维特派众人从教堂迎了出来，个个面露欣喜。这一趟出行，不知牵动多少人心。

尤利妮娅站在教堂前的充石之上，翘首以望，她见到走在前头的齐奥安然无恙，喜得大叫一声，三步并作两步跑到马前，唤着齐奥名字。齐奥不禁心花怒放，跳下马来，双手一把搂住她的细腰旋了几旋，闻得一阵兰麝香气，浑身轻飘飘如踩棉花。尤利妮娅先是惊慌了一下，红晕泛泛，随即任凭齐奥抱着，目光却盯着随后而至赛戈莱纳，双眸星闪，欲说还罢。赛戈莱纳笑了笑，还未说甚么，就被约瑟夫大主教当胸一记奥卡姆真理拳砸中，如雷的笑声隆隆传来：“哇哈哈，本座还以为你们这些小鬼死在荒野了呐！”斯文托维特派的其他人则围着奥古斯丁，盯着他皮肤啧啧称奇，奥古斯丁大概早惯了这种待遇，泰然自若，眼神一霎不离金发主人。

寒暄一阵，约瑟夫大主教让他们进了教堂，吩咐司铎把门锁好，只叫了赛戈莱纳与齐奥去告解室。尤利妮娅死活要跟着，说自己是斯文托维特派的首席女弟子，有权旁听，大主教架不住她磨，只好应允。

四人在告解室里坐定，齐奥用摩尔多瓦语把这几日发生之事详细道来，不详之处则由赛戈莱纳用希腊语补完。这一讲就是半天，听罢了演说，大主教和尤利妮娅两人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连沏好的奶茶都忘了喝。凭空冒出来的强敌隐者固然可怕，卢修马库执事的大节之举却更令他们又惊又佩又是惭愧。约瑟夫大主教几次张口欲说，却不知如何措词，最后伸拳捶了一下木门，重重“咳”了一声，道：“这卢修……咳，这执事想不到却是一个硬项人，本座先前倒真错怪他了！”尤利妮娅急忙追问道：“卢修马库既然如此，那大师兄是否也有所苦衷？”她始终对马洛德背叛一事不能释怀，只盼着斯文托维特派澄清污点。齐奥面色一沉道：“马洛德也是背着执事为隐者卖命的，你怎么还叫他大师兄？！”尤利妮娅垂头默然不语，齐奥知道自己这小师妹最重门派清誉，心中有所不忍，柔声劝道：“马洛德为美色迷惑，又谋害尊师，已不再是我斯文托维特派的门人，师妹你也不必介怀，有主教爷爷和赛戈莱纳少侠在，早晚擒他。”尤利妮娅抬眼去看金发少年，四目交错，赛戈莱纳微微颌首致意，让她心中一阵鹿撞。

约瑟夫大主教摸摸自己光头，皱起眉头道：“听你们一说，这奥斯曼大军，竟是那个隐者大君引来苏恰瓦，企图迫出那个甚么博格丹的？”赛戈莱纳道：“正是，他派了莎乐华来作亚历山德鲁的姬妾，亦是为了套出博格丹的下落。”约瑟夫大主教犯难道：“博格丹这名字，虽不流俗，用的人也不少，就在这苏恰瓦城内，怕也有百余人之多，难不成一个一个抄检？”赛戈莱纳道：“我走之前，执事曾送出一封信去，内中有劝说早离之语，说不定就是写给博格丹的，不知主教可有线索了？”约瑟夫大主教猛拍一下头，连声道：“哎呀，我竟忘了这事！”从怀里就手取出那信来，道：“执事送信时说的那些话，本座仔细推敲过，只能听出是送至城西一处修道院内云云，至于交给谁，却实在无从知晓了。”赛戈莱纳欣然道：“那有甚么为难，既知是在修道院内，只消去查问一下不就知晓了么？”他见其他三人均面露苦笑，有些诧异。齐奥道：“少侠你有所不知，我摩尔多瓦之民多笃信上帝，城西修道院不知凡几，其中僧侣修士更是极多，这么漫无头绪地查找，无异于大海捞针。”

约瑟夫大主教拍手道：“看来要解开这事，一定得去找大公商议！先把马洛德与莎乐华这两个奸细擒下再说！”其余三人也连连称是。约瑟夫大主教霍然起身：“此事非本座出马不可。齐奥、赛戈莱纳，让尤利妮娅带你们两个且先休息一阵罢，这几日也够你们辛苦了。”赛戈莱纳与齐奥确实已是精疲力尽，更不推辞，起身便要告辞，约瑟夫大主教又道：“尤利妮娅你拿了我的手谕去找司阁与城防长官，教他们提高警惕，不要让可疑之人混进来。”尤利妮娅应承下来。

约瑟夫大主教换了冠服，沐了双手，踏上马车一路往大公城堡隆隆而去。尤利妮娅带了齐奥、赛戈莱纳和奥古斯丁离开圣西里尔教堂，去到城东斯文托维特派的驻地。这是一处大院，篱笆以实木削尖用火烤硬，并排而立，颇为坚实。前院是处训练场，方圆有一百余步宽阔，后面立有几处木屋，古朴简实，无甚装饰，院落四角还有瞭望塔。平日斯文托维特派的弟子就在这里练习技击，聚众议事。

此时已近傍晚，大半斯文托维特派弟子已经被派遣去巩固城防，是以院内颇为安静。齐奥轻车熟路，自去了他以往惯用的房间休息，奥古斯丁恪守奴仆之道，不肯进屋，只在校场僻静处席地而卧。尤利妮娅带着赛戈莱纳来到自己房间，这房间打扫得异常干净，只有一床一帐，均是素白颜色，床边斜插有一束淡黄雏菊，隐隐有股清香。



赛戈莱纳进屋以后，鼻子耸动一番，展颜笑道：“好香，好香。” 尤利妮娅道：“我一向是不喜欢那些海外香料的，味道太浓。这花是我今天才摘的，只有新鲜野花的淡淡味道才好闻呢，象是风信子、矢车菊、金合欢、黄絮子什么的，都各有各的味道。雏菊有宁神的功效，等下你可以睡一个好觉。” 她一口气报出一串花名，声音脆生生的，煞是好听。赛戈莱纳凑近她脖颈嗅了嗅，抬头道：“你身上也有股香气，跟野花香倒有些不同。” 尤利妮娅吓得旋身躲开，大窘道：“你，你作什么？干嘛突然凑这么近！” 赛戈莱纳被少女长发扫到鼻头，丝丝痒痒，还带着几缕清香，颇为受用，他揉揉鼻子道：“那日莎乐华到我房间来，也是靠的这么近，香气浓烈，熏得我都要晕了。你身上的味道，可比她好闻多啦。” 他是说者无心，尤利妮娅听了粉面涨红，窘极而怒：“你怎能拿我去比那个淫……那个坏女人！” 扬手就要去打。

平日里师兄弟们都喜爱尤利妮娅，处处容让，偶尔挨她几下粉拳反觉享受。赛戈莱纳哪知这些，一见拳头挥来，五指猝翻，一把捏住她纤细手腕，手指触处顿觉一片柔滑细腻。尤利妮娅挣扎了几下挣脱不开，大为起急，连声嗔道：“你欺负我！你欺负我！” 赛戈莱纳怔道：“明明是你要来打我，如何是我欺负你了？” 尤利妮娅情急之下，一串摩尔多瓦语溜出嘴里，双手胡乱甩动，赛戈莱纳听不懂言语，想把她的手放开，可心中终究有些不舍。两人一推一拉之间，尤利妮娅脚下一歪，一声小小尖叫，竟顺势被赛戈莱纳抱了一个香玉满怀。

尤利妮娅登时不敢挣扎，全身僵在那里，任凭他双臂搂住。赛戈莱纳颇觉诧异，这几下擒拿并不难拆解，怎地她反而自投罗网？他心神荡漾，也不愿松开，慢慢发觉怀中娇躯变软，不似刚才般紧张。少女躺在他怀中，忽地幽幽一叹：“我原以为二师兄身故以后，再没人能这般对我。想不到你和他都是一样的坏。” 赛戈莱纳奇道：“奥古斯丁的津巴布韦大擒拿手，正是这样的搂抱手法，莫非斯维奇德兄弟也会？”

尤利妮娅面色一变，一下子甩开赛戈莱纳臂膀，匆匆擦了擦额前乱发，扭头走了房间。赛戈莱纳不明就里，也不追出去，自顾躺到床上。床铺想来是新晒的，有股太阳的松软香气，他头一沾枕，立刻呼呼睡着。外面尤利妮娅一直等他追来，及听到屋内鼾声，不由低声骂句“呆子”，这才悻悻离去，也说不出自己是盼他聪明些还是再呆一些。

赛戈莱纳自出城以后，风餐露宿，倒有大半时间在路上奔波，直到今日才有床可卧，这一觉睡的十分香甜，从傍晚足足睡到次日正午方起。他起床以后，揉揉惺忪睡眼，发现床边早摆了一盆燕麦粥和一块松仁糕点，那糕点形状颇怪，似是一个拙劣学徒捏成，里面果仁、甜露搁的却多，倒是能看出花了不少心思。赛戈莱纳拿起糕点几下吃完，又一口气喝完燕麦粥，觉得体内四液平静，真气涌动，不由盘腿坐在床上调息了片刻，让真气流传十二星宫一周，感觉极之舒泰。

吃饱喝足，赛戈莱纳信步推门出去，看到奥古斯丁正站在外面。那黑人一见主人醒来，十分欢喜，走过去拜伏于地，双手奉上一套干净的粗布衣物。赛戈莱纳问这衣服哪里来的，奥古斯丁指指远处，以手作长发状。赛戈莱纳“哦”了一声，把衣服换好，这衬衫大小颇为合身，袖口还以红线绣着一个摩尔多瓦单词与一朵风铃花，看单词拼法发音颇似斯维奇德，或许正是他的旧物。

齐奥恰好从一旁走来，他胡子已剃得干净，见赛戈莱纳已经起身，便拉着他的手沉声道：“约瑟夫大主教已经到了，叫我们过去。” 赛戈莱纳见他面色凝重，知道一定是有大事，也不多问，随着他而去。两人顺着走廊，一路来到斯文托维特派的议事堂内。这是整个院落内最大的屋子，堂正中摆着一矛一剑一盾，还有三束白色马鬃，正对大门的墙上系一幅细密画作，画的是战神斯文



托维特力战风神斯特里博格的故事。

约瑟夫大主教已经在堂内等候多时，正在与尤利妮娅聊天，他见赛戈莱纳与齐奥进来，袍袖一甩，迎了上来。以约瑟夫一国牧首之尊，竟会静候赛戈莱纳起床，实在是对这少年格外青眼有加。尤利妮娅见赛戈莱纳进来，下巴一翘，把视线转到别处。

赛戈莱纳也不多作寒暄，直截了当问道：“您去见大公，结果如何？”约瑟夫大主教愤愤道：“大公真是老糊涂了。我当面揭破马洛德与莎乐华的底细，他竟说小莎应该不是那种人，其中必有误会，又问我马洛德是谁，他实在不记得了，真是气煞本座！大公年轻时何等精明，怎地如今变得这般昏聩！”齐奥叹道：“那个狐媚女人真是了得，把马洛德与亚历山德鲁都迷的神魂颠倒。”尤利妮娅冷哼了一声，又瞪了赛戈莱纳一眼。

约瑟夫大主教又道：“可笑大公还不自知，兀自叫着让卢修马库来与本座折辩。本座实在恼怒，便告诉他执事已死，把隐者之事约略一说，大公这才不作声，神态颇有些慌乱，嘴里念叨执事一死如之奈何之类。我又问他博格丹究竟是谁，大公更是眼神闪烁，几次避而不谈，被逼得急了，甚至唤来卫兵要赶本座出去。”赛戈莱纳道：“可见大公一定知道些甚么！”约瑟夫大主教得意道：“不错，本座发起怒来，管他甚么天主老子。那几个卫兵被本座这么一暴喝，唬得筋骨酥软，登时瘫在地上不敢动弹。本座对大公说，如今强敌瞬息可至，无论苏恰瓦、博格丹还是你亚历山德鲁俱身处不测，这般隐瞒，只有坐以待毙而已！大公见实在躲不过去，只好含含糊糊说出实话，那博格丹竟是他的儿子。”

在座的人听到都吓了一跳，齐奥讶道：“这怎可能。大公婚后一共生有三子，大儿子伊利耶长年驻守北部波兰边境，次子斯特凡是南边基利亚港的城主，三子彼得此时陪伴他母亲在雅西养病，俱不在苏恰瓦。”约瑟夫大主教斜眼看了看他，不屑道：“你这小子枉长了这么大，竟连人情世故也不懂，生娃娃这种事，与结婚有甚么相干？”齐奥闹了个大红脸，讪讪不敢答话。约瑟夫大主教又道：“本座初时听了，也是万分讶异，想不到他竟有了个私生子。大公却再也不肯说，这些事涉嫌宫闱，本座乃是方外之人，亦不好再行逼问。我又问他如今博格丹身在何处，大公说一向不曾见过，都是执事代为联络的。”尤利妮娅道：“无怪卢修马库在信中自称为‘仆’，看来那接信的人无疑便是博格丹，也是他的少主人。”约瑟夫大主教对她的敏锐颇为赞许，长叹一声道：“卢修马库身受隐者酷刑，仍不肯招供，执事对大公和这个私生子当真是忠心耿耿，宁可一死，也不让大公丑闻爆出。”赛戈莱纳疑道：“只怕事情并非如此简单，那个私生子曾教过卢修马库点金指，威力之强连隐者都忌惮几分，可见他武功极深，绝非一介贵族私生子这么简单。”齐奥在一旁道：“这事只有捉来马洛德与莎乐华，方才明白了。”

约瑟夫大主教恨恨拍着椅背道：“本座从大公房间出来，立刻派人去抓那一对奸夫淫妇，结果两人俱都不在屋里。本座唤了卫兵在城堡上上下下搜了一遍，也没他们踪影，想是早嗅出味道不对跑掉了。本座已经晓谕各处城防严加盘查，不教一个可疑之人离城。”齐奥愤愤道：“大公糊涂误事，真不知执事大人这几年是怎么侍候过来的！”他数日之前还骂卢修马库是土耳其狗，如今却言必称大人。

赛戈莱纳道：“那我们如今该如何是好？”约瑟夫大主教捋须道：“本座已有了计较。那信既是送去城西一处修道院，我便安排了几个暗哨隐在西门。一旦见到有城堡里有可疑之人出来，便蹑踪跟去。大公之言，未必属实，他被本座踢破了内幕以后，或许会急于与博格丹联络，届时咱们尾随其后，自然就能找到了。”其余三人拍手称善，都说这是好计策。约瑟夫大主教点点头，复又

摇摇头道：“这老亚历山得鲁，咱们为了他好，还得如此偷偷摸摸地办事，好生不痛快。”尤利妮娅劝解道：“主教爷爷一心为国，苏恰瓦城都是知道的。大公不明白，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又怎会不明白主教爷爷的苦心呢。”

她这一席话说得约瑟夫大主教呵呵大笑，笑罢一拂大袖道：“得啦，你们接着歇息罢，有了消息本座自然会来通知你等。”转身大步离去。

约瑟夫大主教离开以后，尤利妮娅起身收拾碗盏，却被齐奥一把扯住道：“师妹，有几句话我要和你说。”尤利妮娅一愣，赛戈莱纳见状，立刻道：“你们自聊，我去找奥古斯丁耍拳去。”说完信步走出大堂。

奥古斯丁正在堂下等候，见主人来了，很是欢喜。赛戈莱纳道：“你那津巴布韦大擒拿手颇有些意思，只是过于自恃勇力，碰到练外家的尚还可一搏；若遇见内家高手，人家只要轻吐内劲，就能伤你肺腑。来，来，你我参详一下，我教你些运气的法门，你也教我些擒拿的手段。”

于是二人就在校场上拆起招来，动作极其缓慢，不求败敌，只求看清拳脚的来路去势。拆解了大约有一个小时，奥古斯丁已经大汗淋漓，赛戈莱纳却浑然不觉疲累。斯文托维特派的几个弟子瞧着有趣，也凑过来围观，初时只道这等慢速的拳法无非是戏耍，后来发现其中奥妙颇多，也纷纷学着他们的样子练习起来。赛戈莱纳不时出言指点，俨然一派老师的派头。

赛戈莱纳无意一瞥，忽然看到尤利妮娅从大堂走了出来。她白皙面上浮有一层困惑神色，步伐虽然稳健，却多了几分沉滞。斯文托维特派的弟子见到，纷纷停下手来冲她打招呼，尤利妮娅恍若未闻，径直走到赛戈莱纳面前。赛戈莱纳也停住拆解，叉腰问道：“你们谈完啦？”尤利妮娅“嗯”了一声。赛戈莱纳说了声“哦”。少女盯住他双眼，见他半天不言语，忍不住蹙眉问道：“你不想知道我们说的是甚么吗？”赛戈莱纳道：“你们派内之事，我这外人哪好与闻听哩。”尤利妮娅身形一晃，热泪夺眶而出，跺脚大声道：“他让我嫁给你！”赛戈莱纳愕然道：“齐奥兄弟何出此言？”

原来适才赛戈莱纳离了大堂以后，齐奥便趁机向尤利妮娅剖白心迹。他说自己自入门之时起便心仪于她，恪于二师兄斯维奇德只得埋藏于心。自斯维奇德死后，他本以为有了机会，却半路里杀出一个赛戈莱纳。昨日他们二人在尤利妮娅屋里的举动，齐奥其实在一旁看得清楚，他自度无论武功、威望均不及赛戈莱纳，思忖再三，便劝尤利妮娅嫁给赛戈莱纳，招他入赘斯文托维特派，好让这一派发扬光大。

尤利妮娅不过是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哪经历过这等事情，听了齐奥的一席话，心里彷徨无计，一个人晃晃悠悠走出大堂，来找赛戈莱纳。没想到赛戈莱纳天资聪颖，这方面却全未开窍。她见他一脸无所谓，还道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一时间丧师之痛、失偶之哀、无情之怨、沮丧、懊恼、愤懑诸般情绪齐齐涌出来，索性扑到赛戈莱纳怀里大哭起来。

周围的斯文托维特派弟子见到小师妹这般情状，有懵懂的要上前安慰，却被聪明的拽住道：“这种事情，哪里容我们置喙！”纷纷找借口离开。赛戈莱纳没料到尤利妮娅会有此举动，楞在原地任凭她泪水打湿斯维奇德的衣襟。他忽见齐奥自大堂缓缓走出，表情失魂落魄，心中大为不忍，叫了声：“齐奥兄弟。”齐奥却忽然跪倒在地，强忍痛苦恳切道：“少侠，我师妹对你一片诚心，请你答允了她罢！”

尤利妮娅猛抬起头来，泪眼朦胧冲齐奥大喊道：“我不要你求他！我不要求他！”扭头就跑，却被奥古斯丁拦在面前。尤利妮娅咬牙道：“滚开！”扬拳打去，奥古斯丁用出津巴布韦擒拿手周旋，既不让她离开，也伤她不着。尤利妮娅只觉眼前臂影重重，连续冲了数次均被挡回，她擦擦眼泪，扭头对赛戈莱纳恨恨道：“你想留我在这里，还是让我走？”

赛戈莱纳还未及回答，远处突然一名骑士冲入校场，马匹一直冲到众人跟前才收住脚。骑士对赛戈莱纳与齐奥大声道：“约瑟夫大主教传话，城西有了动静，叫你们尽快去西边城门集合！”赛戈莱纳与齐奥对视一眼，齐奥上前一步劝道：“师妹，先以国事为重。”尤利妮娅亦知道轻重缓急，她跺了跺脚，扭头飞奔回自己屋子。

赛戈莱纳心有歉疚，走过去拍了齐奥的肩膀道：“齐奥兄弟，有件事如今不好瞒着你。”齐奥怪他不接受尤利妮娅，沉声道：“什么？”赛戈莱纳扯开上衣，露出胸口、双肩上的三个斑点，连同额头一共四个，齐奥面露不解，赛戈莱纳道：“我其实是护廷十二使徒中马太福音在这一代的传人，这十字斑点就是凭证。”齐奥惊道：“那你不是……”赛戈莱纳道：“不错，护廷使徒也属修士，须专心侍奉上帝，是不能婚配的。”齐奥一听，也不知该为自己欣喜还是该为师妹难过，百感交集，竟说不出话来。赛戈莱纳重新把衣服扣好，笑道：“回头了结了此事，你与尤利妮娅说说罢。”

这时尤利妮娅收拾停当返回校场，她把长发束起，脸上泪痕洗净，仍是英姿飒爽的清丽模样，只是殊无表情。她快步走到二人面前，只望着齐奥道：“我们走吧。”齐奥与赛戈莱纳谁也不敢多言，三人各自上马，朝着城西飞奔而去。奥古斯丁拽着赛戈莱纳马尾，一路赤足跟跑。

到了苏恰瓦城西门，约瑟夫大主教已等候多时，见他们才到，大不耐烦：“你们来的好迟！人都快要跑光了！”赛戈莱纳纵马过去，问道：“大公有动静了？”约瑟夫大主教颇为自得道：“感谢上帝，本座亲自安排的暗哨，如何能错——只是没想到，大公没有派人，而是亲身前往。”

三人均是一楞，齐奥道：“大公他亲自出城了？莫非是看错了，他已数十年不曾离开苏恰瓦。”约瑟夫大主教道：“大公带了十几名亲兵，也不打旗号仪仗，穿着便服出了西门，只说是去狩猎。如今正朝着城西的达干山而去，已有我们的人在后面悄悄跟过去了。”尤利妮娅问道：“达干山中，有三间修道院，他会去哪一家呢？”约瑟夫大主教道：“跟上去便知！”他瞥了尤利妮娅一眼，觉得她神情有些古怪，不过大事当前，不容他分神细想。

于是四人也不多带人手，只教奥古斯丁随行，拍马疾驰而去。苏恰瓦城西乃是一大片密林，有一条小路蜿蜒伸入。这里是苏恰瓦贵族游猎之地，寻常百姓俱不得入内，是以鸟鸣狐蹕、獾走梟飞，大是热闹。

只是这五人无心欣赏两侧美景，排成一行埋头赶路，他们循着跟踪者留下的印记走了半日有余，约瑟夫大主教忽然皱起眉头道：“这便怪了，达干山中三个修道院我都去过，都不曾要走这条偏僻小路的。齐奥和尤利妮娅想了一回，也没甚么头绪，四人只好继续向前走去。林子愈加阴翳，两侧山势倾来，狭窄处甚至天空只留有一线之隙，全无人迹，惟有覆在路面的叶子上依稀可见马蹄散乱，可见是大公的马队踏过。

忽然路旁灌木丛被拨去两边，从中闪出一个人来。齐奥一惊，“唰”地抽出长剑，却被约瑟夫止住。这是个身材瘦小的汉子，脸膛黝黑，一双硕大的赤足满是泥土。他见了约瑟夫大主教，先行

跪倒亲吻脚面，然后说道：“尊主，大公的队伍就在前面一处谷口停住了。”约瑟夫大主教道：“他们为何停住？”那汉子道：“小人看到大公只身朝谷内走去，那十几名亲兵却留在谷口看守，小的不好跟进。”约瑟夫大主教道：“你干的不错，快快从原路返回罢，免得到了夜里有狼豹出来伤人。”汉子又亲吻一遍脚背，向身后三人鞠躬致意，然后匆匆离开。

约瑟夫大主教笑道：“来罢！今日教你们这些小辈看看甚么叫单骑闯营。”一抖缰绳，双腿猛一夹马肚子，朝前面冲去。那守谷口的十几个亲兵见这里深入山坳，偏僻无人，本来漫不经心，忽然听到隆隆马蹄声响，见那赫赫有名的霹雳火大主教突然催马冲将过来，无不骇异。约瑟夫大主教冲到谷口，几乎踏倒几个马前的守卫，他也不下马，直接对那些亲兵喝问道：“大公是往里去了么？”其中一个亲兵上前拱手道：“正是，大公说他心绪不宁，要进谷静修祈祷，不可让闲人打扰。”约瑟夫怒道：“放你娘的屁！本座乃是摩尔多瓦的大主教，大公若要祈祷，怎少得了本座，快让开！”他这一吼如黄钟大吕，亲兵平日里对主教敬若天神，如今他作狮子怒吼，全都噤若寒蝉，哪个敢拦，纷纷放下武器，让开一条路来。

约瑟夫大主教大摇大摆闯进谷来，赛戈莱纳、奥古斯丁、齐奥与尤利妮娅尾随鱼贯而入。甫一进谷，便有一股古怪的药味传来，愈往深里走，味道愈加浓烈。尤利妮娅蹙着眉头，一手握缰，一手掩鼻，似是难以忍受。齐奥递了自己手帕过去，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接过来。大主教用力嗅了嗅，沉吟了片刻方道：“古怪，古怪，我只能嗅出曼德拉草与金链花的味道，其余闻不出来的药料不下十几味，难道这山谷里藏了一个药房不成？”赛戈莱纳只学得几味疗伤的野草，于医道一无所知，接不了话茬，只得埋头朝前走去，同时闭住一半气息，免得苦味入鼻。

这山谷入谷颇窄，碎石遍地，两边山岭郁壁对倾，怪石嶙峋，如两扇未曾合缝的顶盖，只余头顶一线天色。地面上锥石极多，如宗教审讯所里用钉板一般，个个耸尖立锋，状如恶魔指爪。马匹唯恐被扎了四蹄，一步一顿，前行极难。他们看到一匹枣红色骏马立在前头不动，一看鎏金辔头便知是大公的坐骑，只得也学大公放开马匹，改为步行，在这些凸起的尖锥之间七绕八绕。行出不到百步，忽然眼前豁然开朗，原来这条锥谷的尽头竟是一片开阔的谷中盆地。约瑟夫大主教作了个噤声的手势，与赛戈莱纳悄无生息地贴了过去。奥古斯丁、齐奥与尤利妮娅功力不足，只能远远在后面跟着，生怕弄出什么动静。

这片盆地中间塌陷，四外环山隆起，除去一个入口，并无别的出路，其余三面山壁皆平整如镜，全无攀爬借力的地方，俨然是一个牢笼模样。盆地正中架起了一个硕大无朋的漆黑圆腹坩锅，锅边烙着一轮弯月，底下积薪熊熊，锅内熬着不知是甚么的黄绿液体，咕嘟咕嘟翻腾不已，原来那异味就是从这里飘出来的。坩锅四周散乱搁着各色药材、矿石、铁锭铅块以及一些兽骨残渣。那三面平整山壁之上，不知被谁用炭柴写满了许多数字与图形，极为凌乱潦草，难以辨认。在盆地一角还有一铺稻草，其上条石作枕，枕旁堆放着数十本古旧厚实的书籍。对角处还有一个小小的土包，似是个坟墓模样，前面立有一块石碑，其上无字，只刻着一朵鸢尾花。

整个盆地宛如一个露天的小型修道院，至此众人方知信中“修道院”之意。

亚历山德鲁正站在坩锅之前，锅中鼎沸之声颇大，是以他根本没听到约瑟夫等人靠近的声音。这垂垂老者吃力地举起一把搅拌用的圆头木勺，敲了敲坩锅边缘，大声道：“我儿，出来见见你可怜的父亲罢。”坩锅沸腾依旧，不见有甚么响动。

约瑟夫大主教掰掰手指关节，发出嘎巴嘎巴的声响，低声怒道：“呸，原来竟是个下贱的炼金术

士!”赛戈莱纳也曾听修士提及，炼金术士乃是欧罗巴的一个邪派，行事诡秘乖戾，擅于物质融汇、元素化合，毕生孜孜以求“点石成金”及“长生不老”。因为这个门派亵渎造物主，为历代教廷所不容，只是诸国国王明里反对，暗中却无不心往，是以多年以来势力不消反涨，已成了欧洲武林人人头疼的一个公害。

大公举棒又敲了三下，锅中沸腾噤然而止，一个嘶哑人声自锅中传来道：“父亲你不在苏恰瓦城安享天伦之乐，跑来我这陋居是何用意？”竟是用法语说的，赛戈莱纳听到精神一振。大公苦笑着亦用法语作答：“人说父子无世仇，何苦连一面都不得相见呢？”沉默片刻，只见水声相击，一个全身赤裸的人“唰”地从药液中跃出，平平落到大公跟前。这人长年泡在药液之中，头发、胡须、眉头已然掉尽，一张青森森的面孔满是褶皱病容，看上去竟比大公还老上几分。他身材极瘦，胸前肋骨条条可见，唯独小腹高高鼓起，望之极不协调。赛戈莱纳心想，这想来便是亚力山德鲁大公的私生子博格丹了。

博格丹眼皮一翻，也不理睬大公，径自走回到稻草床铺旁捡起一条破烂毛巾擦了擦身体，用一件黑丝袍把自己罩了起来，方转身道：“父亲，您可以说了。”大公觉得坍塌热力实在难耐，遂走开几步，擦擦额头汗水，才缓缓说道：“卢修马库他前日被杀死了。”博格丹动作停了一瞬，随即淡淡道：“执事于我有恩，亦是我的好友，你不必开口相求，我自会为他报仇的。”大公忍不住问道：“倘若是我被人杀死，儿子你可会出手？”博格丹嘲讽道：“父亲您已有三子，又是一国之君，哪里轮到我这卑贱之人尽孝呢。”大公还欲分辨，博格丹截断他的话道：“父亲您万金之躯，区区一个执事之死，怎能劳动您亲自来找我，一定还有别的事罢？”

大公顾不得恼他讥讽，说道：“你可知是谁杀的卢修马库？”博格丹道：“执事行事一向实际，自然有那假仁假义的人恨他无德，仇家可是不少。”约瑟夫大主教与齐奥、尤利妮娅在旁边听到，心中俱是一惭。大公走到他身前，放下搅勺，长叹一声道：“是隐者，他回来了。”博格丹一听隐者之名，眼神一凛，不由得凶光毕露：“这老匹夫真是贼心不死！”大公将近期发生之事说了一遍，只是细节上与实情稍有不同，在他口中变成是卢修马库带着随从前去奥斯曼军中，被隐者偷袭，最后力战而死，随从逃回苏恰瓦城报信云云。

博格丹一面听着，一面从一个口袋里拿出几粒不知甚么炼出来的澄黄药丸，放到嘴里嘎巴嘎巴嚼了，面上青色稍褪。大公见状，连忙关切道：“这么多年来，你的伤势恢复如何，如今战他可有胜算？”博格丹咧开嘴嘎嘎笑道，笑声如铜铎铁磨：“我蜗居此地已有十五年，父亲您一直到今日，才肯问候我的病情，实在是令我感动莫名。”大公大为尴尬，搓着手不知如何回应。博格丹又道：“亏得卢修马库每月按时送来柴薪药料，这十五年来我每日以药液洗髓，加上炼金术中的秘方，外伤已好了七成，只是……”他话未说完，突然一拍坍塌，塌体纹丝未动，锅中黄绿液体却骤然扬起，朝着赛戈莱纳他们潜伏的石锥泼来。

约瑟夫大主教大吃一惊，击锅振水他自信也能轻易作到，但这等驾驭锅中沸水如臂使指一般，却是极难。他见急机变，双臂一晃，把一面法袍挥起挡在五人面前，恰好被那药液泼了个正着。尤利妮娅和齐奥吓得不敢，这沸水倘若泼溅到脸上，轻则毁容，重则烫死，还不知那黄澄澄、绿油油的水液里到底藏着甚么毒物呢。

博格丹冷冷道：“偷听的都给我滚出来罢！”五人知道身形已露，便纷纷起身踏入盆地。大公见到约瑟夫大主教，先是一阵惊慌，随即怒道：“主教你竟偷偷跟踪我，太放肆了！”约瑟夫大主教把法袍抖了抖水，依然披在身上，以希腊语叱道：“大公你言谈举止不尽不实，还想瞒过本座么？”



本座也不是要与你作对，只是为苏恰瓦城上下着想，岂能因你的颠顽而坏了全城百姓的性命。天主有德，老天有眼，你还不悟么？”这一番话大义凛然，说得大公哑口无言，约瑟夫大主教又冲博格丹说道：“你便是大公的私生子？本座是摩尔多瓦大主教。”他知道此人是炼金术士，是以语气殊无好感。博格丹毫不理睬，把这四人来回端详了一遍，仍旧对大公用法语道：“这五人已经知道我的行藏，须得杀掉，父亲你看如何？”大公颇有些踌躇：“约瑟夫是本国大主教，那一男一女都是斯文托维特派的弟子，都不可……”博格丹道：“如此，先杀掉那金发小子，以儆效尤罢！”

他本对着大公讲话，却猝然横里一指，点向赛戈莱纳。赛戈莱纳怎能想到这人性子如此乖戾，不问情由便要施下杀手，心中大是气恼，更不躲闪，也伸出一指迎冲而去。二指相抵，稍触即退，两人俱是一惊。赛戈莱纳惊的是此人招数高明至极，内力却十分古怪，刚才那一触他已感到博格丹的内劲浮虚，虽强横无匹，却是雄而不厚，倘若碰到相等的敌手以内力对冲，厚势便会崩溃；博格丹本以为这等黄头小童可一击杀之，却没料到对方内力极为充沛，正是自己最不愿对敌的那类对手，急忙一指错开，免得跟他比拼内力，腹部鼓起的肚子一阵颤巍巍。

博格丹面色煞青，问大公道：“摩尔多瓦几曾出了这么一号人物？”大公哪里知道赛戈莱纳底细，嗫嚅难言，约瑟夫大主教划了一个十字，得意道：“他乃是教廷弟子，虽与我希腊正教门庭不合，侍奉天主之心却是一体的。”尤利妮娅不明所以，齐奥听了这话，却忽然想到赛戈莱纳的使徒身份，不免多看了自己小师妹一眼。博格丹换了摩尔多瓦语对主教道：“原来是教廷的人，你们是用来审判炼金术士的么？”

约瑟夫大主教道：“若是平时，见了你这种邪徒，本座必不会坐视不理。只是今日情况特殊，暂不与你计较。”这位赛戈莱纳兄弟，乃是卢修马库临终托付之人，亦是从隐者手下逃生出来的。他的话，可比大公可信多了。”博格丹听到隐者的名字，不禁打量了一番赛戈莱纳，疑惑道：“你年纪轻轻，竟能从隐者手中逃生？莫不是在吹牛。”赛戈莱纳自出谷以来，终于有机会练习法文，便把隐者相貌、声音与作派略作描述，博格丹颌首道：“不错，果然就是他，这十五年来他竟没变过。他武功如今怎样？”赛戈莱纳又把隐者如何掳走卢修马库、自己如何追赶、隐者如何擒住众人、卢修马库如何牺牲细细说了一遍，末了苦笑道：“莫说测他的武功深浅，我便是迫他用出双手都不能。若非有执事，只怕都要死在那里。”

博格丹似乎不愿与他用法文多讲，换回摩尔多瓦语淡淡道：“你这话倒也实在，你小子内力虽然古怪，还欠缺些磨砺，要跟他交手，还差了许多。执事有我教他的点金指，倒可以与之一搏。”尤利妮娅气不过插嘴道：“你刚才连赛戈莱纳一指都不敢接，还这么大话炎炎，好不羞臊！”博格丹指甲一弹，一缕绿液飞到尤利妮娅脖颈处，她本来细腻柔白的脖子登时变得乌青一片，奇痒无比，吓得尖叫起来。齐奥、赛戈莱纳与约瑟夫主教俱是大怒，以为他用了甚么奇毒，博格丹道：“小姑娘胡乱插嘴，该教训一下才是。”指甲又是一弹，这次却是一缕白液，仍旧溅在脖颈，痒痛稍减，只是乌青还在。博格丹道：“你们谁助她用内力活活双子宫的血脉，把渗入皮肤的药液行至肾脏天平宫化掉就是。这不过是我疗伤的药渣，没有毒性。”齐奥不敢多问，当下把尤利妮娅按坐在地上，盘腿用双手抵住她双手，运功逼液。约瑟夫大主教双拳一捏，瞪眼喝道：“你好大胆子，竟然爱本座面前用这种邪魔之法！”博格丹傲然到：“什么邪法，不过是物质相合的规律运用罢了。我炼金之妙，岂是你们这些俗人所能领会的。”

约瑟夫大主教见尤利妮娅没甚么危险了，转向大公道：“大公你最好把这人的来历一五一十讲出来，否则等隐者杀来，后果堪忧。”亚历山德鲁面色骤变，逐渐背靠山壁，似乎极是痛苦。博格

丹见状不禁仰天长笑道：“父亲呐父亲，想不到你薄情一世，到现在倒坚贞起来。”他把黑罩袍子裹紧，嘶哑着嗓子对众人道：“我这父亲一贯懦弱，也罢，便让我说与外人知道，这个素称‘好人’的大公曾作出过何等事情。”他改换了希腊语，好教在场之人都能听懂，大公听了他儿子言辞，索性闭上眼睛，如在刑架上静等屠戮。

博格丹又吞下一枚药丸，徐徐道：“我娘亲本名唤作凯瑟琳·德·瓦卢瓦，乃是法兰西瓦卢瓦皇室的旁裔普瓦图侯爵的女儿、疯子查理的表姐。耶历一千三百八十二年，铅锤党于巴黎作乱，宫廷倾轧，我外祖父为暴民所杀。娘亲连夜逃出巴黎，一路东奔，决意避祸东欧以了残生。三年之后，我娘亲终于到了摩尔多瓦，恰好碰到穆沙特家族的一个贵族青年亚历山得鲁，便是我父亲了。承蒙他多方照顾，我娘亲由是感激，遂以身相许。我父亲哄骗我娘亲，只说恪于身份，不便立刻明媒正娶，只消等些时日。一年之后，她诞下一子，便是我了。我父亲到了那时，仍然推搪……”这时大公插嘴道：“非我不愿意娶凯瑟琳，实在是时势逼迫。”博格丹怒道：“闭嘴！不然我便毒哑了你。”大公只好仍旧缩在角落，博格丹又继续道：“这一推搪，便推了足足十四年光景。我那时年已及弱冠，尚且晓得我父亲只是空言哄骗，我娘亲犹不自省。到了耶历一千四百年，摩尔多瓦大公身死，我父亲兄弟五人争权不休，我娘亲为助我父亲登上王位，可谓是殚精竭虑，只盼他登基以后，我母子就有了倚靠。”

约瑟夫大主教道：“你母亲又有甚么能耐，可以左右摩尔多瓦政局？”博格丹冷笑道：“炼金术本来就流行于诸国宫廷，我娘亲天资聪颖，在法国时已学了一身奇术，如何不能？她先毒杀我父亲的两个兄弟，又前往邻国瓦拉几亚，甘心以身相诱，让那瓦拉几亚大公米恰尔出兵相助，攻灭了其余两个兄弟，终于助我父亲坐上了王位。她原以为从此可以与他相宿相栖，终老一生，想不到那薄幸忘恩之人竟嫌弃我娘亲身事二夫！可怜我娘亲一怒之下，还是不忍伤他性命，就离开苏恰瓦，携着我在附近一处修道院中隐居，平日里只一心教我些武功与炼金术，盼着哪一日父亲回心转意，我好有能力效忠于他。”

说到这里，博格丹长长叹息一声，那青森森的脸上也显出些许哀伤：“倘若如此终了一生，还则罢了。却不料我父亲又给她惹来一身滔天祸事，以至我有今日之地。当年我娘亲离开法兰西之时，身上还带着一件至宝，乃是圣路易的王冠。这王冠与寻常的不同，乃是路易九世当年之用，路易九世是御封的圣人，他的王冠号称三圣，由耶路撒冷十字架残片、耶稣受难时所戴荆棘王冠的棘刺与黄金打造的金百合花拼成，无比珍贵。此事我父亲自然谙熟于心，其时奥斯曼土耳其有大军压境，他去找瓦拉几亚借兵，开口便允诺以圣路易王冠相酬。事后他来找我娘亲索要，我娘亲自然不肯给，此事不了了之。没想到这个消息却不胫而走，竟被一个魔头得知了。”赛戈莱纳动容道：“是隐者？”

博格丹道：“隐者只是他的名号，究竟姓甚名谁，没人知道——你们可听过塔罗血盟么？”众人都摇了摇头，约瑟夫大主教道：“塔罗牌我倒知道，似是魔女巫婆所施行的邪术道具，计有大阿尔克那二十二张，各有图案寓意，可是那个？”博格丹道：“不错。外人虽视炼金术士为一个门派，其实术士之间多各自为政，颇为松散。其中有二十个出类拔萃的高手，深感孤军作战不若群策群力，遂歃血为盟，约以塔罗为号。塔罗血盟中人平日并不来往，每十五年一聚，倘有空缺，则另外推举一人递补，是以人数常常都有二十二人不变。那‘隐者’便是其中一名了；而我娘亲亦身在其中，号为‘月亮’。”说罢一指坍塌侧烙着的弯月标志，众人只道那无非是寻常装饰，原来还有这等寓意。

博格丹继续道：“隐者不知如何知道了我娘亲拥有圣路易王冠，起了觊觎之心，数次索要未果，

怀恨在心。恰是十五年前，隐者会同几个甘与他同流合污的血盟成员，大举进犯。我与母亲拼死抵抗，仍旧是寡不敌众，母亲向我父亲求援。那无耻之徒竟说只消拿圣路易王冠来换，便发兵去救。只有卢修马库见我母子可怜，私自调动了斯文托维特派的一批门徒来援，可惜为时已晚。母亲空等援军不来，被隐者打至重伤，我亦中了隐者的典伊寒掌，一身功力尽废。我娘亲拼得一死，用血盟誓约逼迫隐者发下誓言，须等到十五年后新月继任，才可再回摩尔多瓦夺取王冠。隐者料我已成废人，不以为意，说日后自会来取，威胁说倘若我就此逃走，他便要屠尽苏恰瓦全城。母亲叮嘱我不可因私而害了一城性命，亦不可找我父亲报仇。于是这十五年来，我便在卢修马库的帮助下，在这达干山的隐谷之中伴着母亲遗骸慢慢疗伤，不问世事。而我那父亲，嘿嘿，却在苏恰瓦城里颐养天年，享尽清福，好不舒服。”

这一篇故事讲下来，博格丹以手按胸，忆起母亲音容笑貌，眼中竟隐有泪光。听众亦是嗟叹不已，始知为何博格丹跟他父亲只用法语交谈，实在是为了追忆亡母。再看那负心大公已经是面如死灰，瘫坐在地，喘着阵阵粗气，仿佛那旧事压在胸口重逾千金，艰于呼吸。博格丹一指道：“父亲如今你瘫坐之地，恰好就是我娘亲凯瑟琳埋骨的所在”。大公听罢低头一看，竟是一个小小的坟包，吓得连忙挣扎着要起身避开，双腿却全不听使唤，只是连连踉跄，样子极其狼狈。

赛戈莱纳道：“难怪隐者又是派人卧底，又是游说奥斯曼人来攻，全都是为了要挖出你的行迹，好取那圣路易王冠。”博格丹还没未答话，一个深沉声音自众人身后传来道：“贤徒你说的真是丝毫不错。”

众人大惊，纷纷回头，看到隐者与马洛德、莎乐华三人立在谷口。

## 第八章 纵然虚室难生白

隐者还是那一身裹尸布装扮，直挺挺立在谷口，左边莎乐华玉手扶在他肩膀上，巧目倩兮，右边马洛德手扶长剑，面无表情。

从赛戈莱纳到博格丹无不色变，真是说尼禄，尼禄到，他们刚谈及这魔头，他便现身了。两边人隔着垠堑相望，齐奥和尤利妮娅见到马洛德，无不咬牙切齿，马洛德却似未见到他们一样，只是死死盯住博格丹。莎乐华倒是冲大公飞吻了一番，见他靠在山壁，颓丧如泥偶，红唇微绽，露出鄙夷神色。

约瑟夫大主教初见隐者，并无畏惧，他本是个浑不吝的脾气，见博格丹与赛戈莱纳两大高手都面露惊异，反激起了怒气，不由踏前一步，沉声喝道：“来的可是塔罗血盟的隐者？”隐者眉毛一挑：“看来博格丹已把旧事合盘托出给你们了。”约瑟夫大主教挽起袖子，捏起陶罐般大小的双拳瞪眼道：“你是如何找来这里的？”谷外悄无声息，想来那十几名护卫已经遭了毒手。

隐者揶揄道：“此事还得感谢我那贤徒。”赛戈莱纳“啊”的一声，突然省悟，张开嘴说不出话来，隐者却替他讲了出来：“贤徒，那一夜你和那二人连夜狂奔，未见我追将过去，是否觉得侥幸？其实卢修马库那点虚实，我早尽知，不过是假作被他胁迫，故意放你们走的。杀掉你们三人，不过是举手之劳，却于大计无甚裨益。不若放你们回城，你们势必会去找大公探问博格丹的虚实，我只消一路尾随，自然就可以被你们带来这里。贤徒你说，我该谢你不谢？”赛戈莱纳暗暗叫苦，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自己只道是捉住了大公的痛脚，却没料到全入了人家的彀中。

隐者一挥手，一个黑影“啪”地落在博格丹脚下，竟是一条断肢。隐者道：“卢修马库冒犯本人，本是不赦之罪，姑念在他忠心耿耿的份上，给你们送回一条胳膊，好好葬了去罢。”赛戈莱纳等人俱是又悲又怒，博格丹面不改色，俯身从地上拾起那胳膊，搭在肩上，拈起早没了血色的僵硬五指，朗声道：“执事，整个摩尔多瓦除了母亲，唯有你待我至诚，名虽主仆，实是至交。如今仇人就在眼前，我会让你亲手报此大仇！”说罢以残臂为剑，扑向隐者。

马洛德拔剑要上，隐者伸手止住道：“博格丹贤侄与我渊源颇深，我是不能假手于人的。”右掌回转，一瞬间露出五种变化，轻轻抓住卢修马库的残手，运起隔山打牛的绝妙内力，渡过死者手臂朝博格丹袭来。博格丹冷笑道：“多少年了，还是这一招！”大吼一声，原本瘦弱的手臂如鼓风机一般，忽涨忽缩，把阵阵气劲迎头鼓去。两道凌厉的内力在卢修马库残肢中相撞，手臂登时肿大了数圈，血管筋络毕现。两人又各自催动了数轮，手臂鼓涨到了极限，“轰”地一声，整条胳膊粉碎，从中爆出一团紫雾，将二人笼罩其中。

隐者反应极快，脚下使出斐迪庇第斯缩地步，整个人霎时退了数步，已然脱离了紫雾范围。在他身旁的莎乐华躲避不及，在雾中发出一声凄厉尖叫，马洛德见状连忙屏住呼吸，把她从雾里拖了出来。他低头忽视，本来一个国色天香的绝色女子，顷刻间半边俏脸已然溃烂，有白气从肉中冒出来，还发出嘶嘶的声音，极是可怖。

博格丹早就知道隐者这一手渡力的功夫，于是用卢修马库的手臂诱他出招，再借内力灌注了剧毒进去，以两道内力摧爆。若非隐者躲的及时，只怕也会和莎乐华落得同样下场。众人见他使的毒如此霸道，无不骇异。那莎乐华虽是敌人，其惨状也令人不忍卒睹。尤利妮娅吓得转过脸去，躲在齐奥身后。莎乐华痛得发疯，整个人在地上滚来滚去，双手死命去抓岩石，抓住道道血痕。马洛德按住她娇躯，眼中流露出无限痛惜，叫了声：“大君！”隐者弹出一缕内力，莎乐华扭动几下，身子一僵，不复动弹。

众人见隐者出手如此狠辣，连对部属都无丝毫怜惜，都暗暗心惊。

隐者不再理睬他们，对博格丹道：“贤侄，你我已经十五年不曾见面，怎地一上来便下如此重手？”博格丹道：“你如今肆无忌惮，莫非血盟已然有了新月？”隐者笑道：“不错，年初之时，血盟在那不勒斯有了一聚，那‘月亮’之位，已由波希米亚的塞壬琴姬继任，凯瑟琳不再是血盟中人，可以卸下这副重担了。”听到塞壬琴姬这名字，赛戈莱纳心头一阵狂跳，不意在这里听到仇人的名字，不禁暗中咬了咬牙。若非忌惮隐者，他几乎想跳出去质问艾比黛拉的下落了。尤利妮娅看到他表情阴晴不定，多望了几眼，半是关切半是哀伤。

博格丹道：“如此甚好，我娘亲念在同是血盟之人的份上，总不肯对你施加杀手。如今你我再无半点关系，可以不必顾忌了。”隐者双掌轻推，一道淡淡的气劲吹拂而去，把紫雾驱散，方才叹道：“贤侄，你实在是自作聪明。你不出手时，我尚还在意你的点金指几分；你刚才突施毒雾，正曝露了内伤未愈，心虚胆怯，只好拿这些旁门左道来行险抢攻。”

博格丹闷闷哼了一声，显然是被说中了。十五年前，他本是风华正茂，一身凯瑟琳传下来的高明功夫，正躊躇满志，欲在欧洲江湖扬名立万。不料后来隐者打上门来，他力战不敌，中了一记典伊寒掌，几近武功全废。典伊本是希腊神话中的幽冥女神，冥王哈迪斯之妻，司掌人间冰雪。典伊寒掌如其名，也是至阴至寒的掌法。且这典伊寒掌有一个奇处，专破人内功，寻常人若是中招，无非发上几日寒热便会痊愈；倘若碰到内学大家，内力越强，寒掌的伤害便越大。博格丹其时已



经修得‘月亮’一脉的银月神功，内力丰沛，被典伊寒掌的阴寒侵入体内，侵彻钻营，把周身十二星宫弄得千疮百孔，几尽武功全废。这十五年来，他潜心修养，以炼金续命，弄得人不人，鬼不鬼，内力却始终不能接续回寰。

隐者伸出右手，掌心向上，皮上霜冻尽现，得意道：“在场之人，谁也救不得你。贤侄你还是乖乖交出圣路易王冠，说不定我念及旧情，还能放你一条生路。”博格丹双眼一翻，又嚼下一枚丹药，方说道：“若是七年前我拿到《双蛇箴言》，如今哪里还轮到你在乎此嚣张。”

听到《双蛇箴言》的名字，隐者固然一愣，赛戈莱纳和约瑟夫大主教却是同时叫出声来。赛戈莱纳再也按捺不住心潮鼎沸，霍然跳出来，颤声对博格丹问道：“你说双蛇箴言，究竟怎么回事？”博格丹拍了拍鼓起的小腹，恨恨道：“如今说出来，也不妨事了。七年之前，法兰西皇室忽然派来一位密使，说法国正在危难之时，亟需圣路易王冠以彰正统，他们情愿以希波克拉底的《双蛇箴言》相换。那《双蛇箴言》是内家始祖，倘若有它，便可破除典伊寒掌的掌力。我初时还不怎么相信，《箴言》传说已久，见过实物的人却极少。后来那密使给了我一页羊皮纸，是从《箴言》里扯下来的。我仔细一看，果然是极精妙的法门，便应允下来。我娘亲死前不忘故国，我把圣路易王冠还给瓦卢瓦皇室，也算告慰她在天之灵。密使带走残页，说过几日自有专人送全本给我，凭《箴言》换回王冠，他再送那最后一叶残本来，凑成一卷。我满心欢喜，以为功力恢复有望，岂料来送《箴言》的是个叫杜兰德的贵族。这人卑鄙无耻，利欲熏心，竟带着《箴言》不知所踪，江湖上都传言他投靠英格兰的豹王子，也许如今正潜在甚么城堡里修炼……”

听到这里，赛戈莱纳怒不可遏，拿起木杖大声喝道：“我父亲才不是那种小人！”这一声喝可谓是震耳欲聋，在场之人除了约瑟夫大主教，俱都被他这突然的暴喝唬得一愣，不知怎么说着说着横地里杀出一个杜兰德的儿子来。博格丹眼珠转了几转，细细把他从头到脚瞧了一番，疑道：“你是杜兰德的儿子？”赛戈莱纳道：“不错！”博格丹竖起鸡爪般的尖细食指，嘿嘿笑道：“可笑至极，这等卖国求荣的卑劣小人，也有人来冒充他的子嗣？”

赛戈莱纳一横木杖，双目怒火欲喷：“我乃是杜兰德里爵义子！你再有一句辱及我父亲，休怪我杖下无情！”博格丹索性掀开黑袍，摆出准备接招的架势说道：“这乃是执事亲口告诉我的，说西欧纷传，豹王子亲口说杜兰德已携着《箴言》归降英格兰，还能有假？”赛戈莱纳忍不住破口大骂：“荒谬至极！我父亲被豹王子截杀于科德雷尼斯波山中，那本《箴言》随我老师以及我跌落绝谷，一直为老师所有，怎会被豹王子拿走！”

这一番话甫一出口，就连隐者也为之惊然动容。博格丹双目乍亮，心想难怪这小子内力古怪，竟是来自于箴言之力，声音不觉和缓下来：“那，那《箴言》如今就在你身上么？”赛戈莱纳道：“《箴言》原本已然毁去不存，但我已记得全文。老师临终有遗愿，让我完成父亲使命，把《箴言》交予苏恰瓦城的一个大人物，如今看来，竟就是你么？”他想到杜兰德一世忠勤，横死荒山尸骨无存不说，身后还要被万人戳背谩骂，胸内一阵钻心的痛楚，几乎掉出眼泪。

博格丹心中惊喜一下子无以复加，他对《箴言》日思夜想，深以为憾，是以痛恨杜兰德入骨，总觉得此生再无翻身的机会，想不到幡然奇变，杜兰德的儿子居然身怀《箴言》从天而降。他凶容一敛，脸上勉强挤出几丝笑容道：“正是我不错。”赛戈莱纳冷冷道：“我父亲为你们这劳什子使命，丢了自己性命不说，还背负污名。他老人家最重骑士之名，遭到这等侮辱，即便在天国也难瞑目。”博格丹忙道：“若是杜兰德里爵果然冤枉，待我拿了《箴言》，自会去给他平反。”此时他有求于赛戈莱纳，语气十分恭谨，他自被打伤以来，脾气怪戾，对谁都不假颜色，如今这神情可是破天



荒头一遭。

赛戈莱纳还未答话，一直未出声的隐者忽然抚掌哈哈大笑起来：“今日真是可喜可贺！贤侄你沉痾终于有了良药；贤徒你能为自己父亲平反昭雪；而我既得圣路易王冠，又得希波克拉底箴言，真是三喜临门！”

博格丹与赛戈莱纳齐齐扭过头去，他们两个刚才过于忘情，竟忘了身旁还有一个大敌。两人心知若不能击败这魔头，甚么治病平反都是空谈，彼此眼神一错，同时向隐者攻去。隐者狞笑道：“也好，两个一起来，也省了我的事。”双臂平伸，头上的裹尸布条无风骤起，在脑后高高飘飞。

博格丹的武功沿袭其母凯瑟琳，练的是血盟“月亮”一脉的银月神功。炼金术中以月相代银，这门功夫的开派祖师正是埃及女王克里奥佩特拉，讲求运力“似月阴柔，如银绵软”，与典伊寒掌颇有几分相似，比其霸道不足而柔韧有余。博格丹浸淫此道几十年，虽真气不继，也能使出七、八成的精髓。

他深知自己内伤未痊不能持久，务求速战速决，一上来就排山倒海般地挥掌猛攻；赛戈莱纳在另外一侧也不留余力，左手木杖振出马太福音中的一招“大卫投石”，右手暗攥，暗藏箴言内力，一俟隐者双手格挡，即行发拳轰他中堂。

这两人俱是一流高手，此时联手来攻，当真是无比凌厉。隐者丝毫不乱，双手舞如飞影，一瞬间竟似长出十七、八条胳膊，把博格丹的掌力与赛戈莱纳的杖法一一拆解，且始终有三指微微屈起。赛戈莱纳看穿隐者的意图，自己倘若贸然出手，就会被那三指的劲力猛烈反击，于是右拳始终引而不发。博格丹小腹突然一缩，面上黑气愈盛，双掌浮起一层淡淡的怪异光泽。隐者知道这家伙精通炼金毒术，掌上必有古怪，也不以肉掌相接，只凭着雄浑无比的內劲与之周旋。博格丹见隐者有退缩之意，左臂手腕猛然暴胀数圈，泛起紫黑颜色，状如颈部膨大的眼镜王蛇，正是银月神功中的最强杀招“克里奥佩特拉之葬送”。昔日克里奥佩特拉女王本人自戕之时，即死于此招之下。隐者见来势凶猛，身子滴溜溜急速转动，带着他一掌打偏，击到石壁之上，轰的一声石屑飞溅，黑液肆流，留下一个漆黑手印。

赛戈莱纳见隐者还是一副游刃有余的模样，心中起急，杖法立时变快，隐者见杖头疾转，不由赞道：“眼中梁木？贤徒你用的就好！只是这招有一十三个变招，你能使的全么？”赛戈莱纳见他一口说破，不禁愕然。“眼中梁木”本是马太福音里耶稣教训门徒的话：“为甚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意指对敌之时须以谦卑，欲攻敌破绽，先谨守自己门户，是福音中极繁复精妙的招式。当日卡瓦纳修士苦于只能口头指导，无法尽显其妙，赛戈莱纳未能学全。隐者只见他递了半招，就识破了虚实，眼力可谓毒到了极点。

赛戈莱纳咬牙抢攻，“眼中梁木”原该是谦卑为本，却被他使得泼风暴雨，一条栗木杖如海怪塞特斯初降，狂野乱荡。隐者一面应付博格丹，一面手指翻飞，任那木杖如何摇摆却脱不出他气劲流转的范围，往往一弹即偏。隐者笑道：“贤徒，你于招式上的造诣实在粗糙，只是凭着一身箴言内力才裨补阙漏。可惜可惜，空有一腔内力，却不懂运用之妙，璞玉未琢，为师真是替你抱憾。”赛戈莱纳怒道：“我师唯有卡瓦纳修士一人！你这怪物算甚么东西！”一拳捣过去，隐者嘿嘿一笑，脚下迈出斐迪庇第斯缩地步，轻轻转走。

三个人连连交手了二十余招，周围的人看得眼花缭乱，如尤利妮娅、大公等武功低微之辈，甚至

看不清他们出招动作。博格丹和赛戈莱纳见合二人之力，尚处于下风，隐者动作不多，却总隐着无数后招，令他们处处受制，不免又惊又急，手里招式一阵紧胜一阵。隐者左飘右闪，动作丝毫不见狼狈，还不忘揶揄道：“如你二人这般打法，就是打到天黑，也没个结果。”

正说间，隐者忽觉背后罡风突起，顷刻间强压扑至，还未及回头，喝声与拳劲已同时冲到：“加上本座，看你能不能撑到天黑！”原来是约瑟夫大主教加入战团，上来就连出三拳奥卡姆真理拳，捣向隐者背心。这三拳功力精纯，有摧金断石之威，隐者也不敢硬撖其锋，双腿一顿，竟跃至盆地半空，避开约瑟夫大主教的杀招。博格丹毕竟经验丰富，冲赛戈莱纳大吼道：“趁他在半空，快攻下盘！”赛戈莱纳立刻明白过来，隐者身在半空，身势难以改变，是绝好的机会，一杖朝上，一记“圣徒祈天”敲他脚底，隐者在半空道：“到底是贤侄年纪大，手段好，只是慢了些。”赛戈莱纳木杖已触及隐者双脚，顿觉一股至寒的内力自杖身穿来，他心头大震，想不到这魔头脚底亦能喷吐内力，唯恐被他掌力侵入体内，落得与博格丹一个下场，连忙撤力。孰料隐者脚尖轻踏杖头，身子一转，堪堪避过博格丹袭来的毒掌，几下回旋落在地面。他袖手一抖，对赛戈莱纳谆谆教导：“贤徒你好糊涂，就算是希波克拉底亲来，也不可能脚底发出内劲。刚才我不过是诱你撒招，好借力落脚。这种小计你都看不穿，如何能够对敌？”他一口说教，以师长自居，让赛戈莱纳恼恨不已，却无可奈何。

赛戈莱纳、博格丹、约瑟夫大主教这三人已是摩尔多瓦至强的组合，而隐者在这三人联手齐攻之下，仍能好整以暇，从容应对，令这三人心中都震撼莫名，尤以博格丹为甚。他十五年前为隐者所伤，一直愤愤未平，以为自己若非受伤不愈，当能与他旗鼓相当，没想到这些年来隐者的功力又上了一层境界，自己即便内力无损，只怕也是难堪敌手。

隐者知道他们被自己震慑心神，士气已泄，慢慢走到坍塌之前，冲赛戈莱纳道：“贤徒你且先莫急，等我料理了博格丹贤侄，自会去问你箴言之事。”言罢转去博格丹道：“贤侄，你是自己交出圣路易王冠，还是我自己来取？”博格丹左手手腕的肿胀已消，正暗自运功逼毒，有黑液滴滴从指尖渗出。克里奥佩特拉的葬送是极毒的招式，每经施招，必需驱毒，否则便会伤及自身，此时他顾不得说话，只好用一对赤红双眼瞪视这杀母的大仇人。

隐者“哦”了一声，咧嘴笑道：“贤侄你不说话便是默许了？那我便不客气了！”他手臂突伸，去抓仍旧瘫软在地的大公。大公哪里避得过这一抓，一下子被揪住衣襟，吓得面色惨白，连声道：“不要杀我，不要杀我！”隐者把身围肥胖的大公单手举起，道：“你可知道，为了你这颀硕之徒，损了我一员干将。”大公颤声道：“莎……莎乐华，我待她一向很……很好。”隐者啧啧叹道：“凯瑟琳当年放着大好姻缘不要，怎会看中你这种废物，当真是莫名其妙，不要挡路，给我滚罢！”他手臂一甩，大公被远远抛开，恰好落在了莎乐华身旁。莎乐华的尸身横卧在地上，半边脸已溃烂不成形，大公一见，又是一连串的惨呼。

隐者不再去理他，俯身去看大公适才瘫坐之地，那里正是凯瑟琳的埋骨之地。博格丹突然大叫道：“不要惊扰了我娘亲！”隐者右手按在坟包之上，侧脸笑道：“我只是起出王冠，凯瑟琳的遗骨便留给贤侄你好了。”五指“噗”地一声插入坟中，用力一抓，带出一大片沙石来。隐者抖了抖手，泥沙哗哗落下，露出一方精致木匣，喜道：“好个王冠，终于被我拿到了！”

话音犹在，隐者突觉掌心一热，心叫不好，欲屈指弹开已是来不及了。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从木匣中爆出一团炽热火光，木匣中暗藏的铁片、蒺藜、碎石四散飞溅。隐者本来警惕甚高，只是一想到圣路易王冠即将到手，心神稍懈，以至中计。

博格丹见隐者被炸，骤然暴起，哈哈大笑道：“我早料到你会去挖娘亲坟墓，事先埋下了火药，正是为了这一刻！”说完一把掀倒坍塌，一锅药水倾泻而出，照着隐者泼去。隐者刚被火药炸伤，这药水铺天盖地而来，盆地中又狭窄，登时被浇了一个透顶。这人为了算计敌人，连自己娘亲的坟墓也利用进去，心机可谓是深沉毒辣。

他正自得意，从硝烟中忽地飞来数道弹指气劲，博格丹闪身避开，却惊见隐者带着一身烟尘自黑雾中走出，他右手焦黑，浑身扎满碎片，还有大片大片的草绿药液在身上滋滋冒着白烟，模样十分狼狈。隐者双目看不出喜怒，他左手一伸，罩向博格丹方圆数尺之内，博格丹没料到他重伤之余还有这等功力，躲避不及，只得举掌硬抵。两人双掌一对，变成了一个谁也无法脱身的内力比拼之局。

博格丹适才为了不教隐者觉察，并无预警，周围众人毫无心理准备，在爆炸中个个受了波及。尤利妮娅站的位置距离最近，刚才木匣一爆，她当即一头栽倒在地。赛戈莱纳和齐奥肝胆骇爆，一起扑过去扶起她来，发现她有一枚铁片竟划破脖颈而过，鲜血喷射而出。齐奥慌忙用力按住伤口，大声呼救，赛戈莱纳不顾避嫌，就地扯开她衣襟，伸出左右二指去点她金牛、巨蟹二宫的乳下星命点，想止住流血。他虽精通内学，对外伤处置却是束手无策，连点了七个星命点，尤利妮娅依然是血流潺潺。这时奥古斯丁在一旁口中啊啊，赛戈莱纳心中一动，示意让他上前。奥古斯丁翻出博格丹搁在角落里的坛坛罐罐，从里面找出一堆草药，放入口中嚼烂，再把药泥敷到尤利妮娅伤口处，在周围挤按摩挲，手法怪异熟练。说来也怪，不一会儿血喷便缓和下来。津巴布韦人惯于与猛兽搏击，抓伤皮肉是家常便饭，自己有一套止血急救的土法，这时却显出奇效。约瑟夫主教又拿出三粒卑尔根慈济丸，捏开她的嘴吞了下去。

他们只顾忙着救治尤利妮娅，那边厢博格丹与隐者对掌片刻，已觉得气息滞涩，体内真气难以为继，内伤俱发。隐者冷冷道：“贤侄你如此过分，我须饶你不得。”猛地催动内力，博格丹的厚势立时土崩瓦解，周身立时被典伊寒掌侵彻了个透。隐者收了招，轻轻一推，博格丹便软软瘫在地上，四肢绵软如泥，形如废人。

博格丹高声叫道：“赛戈莱纳！约瑟夫！”隐者踏上一只脚，冷笑道：“他们正忙着救伤，可顾不得你。你自埋下的炸药，正是自作孽，不可活。”约瑟夫大主教和赛戈莱纳恼他误伤了尤利妮娅，本不欲救，只是大敌未去，不得不把尤利妮娅交给齐奥与奥古斯丁照顾，两人站起身来。

隐者左拳一挥，地面“砰”地出现一个浅浅土坑：“我刚才手下留情，你们谁敢过来，休怪我不留手了。”听到这么一说，约瑟夫大主教和赛戈莱纳果然不敢再靠近，隐者又对博格丹道：“如今你说出王冠下落，我还可给你个速死，否则……”博格丹躺倒在地，忽然笑道：“王冠下落我可告诉你，能不能拿到就看你造化了。”隐者道：“此话怎讲？”博格丹道：“圣路易王冠已不在摩尔多瓦境内，已有人送走了。”

听了他的话，隐者面上没有表情，袍下的怒气却隐隐勃发，强压住怒火喝问道：“谁带走的？送去了哪里？”这时他身后一个声音道：“诺瓦斯老师已经把王冠送去罗马矣！”此时摩尔多瓦一边人都在对面，隐者不知说话的是谁，急忙回头，惊见一根指头平平伸来，恰恰点中他二宫回廊。隐者骤受重袭，不假思索，左手五指勾起，利逾锋刃，登时把来人胸口抓出五个血窟窿。

这时盆地里的众人才看清，出手的居然是马洛德！

隐者欲抽回左手，一时居然抽不出来。马洛德立而不倒，似笑非笑望着隐者不说话。隐者道：“居然是你！”马洛德道：“正是。”隐者道：“你为甚么反我？”马洛德却恍如没听见，只是道：“莎乐华中你那一指时，也是这般疼痛么？”隐者旋即明白过来，轻蔑说道：“不过一个女子，你何至于此。”马洛德道：“你这种人，如何能明白？”隐者又道：“你这点金指，是博格丹教你的？”马洛德笑而不答，仿佛不屑回答这种问题。

隐者横瞥一眼，见到赛戈莱纳和约瑟夫大主教朝这边围过来，猛地发狠一抽，五指应声拽了出来。马洛德眉头大皱，五处伤口立时鲜血肆流。隐者适才被马洛德点中了二宫回廊，加之炸伤，此时一运起气来，顿觉体内气海翻腾，四液失衡。他情知倘若硬拼，自然可以杀掉这一干人众，但自己也必九命丧去八条。他功败垂成，略作权衡，大声道：“你们今日伤我，便是与血盟为敌！王冠权且寄在你们那里几日，我是志在必得！”

言罢转身就走，赛戈莱纳与约瑟夫大主教伸手去拦，隐者嘿嘿冷笑几声，挥出一拳。这一拳不遗余力，赛戈莱纳双手接不住，被生生震退了六、七步，虎口生疼。约瑟夫主教立刻飞身补上，奥卡姆真理拳在半空连击数下，隐者却避开拳锋，一跃冲天，脚底擦着大主教头顶而过，几下纵跳，灰袍一卷消失于谷口。

众人见他身负重伤，还能有如此功力，纷纷暗叹。约瑟夫大主教见隐者已逃走，急忙回身去看马洛德，马洛德见隐者已逃，方才长叹一声，跌倒在地上。赛戈莱纳见尤利妮娅伤势已经稳定，急忙把奥古斯丁唤过来救治，黑人忙活一阵，摇了摇头，表示马洛德受伤过重，已是回天乏术。

约瑟夫大主教把马洛德扶起来，与赛戈莱纳两人各执一手，倾尽全力灌注真气于他十二宫内，指望能续上一时三刻的命。大主教几十年精纯内力加上赛戈莱纳的箴言内功，醇厚无比，凭着外力把他浑身血脉又带动流转起来。马洛德缓缓睁开眼睛，看到两人全力施为，不禁苦笑一声。

约瑟夫大主教道：“你莫动，我们给你输真气吊命，等下送回苏恰瓦城请名医调理便没事了。”马洛德咳出一口血道：“主教爷爷你不必骗我了，我自知一死。只是有些话，我须得说出来。”约瑟夫大主教道：“你自说来便是。”齐奥怀抱尤利妮娅，不便离开，只好远远望过来，神情难以描摹。

马洛德望了一眼正从地上吃力爬起的博格丹，道：“我不是斯文托维特派的叛徒，这一切皆是诺瓦斯老师与博格丹的筹划。”约瑟夫大主教眉头大皱，手中真气顿时缓下来，赛戈莱纳急忙提醒，他才连忙重新运功。马洛德道：“你们可知道，当年卢修马库为救凯瑟琳，私调斯文托维特派赶去救援，其时带队的正是诺瓦斯老师。”两道注入他体内的真气俱是一颤，马洛德又道：“其实卢修马库与诺瓦斯老师皆对凯瑟琳抱有感情，是以救难之时同心合力，凯瑟琳死后两人却就此翻脸，始终不睦。博格丹在山中疗伤之事，诺瓦斯老师一开始便知之甚详，并不加阻止。后来土耳其大军压境，执事主和，老师主战，两人交恶更深。一年之前，隐者派来莎乐华诱我下水，我将此事具告之于老师。老师知道隐者即将卷土重来，深为忧心，便教我假意与之周旋，权作卧底，打探隐者动向，亦顺便监视卢修马库，以免他有卖国之意。执事不知底细，还以为我诚心投靠他。”

讲到这里，马洛德已觉血气渐竭，大口喘息片刻，方继续说道：“那一日，诺瓦斯老师把我叫去他屋中，说 he 已去秘密见了博格丹，商定了一件大事。我问是甚么，老师说摩尔多瓦是小国，难以与奥斯曼土耳其抗衡，若要图存，必须外结强援。波兰与我们世代仇敌、捷克又身陷胡斯战争，瓦拉几亚、特兰斯万尼亚两公国自顾不暇，唯有南去罗马，求教皇派遣护教十字军。”约瑟夫大

主教气哼哼道：“摩尔多瓦身为希腊公教教区，君士坦丁堡牧首近在肘腋，何必舍近求远去求罗马教廷？”马洛德道：“老师也曾考虑过，但他又说君士坦丁堡已是奥斯曼苏丹口中之食，只怕比摩尔多瓦覆亡更早。”他见约瑟夫大主教不再说话，又道：“诺瓦斯老师想出一条好计，既可外攘奥斯曼兵威，内可遏隐者之企图，一举两得。他劝博格丹说，圣路易王冠藏之深山并非妥当，隐者迟早会找上头来，不若把它献给罗马教廷，使隐者扑个空。而教廷得了这件至宝，于欧罗巴诸国之间更有威势，便会游说诸国援助摩尔多瓦，届时十字军至，无论奥斯曼还是隐者都无能施为，国祚可保长久。”

赛戈莱纳截口问道：“可如此来作，于博格丹有何好处？”他经此一役，已尽知博格丹的为人其实与大公如出一辙，果然是父子。马洛德道：“诺瓦斯老师说，假若教廷答应出兵，他便可里应外合，废掉大公，扶博格丹上位。”

约瑟夫大主教与赛戈莱纳同时“啊”了一声，想不到博格丹这人还觊觎王位，不由转头去看了大公一眼。亚历山德鲁还兀自躺在原地，双目呆滞。博格丹冷笑道：“这有何怪，除了相貌以外，我武艺、头脑样样胜过我那三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大公之位，该让有才者居之。”

马洛德又道：“诺瓦斯老师早看不惯大公昏庸，博格丹是他的子嗣，又是凯瑟琳的儿子，助他登基，诺瓦斯老师于公于私皆说的过去。以往斯文托维特派也曾废黜暴虐大公，另立族内新主，也没甚么新奇。”赛戈莱纳道：“于是你们便假起争执，明修栈道骗过执事与隐者，诺瓦斯却暗渡陈仓？”马洛德道：“不错。诺瓦斯老师假意与我起了争执，同门皆以为我卖师求荣，隐者与执事对我大为信任，而老师则携着王冠暗中去了罗马教廷，算起来这几日也该到了。”

听完马洛德一席话，约瑟夫大主教瞠目惊舌，他贵为一国主教，却从未想过这底下有如此暗流涌动，他愣了半晌，道：“怎地诺瓦斯老头从未与我提及过？”马洛德苦笑道：“主教爷爷您是希腊正教，老师去罗马教廷，该如何说与您知呢？”约瑟夫大主教一时语塞，不知该说甚么才好。

马洛德偏过头去，望着莎乐华尸身痴痴道：“我对不住老师。老师临行之前，曾反复叮嘱，要我隐在隐者侧旁作眼线，不可意气用事，但见到莎乐华她……她被杀，便方寸大乱，难以按捺，竟连老师之命也顾不得了，我好无用……她虽然受命来诱我，却待我是一片诚心，我本想此事了结以后，带着她远走高飞，过些与世无争的安静日子……她明明还有救，隐者怎能随手就把她杀死啊！怎能如此对她！怎能如此！”

说到激动处，他双肩剧震，忽然仰天长哭起来。约瑟夫大主教和赛戈莱纳感觉马洛德体内气息大乱，已是收束不住。马洛德瞪眼高声叫道：“莎乐华！莎乐华！”扑通一声躺倒在地，气绝身亡，死后双目仍旧圆睁，望着另一侧莎乐华的尸身。

众人见这斯文托维特派的首徒居然是这么一个了局，俱都默然不语，不知该是赞他情深义重，还是责他鬼迷心窍。博格丹勉强从地上爬起来，正待喘息，约瑟夫大主教已走到他身前，气得须发皆张，挥拳打了过去。博格丹哪里有半分力气阻挡，被他一拳捣中右肩，背心“咣”地撞到坍塌锅沿，再没力气坐起来。约瑟夫大主教怒道：“你们这些混蛋，造反的造反，卖友的卖友，哪里还有半分道义！尚且不如卢修马库！”他打的是博格丹，实际上骂的却是已远在意大利的诺瓦斯。他与诺瓦斯交情甚笃，却被这个好友蒙在鼓里犹不自知，他愈想愈怒，直想一拳打死这私生子，再杀去罗马找诺瓦斯老头算账。



齐奥怯怯道：“或许老师他另有苦衷，到底也是为了摩尔多瓦……”约瑟夫大主教毫不留情截断他的话，愤然道：“马洛德的话你们也都听的明白了，诺瓦斯老头分明是背主谋逆，想扶这私生子上位。本座一片诚心待他，推心置腹，想不到他居然去投了罗马教廷，当真无耻之尤！”他性子其实开通的紧，于东西两教并无成见，一视同仁，只是恼恨诺瓦斯这等大事把他欺瞒，心中十分不甘。

赛戈莱纳伸手搭在约瑟夫肩上，一道平顺内力注入，缓声道：“大主教，此地不宜久留，尤利妮娅伤情未解，不如先回城里再作计较。”约瑟夫大主教看了眼在齐奥怀中昏迷不醒的尤利妮娅，勉强压下怒火，大袖一甩，说道：“也好，我们走！”走出三步忽地又转回来，掀起博格丹衣襟，对一旁瘫坐的大公说道：“不能这么一走了之。这个博格丹有篡位之心，却是不能留下祸患的。大公你意思如何？”此时博格丹被隐者破尽了内力，四肢萎顿孱弱，比三岁顽童尚不如，杀之易如翻掌。

大公听了约瑟夫大主教的问话，眼神游移不定，博格丹双臂垂下，阖眼惨笑道：“想不到我今日能从隐者手下逃生，却死在了你的手里。也罢，反正我已是废人，就让我去陪陪我那可怜的娘亲罢！”大公一听，眉头紧皱，心中想起凯瑟琳的往事种种，犹豫再三方啜嚅道：“我说主教，还是不要杀他，随他去便是了，我不追究……”约瑟夫大主教急道：“大公你行事首鼠两端，真是糊涂到家了，这可是篡位之大罪！”大公避开他两道炯炯目光，喃喃道：“我对不住凯瑟琳，如今怎好又害她孩子……”约瑟夫大主教顿足道：“无怪诺瓦斯欲反你！换了是我也要骂娘了！”大公听到这等激烈言辞，只是搓着手叹气连连。

约瑟夫大主教怒气冲天，他偏脾气一上来，伸手一把扼住博格丹咽喉，竟不顾一切要掐死他。忽然约瑟夫手肘处一阵酸麻传来，不得以松开手，博格丹咕咚摔在地上，不断咳嗽。原来是赛戈莱纳点了主教肘下星命点，随后道：“主教大人，我却不能让你现在杀了博格丹。”约瑟夫大主教一愣：“怎么，连你也要阻我？”赛戈莱纳正色道：“我父亲七年前受命要送《箴言》与他，中途不幸身死。我须代我父亲完成这使命，好歹把《箴言》交到他手里。之后博格丹再如何，便和我无关系了。”

约瑟夫大主教“嗯”了一声，他知道博格丹这次被隐者伤的彻底，就算有了《箴言》亦恢复不了之前的状态，便不再坚持，把拳头提起恨恨道：“算你小子命大！”赛戈莱纳又道：“天色不早，你们还是快快返回城里，给尤利妮娅疗伤去罢。我就在此地把《箴言》复诵给他，随后再跟过去。”

于是约瑟夫大主教搀起大公，齐奥横抱尤利妮娅，由奥古斯丁领着离开了盆地，顺着原路出了山谷，盆地内转瞬只剩下博格丹与赛戈莱纳两个人。赛戈莱纳把马洛德与莎乐华两具尸身抬出盆地，就地挖了一处墓穴，将二人合葬一处。马洛德所作所为，赛戈莱纳无从评价，只觉得他至情至诚，不觉有几分怜悯；而莎乐华正值妙龄，却遭此横祸，也教人唏嘘不已。他们生不同床，死而同穴，也勉强算作慰藉了。

这一通忙活便是一个多小时，他安葬完二人返回盆地时，博格丹正靠在石壁运功调息。博格丹双腿盘起，双手抵住脚心，试了数次，十二宫内皆是一片枯竭，如久旱裂土，没有半点内力痕迹。他的病情本来便不可与人比拼内力，适才与隐者对掌，更是雪上加霜。

赛戈莱纳走近几步，刚要与他说话，博格丹突然面色一变，原来是体内典伊寒劲发作，四肢百骸遍流寒意。他急忙弓着身子从坛罐中找出几枚丹药，忙不迭地一口全吞下，整个人蜷缩在地上，

全身震颤不已。过了约莫半个小时，寒劲方才逐渐消退。博格丹嘴角流涎，青森森的面色更显扭曲，十指僵屈，看那模样比乞丐还要凄惨几分。

赛戈莱纳深鄙博格丹的为人，但见他这般下场，终究有些不忍，便直截了当道：“《箴言》原本已毁，你这里是否有纸笔，我给你默写下来。你学了法门，好去驱寒。”博格丹躺在地上，眼神露出怨毒，讥讽道：“偏等我已成废人了，你才来作好人，真是好时机。”赛戈莱纳淡淡道：“你之生死，其实与我无关的。我不过是完成我父亲未竟之事。”博格丹自知内力全无，已是心灰意冷，随手一指石壁道：“你若是非给不可，我也不拦着，坩埚底下自己去寻几根炭柴棒子，就写到石壁上罢。”

他只是故意出个难题，让赛戈莱纳知难而退。赛戈莱纳举头望了一圈，见石壁低处一圈早已写满了许多图形公式，只得想办法在更高处落笔。他从坩埚底下抽出一根烧至半黑的木柴，掂了掂份量，纵身一跃跳起三丈多高，在石壁高处飞快地唰唰划了几笔，旋即落下。岩壁的嶙峋表面留下一个斗大的黑字单词“箴言”，字体拙劣，骨架粗大，看的倒颇清楚。

这是赛戈莱纳生平第一次握笔写字，他仰头看了回自己的墨宝，心中大为得意。其实炭柴作笔极不好用，松脆易断，赛戈莱纳一面须得尽力跳高，一面还须谨慎使力，免得让炭笔崩裂，往往一跳只来得及写上一个单词，进度极慢。这一卷《箴言》写下来，几乎花了他大半夜，跳起不知多少次，坩埚底下的柴火几乎都被用尽了。到了次日黎明，晨光初照，盆地四壁都涂满了歪歪扭扭的希腊字母，与博格丹的炼金草稿混杂一处，看上去一片乱黑，眼花缭乱。

赛戈莱纳双手插腰对博格丹道：“喂，我已写完了《箴言》，你快来看。”他汗流浹背，体力几乎耗尽，双腿隐隐作痛，就是战隐者也不曾耗过这等心神。不料博格丹看也不看，垂头把弄着器皿，随口敷衍道：“我有时间自会去看的。”赛戈莱纳看穿了他的心思，大声道：“《箴言》之精妙，远超过你所想，倘若仔细研读，说不定能找出让你恢复内力、驱尽寒毒的法子。”博格丹抬起头来，半是苦笑半是嘲弄道：“我如今奇寒纠缠于筋骨之间，一百四十四个星命点无一处不雍滞，半点内力也无，怎么恢复？你这风凉话可说的分文不值。”赛戈莱纳道：“我老师卡瓦纳修士被树枝刺穿心室，凭着马太福音亦在绝谷之中支撑了七年之久，可见人体潜能之大，内学功效之奇，并无止境。你若自暴自弃，也由得你，只是明明有了良机却错手而过，他日悔悟之时，莫来怪我言之不预。”

听了他一席话，博格丹微有愧色，只得道：“好吧，我研读便是，何必说这许多。”赛戈莱纳忽然想起卡瓦纳修士曾言道：这《箴言》的最后一页，或许写有希波克拉底打通水火二液的法门，于是问道：“《箴言》最后一页残片的内容，你可还记得？”博格丹摇头道：“却不记得了，当日那法兰西使者来游说我时，只给我看了一眼。待我确认了真伪，他便收了回去，说等他们拿《箴言》来换走圣路易王冠，便会给我交割清楚。”

赛戈莱纳“哦”了一声，心中有些遗憾。他歇了歇气，起身道：“我在此地的使命已了，你好自为之罢。”博格丹听了他的话，怔怔呆了一呆，从角落石缝里拿出一方扁匣，递给赛戈莱纳道：“若非有你出手，我已死于隐者之下。我博格丹并非知恩不报的人，这里有我亲手炼的盖伦三灵丹五粒，乃是罗马神医盖伦传下的药谱，可解天下泰半的毒性，以后或许用的着。”

赛戈莱纳也不推辞，接过来放入怀中，道声多谢。博格丹看了他一眼，忽然长长叹息一声，低声问道：“我如此对待大公，你是否觉得有罪？”赛戈莱纳不假思索道：“圣经有教训：‘父吾父以

及天父’对父亲尽孝，亦是侍奉天主之道。若依了旧约申命记里的说法，那忤逆父母之徒是要被石头砸死的。”博格丹道：“我是不信上帝的。”赛戈莱纳道：“上帝自在心中。”博格丹闭上眼睛，不复多言。赛戈莱纳就此拜别，迈着步子离开盆地，留下这私生子在黑暗中独坐，不知想些甚么。

博格丹后来回心转意，悉心研读《箴言》，功力终于有所恢复，只因赛戈莱纳并未将卡瓦纳修士的注解一并附上，寒症不曾根治。终亚历山得鲁一世，博格丹再未迈出盆地半步。耶历一千四百三十二年，大公去世，三子争权，博格丹以特兰斯万尼亚大公扬科尔文为后盾，奇兵突起，夺取了摩尔多瓦大公之位，自称博格丹二世。他登基不久，因典伊寒劲旧症复发，被政敌所杀。他的儿子嗣后率军反正，即位大统，就是罗马尼亚史上赫赫有名的斯特凡大公。此皆后话。

单说赛戈莱纳离了达干山，返回苏恰瓦城。今日总算完成杜兰德子爵一桩七年未了的夙愿，他心头大快，马匹一路跑得轻快。正午时分，他便到了城西。城头上负责守卫的斯文托维特派弟子看见是他，急忙打开城门，说大主教吩咐说一见少侠回来，要立刻请去圣西里尔大教堂。

赛戈莱纳进了教堂之时，里面寂静无声，唯有大主教正双手拄额，潜心祷告，不觉有些同情。他满腔热情为国为民，却被挚友所骗、被大公所疑、被隐者所欺，其愤懑伤心之情，可想而知。赛戈莱纳缓步过去，坐到他后面一排椅子上，轻声道：“主教大人，是我。”

约瑟夫大主教依旧保持着祷告姿势，头也不回，微微点了点头，以示知道了。赛戈莱纳问道：“尤利妮娅伤势如何？”大主教道：“已请了城里的医师诊治，如今已没了大碍，只消修养数月光景便好了。”赛戈莱纳松了口气道：“如此甚好，她可不要出甚么事情。”约瑟夫大主教道：“你的事情都办妥了？”赛戈莱纳道：“不错，我父亲的使命，今日总算是完成了一半。”约瑟夫大主教“哦”了一声，奇道：“一半？”赛戈莱纳道：“按照誓言，我父亲本该是送来《箴言》，带走圣路易王冠回法国的。如今《箴言》送到，王冠却还没拿到手。”

约瑟夫大主教道：“那王冠如今已经被诺瓦斯送去罗马教廷了，你如何拿回来？”赛戈莱纳神色自若道：“我我在摩尔多瓦已没事，今日就启程去罗马，一则完成我老师的嘱托还愿，二则设法要回王冠，送交法兰西人。现在世人皆以为我父亲是见利忘义之徒，我要亲手把王冠送还法国皇室，要他们恢复我父亲名誉。”约瑟夫大主教倒吸一口冷气：“你说的轻巧，罗马教廷是千年名门大派，高手众多，你想从那里取出王冠，岂非是痴人说梦？何况你本身是护廷十二使徒之一，怎能反与教廷为敌了？”

赛戈莱纳苦笑道：“我还未想好，但总是要去作的，姑且走一步看一步罢。”他目光转而凌厉，又道：“我这一路，还要查访那塔罗血盟，我的一个仇人接替了凯瑟琳的月亮之位，须把她找出来血债血偿。”约瑟夫大主教拍拍膝盖，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道：“你小小年纪，身上背负的包袱着实不轻，真是苦了你了。”赛戈莱纳道：“大主教你亦是不容易，那些事情不能公开的吧？”约瑟夫大主教叹道：“盆地之事，自然不能张扬，那些丑事若让民众知悉，摩尔多瓦势必大乱，给了土耳其人可乘之机。哎，执事以往的一些做法，本座一直看不惯，如今设身处地，方体察到他的苦衷。”

两人四目相接，皆知对方意思。约瑟夫大主教道：“倘若你在罗马见了诺瓦斯，记得给我捎上一句话，就说本座待斯文托维特派门徒依然如旧，只是从此以后他西我东，情谊弃绝，他若上了天国，我宁愿去下地狱。”赛戈莱纳纵然满腹心事，听了也不觉莞尔道：“一个大主教要下地狱，这成甚么话！”约瑟夫耸耸肩：“这年月，要下地狱的主教只怕是比仓鼠还多哩。”说完哈哈大笑，

复大声道：“本座但求自己问心无愧，旁人如何待我，便随他们去罢！”其坦荡豁达，令人心折。

赛戈莱纳道：“奥古斯丁在何处？我今日便打算出发了。”约瑟夫大主教道：“他还在看护尤利妮娅，你走之前是否要去见见她？”赛戈莱纳摇摇头：“见了亦不知要说些甚么，还是不见为益。”约瑟夫大主教揶揄道：“哎，可惜可惜，本座原还打算给你们做媒，亲为主持哩。那丫头在昏迷中，无一时不是叫着你的名字。”赛戈莱纳有些发窘，约瑟夫大主教捏住他肩膀，笑道：“我便知道这小小的摩尔多瓦，根本约束不住你。本座总有直觉，你小子早晚要有一番惊动欧罗巴全境的作为。天主在你身上究竟有何意旨，着实令人玩味。如今你且来看！”

言罢约瑟夫大主教走到堂前基督十字架下，分开袍袖，竟打起奥卡姆真理拳来。这套拳被他一招一式慢慢打来，有板有眼，每一拳均是气完神足，虎虎生风。赛戈莱纳初时不解，旋即省悟大主教欲为自己传授拳法，又不愿有师徒名分，是以用这种隐晦的方式。隐者曾说赛戈莱纳空具内力，却不懂如何施用，大主教用这套拳法，正是想以实证教他体用之妙。

赛戈莱纳念及于此，心中大为感激。他与对敌时曾用过奥卡姆真理拳，但那时只不过模仿皮毛，徒具其形，如今细心揣摩大主教运拳发劲的细微处，当真获益匪浅。

行拳既毕，约瑟夫大主教满面红光，额头一层淡淡的汗水，显然是动用了真气。他看了眼赛戈莱纳，并不问他所得几何，略擦了擦汗，便吩咐侍从去唤奥古斯丁过来。过不多时，奥古斯丁来到教堂，身后还跟着一个匆匆赶来的齐奥。齐奥一见赛戈莱纳，立刻说道：“我师妹一直在榻上念叨你的名字，你真的不去见她么？”赛戈莱纳平淡道：“见之又有何用，你只消把我的身份说与她知，也便足够了。”齐奥还欲说些甚么，却被约瑟夫大主教拦道：“齐奥你干嘛一心为他人作嫁衣，自己却隐忍不发？”

齐奥面色涨红，垂头道：“只要她能开心，我是不妨事的。”他复抬头道：“少侠你此去罗马，若见了老师，请他务必回来，如今大师兄、二师兄俱都身亡，斯文托维特派上下都等他来主持大局……呃，老师亦要给主教爷爷一个交代才是。”

赛戈莱纳笑着拍拍他肩膀，道：“苏恰瓦城与尤利妮娅，便交托给你了。”这是他们去奥斯曼土耳其军营之前，齐奥叮嘱约瑟夫大主教的原话，如今反用回来，齐奥尴尬一笑，不知该说甚么才好了，只得用力拥抱了一下赛戈莱纳，又是感激，又是歉疚。

教堂之外已经有斯文托维特派的弟子牵来两匹罗斯骏马，马背上行囊饮食一应俱全，还挂着一片滚边的毛毡，颇为周全。赛戈莱纳跨上马背，把栗木杖背在背上，冲约瑟夫大主教与齐奥略一抱拳，朗声道：“承蒙多日照顾，咱们后会有期。”

约瑟夫大主教划出一个十字，齐奥与斯文托维特弟子用右拳压在自己左肩，同时诵了一声“哈里路亚”。马蹄声渐渐远去，待得几不可闻时，突地一阵清越高亢的优美哨音响彻半空，如雏鹰展翅，翱翔九天，众人心中俱是一震。

作者注：

1 圣路易王冠确有其物，为路易九世所戴。后来路易九世被教廷封圣，遂在耶历一千二百六十七年将王冠献于列日圣多明我会，保存至今。

2 克劳丢斯·盖伦系耶历 2 世纪罗马一代名医，精于解剖、病理与药理三科，于四液学说之外又独创三灵理论，概言人体生理，皆由动物灵气、自然灵气、生命灵气而生。“盖伦三灵丹”即典出于此。

2 本章回目出自《庄子·人间世》，原句为：“瞻彼阒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

## 第九章 无价宝换有值财

却说赛戈莱纳与奥古斯丁离了摩尔多瓦，主仆二人一路奔着西方而去。他七年之前随杜兰德子爵来时，是沿喀尔巴阡山脉而行，这一次却是从多瑙河折返，景致颇为不同。

从摩尔多瓦至罗马有水旱两路。旱路先循多瑙河到贝尔格莱德，而后缘萨瓦河折去卢布尔雅那、威尼斯，沿半岛商路南下直去罗马；除此以外，尚有一条水路，自贝尔格莱德转向西南方向的拉古萨港，乘船经亚德里亚海绕到意大利半岛西侧，登陆奇维塔韦基亚港，便离罗马不远了。

赛戈莱纳思忖再三，决意经拉古萨港走水路。在绝谷之时，卡瓦纳修士曾教他熟读《奥德赛》、《阿尔戈号与伊阿宋》等史诗名作，他对扬帆大海早怀向往之心，如此机会岂能错过。

于是他们主仆二人日出则行，月升则歇，一路风尘仆仆望贝尔格莱德而去。临行之前，约瑟夫大主教给他们备下了颇多盘缠，这一路上衣食无忧，无需风餐露宿，没吃甚么苦头，走的颇为胜意。偶尔半路碰到些山贼路匪，无须赛戈莱纳出手，奥古斯丁便将他们轻轻打发了。

多瑙河一线是欧罗巴商路的枢纽要衢，东连奥斯曼土耳其及中亚诸国，西接汉萨同盟、北有中欧各公国，南至意大利，沿岸往来客商极多，络绎不绝。赛戈莱纳且走且向他们探听，方知西欧局势已于七年之前大不相同。

六年之前，伊莎贝拉王后与英格兰一代雄主亨利五世签下特鲁瓦之盟，英格兰尽有诺曼底、布列塔尼亚等法兰西北部诸州郡，与瓦卢瓦皇室划卢瓦尔江而治。不料两年之后亨利五世和查理六世皆离奇暴毙。英王继任者亨利六世本是查理六世外孙，遂依盟约所订加冕法国国王。亨利六世年幼，这数年以来，摄政王贝德福公爵苦心经营法北领地，内攘民变，外逼法军，巴黎、奥尔良等重镇已经是风雨飘摇；勃艮第公爵亦在东南作祟，据有法兰西王室历代登基之地兰斯，自成一方势力。而面对如此情势，法兰西王太子道菲与阿马尼亚克公爵等只能龟缩在布尔日动弹不得，至今未行授冕之礼。

那些客商俱都感慨，说这么下去只怕最多三年，法兰西便会有倾覆之危。赛戈莱纳听了这些消息，更为忧虑，心知只有拿出圣路易王冠，瓦卢瓦皇室尚才能有一线生机，脚下走的更快。他其实于法国皇室并无半点感情，只是倘若法兰西灭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更谈不上给义父恢复骑士名誉了。

这一日他们二人已到了塞尔维亚境内，行至一处叫普拉霍沃的小城。此城位于多瑙河南岸，有一处河港，距贝尔格莱德只有七十多法里。河道平阔水深，客货商船来往频繁，只消在这里登船溯流而上，两日便可抵达贝尔格莱德。



赛戈莱纳在河港打听了一圈，得知明天一早方才有客船，只得暂且在此停留一夜。好在河港附近商栈甚多，饭庄、理发店、药房、商铺、作坊一应俱全，反比普拉霍沃城内更加繁华。当夜他们便寻了一处名唤“彼德”的商栈住下。

这彼德商栈乃是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所设，是多瑙河上的一站，专为家族商人落脚存货而设。这种大商栈内前有客房，后有仓库与畜栏，外面筑着高墙深垒，有几十名护院来往巡逻，俨然一个坞堡。是以除去自家商人，过路的贵族骑士乃至有钱的朝圣者情愿多付行脚，也要于此打尖住店，图个安全。

赛戈莱纳于金钱并无认识，一进门便赏了带路的仆役两枚铜板。商栈老板见赛戈莱纳出手阔绰，又随身带着个黑人奴仆，以为是甚么富家子弟出来顽耍游历，不敢怠慢，赶紧扫出一间敞净上房。那些仆役见这位公子是个有钱的主儿，也忙不迭地溜须拍马，毛巾、热水、糕饼、熏香流水价地往房间里送。

赛戈莱纳在房间躺了一回，无甚睡意，便爬起来坐在床榻上，让内气行遍十二宫转了数圈，忽然听到外面一阵喧闹。他年少好动，当下气也不练了，推窗去看。原来商栈院里来了一群流浪艺人，他们住不起房间，就在畜栏旁边点起一堆篝火，敲起铃鼓，脚踏提琴，唱的无非是意大利牧歌，巴伐利亚小调甚么的，赛戈莱纳大喜，他可不曾见过这等有趣的节目，连忙离了房间下楼去看，奥古斯丁在后面紧紧跟着。

商栈里住的其他客人听到热闹，也纷纷去院内围观，不一时便聚了百余名观众。那班艺人见有了看客，奏的更加起劲，那歌手手舞足蹈，歌喉时而婉转悠扬，时而滑稽，惹得人群阵阵叫好，就连护院的也忍不住探头来看。

这时忽然有数名锦衣大汉从人群里冲出来，对着那班乐师挥鞭就打。乐师们猝不及防，被打的东奔西跑，哭爹喊娘。观众初时还以为是即兴节目，俱都哈哈大笑，待得皮鞭抽出血时，他们才知道并非演习，整个商栈后院霎时静了下来。歌手见同伴被打，尖声喊道：“你们……你们为何打人！？”

锦衣大汉喝道：“你们这些下贱的东西，怎敢在这里聒噪！”观众里有不平的喊道：“人家自唱自跳，干卿甚事？”大汉豹眼一瞪，握着皮鞭去找那发话之人，见没人敢应声，回手又是“啪”地一鞭抽到歌手脚面，迫他哎呀一声往后跳了跳，面色煞白。大汉见声势已被压服，便催促旁人道：“都回去，都回去，散了散了！”又对歌手道：“你们马上给我压灭篝火，滚出商栈去，否则休怪老子不客气！”

歌手兀自强道：“你们也不过是在此住店的客人而已，怎能如此霸道？”锦服大汉一拉前襟，露出内衬纹着滚金十字架的纹饰，冷笑道：“我们乃是为教皇大人押解圣帑金的，如今圣帑货贖就存在货栈。你们人多手杂，又胡乱生火，万一出了甚么乱子，谁担当的起？”众人听了，个个面露惊异，纷纷转身散去。

原来教皇是欧罗巴教会之共主，各地进贡纳税源源不断，种种名色物类极其繁复。于是教廷便委托各地有名的大银行就地折成金银，再把金银解来罗马圣库。这一种圣帑运队以上帝之名在欧罗巴各国行走，押解的俱是教廷与银行延请的高手，极为跋扈，沿途路税全免不说，官员贵族还得好生接待。少有人惹得起，唯恐开罪天主。

塞尔维亚虽已沦为奥斯曼土耳其的附庸，苏丹倒也不曾强迫改宗，于是塞尔维亚便成了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一块小小共存之地，境内伊斯兰教、希腊正教、罗马公教各行其是，相安无事。这一队圣帑运队，想来是从东南米朱尔山的基督教区出发的。

大汉见歌手还不服气，咧嘴道：“你既然喜欢跳舞，便来跳罢！”手里一抖，一条皮鞭如蛇似电，抽得歌手脚面地上尘土扬起，歌手双脚来回闪避，狼狈状惹得大汉与同伴哈哈大笑。赛戈莱纳见流浪艺人被欺，心中悲怒。他在绝谷时，修士只教过锄强扶弱的圣训，不曾教过莫管他人瓦上霜的道理。他也不知这圣帑运队到底是甚么来头，袍角一拂，已经迈出人群，挡在歌手面前。

那皮鞭来势凶猛，眼看要抽到赛戈莱纳面门，他伸手凝神一抓，轻轻握住鞭梢，内功少运，竟把那生牛皮淬成的鞭子震成了三截。锦袍大汉看到一个金发小子抢到自己跟前，也不知施了甚么妖法，竟把皮鞭弄断了，不禁愕然。赛戈莱纳扶起歌手，看他衣服绽裂，脸上还有条条红痕，一时戾气横生。

锦袍大汉哪里知道他心中所想，还道是个不知死的楞青头，大喝道：“谁人敢来阻挡咱们圣帑护卫的营生？不怕教廷怪罪么？”赛戈莱纳双掌一拍，怒道：“圣训有言，世人当以谦折为美，不可恃力强暴，你们怎还有脸面提天主之名！”他话未说完，右手奥卡姆真理拳咚地轰出，拳势极直极坚，毫不滞涩，大汉闷哼一声，竟被打出数十步之外，重重跌在地上。倘若约瑟夫大主教在侧，定会称赞这一拳能得七、八成的神韵。

其他圣帑护卫见同伴被这一少年打飞，无不骇然，纷纷抽出刀剑钉锤。众人见赛戈莱纳路见不平，本来想要叫好，一见这伙子圣帑护卫动了兵刃，个个凶神恶煞，连忙各自回屋，关门闭户。那一群流浪艺人挤作一团，瑟瑟发抖。

赛戈莱纳怎会把他们放在眼里，眼神一递，奥古斯丁立刻扑将过去。护卫多是欧罗巴人，哪里见过津巴布韦大擒拿手，一下子被这黑人冲得七零八落，听得咯巴咯巴数声脆响，已有几个人躺倒在地，四肢关节不是脱臼便是扭曲。

奥古斯丁自跟了赛戈莱纳以来，处处让在主人身后，很少有机会似这般尽情拼斗，手里擒拿不禁打得酣畅淋漓，周围呻吟不断。他拆关节拆得兴起，忽然见到一个粗大手腕伸到自己眼前，还闪着异样光芒，二话不说伸手去扭，不料那手腕翻了一翻，他五个手指触处一阵冰凉，滑开来去。奥古斯丁这一招锁腕一向百发百中，这次居然落空，手里少顿。这一迟疑，他霎时觉得眼前拳影乱飞，双肩小腹腰间俱都中了数拳，黑人不及拆解，登时翻倒在地，浑身又麻又酥。

赛戈莱纳看到奥古斯丁被打倒在地，有些吃惊。他定睛一看，那制住奥古斯丁的人是个中年男子，眼窝深陷，鼻子高耸，身穿一条克莱沃条呢的无袖坎肩，额前束着一条银质玉带，双臂极为粗壮，有如小儿大腿，其上缠着数道金丝绳，一看就是位内外兼修的高手。

这人制住了奥古斯丁，转过头来打量赛戈莱纳。那一双蓝湛湛的眼睛，让赛戈莱纳油然想起喀尔巴阡山中的野狼。那些锦服大汉见了这人，都互相搀扶着过来参见。这人皱皱眉头，举手几下扭捏，已把那些脱臼的接了回去，手法之准之快，连奥古斯丁都露出佩服之色。这时赛戈莱纳方才见到，他双腕上各戴着一只钢制的银白拳套，钢面纹着一只八腿骏马，状若飞天。

他料理完手下，走过来对赛戈莱纳略行一礼，沉声道：“在下是奥斯陆雷神门的比约齐，不知朋友怎么称呼？”赛戈莱纳恼恨他手下胡作非为，只以左手按右肩，算是回过了礼。比约齐见他听了自己名字依然神色自若，颇有些诧异。

三百年前，冰岛出了一位诗家名叫斯诺里·斯图鲁松，立志搜集散佚的北欧神话。他一面寻访一面整理，却发现神话之中暗藏着北欧古人许多武学见解。待得搜辑停当，斯图鲁松便写下《埃达》一书，总北欧神话大要，而他也因浸淫典籍日久，一跃成为一代武学宗师。相传北欧有雷神名唤索尔，腕戴铁套，腰缠金带，手中一把雷霆铁锤来去自如，极具威力。诸神黄昏之时，他力毙世界之蛇，大笑九步而亡，为第一悍勇的神祇。斯图鲁松一生最佩服索尔，感念其含笑九步的威名，苦心孤诣悟出一套拳法，名叫雷神九锤，遂开创了北欧雷神一派。

雷神九锤走的是强硬一路，手作锤形，迅猛刚烈，再辅以钢制拳套，可说是摧墙断楫之能。比约齐自幼拜在挪威雷神门下学艺，如今已经几十年，已深得雷神九锤的精髓，罕有敌手能走完他九锤，曝得大名，于是欧罗巴江湖中人送了他个绰号，叫做“人中索尔”，与西班牙的“马中喀戎”熙德齐名。

比约齐料得这少年也是武林人士，听了自己名字总该有几分敬畏，哪知赛戈莱纳恍若未闻，不免半是失落半是恼怒。他为人沉稳，情知押解圣帛事大，不欲横生枝节，便强压下火气说道：“这位朋友，不知在下的部属如何得罪您了？”赛戈莱纳道：“原是没仇的，只是他们欺侮百姓，我不过是路见不平罢了。”比约齐看了眼被赛戈莱纳轰中的那汉子，不悦道：“纵然我手下有万般不是，也不至下如此重手。”赛戈莱纳道：“你怎不问他适才鞭打歌手，可是手下容情了？”

比约齐觉得这少年有些古怪，不知虚实，当即从怀里掏出一把散碎铜子丢在地上道：“你们拿去买些伤药，快走罢！莫在这里停留。”歌手看看赛戈莱纳，揣揣不敢去捡。赛戈莱纳道：“他们只是想在这院内借宿一夜，为何要赶他们走？”比约齐大是不满，以他的身份，肯这般息事宁人已是难得，这少年偏还得寸进尺。他上前一步，说道：“圣帛运事，干系重大，不可让闲杂人等靠近。我等也是职责所在，不敢有甚么疏漏。”

赛戈莱纳笑道：“照你这般说，这些艺人和一干客人个个竟都是贼了？”比约齐道：“人心难测，不可不防。”赛戈莱纳道：“阁下长的也是人心，难道就不怕私自卷了金银逃走么？”他只是想说什么，别人听在耳里却是句句讥讽。比约齐大怒，他押运圣帛许多年，别人一见滚金十字旗，无不惶恐避让，何曾被人这般奚落过。他心想今日若不教训一下这小子，传出去还教别人以为他“人中索尔”怕了无名之辈。

比约齐右手五指攥紧，中指突屈，作出一个锤状，蓄势待发。这是雷神九锤的起手式，他见那少年刚才的拳劲刚猛硬直，以为他练的是加泰罗尼亚长拳或者苏黎世碎柱手，有心以硬对硬，挫他锐气。比约齐走到赛戈莱纳面前，大声道：“年轻人莫要言辞嚣张，要平白吃苦头的。”赛戈莱纳见他突然举拳，二话不说，奥卡姆真理拳应声捣出。比约齐心思缜密，专等这年轻人先发一拳，自己再行反击。倘若争斗起来有了死伤，他日见官便可推说是对方先动的手。

二拳一对，雷霆万钧，两个人的手臂俱是一酥。比约齐的雷神锤稍硬一筹，震得赛戈莱纳右拳皮开肉绽；而赛戈莱纳的箴言内力滔滔扑来，也令比约齐体内顿觉火焚，几乎站立不住，两人心中均暗暗纳罕。比约齐勉强按下翻涌气血，双手均作锤势，要发第二锤。赛戈莱纳夷然不惧，拉开架势，内劲流转一圈麇集于拳指处，依然是一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架势。

两人毫不退让，正待再度对拳，忽然旁边一人跳入圈中，笑嘻嘻道：“今夜清风明月，正合与二三好友饮酒作乐，两位何必这么煞风景呢。”比约齐和赛戈莱纳齐齐扭头望去，看到一个四十上下的男子站在那里，一脸油滑笑容。此人细眉长眼，歪带一顶扁圆绒帽，穿件双排扣的光面短袍，那短袍左边粉红，右边墨绿，一条束腿长裤甚至也分作灰、蓝两色，看起来花花绿绿，犹如一枚调色板，颇为滑稽。

比约齐问道：“你是何人？”那男子倚着宫廷规矩鞠了一躬，拽了拽黑亮须根，用意大利语说道：“在下是上帝忠实的仆从、献身艺术的卑微画匠、来自佛兰德斯的扬·凡·埃克。”比约齐道：“原来是个画师，你跳出来作甚么？”

这自称埃克的画师突然拉住赛戈莱纳的左手，语气亲热有如几十年的老友，倒令赛戈莱纳一时不知所措：“哎，我说舍勒朋友，这一位乃是江湖上鼎鼎有名的‘人中索尔’，你纵然不认得他的脸，也该知道那一双精钢拳套。我们这些作小辈的只能高山仰止，怎么好与前辈动手呢？折损了我们的性命事小，若是弄污了比约齐大人的令名，那才是叫毕生大憾呐！”

千穿万穿，马匹不穿。比约齐虽觉这画师油嘴滑舌，但这一番恭维听在耳里十分受用，脸色登时也缓和下来。赛戈莱纳还要说些甚么，埃克一捏他手掌，又对比约齐道：“适才一切只是误会，我这舍勒小友有些鲁莽，我这老哥哥就代他陪不是，还请您恕罪则个。”比约齐见有了台阶，也便欣然道：“出门行走江湖，岂能一味好勇狠斗。你还得多多管教才是。”埃克连声称是，比约齐把奥古斯丁放还回来，叫手下人带着伤者离去。

这一番闹腾，那些护院的唯恐圣帛卫队的人追究，忙不迭地把流浪艺人赶出商栈院外。那流浪歌手拾起地上的铜子，冲赛戈莱纳鞠躬道谢，和自己的十几个伴当匆匆离去。待他们都走了，赛戈莱纳方对画师道：“我不认得你。”埃克哈哈一笑，拍拍他肩膀道：“希腊大诗人维吉尔曾言，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不过是见你要跟比约齐动手，有心劝解一下罢了。那个比约齐是有名的狠角色，二十年来一直是圣帛卫队的首席卫士，觊觎圣帛金银的盗贼也不知被他打死了多少。你何必与他平白结下梁子？”他少顿片刻，又道：“亏我刚才说了几句好话，暂且劝解住了。这人心胸狭窄，睚眦必报，一时三刻便会来对付你。你若想求个平安，不如拿些钱出来，我代你送去贿赂他，或许能息事宁人。”

赛戈莱纳脖子一梗：“管他是谁，事情作的错了，我如何惹不得。”埃克摇摇头道：“年少气盛，年少气盛。”他眼珠一转，又道：“这位小哥衣着不凡，一定出身书香门第。不若花上几枚金币，聘我为你画上一幅肖像。或许看罢了高雅艺术，心有感怀，悟到恩怨不过百年，艺术恒久流传的道理，火气便都消了。”赛戈莱纳有些好奇道：“这画像，究竟是怎么生画的？”埃克没料到 he 会有如此问题，先是一怔，旋即笑道：“放心好了，吃饭的家伙在下向来是随身携带。”说完他一拍背囊，里面露出几只粗毛画笔与研磨颜料的散碎矿石。赛戈莱纳问：“画完一幅却要多长时间？”埃克一听有门，大拍胸脯道：“别的拙劣画师怕是要五天功夫，在下眼明手快，且有独门的手段，只要预交些订金，三日便能完成。”

赛戈莱纳一听要花上三日，有些遗憾道：“那便可惜了，我明日一早便要离开。”说罢叫了奥古斯丁，转身回转房间。埃克想把他唤住，可惜少年走的太快。他在背后喊了几声“两天，只要两天！”，也不见赛戈莱纳动心，他叫得口干舌燥，只好悻悻缩起脖子，把背囊重新扎好，只拿出支毡毛笔叼在嘴里，转身离去。

一夜无话，到了次日清晨，赛戈莱纳早早起身。有伙计过来问安请食，他不吝金钱，早餐便有了黑麦面包、煎腌肉片、蜂蜜酱和几枚无花果，怕是国王的早餐亦不过如此。赛戈莱纳与奥古斯丁大快朵颐一番，然后收拾行囊去了普拉霍沃河港。

两人到了河港，港内帆桅林立，停满了大小船只，水手相呼，商旅麇集，还有些身着紫袍的税务官穿梭不停，端的是热闹非凡。他们到了昨日的码头，有个船务官吏迎过来，问他们有何事。赛戈莱纳说要搭乘客船前往贝尔格莱德，那官吏漠然道：“去贝尔格莱德的船票已然售罄。”赛戈莱纳大吃一惊，忙问是何缘由。官吏埋头翻着账簿，只是不答。赛戈莱纳这一路上已学到钱可通神，便从怀里抓出一枚杜卡特金币，从桌底递了过去。那官吏拿手一摸沉甸甸、圆扁扁的，登时眉开眼笑，他左右看看无人，凑过身子来小声道：“这位少爷您有所不知，奥斯曼人近日在匈牙利利用兵，好多斯拉夫富人贵族唯恐性命不保，都通过这一条路逃去贝尔格莱德要塞。是以苏丹严令查验，客船不得轻易开出。若没个关系路数，咳，只怕在普拉霍沃不知滞留多久哩。”

官吏说罢，晃着头走开。赛戈莱纳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便在码头上信步闲逛，看到多有民众挈妇将雏，大包小包扛着聚在关口，其中不乏锦衣绣袍之辈，只是无分贫富，一古脑全被几名士兵把长戟横过来挡在外面，上不得船。赛戈莱纳方知官吏所言不虚。

他正自忖是否施展轻功潜入码头，随便找条船混上去，一抬头，无意之中看到一个身着灰袍的托钵修士正斜斜依在一处水塔的木墩旁，身前一个陶碗。他心中不由一动，举步走了过去。那托钵修士听得脚步声响，见一个锦服少年走过来，略抬了抬眼皮，朗声说道：“这位少爷，愿天主赐福于您。”左足脚尖点地，鞋跟“啪”地敲了一下地面。这叫做赐福礼，修士乃是侍奉上帝之人，于世俗之人不拜不跪，饶是面对王公贵爵，也用这种方式乞食致礼，不失身份。

赛戈莱纳微微一笑，在胸口划了一个十字，右手平翻，拇指微屈，从容回道：“我们感谢主，因为你赐给我们这些蒙福的话。”那托钵修士眼神一凛，这套祷词和手势本是托钵僧团弟兄所用，这少年如何得知？他再定睛一看这少年手中的木杖，发觉这栗木杖比自己用的大上一圈，在手握处有五个银币大小的节疤竖直排下，不觉大惊。

须知树木上有节疤并不稀奇，但若一木之上五枚节疤环环相扣，却极难得。整个欧罗巴唯有托钵僧团有五根五环木杖，分属五位司铎长老，乃是他们的贴身信物，见杖如见人。这杖痕浑然天成，是断断伪造不了的。

他仔细看了又看，那五枚节疤历历在目，绝难有伪，不禁颤声问道：“少爷您这根木杖是哪里来的？”赛戈莱纳把栗木杖平托在手里，低声用拉丁文肃然道：“清贫得救，非主不就。”原来他见这修士衣着污损破烂，知道他乃是圣方济派的人。

托钵僧团分作污衣、净衣两派。圣方济会讲究清贫得救，以俭朴为誓约，身穿污衣破袍，弃绝声色诱惑，苦修致志；而圣多明我派虽也赞同清贫得救，但又主张外物不害心志，是以广有房产、土地，衣袍光鲜。光观衣着，便能分辨出两派信众的区格所在。

托钵僧团并无本门武功，旗下的修士要么是带艺投身，要么是专心传道，因此全凭祷词和手势分辨同派中人。此时赛戈莱纳说出圣方济会的切口，那修士立刻明白他的身份，慌忙道：“未知长老亲临，恕罪恕罪。”抬起眼盯着赛戈莱纳的华美衣服，眼神疑惑。



赛戈莱纳也不过多解释，只是道：“我有要事在身，权且如此罢了——如今倒有件麻烦，不知你是否能帮我？”那修士虽觉他年纪太轻，但托钵僧团规矩森严，见杖如亲临，连忙道：“长老尽管吩咐。”赛戈莱纳道：“我有急事要赶去贝尔格莱德，如今普拉霍沃封了河港，你可有办法把我弄上船去？”那修士沉思一下，道：“此事小人作不得主，长老不如您随我来，去见了僧团在此地的其他弟兄，再作计较。”赛戈莱纳点头道：“也好”。

那修士当即收起陶碗，掖了掖长袍，作个手势让赛戈莱纳随他去。奥古斯丁跟在赛戈莱纳身后，那修士看了他一眼，赛戈莱纳道：“这是我的朋友，很可靠，不妨事。”修士多看了两眼，也没说甚么，转身朝一条货栈之间的小巷道走去。三人走入巷子，赛戈莱纳忽然问道：“你叫甚么名字？”那修士恭敬道：“小的叫克格曼。”赛戈莱纳又问：“这里还有多少人在？”克格曼道：“本地的圣方济会弟兄有二十多人，负责普拉霍沃周边十几个村落的福音传播。如今奥斯曼苏丹逼迫一日紧似一日，这福音可是越来越难传啦。”

克格曼带着两人在小巷子里转了几转，来到一处低矮木屋前。这木屋建在一片低洼地里，四下都是泥水垃圾，木料糟朽，整栋房子看上去死气沉沉。克格曼走到屋前，铛铛铛敲了三记陶碗，一会儿功夫从屋子里走出一个人来，这人身子瘦高，穿着与克格曼一般无二，都是破烂长袍。他见了克格曼，高声道：“你今日怎地这么早便返回来了？”克格曼让出身后的赛戈莱纳与奥古斯丁，也高声道：“本派的司铎长老到这里来啦！还不快叫迈耶弟兄出来？”

那人听到司铎长老的名字，面色一变，上下打量了一番那两个人，连忙跑回屋子去。屋子里传出一阵许多脚踩脆木的嘎巴嘎巴声，然后涌出了十几个人，个个剃着一个圣彼得式的中秃苦修头，穿着灰袍，手持木杖。

其中一个满面皱皱的老者走在最前头，急切道：“长老在哪里？”克格曼道：“就是这一位。”老者眼睛瞪圆，呆了半天突然大怒，拿起木杖在克格曼头上重重敲了一记：“混账东西，你家司铎长老才是黑人！”克格曼猝然吃了这一记，大是疼痛，呲牙咧嘴按住脑袋，且躲且嚷道：“谁说是那黑人，是黑人旁边那一位！”老者停了停手，见赛戈莱纳年方弱冠，又继续砸道：“你今日是被鬼王别西卜上了身么！净说些胡话！”他的木杖忽然砸不下去，抬头一看，见那金发少年用二指压住杖身。老者拽了拽，只觉得这木杖重逾百斤，竟然不能移动分毫。

老者慌忙松开杖子，站开十几步远，大叫还我杖来。赛戈莱纳笑道：“不妨试试我这一根。”手臂一振，五环栗木杖朝着老者飞去。去势极猛。老者躲闪不及，啊呀一声摔倒在地，眼见要被刺穿，那木杖仿佛有灵一般，在半路稍稍偏出半分，噗地一声插入他身后木屋墙内。

这一手功夫震慑全场。栗木杖是钝头，这一插却如热刀切黄油般畅快，木板四周甚至不曾开裂，无论手劲还是内力都令人诧异。赛戈莱纳有心先露上一手，免得啰嗦。全场静了半晌，老者方才问道：“尊价是谁？”语气尊敬了不少。赛戈莱纳下颌略抬：“你看看那木杖便知。”

老者战战兢兢走到木杖前，用力去拔，却拔不动。周围两三名修士过来一起帮忙，才把它拔出来。老者见木杖上有五个节疤，这才过来相见，划了个十字道：“在下是普拉霍沃的托钵僧长老迈耶，刚才多有得罪。”克格曼揉着脑袋气哼哼道：“我早说是他，您却来打我！”迈耶并不理他，把木杖恭恭敬敬交还给赛戈莱纳，忍不住又问道：“并非是在下疑心，僧团的五位司铎长老我虽不认识，但个个都是派中耆宿，何曾有阁下这么个年轻弟兄？”赛戈莱纳道：“其中曲折，一时难以

尽言。我乃是卡瓦纳长老的弟子，他命我持杖，代他行事。”

众人“哦”了一声，这才释然。迈耶又瞪了克格曼一眼，心说人家分明是持杖办事，哪里是甚么长老亲临。他们见赛戈莱纳武功卓绝，便又多信了几分。托钵僧团在此地势力不彰，除了迈耶和几名修士粗通拳脚，其余大多不懂武艺，他们都觉得司铎长老的亲授弟子，那武艺岂还能差的了？迈耶挥了挥手，修士们立刻分列两旁，齐齐闭目诵颂，诵的乃是方济会创始人圣徒方济亲手所撰的《太阳弟兄之歌》，赛戈莱纳于此歌极熟，也一齐默诵：“伟哉吾主，化生万方，太阳如兄，惠赐日光。洵为美也，灿烂辉煌。尝云吾主，至高无上。”

这一篇经文念完，迈耶方才相信赛戈莱纳是会中之人，于是挥手让众人退开，问道：“卡瓦纳长老这几年一直有无音讯，不知是否康健如昔？”

赛戈莱纳面色一黯，记起老师嘱托，也不回答，反问道：“老师离开日久，如今托钵僧团却是如何？”迈耶叹了口气道：“自从卡瓦纳修士失踪以后，剩下的四大长老分属方济、多明我两派，彼此争执不休。团长埃利亚本是我圣方济一派，却被圣多明我以钱财所诱，终日躲在波蒂库拉的城堡里饮酒作乐，还大搞整肃，把许多圣方济会内部矢志苦修之道的属灵派弟兄都打为异端，哪里还有半分苦修士的样子。我这里虽是穷乡僻壤，却比僧团总部清净多了！”赛戈莱纳这时方知老师潜藏于托钵僧会中的苦处。”迈耶道：“如今听闻僧团行将在波蒂库拉召开大会，议定团中职守废擢，莫非您就是为此事而去？”赛戈莱纳心想自己横竖也得去一趟波蒂库拉，便答道：“正是如此。”迈耶大喜：“卡瓦纳修士一向看顾我们这些方济会的老弟兄，他如果肯亲临大会，必能遏止多明我会那些人的野心。”赛戈莱纳“嗯”了一声，又道：“如今我急于去贝尔格莱德，只是码头封禁，不准人随意登船，不知你们可有法子？”

迈耶垂头沉思一阵，克格曼在一旁提醒道：“普拉霍沃的城防长官，是个天主的忠贞信徒，他的独子还是长老你受的洗哩。”迈耶“啪”一拍掌大声道：“不错！我如何把他给忘了！”他当即进屋，换了身洗得发白的素色长袍，胸前多挂了一串十字架，对赛戈莱纳道：“您权且在这里少等片刻，我去去就来。”说完匆匆离去。

赛戈莱纳只好在屋前寻了块干净些的石头坐下，那些修士见了奥古斯丁，都颇好奇，围过来看。奥古斯丁张开嘴，众人见他舌头去了半截，都倒吸一口凉气。赛戈莱纳道：“当日圣约翰身受断舌之苦，依然传教不辍。你们可不要有歧视。”克格曼陪笑道：“怎会呢，只是这位弟兄肤色黝黑，我等一时觉得好奇罢了。”

这时有修士拿出些乞来的碎食，赛戈莱纳早上吃的甚饱，又不好拂他们的好意，就叫奥古斯丁去吃。奥古斯丁吃的高兴，忽然按着伊斯兰的礼节打了个道谢的手势，着实吓了周围修士一跳。赛戈莱纳忽然想到，奥古斯丁本是帕夏将军的奴隶，耳濡目染都是奥斯曼土耳其风俗，以后踏入意大利，这些习惯须得细细纠正才是，免得横生是非。

赛戈莱纳与众人说说笑笑，约摸一个半小时以后，迈耶长老赶了回来，面带喜色。克格曼问他办的如何，迈耶长老从怀里掏出一卷文书，得意道：“我只说僧团有贵宾急欲出港，我的薄面他还是能卖上几分的。”他把那文书交给赛戈莱纳道：“您用这通关文书便可入港。只是如今客船已停运，这里有一封城防长官的亲笔信件，你把它交给管船务的官吏，他自会给你安排。”

赛戈莱纳谢过迈耶，转身要走。迈耶长老挽起袖子道：“您先去办事。我们稍后也会上路，启程

赶去波蒂库拉。”克格曼讶道：“长老咱们不是不去么？”迈耶对他脑袋又是一下猛敲，喝道：“此一时，彼一时！如今卡瓦纳长老和他的弟子也要去参加，咱们方济派声威势必大振！正好压服多明我派那些家伙。咱们虽然算不得甚么数，也可以去为卡瓦纳长老壮壮声势！”他说罢回头挥动拳头，周围修士尽皆呼喊，大为兴奋。克格曼虽然脑袋生疼，也是一边咧嘴一边大叫。赛戈莱纳见他们如此振奋热情，大生温暖之感。自卡瓦纳修士离世以来，这还是第一次。

迈耶又道：“您此去贝尔格莱德，倘若有甚么不便之处，可去找一个叫做乔凡尼·达·卡皮斯特拉诺的人，他是我圣方济会在贝尔格莱德的大长老、匈雅提公爵身边的红人。”赛戈莱纳把名字默记在心中。

告别方济会的托钵僧们，赛戈莱纳回转码头。这一次他施施然亮出通关文书，卫兵见有城防大印在上面，不敢怠慢，连忙搬开栅栏放他进去。赛戈莱纳径直走到船务衙门，把亲笔书信递给管理船务的小吏，小吏读了书信，作难道：“如今出港的船只却少，条条满额，委实不好安排。”赛戈莱纳得了克格曼的指点，从桌子底下递过两枚钱币去。小吏若无其事地收下，又翻开船册道：“待我看来……嗯，有条货船尚还有两个空余舱位，只是条件差些，你愿意坐么？”赛戈莱纳道：“不妨事。”小吏便伏案写了份书状，交与赛戈莱纳，又叮嘱道：“这货船本是人家包下的，看在长官面子上才拼你一拼，在船上不可生事，否则到时候谁也保你不得。”

赛戈莱纳和奥古斯丁带着书状，在码头上见泊着一条方帆大船，两头高高翘起，中腹饱满，吃水极深，显然已经满载了货物。他们到船边把书状交给看船的水手，水手引着他们踏上甲板。赛戈莱纳第一次坐船，禁不住四处张望，见有十几个水手攀在桅杆上挂帆，大觉有趣，便问道：“这船上人能装多少？”那水手笑道：“若满载货物，能装下百五十人；若是改作运兵之用，三、四百人亦放的下哩。如今船上象少爷你一样拼船的人不少，都是急着赶路寻不着船只的。你看，那边不就是一个？”

赛戈莱纳循水手手指望过去，看到一人凭舷而靠，正手持一杆毛刷凭空飞舞，嘴里念念有词儿，再一看，竟是昨夜的那个画师埃克。埃克侧过头来，看到赛戈莱纳，也是一惊，随即走过来，大咧咧拍着他肩膀道：“小哥儿想不到你也上了这条船，咱们果然有天主眷顾。”奥古斯丁见主人面色不虞，迈步上去一把捏住这画师的手掌，朝后扳去。埃克没料到这黑人忽然出手，疼得“哎呀”一声。赛戈莱纳见他的双手白皙细嫩，连忙示意奥古斯丁放开，歉然道：“我这伙人有些唐突，莫要见怪。”埃克抽回手来，看已经被捏得通红，大为抱怨道：“我这手乃是吃饭的营生，若给这黑蛮子弄伤了，可怎么得了！”赛戈莱纳只好宽慰道：“若真是伤着了，我给先生买药调养就是。”埃克瞪眼道：“我生计事小，艺术事大。须知他那粗手粗脚的一扳，多少未出世的名作差点就此毁了，岂不可惜！”

两人正在寒暄，忽听到橐橐橐一阵皮靴踏在甲板上的声音，一起回头，却见到比约齐身披锁甲，率着圣帑卫队登上货船。比约齐一见赛戈莱纳，眉头一皱，他身后众人却畏缩起来，只因看到那拆人关节不偿命的黑人就立在赛戈莱纳身旁。比约齐叫来一旁陪同的船长质问道：“这船我不是已经包下了么，怎会有旁的闲人在上面？”船长陪笑道：“圣使有所不知，我们这些小船，都是归受河港公会节制的。他们教我们拼些散客，不敢不从啊。”比约齐不悦道：“我已付足了船资，你还贪心不足。这一趟走的货都是教廷用的，出了半点差池，你能担当的起么？”

船长还未答话，埃克先走过来，大鞠一躬，笑眯眯道：“江湖上传言‘人中索尔’是慷慨豪侠，不光武艺高明，还有乐善好施的铮铮侠骨。今日一见，果然不虚。我们三个若非有您老仗义相助，

只怕如今还走不了呢。”

这一通高帽乱飞，比约齐神色方才少霁。他瞥了一眼赛戈莱纳与奥古斯丁，伸出指头道：“你去告诉你那两个朋友，在船上不要乱走，那后面可都是圣祭货物，贸然靠近都是绞首的罪过。”埃克连连点头哈腰道：“说的是，说的是，我自会去叮嘱他们。”他转身离去，忽又回来道：“从普拉霍沃到贝尔格莱德有两天水路，大侠您英姿勃发，气宇轩昂，不如给您画一幅肖像，也好让更多拥趸也能一睹您的丰姿。”比约齐听了，竟有几分心动，又怕别人笑他贪名，于是淡淡道：“眼下正要拔锚，杂事太多，此事再说不迟。”说完一挥手，一群人随着他直奔中腹货舱而去。

埃克略费唇舌，就免去了被赶下船去的麻烦，他得意洋洋走回去，却发现赛戈莱纳与奥古斯丁已经回了自己的舱房。埃克怔了怔，搔搔头皮喃喃道：“这少年当真古怪。”也闪身离去。

过了半个小时光景，码头一声号炮响起，腾起一阵白雾。船长喝令拔起锚头，系紧方帆，十六对划桨一齐划动，大船缓缓出了航道，抖抖身躯，溯多瑙河而上。

这一路上远山相接，碧水荡漾，两岸绿茵茵的景致次第而过，赛戈莱纳初次坐船，觉得比之陆地上骑马别有一番风味，趴在舷窗上看也看不够。只是船身颠簸，忽高忽低，赛戈莱纳初似还不以为然，时间一长，脑袋不免有些晕乎乎的，有些恶心。奥古斯丁见主人有些难受，就用大拇指去掐他的虎口，掐了一阵才好了一些。赛戈莱纳盘腿靠在舱板上，心想白羊宫主首脑，这一番颠簸定是让白羊宫内四液微微失衡，以致头部晕浪，便闭上眼睛，运起《箴言》内力来。希波克拉底于《箴言》中具言，四液平衡并非纯粹静态，而是动中有动，《箴言》之精髓就在于有一套动中持衡的法门。赛戈莱纳心中忆起卡瓦纳修士的种种解说，依言运转，只转了数个黄道周天，就觉晕劲全无，脑内一片澄明，心想这箴言的安神功效果然精妙。

赛戈莱纳双目未睁，忽然听到隔壁似乎有人窃窃私语。说话之人已压低了声音，怎奈舱板是木质，加上赛戈莱纳方运完功法，内心澄净，耳目也随之变得敏锐，遂听了个透彻。

一人说道：“这一次公爵的寿宴，礼物可都安排妥当啦？”另外一人道：“一切都按照您吩咐。”他声音踌躇一下，又道：“我听说公爵家与贝居因修会渊源颇深，如今圣女出山在即，我们哪能开罪的起？”一人斥道：“贝居因会的老嬷嬷你怕，难道那女魔头你便不怕么？何况此事天主不知撒旦不觉，你不说我不说，能有谁知道？”另一人道：“公爵府上能人也不少，只怕看出破绽来。”一人道：“那便是女魔头自己的药方不灵，须怪不得咱们了，你真是瞎操心。”另外一人便默不作声。

赛戈莱纳听了一回，不得要领，并不在意，专心调息。他们本是拼船的客人，船上不备饮食，奥古斯丁从包裹里拿出些干面包、鱼干与浆果，两人就着清水胡乱吃了些。这时有人砰砰敲门，奥古斯丁打开门去看，原来是埃克。他怀抱着一个大包裹，一见两人吃饭，欢喜道：“我还怕你们没准备吃食，正要给你们送些来，竟这么巧！”赛戈莱纳微微一笑：“如此甚好，不妨坐下来一起吃。”

埃克就等着这一句，立刻席地而坐，毫不客气地抓起一条鱼干放入嘴中。奥古斯丁瞥了他一眼，指指他带来的大包裹，张嘴啊啊催促道。埃克把鱼干几口吞下去，这才不好意思地抓抓自己的卷曲黑发，解开包裹。这包裹里的物件琳琅满目，不是威尼斯的面具，便是伦巴底的刮刀，还有许多蓖麻籽、矿石粉末和一团黄青颜色的树脂硬块，只是没甚么能吃的。埃克大为尴尬，在这些小

玩意里拨弄来拨弄去，最后大叫一声，也不知从哪个角落拎出来一串葡萄，连忙给其他两个人递过去。赛戈莱纳见他穷酸到了这地步，啼笑皆非，只好摘下几粒葡萄放入口中，算是不拂他的好意。

一时三人都吃饱，大感适意。埃克拍拍肚子道：“今日吃的好饱，就算你还了昨晚的人情了罢。”赛戈莱纳心想天底下竟还有如此自作主张之人，不觉可恨，倒觉得有趣了。埃克道：“我看你这年轻人还算聪明殷勤，不妨偷偷告诉你个秘方，欧罗巴的画手们便没几个能胜过你的了。”赛戈莱纳道：“不就是画画儿而已，能有甚么秘方？”埃克陡然瞪大眼睛，怒气冲冲道：“年轻人你莫要小看了这门学问，没听过尼德兰有句俗话叫做‘武艺十年，画艺一世’，习武之人，须要十年才能有所成就，而学绘画却是一辈子的功夫哩！”

赛戈莱纳耸耸肩膀，埃克还道他不信，从刚才包裹里挑拣出那一团树脂，捏下一条放在掌心道：“这乃是我和我家兄长的独家秘技，从不传人的。这乃是阿拉伯树脂，遇火则化，按着我的配方掺些橄榄油抹在画布之上，可教画像看上去光彩照人，大有层次。且颜料掺了油以后，任它风侵日晒，只是经久不褪，可得永年。谁能想到那树脂除了填船缝以外，竟有这一番妙用呢？”他俯身又掏出一管细毛刷道：“这是用苏格兰绵羊的腿根细毛聚成的，最讲悬腕技法……”赛戈莱纳听他喋喋不休，全是丹青之术，俨然一个画痴，也不去阻止，懒洋洋地听着。

正说的唾沫横飞，埃克望望窗外，见有赤红色的霞光微醺，一拍头道：“哎呀，我几乎忘了，已经是落日时分！前代大贤有云：朝升夕照，最是人间胜景，不可有一日错过。我得去写生！”说完他把包裹胡乱扎起来，口里唠叨着“今日我带错了行李，明日拿些好的白面包跟乳酪与你们”，匆匆离去。

赛戈莱纳见这人实在有趣，并不去计较。眼看日头沈沈西落，河面上一片漆黑寂静，只有淡雾升腾，水手们也大多睡去，只有几个在桅杆、舵位上互相叫着口令。赛戈莱纳在房间里呆得闷了，便走出舱房散心，他在甲板上没见到埃克，想来是画完夕阳就钻回自己房间了。赛戈莱纳也不去找，负手信步走到船头，仰望星空浩瀚，心中涌起无限感慨。在绝谷七年，赛戈莱纳耳濡目染皆是卡瓦纳修士的教诲，虔诚天真，满心以为世人皆如老师一般。自出绝谷以来，已经有一个多月，他屡逢变故，迭遭强敌，和初时的懵懂相比，于这人情世故已经历练了几分。两下对照，赛戈莱纳对上帝倒多了几分疑惑，他屡屡自省自己信心不坚，这疑惑却始终挥之不去，一路上想念卡瓦纳修士的时候倒比祷告更多些。

正想间，在桅杆瞭望塔上的水手突然大呼道：“走水了！”赛戈莱纳急忙回头，却看到大船中部冒起黑烟，隐有火光闪动。船上走水是大事，船体全系木质，倘若不能及时扑灭，就有船毁人亡的危险。那些熟睡的水手被这声呼喊惊醒，纷纷忙不迭地爬起来，提桶的提桶，举耙的举耙，还有的抬起抽水机便往舷边跑，一时间人影闪动。

圣帛卫队的人也匆忙赶到甲板，中舱里全是圣帛货物，倘若火势波及过去，那可真是非同小可。水手们先将易燃的帆布与木箱物什一件件耙开，再站成一排连珠价地传水桶过来泼浇，舷边自有人不断抽水上来，有条不紊，一看便知训练有素。比约齐站在人群前头，他见起火的地方不过是个存放粮食的塔屋，水手们又救的及时，便放下心来。

比约齐是个仔细人，他唯恐又有甚么暗火未灭，便走下甲板来到中舱，想再查验一番。他甫下到船腹，看到舱门开了一条小缝，心中登时有些不安，连忙叫来几名部属跟随。他们进了货仓，见



诸多货箱堆积成山，纹丝未动。比约齐细细看了一圈，却看到一个小木箱翻倒在地，其中空空如也，只留有一片白布。他大吃一惊，疾步向前，就着微光拿起白布，只见其上似有甚么图形。有部属举来火把，比约齐方看到有拿炭笔画了一个人的速写头像，寥寥数笔，与埃克的惫懒表情颇有几分相似，旁边还用意大利文写着一排字：“宝货有值，艺术无价，君以有值之宝换无价之珍，可谓佳话，真仆之知音也。特赠涂鸦，为君补壁。埃克拜上。”

比约齐一见埃克的署名，面色“唰”地变白，这箱中的宝物干系重大，想不到竟被人趁着火势混乱盗走了，真是惊得一时失魂落魄。好在他行走江湖日久，经验老道，举起右手示意部属少安毋躁，沉声道：“那宝物经不得水，贼人定还不曾下船，一定还在船上，马上去给我细细搜来！”那几个部属情致事态严重，也不多问，匆匆跑上甲板去。

比约齐勉强按下惊慌，忽然想到适才着火之时，似乎那金发少年站在船首，不知再搞些甚么营生，不由得眼神一凛，杀机横生。他从怀中摸出精钢拳套戴在手上，气势汹汹离开中舱，朝船首而去，两条腿走起路来砰砰作响，几乎要踩穿甲板。

赛戈莱纳那时候还兀自观望。比约齐到了近前，黑着脸道：“你的同伙把东西藏去哪里了？！”语气中再无半分客气，字字暗伏杀意。赛戈莱纳怔道：“甚么同伴？甚么东西？”比约齐冷笑道：“你在这里点了火头，好教那没口齿的画师趁乱偷走宝物，还不承认！”赛戈莱纳道：“我与他素昧平生，一共只交谈过两次。他自来套近乎，与我何干？”比约齐大怒：“事到如今，还想狡辩？我道你们为何特意来拼这条船，原来早有预谋！”

赛戈莱纳也是心中火起，他生平最不喜欢被冤枉，戾气大盛，双拳不由攥紧。比约齐跳开一步叫道：“好贼子，果然露出破绽了罢！”他虽知这少年手底不弱，但自信并非自己对手，并不放在眼里。

比约齐双拳晃动，一上来就施展出雷神九锤，决意要施出重手擒他。赛戈莱纳见敌人来的凶狠，他少年气盛，欲以强克强，遂真气一提，要使出奥卡姆真理拳与之对轰。不料他猛一提气，顿觉体内不知为何内劲紊乱，乱不走势，无法化成一气。眼见变招不及，赛戈莱纳连忙施展出鬼魅身法，身子在半空回旋一圈，堪堪避过比约齐的第一锤。

比约齐一锤未中，叫一声“好！”，双臂一振，第二锤随即发出。赛戈莱纳只觉面上风压倍增，心下一阵悚然。船首狭窄不好闪避，他只得用出马太福音的圆柔之力，奋力一招“扫罗回头”，几下借力使力，勉强拨开了双拳，只是左腿胫骨被拳风扫到，隐隐作痛。

岂料那双拳被带开之后，招式并未使老，如同索尔的大锤一般，划过一个半圆回翔而归。比约齐喝道：“接第三锤！”

赛戈莱纳并不知道，雷神九锤于内学独有创见，拳劲一经施展，内力便层层推进，如雷动九天，一锤重似一锤，到最后等若有九锤之力汇于一拳，其威力可想而知。他见这第三锤来势不妙，自己的内劲却依然窒涩难通，就存了逃走之心。

他飞快地瞥了一眼舰首的人鱼首像，纵身一跃，要借那里落脚跳船。哪知双鱼与山羊二宫内力不继，双腿竟使不出力气来。赛戈莱纳身子一沉，便再也跳不上去了。这时比约齐第四锤已经砸到，赛戈莱纳躲避不及，下意识举掌去挡，却只卸掉了那拳劲三成力道。戴着精钢拳套的硬拳重重砸

在身上，他眼前一黑，登时晕了过去……

注 1：北欧民众素来崇信索尔，致意行礼多以手作锤状，意表福寿安康，如罗马教士划十字一般，斯图鲁松确有其人，写下《后埃达》一书，是保有北欧神话的最原始史料。

注 2：《太阳兄弟之歌》系圣方济本人亲自所写，历来为圣方济会的圣歌。此译本据自朱绩崧所译。

注 3：圣方济会崇尚清俭朴素，圣多明我会主张不避贫富。两下主张相悖，终中世纪数百年争执不休。两派之间的污衣净衣之辩，亦是确有其事，非是作者袭金氏之旧路凭空杜撰。

## 第十章 夜定行人过羸牌

不知过了多久，赛戈莱纳骤然被一阵冰水兜头泼醒，发觉自己被几条麻绳牢牢缚住，周围几条大汉横眉立目，个个面色阴沉。他环顾四周，看到自己在一处船舱底部，光线昏暗，旁边只有一盏如豆油灯，不时随船体颠簸微微颤动。赛戈莱纳试着提了提气，发觉内力犹在，只是仍旧无法汇聚，郁结在十二宫各处难以行散，手掌与胫骨数处隐隐作痛，那雷神之锤的威力着实不可小觑。

一个大汉推了推他肩膀，大声道：“长官，他醒了。”比约齐随即从黑暗中显现出来，两条浓眉绞结一团，面上青筋根根绽露，显然是动了真怒。他走到赛戈莱纳面前，举起拳头厉声道：“你如今已经在我的手里，快快说出你那同伙的下落，否则有的是苦头吃！”

赛戈莱纳听他言语，知道他们到底没找出埃克，不禁苦笑道：“我所说的句句属实，不过是与他人萍水相逢，并无深交。”比约齐哪里肯信，喝道：“你们昨晚一同生事，今日又结伴登船，事实昭然，还要狡辩！”赛戈莱纳道：“我以天主之名起誓，与此事并无瓜葛。”比约齐道：“你们这些作贼的，有甚么道德信义可言，起誓赌咒只如吃饭放屁一般！”赛戈莱纳道：“倘若我是同谋，早便逃走，何苦留在船上等你来抓？”一人道：“你自然是想逃的，奈何咱们长官铁拳无敌，几招下来就拿住你这小贼。”周围一群人轰地笑起来，比约齐亦是大感得意。赛戈莱纳本想辩称若非真气突然出了岔子，未必不能与之一战，后来转念一想，何必跟他们说这些，索性闭上嘴。那人又道：“这还是长官手下留情，否则一拳下去连你的肚肠都砸得流出来。”赛戈莱纳听这声音有些熟悉，竟是昨天在船上隔壁窃窃私语的其中一个，不由多看了一眼，见到是一个马脸汉子，嘴边两束短髭，一颗黑痣。

比约齐听众人恭维完了，又道：“我已细细询问过船上的水手，傍晚时分有人见那个叫埃克的偷偷钻进你的舱房，半天方才出来，岂不是就在商议盗宝之事？倘若你与他素昧平生，焉能来往如此亲密。”赛戈莱纳听了他的话，心中忽然一惊，登时想到自己下午运功调息尚无任何异状，之后只吃了埃克带来的一串葡萄，莫不是那葡萄里暗藏了玄机？如此看来，埃克是处心积虑故作亲近，暗地里下了摧折内力的药，好教自己运功不济，反成了吸引看守注意力的替罪羔羊。

他正低头沉思，比约齐却以为这小贼已理屈词穷，精神一振，不由喝问道：“那个叫埃克的画师，到底在哪里？是谁指使的你们？”赛戈莱纳兀自想着埃克一言一行，对这些盘问毫不理睬。旁边一大汉嚷道：“长官，不给他些苦头尝尝，这小贼大概是不会说的！”赛戈莱纳抬头去望，却是那个昨天晚上鞭打歌手、被自己一拳轰飞的家伙。

比约齐颌首应允。大汉上来，嘴里嘟囔道：“他奶奶的，昨天你那一拳教老子好生难受，今天俺非得十倍奉还不可。”对着肚子就是一拳捣来。赛戈莱纳小腹受袭，一阵剧痛，而郁结在室女宫内的一团内力骤然受了冲击，竟为之一活。赛戈莱纳心中一动，立刻哈哈大笑道：“好舒服，好舒服，你这拳不疼不痒，只配打打蚊子罢了！”

大汉怒极，连连出拳，狂风骤雨般砸在他胸膛、小腹、四肢、面部各处。赛戈莱纳皮肉虽疼，内力却被这一连串的拳击砸得活转过来，不再死气沉沉地凝结一处，逐渐又有了流动之势。他也不说破，一面挨着打一面暗暗运转起内功来。

比约齐一旁看着，默不作声。他们昨天搜了半夜，把整条船搜了个底朝天，也没见有半点踪迹。如果从这小贼嘴里再撬不出点东西，这一趟护卫便算是栽到家里了，以后怎有颜面出来行走江湖。忽然旁边那马脸汉子喃喃道：“埃克……埃克……这名字怎地如此耳熟。”比约齐道：“据他自己说，来自于佛兰德斯，名字中带一个凡字，谁知真假……”说到这里，他突地截口不言，面露惊诧，嘴唇有些发干，半晌方道：“莫非……莫非他便是那个魔手画师凡埃克？”

魔手画师凡埃克是欧罗巴的一号怪杰，亦正亦邪。此人画得一手好画，且有以油入画的不传之秘，为各国贵族竞相收藏。凡埃克云游四方，如闲云野鹤，平时极难寻见，却有一个怪癖好，专嗜偷窃，见有甚么上好的东西，便会千方百计盗来，还要留下字条故作风雅，谢失主美意。于是江湖人送了个绰号叫魔手画师，一是赞他丹青神笔；二是说他妙手空空。

比约齐昨晚一见宝物失窃，有些气急，一时竟忘了此节，这时被人提醒方想到了这个典故。比约齐搓了搓手，道：“倘若竟是魔手画师所为，难怪船上寻不见他。听闻他轻功卓绝，或许有办法弃船登岸。只是这人给贝尔格莱德公爵的寿礼都敢动，当真胆量不小！”马脸汉子道：“听说就连法兰西的勃艮公爵、萨尔茨堡的大领主和条顿骑士团总部都曾被他偷过，贝尔格莱德公爵的名头只怕吓不住这人。”比约齐听了，沉默半晌，方缓缓道：“咱们这一趟护送圣帑，明里都说是解去罗马，去贝尔格莱德为公爵送寿礼的事，就是咱们卫队里也没几人知晓，这凡埃克却是怎么知道的呢？”马脸汉子道：“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那画师既然敢称魔手，想来有他的办法。”

比约齐“嗯”了一声，暗想倘若自己碰到魔手画师，不知赢面能有多大。他从怀里摸出一个小木匣道：“这件宝物是分作两半，若非不合在一处便全无用处。好在这一半我是随身保管，那魔手画师还不曾得逞。接下来的几日，诸家弟兄可要打起精神来，须臾不可放松警惕。”众人轰然应诺，马脸汉子道：“那魔手画师纵然神机百变，还是不如咱们长官先谋后定。”

听到这一句话，比约齐看了一眼正在被狠揍的赛戈莱纳，心想魔手画师一向诡计多端，这少年怕不真的是毫不知情，又转念一想，他武功古怪，许是与魔手画师有些渊源，还是不可轻放。想到这里，他便出言道：“达尔耶维奇，且先停手。”那叫达尔耶维奇的壮汉这才气喘吁吁地放下拳头，比约齐过去一看，赛戈莱纳已经被揍的遍体鳞伤，惨不忍睹，便说道：“此事牵涉甚广，且到了贝尔格莱德再细细审问，如今权且把他与那黑鬼关在船舱里罢！”他顿了顿，又吩咐道：“给他们拿些药膏来抹一抹，免得到港前就挂了，死无对证。”说罢转身离开了船舱，达尔耶维奇与那马脸汉子也随之出去，船舱里只留下两个看守之人。

赛戈莱纳被这一番老拳打的鼻青脸肿，郁结体内的内力被生生捶松，很是爽利，正如一坨硬面团被面包师傅揉开。他且挨着打且暗自活血，等到达尔耶维奇停手的时候，全身十二宫已有七宫舒缓，只消再花上一晚上时间，便可恢复如昔。刚才听比约齐言语，他知道奥古斯丁尚也还活着，

便放下心来，一意调息。

这条船在多瑙河上开了两日，赛戈莱纳这几日一直被关在船舱底部，内力已然恢复得七七八八，挣脱绳索并非难事，不过他乐得坐顺风船，便装出奄奄一息的模样。那些看守只道他已是半死，便没了警惕之心，时常旁若无人地谈天饮酒，赛戈莱纳在旁边悉心听着，倒知道了不少事情。

原来圣帑卫队这一趟来贝尔格莱德，正是为了欧罗巴武林的一件大事——贝尔格莱德公爵匈雅提今年七十大寿，正大撒英雄帖，广邀欧罗巴各路豪杰。这一位贝尔格莱德公爵可是江湖上响当当的一号人物，教皇亲封的白盾骑士，家传的一十三路罗马标枪精深卓绝，罕有敌手。十几年前他率三千领兵在多瑙河畔悍拒奥斯曼大军六万人，名动天下。如今整个塞尔维亚都沦为附庸，唯有贝尔格莱德周边不为所动，全赖公爵威名。即便是穆拉德二世，对这顽石一般的老人亦是无可奈何。这些看守提到公爵名字，无不语带恭谨，不敢又丝毫不敬。

到了第三日的上午，终于到了贝尔格莱德南岸河港。比约齐亲自把赛戈莱纳、奥古斯丁两人押出船舱，用麻绳重重绑了数重，与那些圣帑货物一并运上岸去。赛戈莱纳被两个大汉推推搡搡出了舱门，借机左右张望。

多瑙河流到这里，河面变得极为宽阔，波光粼粼，千帆竞相而过，船首切过水面的哗哗声此起彼伏。位于河岸南侧的贝尔格莱德河港比普拉霍沃大出不知多少，光是停靠的埠头就有七、八条，极是繁忙兴盛。远处西南方高坡之上有一处灰白色的雄壮城堡，四边角塔耸峙，城堞依坡势跌宕如刀齿，正是贝尔格莱德要塞。城堡四周散落着颇多房屋，幅员极广，俨然已成了一座城下之镇。外围有一圈石头围墙，高逾数人。

比约齐亮出滚金十字旗，码头官员知道他们是圣帑卫队，不敢怠慢，亲自接下。比约齐冲那官员行了个礼，道：“我等奉了教皇法旨，特押了祝寿的贺仪要送与公爵。”那官员连声道：“上头已经有了交待，若是圣帑卫队的几位爷来了，有上房款待。”比约齐满意道：“如此甚好。”那官员看看左右喧闹人群，又道：“您也看到了，公爵这一次大寿请人极多，这几日欧罗巴各地都有宾客到达，迎接不暇。若有招待不周还请体谅。”比约齐略点了点头，道：“我等惯于风餐露宿，是不妨事的。只是教皇大人亲自交待的寿礼干系重大，须得有个稳妥地方存着。”官员道：“这是自然，公爵大人特意拨出一个库房来放各地寿礼。等下您到了城里，一问便知。”

码头上已备好了数辆四轮马车，专事往返河港与城堡之间迎送客人。比约齐盯着码头船工装妥了货物，把囚犯也绑在车上，然后沿着平坦大路朝城堡开去。从河港到城堡一路上行人颇多，有骑士与随行的扈从、贵族仪仗，亦有些商贾、艺人、理发师、游方的郎中与僧人，还有些农夫赶着猪羊哄哄而来。更有一些人腰间系着兵刃，眼露精光，或骑或走，与寻常行人气质迥异。比约齐是老江湖，放眼一望便知是武林中人，其中不乏好手，不禁暗暗感叹这一次寿宴果然了不得。

马车正隆隆走着，忽然后面一阵急促的马蹄响动。比约齐从马车上探出头去，看到一队骏马从车后疾驰而来。为首马上是一名中年男子，这人生得方脸宽眉，器宇轩昂，双鬓有点点白斑，两条尖削白眉如剑角矛锋，身后的几名青年男女无一不是潇洒俊秀。他们俱是一袭白袍，袍角上下飘飞，有如天使降临。

比约齐一拍大腿，喜道：“原来他们也来了！”达尔耶维奇目不转睛盯着马队之中一个俊秀女子，听到比约齐这般说，忙问道：“这些人是甚么来头？”比约齐指了指那中年男子，口气敬畏：“你

可听过护廷十二使徒的名头？为首的那一位正是使徒西门的传人、西西里人普罗文扎诺，如今是教廷异端裁判所首座，各地宗教裁判所都归他掌管，地位殊高。教皇竟肯派他来为贝尔格莱德公爵祝寿，当真是极给面子。”

达尔耶维奇舔舔嘴唇，望着那女子窈窕身影，意犹未尽道：“他的几个女弟子倒着实水灵哩！”比约齐面色一紧，连忙喝道：“休要胡说！被他们听到，可是要拔舌头的！你知道甚么！那几个人是普罗文扎诺的俗家弟子，个个都是他得意高足，在江湖上都是有万儿的狠角色。你适才盯着的那个女子，名唤切丽，江湖人称‘王尔古雷’，曾经在一月之内挑翻亚德里亚海狼帮、希腊火门、科西嘉铁沙派三个帮派，只因她被一个帮众说了一句轻薄话。”达尔耶维奇吐吐舌头，悚然道：“这婆娘好生利害，咱可消受不起。”比约齐不再理他，自言自语道：“普罗文扎诺大人在此，咱们便有了靠山，不怕魔手画师来闹事了。”他回头瞥了一眼赛戈莱纳，后者兀自闭目养神，不由冷哼了一声。

说话间马队已越过车队，这时比约齐才看到他们只是先导，后面还跟着一辆马车，心里一惊，暗想这马车里是何等人物，以普罗文扎诺的身份竟肯作它护卫。他多看了一眼，那马车车厢通体素白，两侧窗户用厚实布幔罩了个严实，丝毫看不到车里情景。比约齐仔细看那车顶的百合徽识，倒抽一口凉气，原来竟是贝居因会的嬷嬷们！

贝居因会乃是女性修士潜心修炼之地，会中从无男子，历今已有数百年之久。她们极少与外界交往，地位超然于教廷之外，独成一局，历来是影响欧罗巴武林的一大神秘势力。据说贝居因会中所传的武功名叫《圣母玛利亚万福神功》，会中的几位嬷嬷都是深藏不露的高手，甚至有传言当今欧洲只有寥寥数人能与之匹敌。

贝居因会的嬷嬷们很少履足俗世，今日却公然来赴公爵的寿宴，且还请了使徒西门一脉的传人作护卫，比约齐越发觉得这次寿宴绝不简单，心下一阵凛然。

让过贝居因会的车驾，比约齐押着货物进了贝尔格莱德城内。城中屋舍栉次鳞比，大道平阔，颇有一国之都的泱泱气度。马车一进，里面早有人出来接应。这些公爵府上的家丁个个穿着绿锦劲装，言谈举止无不合礼数，让比约齐暗暗赞叹。他们连过数道城门，人声鼎沸，卫兵们一门接过一门，层层盘查，无论登记名册、交割礼品、分配房间、牵马喂槽甚么的，无不安排得有条不紊。

比约齐和他手下的护卫被安排到了一处农舍，圣祭寿礼送入专门的库房之中，而赛戈莱纳和奥古斯丁则被贝尔格莱德的卫兵接手，押入了城下的大牢里。

待得看守牢房的卫兵一转身，赛戈莱纳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先运起箴言内劲挣断绳索，再把奥古斯丁身上的绳子解开。奥古斯丁这几日吃了些苦头，精神有些委顿，见到主人没事，眼神里方才闪出欣喜神色，张开嘴啊啊叫了两声。

赛戈莱纳对奥古斯丁道：“如今咱们已经进了贝尔格莱德，我刚才看到城里人多杂乱，等下趁乱逃走应该不难。”奥古斯丁比划了几下手势，赛戈莱纳笑道：“被那厮打了一顿以后，我体内真气已然活转，这两天用功调息，全都恢复啦。”

说罢他转头去看，发觉他们两人置身于一处长方斗室之内，一道厚实铁门牢牢挡在门口。牢内地面只铺着些稻草，已经是腐臭不堪。墙皮剥落糟朽，其上只有一扇小小气窗，以一排铁栅挡住。他走到窗前朝外望去，原来这大牢是建在一处高坡之上，窗外去地面足有十人之高。



赛戈莱纳双手握住两根铁栅，运起箴言内力凝神扭动，铁栅咯吱咯吱响了几声，不复动弹。原来这铁栅是一早嵌入墙内，再行浇铸，是以与寻常插接的不同，十分牢固，除了把它拗断，否则是绝难拔出来的。奥古斯丁也上前试了一试，仍是不行。赛戈莱纳在牢房里转了数圈，四周墙壁都是大石堆砌而成，莫说松动，连条缝隙也无。折腾了半日，赛戈莱纳无计可施，索性躺倒在地，苦思脱身之法。

到了夜里，有清冷月光自气窗照进来，远处隐约可闻城中喧闹，好不萧然。看守从铁门底下的小缝丢进两块干硬面包，随即走开。赛戈莱纳胡乱啃了几口，沉沉睡去，迷迷糊糊之间听到耳边有人呼喊自己名字。他精神一振，连忙起身，循声朝窗外看去，却见一个人影悬在外面，隔着铁窗笑嘻嘻地挥手，却是凡埃克！

赛戈莱纳一见是他，也不上前，冷冷道：“你还来这里作甚么？”凡埃克道：“今夜月色溶溶，正想邀小友你共酌一杯，特来相邀。”赛戈莱纳道：“我诚心待你，你却下毒害我，让我身陷囹圄，如今还来嘲讽作甚？”他这时方才发现，原来凡埃克右手抓着一根垂下来的粗绳，无怪他能悬在窗外，不时微微摇摆。

凡埃克早料到他这种反应，哈哈笑道：“当年画圣乔托受困巴多瓦阿累那一百多日，才画出了不朽名作《哀悼基督》。你不过是两日囚徒而已，小友何必这等没解风情。我那散功丹并无毒性，只会教人内劲暂时散去，年轻人吃些苦头，权当锻炼，岂不闻磨砺之后方有大用。”赛戈莱纳见他说话风凉，怒气陡升，想挥掌去斩那绳索，把这该死的画师摔死落个清净，忽地转念一想，直勾勾盯着他道：“莫不是你发觉那宝物只得一半，全无用处，这才来找我助你去拿另外一半吧？”凡埃克先是一怔，旋即大笑道：“小友你真是冰雪聪明！那物事是人间至宝，若非完璧，岂不是一大憾事？”赛戈莱纳索性双手抱臂道：“你怎会如此笃定我会帮你？”凡埃克竖起一个指头，得意道：“我一路暗地跟着你们，亲眼见到那个比约齐把另一半宝物和你的木杖搁在一处，皆存在公爵府的库房之内。小友对这根木杖，想来颇为珍视吧？”

赛戈莱纳一时无语，那五环栗木杖是卡瓦纳修士的遗物，亦是他在托钵僧团中的信物，无论如何不可落入他人之手。凡埃克见他沉默不语，知道已经说动，趁热打铁道：“我早看出小友你身负绝技，你我联手潜入库房，各取所需，不失为艺术史上一段佳话。”赛戈莱纳淡淡道：“话虽如此，你却如何把我弄出去？”

凡埃克道：“此事说难不难，说易却也是不易。”赛戈莱纳皱起眉头，面露不解。凡埃克从怀里抓出一个大如鸡卵的黄黑色小球，道：“这是我一位好友赠我的，名叫希腊火粉，一经点燃即有摧石断铁的威力，炸开这小小一扇气窗可说是毫不费力。”赛戈莱纳早在摩尔多瓦见过这火药的威力，不觉为奇，问道：“那难在何处？”凡埃克见他对希腊火粉毫不惊奇，有些失望，只好回答道：“炸窗之时，声音极大，监狱守卫听到，必会立刻赶来，须得有人阻上他们一阻，否则这计划也似水中捞月。”赛戈莱纳见他把视线投向奥古斯丁，立刻明白他的意思，怒道：“教别人去为我送死，却不是义人所为！”凡埃克道：“他既然是你奴仆，这些小事总该是要代主而作的。”

他二人对话全用意大利语，奥古斯丁听不明白，只是呆呆坐在稻草上。赛戈莱纳与奥古斯丁虽有主仆名分，他脑子里却没有半分主尊奴卑的念头，只把黑人当作一个同伴。他对凡埃克道：“奥古斯丁与我有同伴之谊，我宁可在此终老一世，也不要作那背友求生之人！”

凡埃克听他话里分明是在嘲讽自己，也不着恼，嘿嘿一笑：“小友你心胸好生狭窄。也罢也罢，既然你一意坚持，我也不好阻止，就看你们造化了！”他递来一把凿子，对赛戈莱纳道：“你把铁栅根部凿些坑出来，我好放希腊火粉，手脚快些。”

赛戈莱纳接过凿子，双臂运起神功，狠命砸去，凿处火星四溅。这外墙是巨岩天然而成，石质极厚极硬，与他当日在绝谷水洞里打破的岩壁不可同日而语。他忙了半夜才算凿出数道半深的槽线。凡埃克又把希腊火粉递过去，教赛戈莱纳倒入铁栅根部的槽中，只留出一条淡淡的粉线在外面，仔细拍实。

凡埃克这时敛起笑容，取出火石，对赛戈莱纳正色道：“这希腊火粉威力非同小可，这牢房实在狭窄，一会儿有甚么事情我亦不知，只好冒一冒险。等下我先吊上去一截，你把这条粉线点燃，然后与那黑人躲去门口抱头蹲好，鼓起内功，免得被碎石所伤。一俟炸完，尽快扭断铁棍爬出来，我这里自有绳子接应。”说完他双手交替，顺着绳子攀了上去，很快便不见了。

赛戈莱纳知道火药这东西威力奇大，强如“隐者”之流也要吃亏，便用希腊语吩咐奥古斯丁去门下躲好，自己打着了火星丢到粉线，也急忙躲去门口。那火星见了粉线，忽地一声膨大起来，沿着粉线簌簌地一路烧去。赛戈莱纳以手抱头，只觉一声巨响，震耳欲聋，气浪汹涌扑来，兼有碎石乱飞，砸在身上生疼。他已尽力运功抵御，还是有肩头、小腹等处被飞石划伤。

待得炸声刚停，赛戈莱纳顾不得抖落身上粉末，和奥古斯丁一起跳起来。他们见到气窗的数根铁栅底端已被炸得一片狼藉，四条胳膊一起伸过去，拼命扭拽。

眼见那几根铁棍就要被摇下来，窗外悠悠已伸下一条粗大绳索。这时牢外脚步纷乱，有人用塞尔维亚语大声嚷嚷，卫兵们已然赶到。奥古斯丁听到有金属声叮当响动，知道他们已掏出钥匙，大吼一声，松开了铁棍，整个人返身扑向牢门。这铁牢门本是朝外开的，门内并无任何把手，他便双手抠住门下递送食物的小缝，双腿蹬住门边两侧，不让外面的卫兵打开牢门。

赛戈莱纳一惊，连忙大声叫奥古斯丁的名字。奥古斯丁不能说话，又比不出手势，只好回头冲赛戈莱纳张嘴荷荷嘶吼，眼角有血丝迸现。外面卫兵喝叱声不断，铁牢门被拽得砰砰作响，奥古斯丁全仗津巴布韦大擒拿手的功底，才能勉强拽住铁门，只是撑不得多久。赛戈莱纳想要过去帮忙，黑人只是拼命摇头，忽又猛地仰起，表情极为痛楚。原来卫兵们看到门下缝隙里伸出几个指头，纷纷脚蹬足踹，只差没用兵刃去砍。

赛戈莱纳双臂劲力勃发，把最后两根铁棍“哗啦”一发扯开。外面凡埃克高声叫道：“此时不走，便走不得了！”赛戈莱纳眼神一狠，狠狠咬住嘴唇，却返身跳到门前，把黑人一把扯开。铁牢门骤然失去抵力，被外面卫兵一下拽开，拽门的人咕咚咕咚全倒在了地上。赛戈莱纳趁机跃出门去，双掌运转如风，马太福音以平和为主，制人而不伤，他此时使将起来不甚顺手，遂又变回奥卡姆真理拳，出手狠戾，一拳一个霎时打倒了十余名士兵。牢房的甬道本来就狭窄，被他这么一闹，后面的士兵东倒西歪，挤成一团，只能握紧武器呼喊，却冲不过来。

赛戈莱纳一边挥拳一边拿希腊语大呼，叫奥古斯丁赶快钻出窗子，忽然却觉得身子一轻，却是奥古斯丁施展出津巴布韦大擒拿手，把他横腰锁住。赛戈莱纳哪里料到黑人会对自己出手，未及反抗，奥古斯丁运起神力，一下子竟把他扔回牢房，“砰”地一声关紧了铁门。赛戈莱纳从地上爬起来，再想推开门已被人从外面挡住。只听外面不断传来关节断裂与惨呼声，想是被奥古斯丁扭

断了手脚的护卫。

凡埃克在窗外冷冷道：“你若再不走，他必是力战到死；你若走了，他束手就擒，还能有一线生机。”赛戈莱纳听了他的话，知道所言句句在理，只得纵身钻出窗外，抓住麻绳，冲牢内大叫道：“奥古斯丁，我已走脱，你快降了罢！”凡埃克道：“事不宜迟，咱们顺着绳子溜下去。”说完自己先朝地面降下去。

赛戈莱纳却兀自不肯走，悬在窗外不动，直听到牢房外拳脚声渐息，士兵呵斥声多过呻吟，情知奥古斯丁已放弃抵抗，这才双手溜着绳子，朝地面降下去。快到地面之时，有士兵从牢里探出头来，拔剑砍绳，赛戈莱纳身子一荡，双腿蹬在牢狱墙壁上，凭着摆荡之力几下起落，轻轻落在地上，断绳方自坠下。凡埃克赞道：“好俊的功夫，小友你果然深藏不露。”

赛戈莱纳不见丝毫得色，低声道：“我们快走罢！”凡埃克笑道：“小友不必这等担忧，你我一日不落网，你那忠仆便可保一日不死。待我等取出宝物，再回来救他就是。”他抬头望望牢狱，又道：“这一番动静不小，事不宜迟，咱们得赶在他们全从床上爬起来之前动手才行。”

两人更不多话，赛戈莱纳紧紧尾随着凡埃克，沿着贝尔格莱德的街道左转右拐，时而高跃，时而潜行。凡埃克似是对地形了然于胸，贝尔格莱德城内巷道纵横，十分复杂，他却不见任何迟疑。赛戈莱纳见这画师飞檐走壁，气定神闲，可见脚下轻功着实不浅。

赛戈莱纳边奔边问道：“你要偷的究竟是甚么玩意？”凡埃克道：“嘿嘿，那原是教皇为了给公爵贺寿，特意叫人从米朱尔山采集的灵药。”赛戈莱纳想起那日在船上偷听的谈话，心中一惊。凡埃克道：“贝尔格莱德公爵这些年来身染名叫美杜萨之泣的奇症，四肢日渐僵硬，只怕撑不上几年便会化作石像一般，寻遍了天下名医也束手无策。最后终于有一个阿拉伯神医伊本萨多肯出手救治，那老爷子却说宁愿一死也不愿被穆斯林医生施救。伊本萨多无奈之下，留下一个药方，翩然离去。”赛戈莱纳叹道：“公爵倒是个有骨气的人。”凡埃克道：“他有骨气，却苦了旁人。萨多神医的药方提及，在米朱尔山中有一虫一草。虫叫巴兹利斯克虫，这虫头如雄鸡，身似小蛇，与传说中的魔物巴兹利斯克鸡蛇极象，故而得名；草名四叶三叶草，天生四叶，乃是三叶草中的极品。这一虫一草都是罕有之物，只在米朱尔山中才有生存，极难寻见。巴兹利斯克虫一世只吃三叶草为生，倘若喂它四叶三叶草，吃完便会立即僵死。把虫尸捣碎服下，便是治疗美杜萨之泣的良药。只是巴兹利斯克虫死后不久便会枯成一层干皮，是以必须当时吃下，不能有片刻耽搁。”

赛戈莱纳恍然大悟道：“无怪比约奇不肯把它们合在一处，分别装匣。”凡埃克道：“教皇倒也真是有心，他知道贝尔格莱德公爵不愿受穆斯林恩惠，便派了教廷使者亲去寻访，再派圣帑卫队护送。如此一来，这一虫一草便成了教皇亲赐的灵药，公爵便可放心服用了。可惜我只盗得四叶三叶草，那巴兹利斯克虫却是被比约齐贴身装着。如今那虫子已然入库，便是我等的机会了！”

赛戈莱纳听完，心中却犯了嘀咕，他也算是教廷部属，如今却助这画师来偷药，总觉不大妥当。凡埃克看他面带踌躇，便道：“只要进得库房，你自去取你家木杖，我去拿我的虫，两不相干。”赛戈莱纳道：“你偷灵药，莫不是也患了美杜萨之泣？”凡埃克伸出右手，修长手指凭空拨弄了几回，笑道：“你看我象么？只不过那巴兹利斯克虫的虫尸捣碎，再掺以颜料，便能绘出极难得的绝世色彩。世人不过百年之寿，哪及艺术万古长存，我这用法才最合天理。”赛戈莱纳正欲开口质疑，凡埃克却突然停下了脚步，低声道：“便是这里了！”

二人此时身在贝尔格莱德城堡的西北角落，这里有一处青砖砌成的小礼拜堂，两边各有一栋角堡。这里本是公爵家族作日常礼拜之地，如今被临时改成了存放贵重寿礼之地。凡埃克道：“这礼拜堂唯有一个入口，门外有两名卫兵。还有一队巡哨的在左近。”赛戈莱纳皱眉道：“以你的身手，何必一定要找我帮忙。”凡埃克抬起白皙双手，自怜道：“我这一双手只为艺术奉献，打拳这等粗俗之事，我是从来不学的，倘若弄伤了手指，岂非是大损失？”赛戈莱纳听罢一时语塞，不知这人究竟是直率坦诚，抑或是过于自大。

事已至此，赛戈莱纳也只得打起精神。门口那两名守护人高马大，太阳穴高鼓，都是硬手，公爵只派他二人把守，显然是信心十足。他们目不斜视，忽然听到耳边一阵轻佻小调儿，见到一个穿着花里胡哨的古怪男子吹着口哨，悠然走来。这两名守护知道公爵客人之中多是江湖中人，其中不乏怪人，于是也不敢喝叱，只伸手拦下他道：“这位客人，这里是城堡重地，不便外人进出，请您早些回去罢。”那男子搔搔乱蓬蓬的头发，醉醺醺道：“恕罪恕罪，一时吃醉了酒，却不知转去哪里了。”二人对视一眼，说道：“从这里折返，下了台阶右转，便有士兵带您回去，恕我等有职责在身，不能离开。”男子向前走了两步，嘟囔道：“既然能碰到你们，也是命运使然，不若我便给你们绘上一幅肖像如何？”说罢从怀里掏出两支细毛刷笔，在手中上下翻飞，灵活之极，脚下却是踉踉跄跄。两名护卫面面相觑，只好上前扶住他，男子忽然抬头笑道：“这名画便起名叫《二士争晕图》罢！”

两位护卫一怔，背后一个黑影突然跃出，两下干净利落的手刀劈向后颈。这手刀内劲十足，力透星宫，二人眼前一黑，当即晕了过去。凡埃克拍手赞道：“好漂亮的手法。”赛戈莱纳仍旧有些犹豫，略望了望昏迷的护卫，催促道：“快开门罢。”

礼拜堂的门锁只是寻常的铜翅咬锁，凡埃克掏出两枚钢针，插入锁孔鼓捣了数下，锁头便应声而开。两人推门而入，看到里面堆满了各色奇珍异宝，有金镶玉嵌的护手长剑，亦有大如鸡卵的明珠，还有些古籍旧壶之类的，看似其貌不扬，想来也必是各有珍奇之处。莫说赛戈莱纳一个土包子，就是凡埃克都看得啧啧称奇。

两人搜寻了一圈，凡埃克忽然喜道：“原来是在这里！”他搬走一尊斯留特尔亲手铸的黄金圣母像，踢开多那太罗的独角兽挂毯，从底部拿出一柄木杖和一个小小木匣，木匣上刻着教廷徽识，启处还有雷神门专有的封泥。赛戈莱纳接过木杖，上面五环节疤历历在目，不禁伸手轻轻抚摩，喜不自胜。凡埃克把木匣揣入怀里，道：“先离开这里再欣赏不迟！巡哨的转瞬即至。”

两人踏出礼拜堂，却发现先前晕倒在门口的两名护卫已经不见了。凡埃克毕竟是老江湖，暗叫不妙，他还未及开口提醒赛戈莱纳，四周忽然间火把通明，照的如同白昼一般。比约齐手带拳套，自塔楼阴影里缓步而出，冷然道：“魔手画师，我早料到你会去而复返，来盗那另外一半宝物，果不其然！”他身后还站着一个二十岁出头的男子，生得五官方正，身上穿着一件亮银锁子甲，手里提着柄宽刃短剑。

相反方向传来一个女子尖利的声音：“比约齐，你说的盗贼，便是这一老一小么？”赛戈莱纳与凡埃克急忙转头，看到另外一侧的角堡里走出三名白袍青年，两女一男，竟是早些时候碰到的那三个普罗文扎诺的俗家弟子。中间的男子身材高大气度不凡，左边女子一头红发，就是那外号“王尔古雷”的切丽了；右边还有一位少女，年纪不过十五，生得皮肤白嫩，楚楚动人，面上却没甚么表情。

凡埃克左顾右盼，终于摆摆手指叹道：“哎，他们也来了，这便不好相与了。”赛戈莱纳不必他提醒，也能看出这三个人绝非俗手，心里一阵苦笑。按说赛戈莱纳是卡瓦纳修士的弟子、马太福音的嫡系传人，与这三位西门福音的弟子本是同门师兄弟，可如今情势之下，就算是他自承身份，也只会落得一个辱没师门的小贼骂名。赛戈莱纳在绝谷之时，可从未想过与护廷十二福音的同僚这般相见。

比约齐身后的男子忽然跨前一步，与他并肩而立，肃然道：“魔手画师前辈是欧罗巴有名的人物，在下一向十分景仰，我家中亦有收藏前辈的名作。若是别的东西，任由前辈你取走，在下绝不吝惜。只是这四叶三叶草乃是教皇陛下馈赠家父的灵药，性命攸关，还望前辈能以人命为念，割爱留赠，我匈雅提家族必感恩铭记，以上宾待之。”

这一番话说的极为得体，说得比约齐和那三个门徒频频点头，就连赛戈莱纳也颌首称是。他言下之意，只要凡埃克交出四叶三叶草，便既往不咎，还好好生接待，可以说是给足了面子。凡埃克听他称赞自己画作，表情大是得意，晃头说道：“你就是贝尔格莱德公爵的独子亚诺什·匈雅提罢？”亚诺什道：“正是！”凡埃克赞道：“虎父无犬子，年纪轻轻就有乃父风范。‘小狮心王’果然并非浪得虚名。”狮心王查理是欧罗巴名王，亚诺什能被称为小狮心王，可见其能。

亚诺什略举了举手道：“前辈谬赞了。”凡埃克眼珠一转，说道：“你说家中收藏我的名作，敢问是哪一幅？”比约齐表情登时紧绷，亚诺什只是随口客套，想不到这画师却较起真来，他脾气古怪，一旦答错还不知生出甚么是非。不料亚诺什不慌不忙道：“前辈的《阿尔诺芬尼与他的新娘》细密精致，我母亲每天都要看上几眼，常说一日不见，食之无味。”

凡埃克听到他这般说，心情大悦，他一向以画技最为自负，能得人如此评价，可比甚么奉承都来得动听。他拨弄手指，沉吟不语。这时另外一端响起一声女子尖叱道：“何必跟这些小贼啰嗦，一剑一个刺死，再来寻宝不迟！”

开口说话的正是那个人称“王尔古雷”的切丽。他们三人本是比较请来助拳的，如今却被晾在一旁，连通报姓名都欠奉，切丽性烈如火，不禁大怒。凡埃克听到她呼喊，横瞥过来一眼冷冷道：“普罗文扎诺的嘴巴好似被针线缝起来一样，怎地收的弟子却如此吵闹。”

切丽见他一开口就嘲弄自己和师父，二话不说，举锤便砸将过来。教廷武功不倡杀伐，是以无论神甫修士都不用刀剑，卡瓦纳修士用的是栗木杖，而普罗文扎诺的门下皆用的是三肘钉头锤，可砸可锤，变化多端。切丽一上来，便施展出西门福音的绝学，把凡埃克罩在一片锋锐之中。

西门在耶稣门徒中号称法严第一，随主之前便是奋锐党徒，谨守犹太律法，一丝不苟。耶稣传给他的武功，亦以严谨守正为主。西门福音招法环环相扣、严丝合缝，绝少留有破绽，与马太福音的格局又不相同。切丽的性情爆烈，手中招式却依足了西门福音的精要，钉头锤划出数十道清晰印迹，无不对准对手要害。

凡埃克“啧”了一声，掣出两支细毛画笔，两下一交，竟把她的钉头锤架住。切丽一怔，少退了两步，又复来攻。凡埃克双笔翻飞，切、刮、点、刷笔势连绵，将绘画技法尽融于招式之中。二笔一锤在这入夜的城堡之中斗了个不亦乐乎，那两管画笔看似纤细，却总能以巧妙招式卸掉钉头锤的力道。切丽连攻了十招，却都被凡埃克的画笔带偏，始终不得尽意。凡埃克接招之余，不时唠叨道：“小姐你性格恶劣，身材却是曼妙，假若让我画下身体，只怕不知有多少男子会为你痴



迷哩。”他本出自艺术赤诚，听在切丽耳中却全是轻薄之言，更是恼怒。

亚诺什见两人斗了起来，欲上前制止，却被比约齐拦住劝道：“少爷，西门一脉最重名声。你贸然上前，岂不是拂了他们面子？只怕以后麻烦更多。”亚诺什皱眉道：“本来我已几乎说动魔手画师，那位小姐何必节外生枝呢？”比约齐苦笑道：“她若不节外生枝，便不会被人叫做王尔古雷了。”

赛戈莱纳只知凡埃克轻功了得，没想到他笔上功夫也如此精妙，切丽在他手里却是丝毫便宜也讨不到。他正自观望，那高大的白袍男子缓步走到他面前，掣出钉头锤，施了一礼道：“在下是西门一脉的罗慕路斯，前来向阁下讨教几招。”赛戈莱纳见他面容清癯，是内家高手，忽然动了好胜之心，心想不知西门福音和老师的马太福音孰强孰弱，遂把木杖举起道：“也好，得罪了。”

原来罗慕路斯见师妹与凡埃克斗招落得下风，唯恐有失，又不愿被人说以二敌一，便来对付赛戈莱纳。只要擒得这个同伙，便可以此来挟制魔手画师。他为人沉稳，不愿多事，江湖上的名头尚不及他的两个师妹大，但论功夫却远比她们扎实，早被普罗文扎诺视为嫡系传人。是以罗慕路斯行事极是持重，唯恐有半分不谨，坏了西门一脉和教廷的名声。

罗慕路斯一见眼前这少年举起木杖，还以为他是没有防身的兵刃，情急之下随手抓来个物件就用，便开口提醒道：“如此决斗，未免不太公平。你惯用甚么兵刃？我可向亚诺什少爷借来。”赛戈莱纳淡淡道：“不妨事，我一向用这杖的。”罗慕路斯也便不再坚持，亮出西门福音的起手式，大声道：“那么请小心，我要进招了！”他内力鼓荡，白袍飘起，煞是飘逸之风。

赛戈莱纳见他的架势，发觉西门福音与马太福音果然系出同流，两者起手式虽各有巧妙，合在一起却互补阙漏，天衣无缝。就这么一闪神的功夫，罗慕路斯的钉头锤已然刺到面前，赛戈莱纳连忙举杖一记“神盾加恩”别住锤头的钉齿，十二宫气劲勃发，用力一扭，竟把钉头锤的势头扭转了回去。罗慕路斯大吃一惊，连忙催动内力，顶着钉头锤朝前捣去，两人相持不下，一锤一杖僵在中间，不住磕碰。忽然“砰”的一声，罗慕路斯拿着木杖，赛戈莱纳握紧钉头锤各自朝后倒退了三步。

两人虽是敌手，一时也不禁有些好笑。赛戈莱纳道：“不如我们换回来罢！”罗慕路斯点头道：“悉听尊便。”两人互相把兵器掷回给对方。西门福音招式严谨，颇重内力。罗慕路斯这些年来苦心修炼，已自信修为不下于任何一位高手，想不到眼前这少年的内力古怪，似乎犹在自己之上，心神不免有些震惊。他一甩钉头锤喝道：“阁下究竟是甚么人？”赛戈莱纳道：“我叫赛戈莱纳。”

罗慕路斯对欧罗巴各门各派的青年高手都有些见识，却从未听过这个名字，心想多半是假的，只好先擒下他，再盘问不迟。心意一定，他又施展开西门福音，挟带着阵阵风声挥将来。赛戈莱纳有心要比较两门福音的优劣，也不用奥卡姆真理拳，手中木杖只以马太福音对敌。两人俱是个中好手，转瞬间已经过了数十招，拼了一个势均力敌。西门持重，马太敦厚，两套功法走的都是以拙胜巧的稳重路子，赛戈莱纳与罗慕路斯全力施为，交攻进退竟十分合拍，如同给对方喂招一般。

罗慕路斯忽然使出一记“西门撑船”，三股内力合着钉头锤的威势，赛戈莱纳抱元守一，手中木杖旋风般地飞舞，每一杖都恰好挡在钉头锤的必进之路。罗慕路斯觑准空隙跳开五步之远，手中武器顿停，大声喝道：“这是马太福音的招式！！你究竟是谁？”

赛戈莱纳笑道：“我已说过了，本人大名叫赛戈莱纳，从不曾更改过。”罗慕路斯皱起眉头，这少年用杖的路数是马太福音一脉，内力却肆意奔流，与教廷深蕴内敛的心法大不相同。他心思缜密，怕这人与教廷或有些渊源，还是问个清楚为好。不料赛戈莱纳却不依不饶，他在摩尔多瓦时要么是被隐者那样的强敌打得大败亏输，要么是把帕夏、齐奥那样的对手打得一塌糊涂，除了约瑟夫大主教，还从不曾与人势均力敌地酣畅战过，今日碰到罗慕路斯这等无论内力、招式皆十分接近的敌手，他不由得战意大盛。

罗慕路斯见对方反扑了过来，只得舞起钉头锤，再度迎上去。每次杖锤相交，他都感觉到有凌厉内力渡过兵刃，突入自己十二宫内，四液沸腾，必须得凝神固守，才能勉强维持均衡。罗慕路斯心想马太福音以长劲绵长著称，加上这小子内力丰沛，如此下去自己恐怕只有落败的份儿。他伸手解开白袍搭扣，把袍子哗啦一下丢在地上，露出内里的短衣劲装来，面色凝重起来。赛戈莱纳道：“如此甚好，就该认真些才是！”一掌飞切过去，攻向他的二宫回廊。

他算定以罗慕路斯的性情，定会以钉头锤相挡，自己借机横扫木杖，用杖头点他腰间处女宫几处星命点，便避无可避。不料罗慕路斯却突然纵身闪避，转去赛戈莱纳背后，悄无声息地用左手食指去点他后心。赛戈莱纳猝然一惊，急忙翻身，木杖飞挑，挟着无比浑厚的内力直捅过去，罗慕路斯略抬高钉头锤，身子飘然横移，叮地一声轻轻磕在杖头。赛戈莱纳几番交手，顿觉罗慕路斯好似换了一个人，不再与自己硬硬相碰，举手发招举重若轻，纵横挪移起来无比巧妙。

他并不知道，这乃是西门福音中一门玄奥的功夫，名叫盈缺赦罪诀。昔日耶稣曾去西门家中做客，西门盛情款待，却有一个有罪的女子手持香膏玉瓶立在耶稣背后，以泪洗其脚，以发拭其足，以嘴吻其踝，以膏抹其背。耶稣便赦免她的罪过。西门惊问缘故，耶稣便道：“倘使有一债主，一人亏欠他五十个银元、一人亏欠五个银元。他欲免除债务，何者更爱他多些。”西门道：“自然是亏欠多的人。耶稣便笑道：”自我进屋以来，你不拿水来濯我的足，不与我相亲，不用油抹我的头；这女子所为，实在你之上。是以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

西门蒙了这个教诲，大彻大悟，从中学到“少能补缺，多不胜盈”的武学至理，于不足处补上三分内力，胜若在强横处加上十分，为纪念恩师，遂把这一法门取名叫“盈缺赦罪诀”。这门功夫不在内力强大，而重运用之妙，往往用在关窍之处略补内劲，便可四两拨动千斤。

只是“盈缺赦罪诀”颇为深奥，须对内学有极深造诣才有进境。普罗文扎诺门下众弟子，也只有罗慕路斯一个人能修习此诀，如今已经学得了五成。赛戈莱纳虽蒙卡瓦纳修士教授，毕竟是野路子，罗慕路斯自幼身受教廷正宗，一招一式极有章法，与他不可同日而语。赛戈莱纳只得暗暗催动箴言内力，伺机而动。

那边厢凡埃克与切丽缠战良久，他见这少女每出一锤，口中必娇叱不已，觉得有些厌倦。他双笔一并，朗声叫道：“这位大小姐，留神了，我这一招叫做‘横拖画布’！”切丽只道他下一招要横扫，把钉头锤倒提，一记“西门撑船”朝下捣去。不料凡埃克哈哈大笑道：“我说它是横拖，难道还真的横扫不成？”他二笔突地一并，朝着切丽的锤头用力一磕。切丽只觉得手腕酥软，几乎握不住锤柄。凡埃克窥准了这一空挡，左足少顿，脚下几下起落，身子已冲到礼拜堂的另外一端。

这一下便不容比约齐和亚诺什不出手，他们身形一晃，一人使出雷神九锤，一人使出十字剑法，霎时汇成一道锋墙朝凡埃克推去。比约齐姑且不论，这个亚诺什的剑法如长虹贯日，一招之内竟

抖出数朵剑花，竟不逊于杜兰德子爵。礼拜堂前地域狭窄，不便腾挪，凡埃克见难以突破，只得转身退了回来。

罗慕路斯与赛戈莱纳交手正炽，他见凡埃克弃了自己师妹，前来助拳，吃了一惊，朝后稍稍退却半步。凡埃克拍拍赛戈莱纳肩膀，道：“小友，今日兴致已尽，咱们散了罢。”赛戈莱纳虽想和罗慕路斯分出胜负，但也明白久战不利，等到大批城堡护卫闻声赶来，到时候就是插翅也难飞了。他们早有约定，东西到手以后，各自凭本事逃开，于是便“嗯”了一声。罗慕路斯剑眉一立，暴喝一声道：“留下东西，再走不迟！”挺锤直取凡埃克首级。

这一锤直直递进，迅捷无比，是罗慕路斯生平最得意的招数之一。他料定那四叶三叶草当是在凡埃克身上，是以弃赛戈莱纳于不顾，直逼魔手画师。凡埃克面露惊异，想要拿画笔去封已经来不及了，又不想伤了自己手指，便用了个缠字诀，靠笔刷的绵软之力去化那直锋。罗慕路斯冷笑一声，钉锤依然不改去势，两个人一攻一缠，顷刻间追出十几步远。

赛戈莱纳看到他们两个斗了起来，拔足便往城墙边上走。切丽突然仗锤挡住，双眼尽是怨毒，上来就刺了数招，把刚才凡埃克口舌上积出来的怨恨，都发泄到了这金发小子身上。赛戈莱纳不欲与她多作纠缠，把木杖别在身后，见钉头锤已砸到，左手肘架住锤刺，右手奥卡姆真理拳立刻赫然轰出，这拳挟着浑厚内力，只一击便打碎了钉头锤的长柄。

切丽一时失了兵刃，一声尖叫，竟在原地不知所措。赛戈莱纳微微一笑，转身正要跳下城墙，突然感到腰间一凉，一柄薄刃匕首悄无声息地插入自己后心。他转头急视，见到那个白袍少女不知何时欺到自己身边，一双美眸冷若冰霜，几如她手中的匕首阴寒。这少女一直不曾作声，只在一旁暗暗观察，这时窥到赛戈莱纳毁了她师姐兵器，心神松懈之时，才在突然发难，一击而中，无论心思还是武功都实在令人不寒而栗。

这少女本来算定一击之下可以毙敌，不料赛戈莱纳内力充盈，这匕首刺进皮肉，竟未能深入。赛戈莱纳骤然负痛，下手便顾不得怜香惜玉，反手一掌拍到少女肩头。少女闷哼一声，松开匕首，喷出一口鲜血到他脸上，身子软软朝后仰倒。

这时比约齐和亚诺什飞步赶来，比约齐先到一步，雷神九锤直直捣来。赛戈莱纳身子滴溜溜转了数拳，左拳暴出。他情急之下内力流转加速，威力大增，这双拳一对，比约齐只觉得五指关节剧痛，那精钢拳套竟被打得凹进去一块，整个人被推开数步开外。赛戈莱纳见打退比约齐，不敢多留，暗暗一咬牙，就这么插着匕首纵身跃下城头。

比约齐还要追赶，却被亚诺什按住肩膀。亚诺什望着城下阴影，冷笑道：“在这贝尔格莱德城内，我匈雅提家族还不曾有寻不着的人！”

贝尔格莱德城堡本是一座要塞，塔楼林立，堡垒交叠，裙道颇多，大军从外围攻之极难；对一个轻功了得的盗贼来说，却是天造地设的逃命之地。赛戈莱纳知道插在身上的匕首不可轻拔，否则鲜血涌出，一发不可收拾，遂强忍着伤口疼痛，在塔梯之间忽上很下，高低腾跃，很快跳出了外围城墙。

他甫一落地，身后的城堡吊桥便隆隆放下，人喊马嘶，看火把的数量，少说也有几百人。赛戈莱纳怎想到贝尔格莱德的守军反应如此迅速，当下不敢停留，脚下发足狂奔。

贝尔格莱德城镇幅员颇大，赛戈莱纳心想只要随便跑去一条小巷，便寻不着了。谁知那些守军有条不紊，分作几十个小队，沿着城镇街道汹汹分进，数条火线如水银泻地，竟是丝毫破绽也无。突然远处一声悠长的号角声起，赛戈莱纳猛一抬头，发觉贝尔格莱德城中每隔半个街区，便有一栋高大的木制瞭望塔。此时听到城内号角警报，这些塔顶一起举火，贝尔格莱德霎时间火星点点，全城都在这些哨所光芒覆盖之下。塔台上值班的俱是弓弩好手，居高临下见了可疑之人，不经发问，即可放箭。

赛戈莱纳哪里知道，贝尔格莱德久在奥斯曼土耳其的兵势威逼之下，早锤炼出了一套天罗地网的城防体系。他暗暗叫苦，自己一面须得防着追兵，一面还得防着这些塔台的弓箭。任凭他脚程再快，也断断避不过塔台哨兵的视线。

他正想着，耳畔嗖地飞过一支羽箭。赛戈莱纳侧头一抬，看到右边一处塔台上有人搭弓射来，心头大怒，俯身捡起一快石子，运起箴言内力甩出去。石子去势极为猛烈，噗地一声，一下子把射箭之人砸下台来。不料塔台上尚有第二个人，他见同伴受袭，立刻敲响一个吊在塔台的小铜钟。在城中搜索的大队人马听到钟声警示，纷纷掉转队伍，从四面汇过来。

赛戈莱纳弄巧成拙，只得压低脑袋，贴着墙壁尽量沿死角疾行。又转了数个弯，凭他的耳力能听出四面八方都有脚步声纷纷传来。赛戈莱纳走投无路，他定了定神，看到前方街道右侧有栋敞净的砖石三层小楼，青藤爬墙，窗扇镂花，颇为精致，三楼有一扇窗户微微打开。他也不想许多，双手一扯爬藤，借力纵身跳进窗户。

他跳入屋内刚一落地，眼前先是一片漆黑。还没等赛戈莱纳调匀呼吸，忽然感到身侧一阵若有若无的掌力扑来。这掌力无根无由，似是无处不在，却又难以捉摸，饶是赛戈莱纳身负绝学，一时也无法闪避，“噗”地一声被这一掌拍倒在地，四肢酸软，几乎爬不起来。

一盏小烛台被悄然点燃，屋内多了几许昏黄光线。赛戈莱纳勉强抬起头来，见到屋子里坐着一位身着深黑修女服的老嬷嬷，离自己有数步之遥。她双目微闭，手持念珠，脖子上挂着象牙制的圣母小像，胸前还绣着一朵百合。

这老嬷嬷也不睁眼，只是把小拇指轻轻一挑，那小烛台里的火头便簌地弹出，划成三点火星飞过屋中，将赛戈莱纳身后三个角落里的三盏烛台点燃，屋中亮了许多。老嬷嬷这时才微微抬起眼皮，用意大利语讶道：“圣母玛丽娅！竟是个孩子么？”

## 第十一章 少年初登黄金台

赛戈莱纳趴在地上，四肢僵硬，虽不疼痛，却也难以挪动半分，黑暗中那轻轻一掌的威力竟至如斯。他勉强抬起头来，盯着那老嬷嬷的脸，却觉得烛光照拂之下这老人家十分慈祥，心中敌意消减了几分。

老嬷嬷缓缓说道：“少年人，你夜闯我这老太婆的客馆，究竟所为何事？”赛戈莱纳无奈何，只得硬着头皮答道：“我被人追得紧，身上又受了伤，看到这里窗户半开，便慌不择路闯进来了，可不是特地来偷东西的。”他在城堡里刚刚做了贼，心还虚着，便特地加了一句。老嬷嬷眯起眼睛，看到赛戈莱纳腰间插着一柄匕首，血液已经濡过了衣襟，知道他所言不虚，长长吁了一口气。

道：“那便好，老身还道你年纪轻轻竟作了偷儿呢。你叫甚么名字？”

赛戈莱纳老老实实答了，无意中瞥到这老嬷嬷胸前的百合图案，又想到她刚才那一手惊世骇俗的功夫，心道莫非这老嬷嬷是贝居因会的高手？一想到此节，他便暗暗叫苦。如果比约齐说的不错，这贝居因会的名头，比护廷十二使徒还大上几分，落到她们手里，自己便无可能脱身了。

老嬷嬷哪知他心中所想，从椅子上颤巍巍地站起来，嘴里唠叨道：“艾瑟尔姊妹真是糊涂，我已教她睡前要关好门窗，她到底给忘了。”她合上窗扇，回身道：“你受伤不轻，跑来老身这里寻求庇护，自然是天主的安排，待我去唤人给你作作处置罢。”老嬷嬷袖子一摆，一股无息劲力飘然而至，赛戈莱纳登时手脚可以活动。这老太婆的功夫已经进境到了收发自如、隔空解穴的地步，比起“隐者”似还要高明几分，着实令他惊骇不已。

老嬷嬷摇动手中铜铃，不多时，门外传来三声怯生生的敲门声。老嬷嬷道：“进来罢。”旋即一个身穿素色修女服的女子推门进来，这女子比赛戈莱纳大不了几岁，生得素雅端庄，淡淡有内秀，两道黛眉黑若浓墨，鹅蛋般的脸颊却白得好似是个白里透亮的瓷娃娃，那一双秋水般的盈盈大眼无比清澈，透着几丝天真性情，额上覆盖着几根不及梳起的稀疏刘海。

她一进得屋子，骤然见到地板上竟躺着一名男子，不由得“啊呀”一声，慌慌张张朝后跳去，哗啦一下子踏翻了一个花盆。老嬷嬷叹道：“艾瑟尔姊妹，你怎地还是如此冒失。我那盆虎皮兰已种了四年，千山万水带来贝尔格莱德，竟被你踏坏了。”那名唤艾瑟尔的修女双眼登时湿润起来，急忙跪下带着哭腔道：“是我不好，请加布里埃拉院长责罚。”加布里埃拉嬷嬷道：“责罚稍后再说，救人要紧。你且帮这孩子扶到床上去，再取些绷带和药膏来。”

艾瑟尔面露难色，却又怕院长责怪，只好把眼睛闭起来，偏过头去，双手去拖赛戈莱纳衣领。好在赛戈莱纳生得极瘦弱，艾瑟尔这般纤弱的体质也勉强能搬动。她闭着眼睛，不辨方向，忽然听到“咚”的一声，原来赛戈莱纳的脑袋撞到了床边木框，吓得松手道：“对……对不住”这一松不要紧，赛戈莱纳整个人又摔到地上，疼得呲牙咧嘴。

加布里埃拉嬷嬷皱眉道：“这孩子，慌成这样，以后遇见大事，可怎么得了？”艾瑟尔蹙眉咬唇，把赛戈莱纳好歹换上了床，右手又不小心碰到匕首刀柄，疼得赛戈莱纳禁不住开口说道：“这位姐姐，圣母以慈悲为怀，可不兴伤人的。”艾瑟尔面色大为局促，双手绞着袍边嗫嚅道：“你没事吧？我……是无心的……真的。”加布里埃拉嬷嬷道：“还不快拿绷带与药膏来？”艾瑟尔如蒙大赦，双手提起裙角跑出屋子，远远听见踏踏踏脚踩木楼梯的声响，过不多时，踏声忽断，却传来一阵滚落的隆隆声。加布里埃拉嬷嬷摇了摇头，似是十分无奈，对赛戈莱纳说道：“艾瑟尔这孩子，别的倒还好，只是象是被一个诺姆小鬼附身，终日里稀里糊涂，也不知忙乱些甚么。老身这一次出行，本想她清静惯了，该带出来历练一番，哪知她便象是只受了惊的鹌鹑，一步不肯离开我。”

赛戈莱纳笑道：“未必不是件好事。不是有句诗说么？‘清静自在福，王公亦弗如’，与世绝缘，才能保持心灵纯净啊。”加布里埃拉嬷嬷一怔，这两句是五百年前的天纵圣女希尔德嘉德所撰圣咏《活之泉眼》中的诗句，希尔德嘉德虽受万人景仰，但这一首圣咏却并非甚么名篇，除去专事钻研的修女，绝少人知。此时从一个少年口中随口说出，倒让加布里埃拉嬷嬷着实吃了一惊。她自然不知，卡瓦纳修士在绝谷底没别的好教，只让赛戈莱纳背诵历代颂圣名篇，希尔德嘉德的著作亦在其中。



加布里埃拉嬷嬷道：“想不到你年纪轻轻，竟还通晓这些东西。”赛戈莱纳道：“都是老师教的，一时有感而发，故而念了出来，还请嬷嬷恕罪则个。”加布里埃拉嬷嬷道：“恕甚么罪，如今世风糜烂，多少神甫主教连圣经都背不全，你竟有这种见识，实在难得。”她见这孩子对天主之道知之甚详，不禁多了几分喜爱。

两人正说间，艾瑟尔又推门进来，手里捧着一团绷带与两瓶琥珀颜色的药膏。她叫了声“院长大人”，把这些物什搁到了床头。加布里埃拉嬷嬷扫视一圈，不悦道：“剪刀呢？”艾瑟尔张开檀口“啊”了一声，双目圆睁，慌忙要转身去楼下拿。嬷嬷举起手掌阻住她道：“算了，你再一下楼，不知又要扰起多少人的清梦。”她颤巍巍地走到床边，伸出小拇指的指甲，在赛戈莱纳身侧轻轻划了一道，真气少出，布料“唰”地应声而裂，顿时露出伤口。

那少女的匕首插在了赛戈莱纳腰间，明晃晃的纯银手柄露在外面。亏得他内功深湛，不曾让匕首入体太深，否则除非天父亲临，谁也救他不得。艾瑟尔见了男人肌肤，羞的满面飞霞，恨不得夺门而出，只是碍着院长威严。加布里埃拉嬷嬷命她擎好烛台，俯身细细看过伤口一回，说道：“还好，不算严重。艾瑟尔姊妹，等下我先封住他伤口附近的星命点，你把这匕首用力拔出，拿咱们贝居因会的告喜三圣膏涂上去，可要仔细涂好，不可有空隙遗漏，否则血液会倒流出来。洗净伤口以后，拿绷带缚住。”她看了那少女一眼，又加了一句道：“你莫要着急，只管慢慢来，如平日里给姊妹们作的一样便好。”

交待完毕，嬷嬷两指平伸，在赛戈莱纳室女、天秤以及摩羯三宫点了数下，手法娴熟。这几指贯注了至柔的真气，登时封住了伤口附近的诸大星命点。赛戈莱纳的内力微有反弹，令嬷嬷颇有些惊讶。她这手功夫以绵软为主，寻常内力根本无从抵抗，这少年体内的内力竟有响应，着实怪异。嬷嬷不及多想，立时撤手道：“腰间是人体要害，不可封闭太久，艾瑟尔你来拔罢。”艾瑟尔把烛台递给嬷嬷，怯怯向前，一双纤纤素手握住匕首手柄，她生平可从来不曾如此接近过陌生男子，生怕碰到他肌肤弄污了自己身体，故而十分谨慎。加布里埃拉嬷嬷道：“手里快些，又不是绣花！”艾瑟尔听到催促，把心一横，闭眼低头往外用力一拽，匕首“噗”地抽离身体。她用力过猛，嚤的一声，整个人握着匕首朝后面跌去，几乎被刀锋弄伤。

不待加布里埃拉嬷嬷责备，艾瑟尔已经从地上爬起来。她顾不得拾起匕首，也不敢看嬷嬷的眼色，赶紧低头从瓶中挤出药膏，给伤口抹上。她这一抹，却如同泥水匠抹灰泥一般，一大坨药膏直接涂上去，也不抹匀，简直可以直接砌砖。好不容易收拾停当，艾瑟尔又拿来绷带，三、四圈交叠一处，把赛戈莱纳的腰间缠得似是个裹了稻草的熏猪腿。她这才长长出了一口气，如释重负。赛戈莱纳道：“舒服多啦，多谢多谢。”艾瑟尔赶紧把眼神转开，不敢与他直视。

这时加布里埃拉嬷嬷从地上拾起匕首，检视一番，眉头微微皱起。她拿着匕首走到床前，对赛戈莱纳问道：“这刺伤你的人，可就是追你的敌人？”赛戈莱纳道：“虽然不是，却是一伙的。”加布里埃拉嬷嬷道：“这匕首我却见过，乃是普罗文扎诺的俗家女弟子萝丝玛丽的佩物，难道你说的敌人便是她们？”赛戈莱纳心里咯噔一声，叫声不好。他忘了贝居因会的嬷嬷们一路上都是由普罗文扎诺护送，西门一系列的弟子所用的武器，这个老嬷嬷自然熟悉。

他不敢撒谎，只得答道：“不错，正是他们，还有一个叫罗慕路斯和切丽的。”嬷嬷点头道：“这便是了。他们三个人这次都来了。”她口气复转严道：“普罗文扎诺的弟子，都不是与人随意争斗之辈。切丽那孩子虽然脾气不好，有罗慕路斯管束，也不致胡乱伤人。你究竟作了甚么事，竟惊动了他们？”

赛戈莱纳犹豫片刻，觉得在这慈祥嬷嬷面前说不得谎话，便把自己与凡埃克合谋来偷巴兹利斯克虫的事情合盘托出，只是故意隐去自己身份不提。他讲完以后，复又补充道：“我只为了取回木杖，却不是为了偷东西。”嬷嬷沉吟片刻，方才道：“公爵一人身系欧罗巴安危，你助人偷他的灵药，这是一不该；那灵药是教皇心意，受了祝福的，你擅动圣祭，这是二不该；那个魔手画师亦正亦邪，你却不问情由，不辨大义，妄自与他联手，这是三不该。”

这一番责备义正辞严，说得赛戈莱纳惭愧无加。他扪心自想，自己所作所为确是不大妥当，就是卡瓦纳修士在世，恐怕也会这般训斥他。加布里埃拉嬷嬷见他有了惭色，便说道：“贝尔格莱德是公爵治下，你擅闯他的城堡，我是客人，也包庇不得，等一下须得把你送去城堡。”她甚是喜欢赛戈莱纳，颇有怜才之意，于是又宽慰道：“不过你既然误闯了我这里，想来是天主有所指示。人非耶稣，孰能无过。当日保罗也曾辱及基督，最后不也幡然醒悟，成为一代圣徒么？等下我随你一同去，说你已有了改悔之意，教他们从轻发落便是。这点薄面，想来他们还是会卖与我的。”

加布里埃拉嬷嬷抬起右手，对艾瑟尔道：“取我的外袍来，我亲自送他去公爵那里。”艾瑟尔如蒙大赦，刚要走，嬷嬷又道：“赛戈莱纳的衣袍已经残破，不能穿了，你去找客馆的主人找件男人穿的袍子上来。”艾瑟尔“嗯”了一声，转身离去，不一会儿取来一套黑色修女服与一套浅灰色的粗布衬衫。

嬷嬷知道自己这个弟子面皮薄，让她给男子换衣服，比杀了她还难受，索性自己动手去换。嬷嬷已年近八十，旁人也说不得什么闲话。她让赛戈莱纳平躺，指尖真气如剑，唰唰数下，转瞬间少年上半身的衣服便化为碎片，露出骨瘦如柴的躯体。艾瑟尔在一旁捧着衣服，垂头不敢看。

加布里埃拉嬷嬷拿起衬衫，祝道：“天主爱世人，圣母又以慈悲为怀，有我在侧，公爵必不会为……”她话未说完，忽然怔住。赛戈莱纳上半身赤裸，烛光之下，双肩与胸口各有一点淡紫痕迹，与额头的那一点紫痕合在一处看，恰如一个十字架。嬷嬷生怕老眼昏花看错，吩咐艾瑟尔举近烛台，凑近仔细端详良久，方才颤声问道：“这是护廷圣痕！你究竟是甚么人？！”

赛戈莱纳道：“这是我老师留给我的。”嬷嬷眼神陡然变的锐利，急声问道：“你老师是谁？”赛戈莱纳道：“他是托钵僧团的托钵长老帕·菲·卡瓦纳修士，那一根木杖便是他的信物。”嬷嬷听过卡瓦纳修士的名头，知道是僧团内有名的义人，立刻让艾瑟尔取来木杖。她伸手摸到杖脊上有五个圆疤，知道这是托钵僧团的标志，不禁疑道：“护廷圣痕乃是十二使徒嫡传的独有印记，托钵僧团的长老怎会知道它？”赛戈莱纳见瞒不住了，只得叹息一声，对嬷嬷道：“既然您问起，我也不好不答。只是此事牵涉教廷机密，不可有旁人。”旁边艾瑟尔听了，连忙道：“院长大人，我去查看楼下大门是否锁好。”

待她走开，赛戈莱纳方才对嬷嬷说道：“我的老师卡瓦纳修士，正是这一代马太福音的传人，当日教皇派他去托钵僧团，暗行监察之事，是以无人知之。”加布里埃拉嬷嬷道：“卡瓦纳修士成名少说也有二十年，而教皇马丁五世陛下即位不过九年而已，时间却不合。”赛戈莱纳道：“任命我老师的，却是前代教皇乌尔班六世。”

加布里埃拉嬷嬷点了点头，沉默不语。他们贝居因会虽超然独立于江湖之外，名义上也归教廷统属，是以于当年那场教统之争知之甚详。罗马的乌尔班六世、米兰的亚历山大五世、阿维农的克雷芒七世三皇相争，都自称是彼得正统，欧罗巴各地教会各有倚重，竟是个四分五裂的局面。那

时节江湖上人人自危，两个人见了面先问对方派系，往往只因教统不合便拔刀相向，不知弄出多少条人命来。贝居因会一贯韬光养晦，也几乎被卷入其中，若非前院长施出雷霆手段威压下去，只怕会酿出一场内乱。

当日十二护廷使徒也因此分作三派，各拥一皇，打得不亦乐乎，只有马太福音的传人不知所踪。此时听到赛戈莱纳这么一说，嬷嬷已猜到卡瓦纳修士效忠的是罗马一派：“卡瓦纳修士既把木杖传授给了你，马太福音的武功你亦学全了？”赛戈莱纳道：“说来惭愧，老师当时已经残废，我学到的不过几成罢了。”嬷嬷道：“你也不必过谦。老身刚才试探你的深浅，体内的内力颇为充沛，竟能微微弹开我的一指，已是十分难得。你这孩子年纪不大，内力却似是个修炼多年的高手，卡瓦纳修士的马太福音果然有这种妙用么？”赛戈莱纳低声道：“也不尽然。”随即把自己这七年来的经历原原本本说了一遍。饶是加布里埃拉嬷嬷定力十足，也听了个瞠目惊舌，半晌方道：“你原来是修习了《箴言武典》，难怪有此功力。只是看你的内力，似乎并不随心所欲？”

赛戈莱纳道：“嬷嬷果然是方家。我体内的内劲虽然丰沛，却始终不能运转自如。打起架来，只好用直拳直掌宣泄内劲，用到剑招和杖法上却始终不能融会贯通。”嬷嬷道：“其实天下诸多内功心法，殊途同归，最终总要归结到四液均衡之上。所谓招式，无非是如何让四液驱动更为平稳的姿态罢了。当日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内，本来是完人，体内四液不运自平，后来他们偷食禁果，上帝降下怒火把他们贬去人间，从此人类后代四液便不再均衡，都是烙有原罪的缘故。我们这些习武之人，目的却不该是争强好胜，而是努力使自己四液臻于均势，接近始祖的完人境界，少减原罪，最终得蒙天主成全。是以内功之道，信仰之心最为关键。信主愈坚，愈能使主窥入我等心智，垂赐恩慈，届时四液自平，便能进入无上神妙的大境界。我贝居因会的“圣母玛利亚万福神功”讲求福至心灵，正是这个道理。”

这番话令赛戈莱纳醍醐灌顶，连连称是。加布里埃拉嬷嬷忽然问道：“你那义父，确实是叫杜兰德么？”赛戈莱纳道：“正是，他乃是瓦卢瓦皇室的护卫，受了钦命前去摩尔多瓦的。”嬷嬷道：“所以你才要报效法国皇室，以全父志？”赛戈莱纳道：“不错。等我去见罢了教皇，捉住诺瓦斯，就要把圣路易王冠去给那王太子送去。”嬷嬷听罢，沉默不语。

正说间，艾瑟尔匆匆跑上楼说道：“外面好多士兵来敲门，来问我们是否见到有可疑男子。”赛戈莱纳以为嬷嬷会直接把自己交给士兵，不料她沉吟片刻，抬头对艾瑟尔说道：“去告诉他们， just 说不曾看到。”艾瑟尔踌躇道：“那，岂不是说谎么？”嬷嬷道：“事急从权。”艾瑟尔还想分辨，看到嬷嬷眼神锐利，只得垂头退了出去。

赛戈莱纳讶道：“嬷嬷您藏匿囚犯，岂不是与公爵作对？”嬷嬷道：“本来是要交的，你既然是马太福音的嫡传，却又大不相同。”赛戈莱纳道：“万一那些士兵闯进来，捉了我不要紧，坏了嬷嬷您的名声便不好了。”加布里埃拉嬷嬷微微一笑道：“贝尔格莱德公爵的夫人本是我贝居因会的女弟子，贝居因会的客馆，想来他们是不敢硬闯的。”

贝居因会虽是修女团队，却并非寻常女修道院，除却绝志侍奉天主的修女之外，也有俗家女弟子在其中，宣誓与否，悉听尊便。有人作了几年俗家弟子，便绝志成了修女；也有人离开贝居因会，找夫家嫁了。

赛戈莱纳奇道：“嬷嬷您为何如此了？”加布里埃拉嬷嬷欲言又止，半晌方道：“我自有安排，只是如今还未到时机。”她拍拍床头道：“公爵这几日忙于筹备，应接不暇，且不去添乱。三日以后

就是公爵寿宴，届时你随我一同出席，求他宽宥。你只是年少无知，受了魔手画师的欺瞒，有老身在侧旁证，此事应不难办。”赛戈莱纳见嬷嬷考虑的如此周详，不禁一阵感激。

嬷嬷又道：“你且安心在我这里休养罢。这里有艾瑟尔照顾，那丫头虽然粗手笨脚，人是极善良的。”

艾瑟尔恰好回转过来，听到嬷嬷这么说，大为难为情，立在门口不敢进来。嬷嬷耳力何等锐利，笑道：“进来罢。”艾瑟尔只得进门道：“楼下的军爷已经被打发了。”嬷嬷道：“很好。这位弟兄要在咱们这里多休养几日，你便多多照顾他罢。让厨房多熬些肉粥，加上咱们的芍香净气丸，最是养身。只是不要让旁人知道他在这里。”她既知赛戈莱纳是马太福音传人，于是改口称为“弟兄”。

嬷嬷交待完，起身走出房间，去了隔壁屋子安歇。艾瑟尔把木床铺好，放了一杯蜂蜜与艾草调成的饮料在旁边，又抱出一条博尔图毡毯给赛戈莱纳盖上。嬷嬷不在房间里，她作起事来从容多了，不似之前手忙脚乱。赛戈莱纳躺在床上，侧头道：“这位姐姐，多谢你啦。”艾瑟尔瞪了他一眼，促声道：“我已绝志事主，不要与我交谈！”赛戈莱纳见她面容窘迫，戏耍之心大起，忍不住逗趣道：“彼得后书里有言：‘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你怎地忘了？”艾瑟尔脸色一板，手里却有些慌乱，连忙正色道：“经中亦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须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你既是福音传人，怎可以出言如此轻薄？小心掉进耶路撒冷底下的火湖里！”

赛戈莱纳一听，笑道：“耶路撒冷底下的火湖？姐姐你定是看多了阿利盖利·但丁的《神曲》。”历来基督教对地狱之所在莫衷一是，唯有《神曲》里提及地狱入口在耶路撒冷，是以赛戈莱纳一听便知。艾瑟尔听了他的话，吓得面色更显苍白：“我……我只是无意中看到，从不曾偷偷去读的。”

但丁的《神曲》虽甫一面世便广受赞誉，但却为正统派所不容，说其中多有臧否诲淫的词句，是以当时女修士是绝不准读的。赛戈莱纳见她双肩瑟瑟发抖，有了几分愧疚，便宽慰道：“我不去说与嬷嬷知便是，何况《神曲》本是好书，又怕甚么了？”

艾瑟尔听了他称赞《神曲》，大出意外，一双妙目璨如群星：“你也读过？”赛戈莱纳得意道：“自然是读过的。”艾瑟尔道：“能问……呃……请问在哪里读的？”赛戈莱纳哪能告诉她自己是在绝谷底下卡瓦纳修士一句句教的，便支支吾吾道：“呃……是在一处教会，那里藏书甚丰。”艾瑟尔大为羡慕：“你定是看了许多遍。”赛戈莱纳道：“莫说看了，我甚至句句都背的出来哩！”

艾瑟尔一听，大为欣喜，双手轻扶床头，脑袋不觉朝赛戈莱纳靠去，与刚才拒人千里截然不同。修女不能施粉黛香精，赛戈莱纳却闻到有股淡淡体香传来，知道她与尤利妮娅一样是天然幽香，心中舒坦，并不说破。她胸前呼吸起伏，颤声问道：“你说你能背下来，可是真的？”赛戈莱纳道：“自然是真的。”

艾瑟尔喜得闭上双眼，双手拄在床头道：“天主啊，感谢您对我的恩赐。”她忽觉自己失态，面色绯红，偷偷瞥了赛戈莱纳一眼，见他并无异状，遂扭捏道：“我是在一个俗家姊妹那里看到《神曲》的抄本。她每日去静修堂里默祈，我便偷偷去她床边看上几页。但丁写的真好，隽永精致，意味深长，可比圣咏读着都慰帖呢。可惜那姊妹很快离开贝居因会，抄本也被带走，我一直不曾读完，心中遗憾，又唯恐院长大人知道。后面又写了些甚么？你能背给我听么？”她开头还娓娓道来，说到后来口气却变得急促，显是求书若渴。



赛戈莱纳笑道：“此事甚易，加布里埃拉嬷嬷既然教你来照顾我。我这几日便慢慢背诵给你听好了。”艾瑟尔惊喜无加，不知该如何感谢才好，把床边的蜜碗端过来道：“你喝你喝。”手里一颤，碗里的蜜水洒了出来，黏糊糊地浇了赛戈莱纳一脸。她情急之下，扯下头罩去擦拭，这时赛戈莱纳才看到她原来留了一头褐色长发，褐亮如油。

此后三日，赛戈莱纳静卧在床，加布里埃拉嬷嬷偶尔过来查看一下伤势，大部分时间都是艾瑟尔陪着他。艾瑟尔一心想听《神曲》，恨不得日夜都守在床边，赛戈莱纳乐得有人聊天，便一句一句慢慢把《神曲》吟出来。艾瑟尔夙愿得偿，听的如痴如醉，几次感动得双手捂面哭出来，喃喃世间怎会有如此精妙的诗篇。她怕人发现，不敢抄录，便随听随背，有时记得不清，还教赛戈莱纳倒回去重新背来。花了三天时间，刚刚诵完地狱篇与炼狱篇的一半。

这三日里，赛戈莱纳也曾托艾瑟尔出门偷偷打听，得知那夜搜捕并无结果，魔手画师似也逃之夭夭，不知那株四叶三叶草最后落到了谁的手中。艾瑟尔凭着贝居因会的名头，在城堡内穿梭自如，亦打听到奥古斯丁被关去了城堡下的水牢，暂无性命之虞。

贝居因会的告喜三圣丸果然药效显著，到了第四日，赛戈莱纳腰伤已经好了七八分。这一天一大早，就有公爵府上的一辆双马四轮大车来到客馆门前恭候。加布里埃拉嬷嬷让艾瑟尔给赛戈莱纳找了托钵僧袍，拿个一顶宽檐风帽戴上，只消低着头，便没人能看到他相貌。

有专门的执事迎上去，引着加布里埃拉嬷嬷、艾瑟尔与赛戈莱纳一齐上了马车，车夫一声喝叱，马车便隆隆朝着城堡开去。这一路上城镇各处彩旗飘飘，喜气洋洋。贝尔格莱德公爵力抗奥斯曼入侵数十年，深得民心，是以他的寿宴也是举城同庆，有如收获祭一般热闹。

马车到了城堡之下，赛戈莱纳偷偷掀开窗帘去看，不禁倒抽一口凉气。眼前好大阵势，整个护城河边俱被支起数顶极大的帐篷，俨然如一个集市。这里招待的都是贝尔格莱德普通市民与附近农民，他们进不得城堡，就在帐篷附近顽耍，小商贩、理发师、药剂师和若干杂耍艺人嘶声叫卖，还有趁机卖赎罪券的教士，一时间摩肩接踵，人生鼎沸。公爵府专有人熬了数个大锅的肉蔻蔬菜浓汤，配着垛好的黑麦面包，来者都有一份，共祝公爵福寿。还有些人偷偷拿来农家私酿的烈酒，就蹲在土坎上且喝且嚼，且看且听，好不惬意。

远远的还有一处开阔处的草地被整平拍实，四周拿木栅栏圈住，不教人进。欧罗巴风俗尚武，尤以骑士为甚，举凡大小庆典，都要来上一番决斗方才尽兴。等下寿宴结束，少不得会有各地来的贵族骑士在此争斗。这些老百姓倒有一大半是为了看这个才来的。

待得马车进得城堡，城堡内院又是另外一种景象。徽帜百张，家纹林立，半空中还有横幅招展。内院广场内有几十条长桌分列排开，少说也有几百位宾客，把广场摆了一个满满登登，一百多名仆役流水价般穿梭席间，端上佳肴，撤去餐盘。有十几条猎犬汪汪紧随其后，指望能分些残羹冷炙。四周走廊里站着聘请来的乐队，鲁特琴，三弦竖琴、风笛、响板一应俱全，奏些引人食欲的轻快小调。这里坐的多是塞尔维亚及匈牙利各地贵族领主、骑士、诸手工行会会长、商会和寻常武林帮派，比约齐等人便在这其中。

今日恰是斋戒日，公爵笃信基督，举凡烤鹿肉、熏肠、灌猪肠、烧鹅等一概欠奉，餐桌上多是水鱼、河鲜与蔬菜，还有些水果温梓、南瓜布丁之类的甜品，空气中大有鼠尾草与肉桂的浓烈味道。



马车径直从人群中穿过，一直开到主堡入口处方才停住。公爵的独子亚诺什身着圆心锦服，早在阶下迎候。他不待马车停稳，上前一步拉开车门，恭恭敬敬道：“贝尔格莱德公爵举族恭迎贝居因会院长大人圣驾。”

加布里埃拉嬷嬷把手伸过去交他扶住，迈下马车，细细端详了一圈，笑道：“你倒有几分你娘亲的眉眼。”亚诺什道：“圣驾莅临，我娘亲欢喜的不得了。若非碍着祖制，她只怕早去客馆见您了。”两人又寒暄了几句，亚诺什看到艾瑟尔从车上下来，楞了楞，带着敬畏神气道：“这位莫非就是圣女大人？”

艾瑟尔满脑子想的尽是《神曲》，没提防脚下踩到了裙边，哎呀一声，一个趔趄跌下车去，亚诺什箭步向前一把扶住。艾瑟尔惊魂未定地细声道谢，声如蚊子般大小。加布里埃拉嬷嬷轻叹一声，说道：“倘若圣女这等冒失，只怕老院长早便气死了。也就是我命大，一时半会儿还气不死。她是我最小的弟子，叫艾瑟尔。”

亚诺什道：“这位姊妹的举止，教人想起当日修蜜莉安的风范，”修蜜莉安是二百年前布鲁日女修道院的一位修女，修持虔诚。她一日在溪边取水时摔了一跤，不意竟在水中倒影见到耶稣，从此名声大噪，这典故人人皆知。亚诺什拿修蜜莉安来比拟艾瑟尔，既免了她的尴尬，又赞了她有见主的福缘，一席话说得极为得体。加布里埃拉嬷嬷不禁暗暗赞许。

这时赛戈莱纳也从车里钻出来，他曾见过亚诺什，把帽檐压得低低的。加布里埃拉嬷嬷知道他的苦衷，便对亚诺什道：“这位弟兄是萨尔茨堡托钵僧会的修士，与我会有些渊源，便一起带来了。他是方外之人，你不必招呼，快带我去见你娘亲罢。”

亚诺什虽觉托钵僧带风帽有些古怪，但听嬷嬷这么一说，随即说道：“这位弟兄，我贝尔格莱德的大主教卡皮斯特拉诺亦是托钵僧会中的长老，等下你们可以多亲近亲近。”赛戈莱纳划了个十字，却不敢说话。亚诺什唤来一个小厮，让他带艾瑟尔与赛戈莱纳入座，自己引着加布里埃拉嬷嬷去见公爵的亲眷。

艾瑟尔与赛戈莱纳进得大厅，两个人都是一惊。这厅内装点的极为华贵恢弘，帆柱穹顶，珐琅雕边，端的是金碧辉煌。大厅正中摆着一张主桌，左右分别列着十几张长条桌，桌上铺着红布，每桌还摆着数尊银制烛台和一些椰枣、无花果盘。大厅后廊站着三、四十个白袍唱诗班，轻声歌咏，声虽不大，却在穹顶回音阵阵，缭绕不去，大有圣洁气息。中央还立有一个花篮，其中百花竞艳，种种名色不下几十种，有绢带上写着“愿主赐福于虔诚之人”字样。

厅内除去主桌尚空，其余大部已坐满了人。江湖上的几大名门大派都派了使者来，其余如汉堡剑派掌门、汉萨同盟七十二都市卫队总长霍亨、条顿骑士团副团长康拉德、加泰罗尼亚佣兵团、以及美第奇、佩卢奇、霍克斯泰特尔等银行大族等等，也都派了头面人物。一时几乎半个欧罗巴的武林菁英，济济一堂俱会于此，竟似是个英雄大会一般。

赛戈莱纳看到普罗文扎诺坐在右首第一条桌子，表情威严，两条白眉拧在一处。罗慕路斯、切丽与萝丝玛丽垂手站在他身后，一步也不敢挪动。他多看了那萝丝玛丽一眼，那小姑娘面色苍白，几无血色，不知是否被自己拍中那一掌后还未痊愈。

而在普罗文扎诺邻座，却挤着三个戴着方帽的古怪老头。这三个老头一般干枯模样，俱是留着山羊胡须，鼻梁上架着副小眼镜，袖着手互相嘀嘀咕咕，行动滑稽。带路的小厮忍着笑，偷偷说出他们来历。原来这三个老头乃是科隆大学，美因茨大学与海德堡大学三校联盟的教授，只是不知为何备受礼遇，座次竟不低于普罗文扎诺。

小厮带着二人来到左首第一条桌子坐定，端了两杯煮苹果过来。赛戈莱纳怕被别人看出破绽，只得低着头。艾瑟尔见院长不在，心中不安，便不停询问赛戈莱纳《神曲》细节。赛戈莱纳哪里敢大声回答，便支吾应对。好在加布里埃拉嬷嬷只是去叙了个旧，很快便回转过来。她坐下以后，对赛戈莱纳道：“公爵夫人乃是我贝居因会之人，老身已与她说有位罪人祈求公爵宽宥，公爵夫人已答应下来。”赛戈莱纳感激道：“嬷嬷您如此回护，真是无以为报。”嬷嬷淡淡一笑道：“圣母慈悲为怀，我辈自当效法先贤。何况老身还有事要你助我。”赛戈莱纳道：“只要嬷嬷有求，我自当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嬷嬷伸手拍拍他肩膀，和蔼道：“如今还不到时候，咱们且安享寿宴罢。”

正说间，忽然号角声呜呜大作，鼓声大振，厅内宾客一起站起身来，齐刷刷朝门口望去。赛戈莱纳见到一位身着骑士甲胄的矍铄老者步入大厅，这老者须发皆白，虎目狮鼻，身躯矮小结实，宛如奥林帕斯山巅一块顽石。他走起路虎虎生风，铠甲铿锵作响，亚诺什与其他几位将军簇拥在侧，竟要快步方能跟上老者步伐。正是名震中欧、阿拉伯诸国的贝尔格莱德公爵卢斯维科·匈雅提。

赛戈莱纳这时却留意到，在公爵身旁还有一人。这人身披灰袍，身高体瘦如竹竿，面露苦容，竟似生来就不曾笑过。他胸前悬着一个小十字架，赛戈莱纳忽然想到，这人怕不就是迈耶长老所说的圣方济会在贝尔格莱德的长老？亚诺什唤他叫做卡皮斯特拉诺，名字却长。

公爵走到大厅中央，朝四下挥了挥手，不怒而威，厅中霎时静下来。公爵环顾一圈，大声道：“今日老夫寿辰，诸位英雄贵客肯拨冗来陋处做客祝寿，实令匈雅提全族蓬荜生辉。我贝尔格莱德地薄人穷，惟有好客之道亘古不变。塞尔维亚有句俗谚：朋友之来，邀以美酒；豺狼之来，待以矛枪。贝尔格莱德上蒙天主护佑，下承民心，甘为基督世界屏藩，虽死不移。天佑吾国，天佑吾民！哈里路亚！”

最后三句公爵说的气壮山河，中气十足，震得穹顶嗡嗡作响。周围宾客齐声赞了句“好！”厅外及城外的诸人虽听不到公爵讲话，听到宾客齐声呐喊，也纷纷欢呼，贝尔格莱德城堡内外一时极是热闹，声震层云。

公爵说完，转身落座。亚诺什与卡皮斯特拉诺分坐在两侧。亚诺什冲膳食总管丢了个眼色，膳食总管立刻拖着长腔儿尖声道：“上酒。”立刻有十几名仆役端着酒樽走上前来，三人一桌，有条不紊地擦杯、倒酒，顷刻间大厅内每一位宾客跟前都有一杯满斟的葡萄美酒。

公爵端起酒杯，又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宾客以为他要祝酒，纷纷捏好酒杯，屏息宁气，只等主人发话。不料公爵却声音一沉，朗声道：“今日各路英雄来得可不少，老夫有几句话要说与列位。”他手持酒杯缓步走到大厅中央，这里正对着穹顶，有扩音之效，院里的人也便能听个仔细。老公爵在胸口划了一个十字，扫视四周，其目光明澈锋利，休说旁人，就连普罗文扎诺和加布里埃拉嬷嬷心中都一阵凛然，暗暗赞叹这老人的锐气，全无迟暮衰朽，更看不出是个罹患美杜莎之泣的病人。

老公爵道：“老夫贱辰，实是不甚重要，今日借这名头聚集英豪，却是为了与诸位商议一件大事。”众人面面相觑，不知他要说些甚么大事。公爵蚕眉一竖，口气转为沉痛道：“列位知道，奥斯曼

土耳其身为异教之国，对我欧罗巴之地覬覦已久，未有一刻停息。如今瓦拉几亚、特兰斯万尼亚已告陷落，塞尔维亚全境亦已沦为附庸，东欧已是岌岌可危，唯有我贝尔格莱德坚守至今，不曾让苏丹得手。”

众人皆知这老人并非胡吹大气。贝尔格莱德稳守三十年，奥斯曼军数次围攻，都被老公爵击退，这才保全萨瓦河、多瑙河以北的基督世界领土，上下无不钦佩。院外就有人高喊道：“老公爵劳苦功高，我们都是记得清楚的！”厅内之人自矜身份，不愿多言，却也都微微点头。

老公爵又道：“只是奥斯曼土耳其如今兵势浩大，自攻灭瓦拉几亚以后，彼水军便可循多瑙河一路西进，与南塞尔维亚从水旱二路夹攻贝尔格莱德。我城中军民不曾怕死，但一座孤城，绝难支撑。倘若此城有失，奥斯曼苏丹便可突破萨瓦河天险，攻入欧罗巴腹心，届时只怕是王道不统，教难再临，万千之众都要沦为苏丹奴仆！”

众人听了，都默然不语。奥斯曼苏丹这些年来骄横跋扈，东征西讨，实在是自蒙古之后的欧罗巴第一大患。公爵又道：“回想当日十字军数次东征，群王毕至，义士咸集，上帝之旗，飘于圣都耶稣撒冷，大大地煊赫我基督威名。我等子孙，难道还不及祖先信心坚定么？”他“唰”地拔出宽刃长剑，猛一挥剑，把那花篮斩为两截，喝道：“我等世人，是为彰显神的福造，却不是为了劳什子寿宴！请诸位与我在此盟誓，回返诸国后，请尽发欧罗巴信士，来此抗奥斯曼兵锋！”

原来公爵是想让欧罗巴诸国蹈袭前例，再组织一次十字军，来襄守贝尔格莱德。有整个欧罗巴为后盾，他便毋需惧怕苏丹大军了。卡皮斯特拉诺这时亦开口道：“倘若有哪位义士愿留下来守城，我等亦是无上欢迎。为基督流了血的，基督必给他们成全；为基督涂了膏的，他日基督必在天国给他涂了。

院内来的多是各地来的贵族年轻骑士、小领主和行会成员，听到公爵这么一番慷慨激昂的鼓动，纷纷亮出手中兵器，仰天高喊：“守城！守城！”当下就有百余人慨然起身，表示愿守贝尔格莱德。赛戈莱纳偷偷看过去，普罗文扎诺表情丝毫不为所动，罗慕路斯倒是流露出钦佩神色，手握锤柄，几次跃跃欲试都被恩师眼神挡回；那三个教授似乎争执起来，个个鼻子红亮，语速极快，还连连比划手势，根本听不清楚说些甚么。

就在这时，一名卫兵匆忙跑进院子。这人汗水肆流，显然已跑了一段长路。厅外护卫把他拦下，这人急道：“我有要事禀告公爵大人，却耽搁不得！”情急之下，他扯着脖子高声叫道：“公爵大人！奥斯曼苏丹遣使贺寿，如今使者已经到了门口了！”

这一句话，不啻晴天惊雷，众宾客一阵大哗。真是说尼禄，尼禄到，公爵方才说要重整十字军军威来抗奥斯曼，奥斯曼苏丹便派了使者。众人均想，无事不登万神殿，这使者偏偏挑这日子前来，一定是有甚么图谋，纷纷去看公爵如何应对。

老公爵听到有奥斯曼的使者前来，毫不吃惊，平伸双手道：“远来皆是客，与我把他们迎进来罢。”卡皮斯特拉诺在一旁动了动嘴唇，老公爵略微点了点头，不再说甚么。这下众人无心吃饭，专等这奥斯曼的使者前来。赛戈莱纳想到自己初出谷时，就是作这冒充奥斯曼使者的营生，不由得面露微笑，惹得旁边艾瑟尔一阵好奇。加布里埃拉嬷嬷冷哼道：“明知今日是英雄大会，却不知这些异教徒又来搞甚么花样！”她与普罗文扎诺隔桌对视一眼，都是一般心思。这二人俱是欧洲武林耆宿，奥斯曼人就算想闹事，只怕也没这胆子。

约摸一支蜡烛的光景，就听外面宣号之人大声道：“奥斯曼土耳其苏丹敕封使者三名，亲来祝寿。”中门大开，有三名盘巾裹头、黑纱覆面的阿拉伯男子大摇大摆走进来，穿得金丝银线，颇为华贵。他们一前二后，迈着步子走入城堡内院，后面还有数名奴仆抬着一个鲨鱼蒙皮的箱子，里面东西颇为沉重。

三人进得大厅，为首的使者是个皮肤白净的小老头，下颌胡须微微翘起。他按阿拉伯礼节朝公爵略一鞠躬，开口拿流畅意大利语道：“在下是安条克的穆罕默德·阿卜杜拉·阿穆尔，谨代奥斯曼土耳其的苏丹、万千穆斯林的守护者、安拉忠贞的信徒穆罕默德二世陛下，向贝尔格莱德公爵大人致以崇高问候，并祝公爵大人福如红海，寿比圣山，愿安拉与您同在。”

老公爵淡淡道：“代我回禀苏丹，便说谢他善祈善颂。只是我自有天主护持，你家安拉不必费心折腾了。”阿穆尔道：“虽然两国交兵，但苏丹陛下对老英雄极为赏识。陛下常说，生平不识匈奴提，识遍英雄也难及，若麾下将军个个如老英雄般有勇有谋，天下不足定。”贝尔格莱德公爵“哼”了一声，奥斯曼人骄横惯了，给别人戴高帽时也透着一股贪天的霸气。席间的武林人士也个个愤愤不平，有脾气暴躁的已叫骂起来。

阿穆尔故作不知，继续道：“这次陛下欣闻大人七十华诞，特命我等前来祝寿，且备了一份厚礼，请公爵笑纳。”老公爵摆了摆手，说道：“问候便好，寿礼便算了。我塞尔维亚人一贯恩怨分明，敌人之物，就是一口凉水亦不能入口，恕我不能领苏丹的好意。”阿穆尔笑道：“公爵大人何必如此警觉，难道怕我在这箱子里藏下勇士，重演特洛伊之事么？”他这一句话着实狠毒，倘若公爵不收，反显得怕了苏丹。卡皮斯特拉诺在一旁低声道：“大人不妨权且收了，当众打开，谅他也要不出甚么花样。”

几名侍卫围过去，要开这鲨鱼皮的木箱，不料手未触及，箱子里忽然传来咚咚声响，似是有活物在其中。侍卫们大惊，心想难道奥斯曼人真在这里藏了杀手，纷纷抽出刀来。阿穆尔哈哈大笑道：“我闻塞尔维亚多勇士，怎地如今怕的如同女人一般？”他对公爵道：“公爵大人世代贵胄，寻常金银珠宝是根本难入法眼的。是以我家苏丹备下一份别致寿礼，大人定会喜欢。”

他话说完，双掌拍了三拍，箱子“腾”地从里面被掀开。侍卫们下意识地举刀上前，眼前却都金光一闪，眼花缭乱。原来从鲨鱼皮箱里站起来竟是一个女人。这女人脸上覆着一层轻柔薄纱，周身挂满金灿灿的首饰环佩，一举一动都引得叮铛作响，颇为动听。她身材婀娜，上半身仅以丝巾裹住丰满胸部，下面虽穿着条黄澄澄的条丝长裙，两侧开衩却极高，一双曼妙美腿若隐若现。

这阿拉伯舞姬甫从箱中出来，便旁若无人地舞动起来，口中吟唱土耳其小调，纤细腰肢与肚皮扭动不停，极具魅惑，把一种异香传遍厅内，闻者皆觉浑身酥软。看得周围群雄瞠目惊舌，嘴唇发干，他们却没想到苏丹送给贝尔格莱德公爵的，竟是这么一个活生生的尤物。艾瑟尔看得满面飞霞，暗暗道：“啐，这女人好不知廉耻，哪里还有半点贞洁！该下第二层地狱的淫欲者之海！”她才听罢了《神曲》地狱篇，于地狱结构如数家珍。她侧过头去问赛戈莱纳：“哎，淫妇在海中被戾风吹散那一段，但丁是如何写的来着？”她愕然发觉他也是直勾勾一双眼睛盯着舞姬，不禁大皱眉头，转头努力回想见色起意的男子是下的第几层地狱。

她却不知，赛戈莱纳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那舞姬，不是贪瑟，却是因为觉得她面纱之后的轮廓有几分面熟，搜肠刮肚想了半天，忽然想到，竟与那横死摩尔多瓦山谷的少女莎乐华颇为相似。

这时厅内一人喝道：“拿色相蛊惑大众，已迹近魔女，还是给我收起来罢！”一块掰碎了的黑麦面包破空而出，正中舞姬的脚踝。舞姬尖叫一声，身子软软朝后倒去，跌回到箱子里。这面包掷得无论角度、力道与时机都恰到好处，一块揉碎的面包竟有如此威力，可见发掷之人内力之强。阿穆尔面色微变，一扭头看到一个白眉中年男子坐在桌后，手中尚存有半块面包。

阿穆尔道：“这一位，莫非就是护廷十二福音中的西门使徒、宗教裁判所大裁判长普罗文扎诺大人？”普罗文扎诺成名日久，尤其这些年来于欧罗巴各处搜捕魔女、剿灭异端，更是名声大噪，江湖送绰号叫“白眉米迦勒”，是以连奥斯曼人也识得他两条白眉。普罗文扎诺端坐不动，从容道：“我欧罗巴是上帝治下的领土，从来谨遵圣海，只有贞节之女，没有妖冶之姬。这等伤风败俗的勾当，在我宗教裁判所里，就是火刑之罪！”

阿穆尔拉开箱子，教那舞姬起身，双手抚住她的细腰道：“这位舞姬至今仍是处女之身，如何不能称贞节了？她从小便特受教育，教以琴棋书画，诗歌舞蹈，学识之广，就是阿拉伯亦无几人能及。且有年长女性助她精研《爱经》，一心要在新婚之夜侍奉自己丈夫至完满境界。这等完美女性，怎能说她是魔女？”普罗文扎诺不屑道：“行小善而积大恶，蝇营狗苟这许多东西，却背离信主之道，又有何用？”

那舞姬白了普罗文扎诺一眼，一双妙目却朝亚诺什飘过去。亚诺什正是血气方刚，看到那舞姬的裸露的圆润肩头，顿觉小腹一阵火热，赶紧转移视线，去看贝居因会这边。他从加布里埃拉嬷嬷扫视起，到艾瑟尔时多看了两眼，觉得这清秀小姑娘着实有些傻得可爱，又扫到赛戈莱纳头上，忽然心中觉得有些古怪，这人轮廓竟似哪里见过。

这时老公爵道：“老夫已是风烛残年，只能驭马，却难以驭女。”阿穆尔道：“我家苏丹亦代我转赠一些埃及神油，公爵却不必担心。”公爵仰天哈哈大笑，道：“这个奥斯曼苏丹倒真是细心呐，连老夫床第之事都关怀备至。”他陡然眉头一立，双目瞪圆，作狮子吼状：“少说废话，奥斯曼苏丹派你们此来，究竟是甚么目的！”

阿穆尔似乎早料到 he 会有此一问，便不慌不忙从怀中取出一卷敕令道：“老公爵果然爽快。我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素以慷慨著称，不为己甚。只消公爵你递呈一份敬表，苏丹愿以塞尔维亚国王之位相酬。”老公爵道：“这便是要我作他的傀儡？”阿穆尔摇头道：“公爵此言差矣。这份敕令上写的清楚，您的王位不受节制，不受统辖，自行其事五十年不变，陛下只要一个臣服的名分。我奥斯曼土耳其自立国以来，灭国无数，还从不曾开出如此优渥的条件，足见苏丹对大人的厚爱呐。”

老公爵似乎有些动容，搓动双手道：“这条件确实优厚，只是尚犹不足。”阿穆尔道：“我临行之时，苏丹特意叮嘱，只管听公爵您开出条件，绝不讨价。”老公爵道：“果然如此么？”阿穆尔以手加胸道：“以安拉的名义，不敢欺诳！”老公爵大声道：“好的很！我想要的，并非甚么塞尔维亚国王，却是穆罕默德二世的项上人头与耶路撒冷！你们肯给么？！”

座下登时掌声雷动。群雄平日惯受奥斯曼欺凌，见这使者飞扬跋扈，语带骄横，且公然色诱名贿，早觉不顺眼，此时公爵发一声吼，实在是直抒胸臆，大感痛快。

阿穆尔却丝毫不以为怪，倘若高官厚禄可收买这老头子，只怕几十年前便收买了，何必等到今日。他捋捋卷须，好整以暇道：“苏丹陛下已是仁至义尽，公爵您莫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今日来的，



只是我等三人；他日再来，可就是千倍不止。贝尔格莱德阖城大小性命，全系于您一句话上了。”

老公爵一甩披风，露出浑身精钢甲冑，慨然喝道：“老夫今日穿上这身铠甲，就是教众人知道，我匈雅提家族只向天主站死，不朝安拉跪生。莫说三十万，就是三百万我亦不放在眼里。便是老夫死了，还有我儿子代我的职守。你若不杀尽这城堡中最后一人，便休想染指贝尔格莱德一寸土地！”

几句话说得正气凛然，慷慨激昂。赛戈莱纳大为折服，击节赞叹，觉得如今才见到甚么是真豪杰。回想自己偷东西险些坏了老英雄的性命，颇自不安，心想得琢磨个甚么办法从魔手画师那里寻回四叶三叶草，来治他的病。

这时已经有许多人拔出兵刃，跃跃欲试，只待公爵发一声令，便要扑过去把这使者剁成肉酱。阿穆尔面对汹汹群敌，了无惧色，把苏丹敕令放回怀中，不屑笑道：“我闻欧罗巴最重骑士之道，如今一见，也不过是群恃强凌弱、的蛮子罢了。”

老公爵乃是教皇亲封的白盾骑士，事事严守骑士七德，如今听到一个奥斯曼人语带讥诮，心中大怒，双手一拍道：“你辱我太甚，本来是要拿你这异教徒的血来祭英雄大会。看你还算个英雄，我们亦不想以众欺寡，违背骑士道德，便依着江湖规矩，给你个公平决斗的机会。”卡皮斯特拉诺急道：“大人，何必与他纠缠这些。”老公爵摆摆手道：“今日这么多人在此，难道还怕了他不成。我若不答应，反挫了自己锐气。”

阿穆尔道：“有趣有趣，只是在下生平只扶笔杆，不曾摸过刀兵，如何打得过列位英雄？”老公爵道：“你可从部下里任意挑选一人，代你决斗便是。”阿穆尔沉吟片刻，抬头笑道：“我的决斗之人，便是这一位舞姬。”

众人轰的一声，俱大为讶异，原来都以为他会从身后那两个虎背熊腰的护卫里选出一人代打，却没料到是这娇滴滴的阿拉伯舞姬，看那蜂腰细腿不堪一握，哪里有半分力道，刚才被普罗文扎诺一片面包皮就打回箱子，功夫能高明到哪里去。亚诺什上前一步，愤愤道：“你是特地来消遣我们的么？”阿穆尔正色道：“这位舞姬出身显爵，在奥斯曼身份不比各位下等——何况她自幼除了修习文艺，也有阿拉伯名师指点武艺，不逊于江湖中的一流高手。”

他从怀里掏出一样物事道：“今日厅中之人，有能胜过这舞姬的，我便以此宝物相赠。如此可算是表出诚意了罢？”

罗慕路斯、赛戈莱纳、亚诺什一齐“啊”了一声，阿穆尔手掌里托的，是一片葱绿叶子，瓣分四片，竟是一支四叶三叶草！阿穆尔道：“这草是我国的至宝，生嚼入腹，有起死回生的功效。我曾救过陛下一命，这才蒙他赐下一叶，今日拿出来作赌注，不知是否够了。”口气中竟带着些不舍。熟知内情的人均知，这一个赌注拿出来，贝尔格莱德无论如何也要应下这一场仗了。

这时卡皮斯特拉诺冷冷道：“倘若我方败了呢？”阿穆尔笑道：“阁下未想胜，先料败，不愧是公爵的智囊。倘若你们败给了这位舞姬，我们只要公爵的公子去安条克盘桓一阵，寻访一下土耳其风物。”老公爵道：“拿我儿子作人质？这条件好可笑，我为何要与你赌了？”亚诺什捏捏他父亲手掌，低声道：“倘若不赌，父亲您的病该如何是好？教皇所赠的四叶三叶草如今不曾追回，如今却是个绝好的良机，儿子便来冒这个险便是。今日菁英甚多，总不至于输给一个阿拉伯女人。”

阿穆尔又道：“今日在座的诸位，都是耆宿前辈。等下那些小辈比划起来，还请列位在一旁多多提点呐。能蒙宗师指点，那可是天大的福缘。”他故意说出这些话来，挤兑住普罗文扎诺、加布里埃拉嬷嬷等一众高手，迫使他们不能出手。

这时厅内有一人大笑道：“今日寿宴倒也热闹，我不妨也添个彩头。若有能胜得奥斯曼人的，我家有一百杜卡特金币相赠。”众人去看，看到一个白白净净的男子手持酒杯，半靠在长桌上，神色惫懒。这人身着锦袍，头抹亮油，一副放荡不羁的模样，原来是意大利巨贾美第奇家族此来祝寿的代表，名叫吉格罗，乃是家族中出了名的花花公子，挥金如土。只因他身后家族显赫，是以也安排入了大厅。

阿穆尔拍手赞道：“好豪气，不愧是世家子弟，出手阔绰。”吉格罗冲那舞姬瞥了一眼，拿起一块干面包擦擦嘴边酒渍，道：“倘若这位小姐胜了，那五百杜卡特金币便是她的了……咳咳，这位小姐身材美妙如斯，谩说金币，就是要我这人，也随她去了。”

在场众人均觉这纨绔子弟实在不像话，在这关节上居然还与敌人调情。阿穆尔却哈哈大笑道：“若有美第奇家的家产陪嫁，倒是值了！”说话间，那舞姬已经站到了大厅中央，摆出一个舞不似舞、招不似招的姿势。阿穆尔走到一条长桌之前，略拜道：“卢瑟、梅瑟、卡尔松三位教授，你们来自大学，精熟律法典籍，不妨与这次决斗作个公证如何？”

那三个瘦小干枯的教授一同起身。卢瑟教授扶扶眼镜道：“只是不知这公证，是否该依循着《查士丁尼罗马法汇纂》的规矩？”梅瑟教授道：“《罗马法》年代久远，却不如《格拉蒂安教令集》来得严谨。”卡尔松教授高声道：“莫要说笑，法律本是理性之女，岂能与教廷信仰混为一谈？伦巴底有一部《封建法典》，里面既有法制，又有判例，十分精致，大有法学之美，不妨一用。”卢瑟教授怒道：“你们美因茨大学只因收了伦巴底商人的贿赂，便处处唯他们是从，却不知罗马法才是万法的渊薮，谁能与它比正统？”梅瑟教授道：“休怪我说你们偏颇，《教皇格雷高里九世法令汇编》、《克莱门书》、《罪行录》哪一本不是充满灵性的裁判之作？我研读了三十余年，其中精妙仍学之不竭。”卢瑟教授跳起来，神情大为激愤：“咱们在说公证，你们扯去刑法作甚么？这是民法范畴，不信你们可去查《小汇编》第三卷第二节的开头绪言，连教皇大人本人都坦承罗马民法已臻完美，只可援用成例注解，不可擅作更动。”

这三个教授旁若无人，竟兴致勃勃地自行争论起来，他们语速极快，且说的东西艰涩拗口，休说是阿穆尔，就是在座的欧罗巴人，亦听不懂他们究竟说些甚么玩意。亚诺什见状不妙，急忙上前低声劝道：“三位教授，如今只是请你们三人作个公证，却不必如此深究法学渊源。等打退了奥斯曼人，再议不迟。”卢瑟教授道：“公子所言甚是，我便不与他们折辩就是。罗马法中规定公证需要三人，今日恰好够了这数，可见这法典是符合人性。”梅瑟教授冷哼道：“难道《教令集》中就不曾写了么？”卡尔松教授道：“三人公证，本是侯爵以上立下遗嘱时的必须之数。今日不过是与他人赌斗，于法理上只要二人公证便够。你们只看皮毛，不深析内在逻辑，如何作得学问？”

趁着三个教授争执之时，舞姬懒懒地伸展皓臂，轻启朱唇，温软软的声音滑齿而出：“小女子艾曼达，恭候诸位高手指教。”

注1：贝居因会兴起于耶历十三世纪低地诸国，为中世纪最有名气的女性修会。该修会以虔诚著称，且没有正统修会的严格制约，入会修女无需宣誓，随时可以离会。贝居因会与教廷关系稀薄，

不受其控制，自成一局。

注 2：希尔德嘉德·冯·碧耿是中世纪第一知名的女修士，耶历十二世纪生于莱茵兰，后于宾根的修道院开创了基督神秘主义流派，曾多有神视体验，又被人称为“莱茵河的西比尔”。此女博学多才，承袭古希腊四液学说，精研医药之说，有《自然史》、《病因与疗法》流传于世；又擅哲学论述，先后有《人生功罪书》、《神圣工作》等巨著，时人评价说“神学笔法竟清新如是”。此女最大的贡献，乃在音律，一生作所七十七首圣咏，不拘一格，大有创新，为后世圣歌之滥觞。无比能打。

注 2：其时欧洲大学已有颇多。其中法学一科的教材中，《查士丁尼罗马法汇纂》乃是耶历六世纪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编撰的，汇古典罗马民法之大要；《格拉蒂安教令集》由意大利教士格拉蒂安于耶历一千一百四十年左右编成，内有历届宗教会议与教皇所颁法令，乃是第一部教会法典，《教皇格雷高里九世法令汇编》、《克莱门书》、《罪行录》等皆是此书注解。《封建法典》源于伦巴底地区，本是地区之法，后来推广开来，为诸多贵族所用。究竟这三部法典何者为主，何者为辅，欧罗巴诸大学于中世一纪一直争论不休。

## 第十二章 对垒每欲相摩捱

卡瓦纳修士临终之时，曾告诉赛戈莱纳有六个仇人：英格兰的豹王子奥斯特豪特、波兰四凶，还有一个就是塞壬琴姬艾比黛拉。赛戈莱纳生平只见过一次艾比黛拉，当时他还只是个懵懂孩子，对她的容貌甚么的全然不记得，只对她的声音有些模糊印象。

此时这自称阿曼达的阿拉伯舞姬乍一开言，他脑中印象霎时无比清晰，胸中心脏骤然收紧，几乎要挣破胸腔而出，心中大为惊疑，再仔细去看，那舞姬动作无不与心中形象印证。他千想万想，也未想到自己的大仇人竟在这种场合出现。倘若换在数月之前，赛戈莱纳必然会不管不顾，挥拳便上；自从经过摩尔多瓦和贝尔格莱德一番历练，他已知道世事多险，牵涉繁杂，往往需要思虑良多，先谋而后动，当下强行压下怒气，暗暗观察周围动静。

阿穆尔事先已用言语逼住前辈高手，于是只有年轻一代才好下场。这次赌斗干系重大，倘若输了手，老公爵的独子便要去安条克作人质，这贝尔格莱德的安危就不好说了。年轻高手们虽跃跃欲试，考虑到这层利害，都不敢轻易造次。

阿穆尔说道：“既是赌斗，便该有个规矩。你们若是来车轮战，只怕任谁也受不了。不如以三战为限，只要艾曼达输掉一场，就算你们胜。”他这话说得貌似让给了对手一个大便宜，骨子里却蔑视的紧，明摆了说欧罗巴的习武之人不济事。

亚诺什听得心头大怒，正欲上前，却被卡皮斯特拉诺按住肩膀。卡皮斯特拉诺道：“少爷莫冲动，那奥斯曼使者胸有成竹，显然早有成算。这个阿拉伯舞姬绝非俗手，你不知虚实贸然下场，万一有甚么闪失，岂不伤了你父亲的威名。”亚诺什道：“敌人到贝尔格莱德挑衅，我父亲年事已高，我这作儿子的不服其劳，只等别人相助，传出去更教人讪笑。”卡皮斯特拉诺还是那一副苦容道：“少爷不必如此心急，且先派别人去探一下深浅，你再去不迟。”亚诺什素知这位托钵僧人足智多谋，精于计算，一切以实利出发，从不掺以情感，便勉强按捺住心情。

这时一人高叫道：“就让我来会会这异教的女人！”众人俱四下张望，看究竟是谁拔得这一头筹，

却见一个年轻骑士从厅外大步迈进来。这人二十出头，深目高鼻，体格十分健硕，白底罩衫上画着一个大大的黑色偏十字。

这人走到厅中，略使一礼，大声道：“我乃是来自马林堡的条顿骑士团骑士约翰荣金根，恳请贝尔格莱德公爵准许我与她决斗。”他意大利语不够纯熟，带着普鲁士口音。老公爵略有惊讶，转头去望条顿骑士团的副团长康拉德。康拉德面露苦笑，微微点头，算是应允了。这约翰荣金根是他带来参与寿宴的，虽在骑士团内等级不高，身份却非同一般，根本是个听调不听宣的主儿。

荣金根把腰间拔出一把亮可鉴眉的阔剑，对艾曼达喝道：“兀那妇人，今日有我条顿武士在此，你还敢造次，当真胆子不小。”艾曼达葱指勾连，换了个扭臀的诱惑姿势，浅浅媚笑道：“听阁下姓名，莫非与条顿大团长有甚么关系？”

荣金根没料到一个阿拉伯舞姬竟还知道这些，先自楞了楞，大声道：“不错！前代大团长普拉顿荣金根便是我父亲！！”

他幼年失怙，父亲普拉顿荣金根早在耶历一千四百一十年便战死在坦能堡。那一战条顿骑士团被波兰-立陶宛联军打的大败亏输，从此局势每况愈下，内外交困。荣金根立志继承父志，复兴骑士团，这一次公爵寿宴，他便缠着康拉德，要来结识江湖人士。

适才荣金根一见奥斯曼人公然挑衅，却无人应合，便存了心思，觉得这是个扬名立万的大好良机。倘若打败那阿拉伯舞姬，江湖称誉自不消说，还能让贝尔格莱德欠下大大一个人情，于日后复兴骑士团大有帮助。

艾曼达道：“小女子虽远在中亚，却也听过荣金根大团长的威名，据说他家传的条顿骑枪法，挑翻整个普鲁士也寻不找一个对手。”荣金根顿觉面上有光，得意道：“这里场地狭窄，要不起条顿骑枪，教你见识一下立窝尼亚剑法，也是好的。”

寒暄既毕，荣金根一摆阔剑，叫道：“我曾发下骑士誓言，不对女子儿童出手，你先进招罢！”艾曼达娇笑道：“那奴家便不客气了。”话音刚落，她倩影一晃，已欺近了荣金根面门。荣金根顿觉一阵馨香扑鼻，慌忙朝后退去，手里阔剑使了一招“堡门自闭”，反封回来。艾曼达咯咯脆笑，一对脚系铜铃的细足在敌人周围飞速旋转，如舞圆旋，铃声霎时间四面皆响，让荣金根无所适从，只得紧守门户。

条顿骑士团当年攻下普鲁士，与立窝尼亚的宝剑骑士团合兵一处，马战用枪，步战用剑，从此条顿骑枪法与立窝尼亚剑法便成了骑士团两大武功。立窝尼亚地处蛮荒，剑法走的是狠戾凶暴一路，尽是割喉、剜心、切腹、刺眼的残酷招数。荣金根有心要在众人面前立名，不敢使出太狠毒的杀手，剑上威力顿减。

艾曼达还是不停旋转，手上圆镯不知甚么质地，与荣金根的阔剑屡屡相磕，发出金石脆响。荣金根与她过了数十招，却连裙边都摸不到，耳边不住听到叮铛铃声，眼前全是嗖嗖闪过的黄裙条纹，凸胸耸臀，不由自主随着她的步调转了起来，几十圈下来，不禁头晕脑涨，脚步轻浮。

赛戈莱纳心中一震，认出她所用的分明是斐迪庇第斯缩地步法，回想隐者曾提及艾曼达接替了凯瑟琳在塔罗血盟中的“月亮之位”，她与那可怕的隐者果然有勾结。如此算来，她与自已可真是

有新仇旧恨了。

这时忽听荣金根大吼一声，双手高高举起阔剑，作势要劈。这本是立窝尼亚剑法中的第五式，名叫“力劈金牛”，双手握剑自上而下猛然劈来，就连黄牛也能一裂为二。条顿阔剑质地极重，他猛然举高，重心上移，加之本来头就晕得利害，这一下子双脚立时踉跄起来，左右摇摆了几步，竟站立不住，重重摔倒在地上。

有几个仆役急忙过去搀扶，还未及碰触到，他突地身子蜷缩，从口中呕出许多黄绿液体来，显然是晕得不轻，无力再战。三名教授这一次倒不再争论，一致说道：“这一场，是艾曼达小姐获胜。”

艾曼达未动一指，便打败了条顿骑士团的高手，全场一片哗然。他们虽知这女人绝不简单，但却没料到荣金根好歹也是青年一代中的佼佼者，竟败的如此之惨。副团长康拉德面如死灰，手里葡萄酒杯几乎端不住，这一次条顿骑士团可栽的不轻，对他们的窘境可谓是雪上加霜，心中不禁埋怨荣金根何苦趟这一回的浑水。普罗文扎诺心想，刚才那女人莫非是扮猪吃老虎，故意躲不过自己那一掷？他面上却不动声色。

阿穆尔见到贝尔格莱德的人个个神色严峻，大为得意，挽起艾曼达的玉臂道：“承蒙诸位相让，侥幸胜得第一场。欧罗巴敬重女性的礼节，我等真是钦佩不已。”艾曼达脸上却无喜无怒，还是那一副浅浅的妩媚笑容，气不涌出，面不更色。

众人听了阿穆尔语带讥讽，心中俱是大怒，气势却不及刚才。见到阿拉伯舞姬的精妙功夫，许多跃跃欲试的人便打起了退堂鼓，就是自信手段了得的青年侠客，亦要三思，不敢轻易下场。阿穆尔道：“那么下一位是谁，请快快上前罢。”

罗慕路斯在普罗文扎诺身后犹豫再三，躬身去问老师：“我欲出战，您看如何。”普罗文扎诺不置可否，忽听到对面的加布里埃拉嬷嬷朗声道：“老身推举一人，可以与这位舞姬斗上一斗。”罗慕路斯与赛戈莱纳俱是一惊，他们都以为这位老嬷嬷要推荐自己。罗慕路斯一路上护送贝居因会，颇得嬷嬷赏识，在此危难之时嬷嬷想到自己，倒也顺理成章，比自己老师推举更为合适；赛戈莱纳也是一般心思，自己修习双蛇箴言的事情，只有嬷嬷知道，前去救场合情合理。

于是两人身子同时朝前倾了倾，只待嬷嬷叫出名字，便跳入场内。不料嬷嬷眯起眼睛，缓缓道：“就让我的弟子艾瑟尔，来领教奥斯曼土耳其的绝学。”

这一下子全场轰动，贝居因会在欧罗巴武林地位极尊，加布里埃拉嬷嬷更被誉为是欧罗巴五大高手之一，她调教出来的弟子，哪里还会有错？罗慕路斯与赛戈莱纳又是同时一怔，不知嬷嬷葫芦里卖的是甚么药。艾瑟尔他们都是见过的，人虽善良可爱，却冒失的紧，让她下场对敌，岂不是如同儿戏一般？

亚诺什也是眉头转忧，这一场赌斗关系到自己与贝尔格莱德安危，艾瑟尔刚才下马车的时候都几乎跌倒，更不要说临场对敌了。但碍着加布里埃拉嬷嬷的面子，他不好当面驳回，只好暗暗心想反正还有最后一场，我须得亲自出手了。

这时艾瑟尔已经起身走到大厅中央，赛戈莱纳见她还是那一副天真烂漫的模样，忍不住偷偷问嬷嬷道：“艾曼达并非俗手，艾瑟尔姊妹能打得过么？”嬷嬷微微一笑道：“我自有分数，你且看。”



赛戈莱纳道：“有件事我须得跟嬷嬷您说。艾瑟尔姊妹一会儿无论胜败，我今日都要去跟那个艾曼达决一死战。”嬷嬷眉头一挑道：“怎么？她与你有仇？”赛戈莱纳道：“当日围攻我父亲与老师的，其中就有她一个。”嬷嬷道：“可我看她年纪，不过二十出头，莫非认错人了？”赛戈莱纳恨恨道：“许是吃了甚么丹药，但她的声音我是绝计忘不了的！”嬷嬷拍膝喟叹：“想不到竟教你在这种场合碰到了仇人，真是天数使然。不过你且先忍一忍，看情势如何。倘若被罗慕路斯他们认出来，少不得要费一番唇舌，徒增混乱罢了。”赛戈莱纳道：“自然听嬷嬷的，只是今日必有一战！哪怕她们退出贝尔格莱德，我也会追将过去。”嬷嬷见他眼中杀机陡升，只得道：“老身也不好阻你，只是谨记天主有好生之德。”赛戈莱纳低头道：“是。”随即坐了回去，恰好与亚诺什四目相接。后者连忙把视线移开，表情颇不自然。

那边厢艾瑟尔已经走到场中，匆匆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艾曼达见眼前这小姑娘一袭修女装束，相貌不过十八，怯生生有如雏鸡，抿嘴笑道：“这位妹妹，看你青春年少，怎会去作了那存天理、灭人欲的修女？”艾瑟尔涨红脸道：“修女侍奉天主，乃是天大的福气，怎可以说的如此不堪。”

艾曼达扭动身躯，娇声道：“上帝又不能夜夜伴枕暖席，空闺寂寞也没个人抚慰，岂不辜负了这一身天赐的好身体？妹妹你天生丽质，被这一身衣服埋没便太可惜了。”

艾瑟尔听她的露骨挑拨，更为窘迫，加布里埃拉嬷嬷在一旁高声喝道：“不要听那妖女胡言乱语，乱了心神！”艾瑟尔听到老师呼喊，心中少定，艾曼达又道：“莫要听那老女人的话，她守了一世贞节，心智已经扭曲，最见不得别人卿卿我我。”

艾瑟尔娇叱一声：“不要说我老师坏话！”说完左掌四指并拢，扬在胸前，右手横在右腰间，掌心朝上，表情微微浮起圣洁神情，一扫天真，俨然一副圣母神态。这是圣母玛丽亚万福神功的起手式，乃是圣母当日怀抱婴儿基督，向天祈祷的手势。艾曼达咯咯一笑，故伎重演，双足一错，依然在她身边来回飞转。

只是艾瑟尔并非荣金根，她视舞姬若无物，口中默念圣母玫瑰经文，双臂缓缓在身前摆动。说来也怪，她明明动作极慢，掌风却如圣母慈心，无处不在，艾曼达数次想冲入圈中，却寻不到破绽，只得在外围继续游走。她们一个搔首弄姿，妖冶动人，一个宝相庄严，慈悲为怀，对比极其鲜明。艾瑟尔本是女子，艾曼达那一身媚功便没了用武之地。

赛戈莱纳拍拍自己脑袋，他可从未曾想到，艾瑟尔平日里娇娇怯怯，一经动手却似换了一个人，法度严谨，一丝不乱，有股凛然不可侵犯的圣女气质。他耳目敏锐，听到厅外围观者啧啧称赞道：“到底是贝居因会的高徒！老嬷嬷调教出来的弟子，岂是那女人能及的？”他一听之下，突然想到甚么，却又难以明晰。

艾曼达此时依然转个不停，艾瑟尔却以不变应万变，在中心岿然不动，两人竟似是个水磨盘。艾曼达心中暗暗有些焦躁，她见这小妮子守御严密，自己每变一招，她的手势便随之转圜，露出一藏十，这一双粉嫩肉掌里不知有多少后招，哪里敢贸然上前。两人开打以来，一直游走试探，甚至不曾真正交手。

围观的群雄不明其妙，纷纷嚷道：“你绕来绕去，莫非是当自己是驴子么？”一人叫道：“与一个小姑娘也打得如此畏缩，早早认输罢了！”又一人道：“贝居因会是基督正统，岂是你们这些蛮子所能打败的？”只有那美第奇家族的吉格罗笑咪咪地擎着酒杯，悠然自得，两眼一时不离两位美

女。

艾曼达既然身居“银月”之位，自然有些门道。她见光凭斐迪庇第斯缩地步法难以奏效，身形一晃，突然从抹胸里取出一支娥默刺，化圆为线，疾刺艾瑟尔面门。众人一阵惊呼，艾瑟尔却不慌不乱，双臂忽地舒展开来大幅摆动，宽袖随之呼扇，如两片羽翼拍打一般，说不出地圣洁高雅。艾曼达惊觉有绵软内力从四面八方涌来，紧紧裹住刺锋，让她进不能进，退不能退。

阿穆尔惊道：“天使通臂拳？她怎会……”他说到一半，看到加布里埃拉嬷嬷面露得色，心中大恨道：“竟着了这老东西的道儿！”

当日圣母感孕，有告喜天使拍打羽翼，从天而降，告诉她处子受灵之事。后人为纪念这一圣事，遂有了一门拳法，名唤天使通臂拳。这拳法要旨在于双臂交相摆动，长袖若天使羽翼翻飞状，藉此鼓动内力，不必伤人便能钳制敌手行动，以显圣母慈悲，与马太福音中的“圣训止戈”类似，是贝居因会一门极精深的功夫。阿穆尔没料到艾瑟尔小小年纪，竟就已经修成了这门绝学，无怪嬷嬷胸有成竹。

艾曼达亦非庸手，一见对方内力纷涌，当即舍了娥默刺，十指如钩抓向艾瑟尔。她指甲上浸满毒液，只要对方稍稍接招，便会中毒。艾瑟尔没想到她居然苦苦相逼，双眼睁得大大，十分不解，手上兀自应接不暇。两位女子翩然互攻了十几招，但见缎带轻甩，素袖翻飞，艾瑟尔运起天使通臂拳，只用肘与袖边与之拆解，一双手掌却不曾沾到半点毒液，内力扇动，把艾曼达的攻势封了个十足十。

场上众人均大大松了一口气，如今贝居因会的弟子占了优势，可保无虞了。艾曼达缠战了几招，忽然“哎呀”娇叫，整个人软软倒向艾瑟尔怀中，这一倒无招无势，背后空门大露，竟似是真的倒地不起。倘若是寻常招式，艾瑟尔便会直接拆掉，可这一摔倒真真切切，她反倒不知所措，非但不趁机抢攻，反而下意识地去伸手去扶。

她双手扶住艾曼达手臂的一霎，这舞姬突然手臂借势，如蛇般缠上艾瑟尔，刁手若蛇头，赫然是银月神功里的克里奥佩特拉葬送！原来艾曼达见她有数次毙敌良机却都未施杀手，便知小姑娘心存慈惠，不欲伤人，便有了一个险中求胜的主意。她假意摔倒，赌这个小修女不来抢攻，反而会来搀扶，届时暴起发难，任她甚么天使通臂也来不及了。

一切正如她所料，一击偷袭得手，艾瑟尔右肩登时被蛇头咬中，少女嚤哼一声，脚下踉跄，朝后面沉沉倒去。艾曼达乘机抢攻，众人只道这舞姬轻功甚好，没想到用起外家拳脚也毫不逊色，瞬间已攻出五拳三腿，俱对准了艾瑟尔的周身要害。

这时一股雄浑内力悄无声息地飘至两人中间。艾曼达急忙收住拳脚，朝后连连退了七步，这才勉强站住，体内已经是四液翻涌，真气乱走。阿穆尔这时大声道：“加布里埃拉嬷嬷，您插手公平决斗，未免太过偏袒了罢？”

这时众人方知，那一道内力是加布里埃拉嬷嬷所发。她距离两人有十几步远，仅凭着一袖扇动，就迫退了艾曼达，同样是天使通臂拳，她使出来的威力与艾瑟尔真是霄壤之别。嬷嬷冷冷道：“倘若公平决斗，为何要用毒？”阿穆尔道：“适才我们只约定赌斗，却没说甚么可用，甚么不可用。拳脚是本事，用毒如何不是本事？”

赛戈莱纳跳起来扶住艾瑟尔，见她双目微闭，嘴唇泛紫，当下也顾不得避嫌，双手运力扯开她的修女素袍，露出圆润肩头。她肩头上有两点伤口，状如蛇牙留下的印记，伤口周围已然红肿，正是克里奥佩特拉葬送的标记。赛戈莱纳见过博格丹用这一招，知道它剧毒无比，当即从怀里抄出一枚博格丹送的盖伦三灵丹，捏开下颌送入她口中，又俯身去吸她伤口中的毒液。

好在艾曼达的指甲不是真的毒牙，毒液侵入尚浅。倘若是凯瑟琳或者博格丹用这一招，恐怕艾瑟尔早就毒发身亡。加布里埃拉嬷嬷见他救了爱徒性命，好生感激，连忙走过去又喂了她一枚告喜三圣丸，然后按住手腕转了一圈黄道周天，见她体内真气无恙，这才放下心来。亚诺什见状，吩咐几名女侍准备出一间敞净上房，把艾瑟尔搀扶过去，又叫了一名医生去看护。

那边三位法学教授还在争论不休。卢瑟教授道：“既然早有契约，又不曾经划定范围，委实不好说她违规。”卡尔松教授道：“甚么契约，不过是口头协议罢了，要件不全，可以从权处置。”梅瑟教授气得满面涨红道：“上帝与该隐立约，只不过在眉心一点，你也要说他要件不全么？”卢瑟教授道：“法学尚理性，与神学不同，莫要混为一谈。”卡尔松教授得意道：“若是民法刑法，我还自谦逊你们三分，若说到商法，谁能比伦巴底《封建法典》更加完备呢？”

三个人争议了半天，不得要领。厅下群雄其实也在议论纷纷，有人说决斗时用毒委实卑劣，也有人说本来就是以一敌三的车轮战，人家用毒也没甚么。条顿骑士团副团长康拉德力主后议，他自存了心思，如果连大名鼎鼎的贝居因会也输掉此战，那刚才荣金根的败北也就不算甚么了。

阿穆尔笑道：“这板上钉钉的事，何须议论。贝尔格莱德公爵名声赫赫，可不能耍混赖账呐。”

老公爵没料到己方居然两败，倘若再有一败，自己独子便得去安条克作人质，不由得面上浮起几丝为难。卡皮斯特拉诺此时凑到他身旁，悄声道：“眼下的局势，断不可让少爷上场。我去多派人手，倘若我方输了，就一涌而入，拿下那三个使者和舞姬。有这许多江湖好手在场，他们绝逃不掉的。”老公爵大皱眉头：“如此一来，我岂不成了违背骑士七德的无信之人，不可不可。”卡皮斯特拉诺道：“此事您只作不知情，一切都是我一力承担。”老公爵毅然道：“不可！我素以诚信立身，若失信于人，以后怎好自夸是白盾骑士？我匈雅提一族可不能因此蒙羞。”

卡皮斯特拉诺还要说甚么，老公爵推开他，上前一步朗声道：“这第二战便算你们胜了。”阿穆尔颌首道：“不愧是顽石公爵，果然言而有信。艾曼达也不必休息，你们快快决定第三个人选罢！”他看了眼亚诺什，笑道：“哦，亚诺什少爷，你不妨便趁这时候去收拾一下行囊的好。”

既然老公爵发话，别人也不好再说甚么，只有那三个教授还在争论，只是没人去理就是。亚诺什听了阿穆尔的挑衅言辞，心中怒甚，喝令旁边小厮去抬标枪来，他决意亲自上阵，用家传的一十三路罗马标枪来对付这阿拉伯舞姬。卡皮斯特拉诺走过来按住他手掌道：“少爷莫要轻举妄动，那舞姬的利害你也见着了，可有八成胜算么？”亚诺什肃然道：“就算只有一成胜算，也要拼上一拼。此事与我干系重大，岂能教别人担此责任？”卡皮斯特拉诺道：“少爷心意我实在知道，但既然有更好的人选，何必冒此风险。”

这时普罗文扎诺微抬右手，招呼罗慕路斯过来说道：“你去准备一下，准备上场。”罗慕路斯倒犹豫了几分，此时上场，颇有些趁人之危的嫌疑。但是师命难违，他也只得暗运内力，调节呼吸。萝丝玛丽被赛戈莱纳打过一掌，至今未愈，气息软软地说道：“师姐，你看大师兄能打败那女人

么？”切丽从鼻子中冷冷哼出一声，不屑一顾道：“那女人算什么，怎会是大师兄的对手。”萝丝玛丽道：“可是贝居因会的那个姊姊也败退下来。”切丽道：“那是她学艺不精，须怪不得旁人。”他们一路护送贝居因会来贝尔格莱德，切丽见无论师傅、师兄都对艾瑟尔颇为尊敬，心中一直不忿，这时见她当众吃了大亏，颇有些幸灾乐祸。

罗慕路斯略作调息，举步走到场中，正待说话，忽听旁边一人大声道：“这第三战，便让我来与你较量一下！”罗慕路斯没想到还有人抢他的先，回头急视，却看到一个头戴宽檐风帽的瘦弱少年站了出来。他认出这人一直坐在加布里埃拉嬷嬷身旁，刚才还用巧妙手法救治了艾瑟尔，却没想到就是前几日与他在礼拜堂前大战一番的那个小盗贼。当时正值黑夜，他对赛戈莱纳的相貌其实印象不甚深刻。

阿穆尔打量了赛戈莱纳一番，哈哈一乐：“欧罗巴真的无人了，怎么尽派些妇孺上阵。”普罗文扎诺眉头一皱，心想刚才贝居因会已保举了嬷嬷你的弟子，结果仍旧落败，怎好又派人来。加布里埃拉嬷嬷见普罗文扎诺表情不睦，知道他怀有不满，便说道：“这一位少侠是托钵僧团之人，只是与老身同行，却不是贝居因会的部属。”卡皮斯特拉诺听到托钵僧团的名字，眼神一凛，但他生性谨慎，没有多说什么。

厅外群雄见这第三战居然出现了两个竞争者，无不大感有趣。罗慕路斯双手略抬，对赛戈莱纳道：“这位小兄弟，这一战关乎贝尔格莱德存亡与亚诺什少爷安危，须得万全之策，慎之又慎，请让与我罢。若小兄弟不介意，我可择日与你切磋。”他乃是西门福音首徒，如此谦折已是极给面子，切丽便瞪眼道：“师兄何必与他客气，一锤砸开便是了。”

赛戈莱纳也冲罗慕路斯一施礼道：“兄台大名，我是知道的。只是这一战，我却不能让与他人。”他故意改换了腔调说起法语，仓促间罗慕路斯也联想不到那操着意大利语的小贼。

阿穆尔见两人互不相让，便捋起胡子，眯眼缓缓道：“既然你们争执不下，不妨就让艾曼达来决定好了。”艾曼达眼波流转，从罗慕路斯看到赛戈莱纳，又从赛戈莱纳扫回罗慕路斯，半晌方柔声道：“一个浓眉大眼，品相端正；一个眉目清秀，惹人怜爱，哎呀呀，真教人家好难抉择呢。”众人均想：“这是挑选敌手，又不是选择夫婿。”

罗慕路斯还要出言劝说，赛戈莱纳索性大声道：“诸位可听好了，这一位舞姬可不是甚么阿拉伯名门的淑女，却是波希米亚人艾比黛拉，外号叫塞壬琴姬，如今是塔罗血盟的‘月亮’。”

他几句话把艾比黛拉老底抖出来，通过穹顶隆隆传去四下，听者无不耸然变色。他们见艾比黛拉风骚入骨，原本也不相信是甚么阿拉伯名门处女。但‘塞壬琴姬’与‘塔罗血盟’这两个名字，却着实令人骇异。塞壬琴姬传说以音律魅惑俊俏男子，诱而杀之，是有名的狠角色；而塔罗血盟是炼金邪士里的魁首门派，更为欧罗巴武林正道人士所不耻。

饶是艾比黛拉机变过人，也没料到自己底细被这瘦小干枯的少年一口说破，连自己是血盟新晋的隐秘都说出来，花容为之一变。她勉强笑道：“你这孩子，怎么知道人家这许多事情？”赛戈莱纳冷笑道：“我知道的，还不止这些哩。”

她这么说，无异于承认赛戈莱纳所言非虚。罗慕路斯看了眼老师，眼神意味深长。塔罗血盟成员一直是宗教裁判所极力搜捕的异端，此时“月亮”近在眼前，普罗文扎诺又岂能坐视不理。卡皮

斯特拉诺一见机会难得，有心搅乱赌斗，立时戟指道：“魔音塞壬，你危害中、东欧已久，今日还不受擒？”

这时阿穆尔忽然仰天长笑道：“哈哈哈哈哈，原来基督徒说话都如同放屁一般！”老公爵听到这话，表情大是不快，按住腰间长剑喝道：“你在说甚么胡话？”阿穆尔道：“本来说好赌斗，双方都押了赌注。你们如今见到我方两胜，便想胡混过去抵赖，堂堂贝尔格莱德大公爵竟如此不讲信义，传出去真教江湖人士心寒呐。”

老公爵“唰”拔出佩剑，掌心用力，那剑如刀切黄油般戳入石板，屹立不动。老公爵大声道：“老夫以此剑向上帝起誓，无论胜败，老夫保你们在贝尔格莱德平安无事！”群雄一见，俱都默然不语，有人觉得此举太过迂腐，不以为然，有人却暗暗赞叹老公爵的骑士节操。

主家既然都如此发话，普罗文扎诺只得拿眼神止住罗慕路斯，让他静观其变。罗慕路斯见赛戈莱纳一口说破艾拉黛比的隐秘，一定深有渊源，也便不好与他争执，便收起钉头锤退到了一旁。

艾拉黛比见赛戈莱纳径直走下场来，抬手道：“小鬼头，你还知道我甚么事情，不妨来说看看罢。”赛戈莱纳并不答话，稍稍抬高风帽，露出一双怒火满盈的碧蓝双眸。艾拉黛比微微讶道：“好漂亮的眸子，好似在哪里见过，过来让姐姐好好看……”

她话未说完，一阵刚猛的拳风已然扑向面门，让她呼吸一窒，后半截话竟说不下去。艾比黛拉哪知这少年何以如此狂暴，甫一上来就用这种拼命的招式，连忙施展斐迪庇第斯缩地步法闪避。

一想到丧父之仇，失师之殇皆是由这女人所起，赛戈莱纳的怒火便似疯如狂，他自出谷以来，还从不曾如此忿怒过，一身箴言真气飞速流转，上来就是直舒胸臆的奥卡姆真理拳，狂风骤雨般砸了过去。

远远在人群里观望的比约齐“咦”了一声，只有他曾与赛戈莱纳的奥卡姆真理拳对过招，还被打凹了精钢的拳套，此时在这里突然见到这招，让他好生惊讶。比约齐想再凑近些看，围观的人却实在太多，根本挤不进去。人人都争相伸直了脖子，唯恐错过这一场好杀。

赛戈莱纳在厅中尽情宣泄，一时间拳风四起。奥卡姆真理拳是意气之拳，心情愈是激荡，威力愈猛，此时四液调和，黄道诸宫通畅，四肢百骸汇流成源源不断的内力，化作无比强劲的拳劲涌向对手。艾拉黛比轻敌太甚，一上来便被这不要命的打法打懵了，根本不敢擢起锋锐，只用缩地步法往返闪避。只是厅内空间实在有限，敌手的拳势又猛烈如野火，所覆极广，根本避无可避。

有数次艾拉黛比都险险被击中，全靠步法精妙才勉强躲开，闪得无比狼狈，再无前两场的潇洒飘逸。只逼得她云鬓纷乱，娇喘连连，就连抹胸的绸布也松松垮垮快掉下来。厅外群雄倒有一半人盯着她乱颤的酥胸，只盼那绸布再松些，再松些。

厅内诸人自然不至如此猥琐，可也被赛戈莱纳这一连串的狂暴打法所震慑。普罗文扎诺和康拉德见多识广，认出这是希腊正教流传的奥卡姆真理拳，却从未见人施展得如此不留余地。普罗文扎诺白眉少立，看出这少年狂而不乱，一招一式都使得完全，听那拳拳破空的闷闷声响，可见内力犹在罗慕路斯之上，他不禁多看了加布里埃拉嬷嬷一眼，不知她从哪里寻来这么一个人。



加布里埃拉嬷嬷装作视若无睹，一面赞叹赛戈莱纳的功夫，一面却又觉得这孩子戾气有些太重，与信主之心有些相悖。至于罗慕路斯、切丽、萝丝玛丽、荣金根等一千小辈，只有目瞪口呆的份儿。他们均是出身世家，又是名门正派，只知循序渐进，何曾见过这等没有章法的乱拳。

赛戈莱纳攻了一阵，手腕突翻，由奥卡姆真理拳变成马太福音。这两套功法套路截然不同，艾比黛拉光顾着躲避直拳，对手突然变招，身体一时反应不及，被扫中了左肩，一股剧痛自双子宫星命点瞬时传至狮子、巨蟹、金牛等数宫，简直痛彻心肺。她一个趔趄，步法登时乱了起来。

艾比黛拉想这孩子许是天生蛮力，内功却一定不行，便想趁搭手时渡去些内力，震断他心脉。不料她与赛戈莱纳双掌一对，自己的内力却似撞上君士坦丁的城墙，被撞了个粉碎不说，还惹来凶猛反噬，一下子搅得眼冒金星，筋酥骨软，胸前破绽大开。

赛戈莱纳哪肯放过这样的机会，化臂为杖，一记“眼中梁木”戳向艾比黛拉周身数个要害。这一招曾用在隐者身上，被他批评招法散漫，但艾拉黛比比起隐者差出数段，这一记“眼中梁木”幻化出百余只飞掌，已是志在必得，噗噗数下结结实实打在她身上。

情急之下，艾比黛拉忍不住高声嚷道：“人家何曾得罪过你这孩子！？”赛戈莱纳情绪亢奋已极，双目血红，也顾不得一旁有人观看，猛地扯下风帽露出一头金发，厉声道：“七年之前，科德雷尼斯波山口围攻杜兰德子爵的事，你记不记得！”艾比黛拉双瞳猛地缩紧，表情抽搐：“你，你是……”赛戈莱纳大叫道：“不错！我就是当时那小男孩赛戈莱纳，今日特来为我父亲报仇！”

他右拳紧攥，对准艾比黛拉胸口死命捣去。这一击贯注了他一身劲力，只要打中，一百个艾比黛拉也死了。艾比黛拉刚才已身中数掌，一身气血紊乱，休说用毒，就连格挡都无从作到。就在这时，她仰起头来，轻启朱唇道：“你可知道，其实杜兰德子爵尚在人世。”

这轻轻一句话，听在赛戈莱纳耳朵里不啻晴天里一声炸雷。他进招嘎然而止，怔在了原地。艾拉黛比侥幸逃过眼前的杀招，趁机调匀气息，她如今是强弩之末，已无再战之力。赛戈莱纳颤声道：“我父亲……他还活着？”

艾拉黛比其实吃惊不比他小。七年之前，她明明亲眼所见，豹王子一掌把卡瓦纳修士和这小孩震下悬崖，连着《双蛇箴言》跌下去尸骨无存。他们也曾试着下去寻找，苦于地形实在太险，终于还是放弃。谁能想到七年以后这孩子非但还活着，且练了一身精妙功夫跑来贝尔格莱德生事。好在她机智过人，瞬时便恢复了镇定，慢慢撩起额前纷乱的长发，方才悠悠道：“若想知道你父亲下落，就莫要再来逼我。”

赛戈莱纳怒道：“你若不说出个究竟，休怪我掌下无情！”艾比黛拉抿嘴一笑，嗔道：“我才不信哩。”赛戈莱纳虽然武功盖世，于驾驭人心一道却不及艾比黛拉远矣，她如今抓到一根救命稻草，窥到赛戈莱纳软肋，便把他吃的死死。艾比黛拉见赛戈莱纳气势已消，施施然从地上爬起，一瘸一拐走回到阿穆尔身边，赛戈莱纳看着恼怒，却不敢向前，和刚才一往无前的气魄判若两人。自从卡瓦纳修士死后，赛戈莱纳只道自己再无亲人，这时陡然听到自己义父尚在人世，一时当真是惊喜交加，无暇去辨别真假，只盼她再多说一些。

阿穆尔见艾拉黛比面色惨白，知道她这一战受创甚钜，便吩咐手下取来袍子与灵药与她。他走到场中，对老公爵深施一礼道：“这位少侠手段高明，我们败了。”

他此言一出，无论厅内厅外，从老公爵以降众人都轰地长舒一口气。虽是三战才打败一个舞姬，颜面上不大好看，总算亚诺什不必远去安条克，算是免去了一场危机。他们不知其中渊源，只看到赛戈莱纳一顿乱拳打得艾拉黛比左支右绌，行将给她致命一击，却突然收手，放她回到使者身边，还道这位无名少年宅心任厚，纷纷赞道。加布里艾拉嬷嬷亦是连连点头，心想几乎错怪这孩子。

老公爵站在台上，看了一眼亚诺什，面色转缓。三位教授起身道：“我等一致认为，贝尔格莱德胜得这一次赌斗，公证无误。”卢瑟教授道：“此处‘无误’拉丁文须用与格，方显客观，这是罗马体例，你们都讲错了。”卡尔松教授道：“莫要乱讲，只消意思明白，何必追究这些字眼。”卢瑟教授道：“法律文书，就得一丝不苟。”梅瑟教授道：“呸，竟短少了‘天主有灵，赐予公正’的句子，终究不成体统。”卡皮斯特拉诺怕他们没完没了，上前劝住，手臂轻展，每人嘴里多了个煮苹果，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刚才的一招一式普罗文扎诺俱都看在眼里，那招‘眼中梁木’虽是化杖为掌，又怎能逃得过他的眼力。他见这无名少年竟施展出了马太福音的功夫，眉头阴郁愈盛。罗慕路斯见老师如此脸色，俯身道：“老师，这个人我之前曾见过的。”

普罗文扎诺“哦”了一声，问道：“在哪里？”罗慕路斯看赛戈莱纳已经退到加布里艾拉嬷嬷身旁，便压低声音道：“他就是三日之前，我们在礼拜堂前伏击的盗贼之一。”普罗文扎诺道：“你确定不曾看错？”罗慕路斯道：“小师妹萝丝玛丽当日曾经抵近刺伤了他，看的最是清楚，适才也是经她提醒，我才留意到。”

普罗文扎诺唤来萝丝玛丽问道：“你大师兄说的，可是实情？”萝丝玛丽淡淡道：“正是，就算他化成灰，弟子也认得出来。”她眼神里闪过一丝怨毒，似是对那一掌耿耿于怀。普罗文扎诺摸摸下巴，奇道：“这人适才露出一手马太福音的路数，却是古怪。”罗慕路斯道：“当日我与他交手之时，他用的是一根木杖，用的也是马太福音。弟子问他从哪里学来的，他却笑而不答。”普罗文扎诺道：“不知这人如何与加布里艾拉嬷嬷混在一处，来历委实古怪。他既然会马太福音，一定与教廷有些渊源，不可轻易放过。”罗慕路斯又道：“那塔罗血盟的妖女，又该如何？”普罗文扎诺道：“既然公爵已许了他们安全，也不好出手，先顾好这边要紧。”

他们师徒几人正暗自说着话，那边阿穆尔拂拂袖子，双手捧起盛着四叶三叶草的锦盒道：“我奥斯曼人一向言而有信。如今既然输了，便依着约定，奉上至宝四叶三叶草。恭祝公爵大人福寿延年，能再与我奥斯曼大军会猎于贝尔格莱德。”

阿穆尔到了这时候，仍然不忘语带威胁，亚诺什这时却顾不得这些，他一个箭步过去代父亲接过锦盒，轻轻抚摩，心中欢喜无限。周围群雄也发出一阵欢呼，宴会气氛复炽。卡皮斯特拉诺作事细致，怕土耳其人下了毒在里面，立刻吩咐唤来一位医师，来验这叶子。

老公爵对那几个土耳其人道：“我已为你们备下上座，不妨留下吃些酒菜。”阿穆尔交割罢了礼盒，拱手道：“公爵既然心意已坚，我等还须回复苏丹陛下，恕不能久留。”老公爵见好便收，也不再相留。阿穆尔又施一礼，与艾比黛拉与其余两名使者转身朝外走去。

赛戈莱纳一见他们要走，飞步抢到他们面前，大声道：“我父亲究竟在哪里？”他此时神态象极

一个急切的小孩子。艾比黛拉媚笑道：“想不到你如今生得这等俊俏，早知当时就该留下来给我养着哩。”赛戈莱纳强忍怒气道：“我父亲，他如今还活着么？”艾拉黛比道：“我此时倘若说出来，你便可痛下杀手，岂不冤枉？你若真想知道，便去英格兰约克郡的豹王子那里，到时候我才告诉你不迟。”

艾比黛拉心细如发，她看赛戈莱纳武功卓绝，便猜出定与《双蛇箴言》大有关系。她这么一说，一来可保自己一时平安，不致引来这少年的杀手；二来可把赛戈莱纳引去豹王子那边，届时如能擒住，便有大大的好处，起码也可拖下豹王子进这趟浑水。

说罢她一扯阿穆尔衣袖，一阵娇笑，几人扬长离去。赛戈莱纳不能阻拦，站在原地心中悲喜交加，一时呆怔怔不知该如何是好。加布里埃拉嬷嬷见他表情黯然，正欲上前宽慰，不料却有另外一个人先到了他身边。

老公爵左手握着酒杯，右手携起他的手，笑呵呵道：“这位少侠真是英雄盖世，老夫还不曾见到如此勇猛的拳法，真可谓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呐。”他此时心情极好，此番打败了奥斯曼人的挑衅，儿子无须远离，而再组十字军援城之事也俨然成势，全是这少年的功劳。

赛戈莱纳心绪烦乱，老公爵的话听在耳里恍若未闻。老公爵又道：“如今还未请教少侠的名姓？”赛戈莱纳喃喃道：“赛戈莱纳，赛戈莱纳杜兰德”。老公爵道：“哦，原来是法兰西人。”他高举赛戈莱纳右手在厅内走了一圈，大声道：“今日有赛戈莱纳少侠义出援手，挫敌锋锐，乃是我贝尔格莱德英雄！”

群雄适才见了赛戈莱纳的武勇，无不钦佩，此时听老公爵都如此评价，自然也是山呼英雄。比约齐在人群中看到这英雄竟是那偷东西的小贼，真是哭笑不得，又不好当众说破。那花花公子吉格罗在一旁搓了个响指，赞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那一百杜卡特金币，押得值了。”言谈中好似这次得胜全是他的功劳一般。他从腰间拿出一个钱囊，在桌子上分作三堆，嘴里念念有词：“这七十枚，送与小英雄赛戈莱纳；还有二十枚，送与贝居因会的艾瑟尔姊妹，也不知她如今伤势如何了；这最后十枚嘛……”他瞥了眼荣金根，笑嘻嘻道：“便给条顿骑士团的少年才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几枚在米兰多少能买身好的甲冑。”荣金根和康拉德听了这话，心中忿怒，面上却不好表露出来。

卡皮斯特拉诺走到公爵跟前，替他搀住赛戈莱纳，说：“公爵大人，四叶三叶草殊为难得。事不宜迟，您不如去后屋早些服用。我已着人验了毒性，不妨事。亚诺什已派人去取那虫了。前厅的事，暂时有我应付就是。”老公爵点点头，对赛戈莱纳道：“卡皮斯特拉诺这么一提醒，我倒想起来了，少侠你还应该算是老夫的救命恩人才是。老夫身患梅杜莎之泣，需要一草一虫来吊命。本来教皇垂赐，却被两个宵小盗走了三叶草。若非你慷慨出手，只怕老夫就已是回天乏术呢。”

赛戈莱纳听了，唯唯诺诺，不敢多话，心中只是苦笑。卡皮斯特拉诺对四周宾客说公爵回转更衣，稍后再来与大家敬酒。宾客们多是江湖豪客，原本也不喜欢这许多繁文缛节，听了修士的话，便高高兴兴畅饮起来，仆役们流水般地送上美酒，撤去空瓶，城堡内一时喧闹无比。

亚诺什自引着父亲去了临接的小休息室内。待公爵走后，卡皮斯特拉诺依然是一副皮肉不动的冷峻表情，对赛戈莱纳道：“听贝居因会的嬷嬷说，少侠你也是托钵僧团的？”赛戈莱纳本想早早回到加布里埃拉嬷嬷的身旁，去探听艾瑟尔的安危，修士这时问起话来，他也不好不答，便简单

回道：“正是，在下乃是圣方济会的弟子。”

他说的含含糊糊，卡皮斯特拉诺“嗯”了一声，也不再追问。托钵僧团都是带艺投身，团中僧侣的武艺五花八门，是以卡皮斯特拉诺对赛戈莱纳的身手并无怀疑。他说道：“既然同是僧团中人，就该以弟兄相称。赛戈莱纳弟兄从外面来，可有僧团的讯息？”赛戈莱纳奇道：“阁下是贝尔格莱德的长老，竟不知么？”

卡皮斯特拉诺长长叹道：“如今方济、多明我两会放着教难不救，却彼此纷争不休，倾轧不已，与坐视耶稣遇难的法利赛人又有甚么不同。我早已不问会务，一心专事城防。”赛戈莱纳赞道：“这才是正途。”卡皮斯特拉诺摇头道：“我有甚么能耐，只是尽心侍主罢了。贝尔格莱德关乎天下气运，此城一破，奥斯曼苏丹便可长驱而入，欧罗巴诸国一盘散沙，如何能挡得住异教的兵锋？”赛戈莱纳点头道：“我曾与他们打过交道，奥斯曼人确实跋扈凶悍。”他想到在摩尔多瓦之时与帕夏将军的决斗，奥斯曼军军容齐整，旗肃甲亮，确非疲沓的欧洲军队所能比拟。

卡皮斯特拉诺道：“我数年之前只身来到此城，发誓穷己一生，要守住基督世界的最后一道关脉。可惜这么多年来，我四处奔走，积极响应的却极少，纵然偶有来援的骑士，也不过是杯水车薪。这次借公爵的寿宴，我原想多聚些十字军，若非赛戈莱纳弟兄你出手，怕是被奥斯曼人抢了风头。”赛戈莱纳引了圣经里的句子道：“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您也不必过于悲观，天主自有计划，不会轻易舍弃子民。”

赛戈莱纳还欲说些甚么，忽然肩膀被人搭住，他回头去看，却见到吉格罗笑盈盈站在身后。吉格罗道：“这位朋友，你刚才，好生令我钦佩，特来相敬。”赛戈莱纳接过杯子，却道：“我不能喝酒。”吉格罗哈哈大笑，猛拍他肩膀，如同两人是积年的好友一般：“身为男子，岂能不擅饮酒。岂不闻酒神巴克斯曾说，救赎色里找，天国酒中寻？”赛戈莱纳心想巴克斯乃是罗马酒神，哪里会说救赎、天国这等基督教用语，多半是这厮信口胡说，便冷冷道：“公子这么说，可就渎神了。”

吉格罗大不以为然，捋捋自己两撇小胡子道：“上帝造人，亦是分造了男女；诺亚是个酒鬼，却造了方舟。足见酒色二事，古已有之，谈不上渎神不渎。”他复贴近赛戈莱纳耳边，压低声音道：“我还有个不情之请，不知少侠能否援手？”赛戈莱纳道：“是什么？”吉格罗道：“你与刚才那叫艾瑟尔的修女可熟？”赛戈莱纳道：“还好。”吉格罗喜道：“我闻贝居因会是不忌婚娶的，此间公爵的夫人，也曾是贝居因会的嬷嬷。艾瑟尔小姐生得花容月貌，我适才一见之下十分倾心，不知少侠你能否作个牵红线的丘比特，去与加布里埃拉嬷嬷说合说合？”

赛戈莱纳没料到此人如此轻浮，他与艾瑟尔尚未正式见过面，就动了求婚的念头。吉格罗见他没作声，又道：“我美第奇家族财势雄厚，福气是享不完的，委屈不着艾瑟尔小姐。此事若成，少侠你便立下大功，美第奇家族最重勇士，你一定大受重用。”

卡皮斯特拉诺见赛戈莱纳哭笑不得，便走过来截口道：“吉格罗少爷，令尊曾允诺拨济贝尔格莱德一笔款子，不如趁现在来交割一下如何？”伸手把他拦走，吉格罗心有不甘，还要挣扎，却见到一个白袍男子擦肩而过，径直去赛戈莱纳那里，他认出那是罗慕路斯，心中起疑：“莫非这家伙也看中了艾瑟尔，特意去提亲的？”

罗慕路斯走到赛戈莱纳面前，郑重其事道：“这位少侠，家师请您移步相谈。”赛戈莱纳看他眼神似笑非笑，明白自己身份已被识破。略偏了偏视线，见到普罗文扎诺直勾勾盯着自己，目如鹰隼，

不觉感到背如刺芒，情知是逃不过去了。

赛戈莱纳还未想好如何回应，突然听那边休息室内一阵尖利惊呼。旋即木门“砰”地猛然被推开，亚诺什双目欲裂，直直扑向赛戈莱纳。他显然是方寸大乱，掀起赛戈莱纳衣襟暴喝道：“你们这些贼子！弄的好奸计！竟来下毒害我父亲！”

注 1：回目出自王安石《和王微之登高斋》，尾字略改。

### 第十三章 是非曲直竟谁裁

亚诺什这一吼，震得整个大厅都扑簌簌落下尘土，数百宾客个个瞠目惊舌。赛戈莱纳被他紧紧揪住衣襟，又不好挣扎，只得问道：“亚诺什少爷，究竟发生了甚么事？”亚诺什怒道：“你还这里装好人！我父亲……我父亲被你们这些杀千刀的狗贼子毒死了！”

这一句话出来，厅内众人个个面色大变。公爵刚才离开时尚是神采飞扬，怎地这几分钟的当儿就横生惊变。卡皮斯特拉诺最为镇定，他过去搀住亚诺什，问道：“公爵究竟怎么了？”亚诺什颤着声道：“刚才父亲回到休息室，我亲自从礼拜堂取来巴兹利斯克虫，依着伊本萨医生的方子，把它与四叶三叶草搁在一个匣子里。那条虫子见了树叶，过来就大嚼大吃，一会儿功夫就吃了个罄净，旋即僵死。我唯恐别人用的不当，取来研皿作头亲手研磨，弄成一堆粉末，混在新烧的热水里给我父亲服下。谁成想，父亲吃下去不到半分钟，突然脸色转白，腹里绞痛，用手指着大厅疼得不说不出话来。我赶紧又取来催吐剂，父亲还未吃到嘴里，便躺倒不动了……”

他说到后来，声音渐似呜咽，一条铁塔般的硬汉竟快哭出来。卡皮斯特拉诺听了，皱起眉头道：“莫非是土耳其人在四叶三叶草里下了毒？可我明明已交医师验过，还撕下一片喂狗吃了，现在都没事啊。”亚诺什咬牙道：“谁知道他们用的甚么奇毒！都是赛戈莱纳这小贼与那两个人勾结，才作出这番事情！”

卡皮斯特拉诺怔了怔，说道：“赛戈莱纳少侠击退那阿拉伯舞姬，咱们都是看到了的。土耳其苏丹下毒，与他有甚么干系？”亚诺什道：“您有所不知！前几日这个小贼曾经伙同魔手画师，潜入咱们城堡来偷巴兹利斯克虫，害我父亲，幸亏被西门福音的几位朋友阻止。这次土耳其人下毒，他又来装模作样地赌斗。你看他开始故意拿帽子遮住面孔，岂不是做贼心虚！”

赛戈莱纳听得心中有气，正要出口分辨，耳边却风声作响，转头去看，却见罗慕路斯、切丽、萝丝玛丽三人已经各掣武器，面容肃然，把自己退路截断。他心想倘若自己要走，这三个人一时倒也拦阻不住，只是如此一来，等若自承罪过，莫说自己，连加布里埃拉嬷嬷也脱不了干系，便停下脚步，暗暗琢磨该如何处置。

这时加布里埃拉嬷嬷见赛戈莱纳要被围攻，举步向前，却看到普罗文扎诺也起了身，与她并肩而立，隐隐有了分庭抗礼之势。普罗文扎诺恭恭敬敬说道：“嬷嬷您是如何认识这个赛戈莱纳的？”嬷嬷见他竟来质问自己，有些不快道：“他是我贝居因会的朋友。”普罗文扎诺道：“这人来历不明，武功古怪，如今又牵扯到毒害公爵的大事。本席主秉宗教法庭，世俗之事本来无权置喙，但贝尔格莱德身系基督世界安危，岂可不闻不问？嬷嬷您深明大义，这些事情也是明白的。天主最是公正，定不教一个好人蒙冤，亦不让一个坏人逃脱。”



他说话绵里藏针，免得加布里埃拉嬷嬷偏袒赛戈莱纳。加布里埃拉嬷嬷如何不明白他心思，微微一笑道：“那是自然，不让一个坏人逃脱，亦不教一个好人蒙冤。”两人语序略作颠倒，意义大为不同。

普罗文扎诺又道：“一下若是打起来，只怕会有损伤，误会更深。嬷嬷你既然与他是朋友，不妨劝他一顿，让他暂且留下来，再行折辩不迟。”嬷嬷觉得他说的有理，便朗声道：“赛戈莱纳，你过来我这里。”赛戈莱纳听到招呼，举步要走，切丽举起钉头锤喝道：“小贼，你想去哪里！”赛戈莱纳看了她一眼，冷冷道：“这新锤看起来倒结实些。”切丽想到三日前这家伙空手便把自己的武器砸碎，面色便有些难堪。

普罗文扎诺见贝居因会主动揽下了责任，便放下心来，假如赛戈莱纳此时逃走，他便可拿嬷嬷是问。于是他弹了弹手指，让弟子们放开武器，切丽只得悻悻让开。她身旁的萝丝玛丽面无表情，眼神却不离赛戈莱纳。赛戈莱纳看了她一眼，觉得这小姑娘眼神冰寒无比。没成想萝丝玛丽忽然道：“我的匕首呢？”赛戈莱纳没想到她竟有此一问，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当即答道：“被贝居因会收藏了，不在我这里，你自去要罢。”

亚诺什见赛戈莱纳被加布里埃拉嬷嬷叫去，急忙要冲过去。这时卡皮斯特拉诺一把拉住他，低声道：“此事尚未廓清，少爷你不可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喧嚷。这一干宾客都是望着老公爵名声来的，你这一嚷嚷，岂不是自乱阵脚，毁了贝尔格莱德城防大事么？”亚诺什人称“小狮心王”，毕竟有些能耐，经卡皮斯特拉诺提醒，便稍稍冷静下来，问道：“那如今该如何是好？”卡皮斯特拉诺心细如发，先反问道：“老公爵如今果然去世了么？”亚诺什面色微红，道：“我娘亲一哭出声来，我想到赛戈莱纳那贼子的卑劣行径，便冲出来了，还不曾看清楚。”

卡皮斯特拉诺看了一眼周围，对亚诺什道：“而今之计，先把这些相干的人聚到邻近的屋子里去，确定了公爵生死缘由，再议不迟。那两位都是武林耆宿，断不会有甚么偏袒回护。莫因一时之气而冤枉了旁人，横使城里无端大乱。”他虽也牵挂公爵安危，但性情现实，凡事先以大局为重，此时虽有公爵横死的惊天霹雳，仍能有条不紊，面面俱到。

亚诺什听得有理，略擦了擦泪水，走过去对众人说了一通。普罗文扎诺和加布里埃拉嬷嬷均觉这提议合情合理，一边叫了三个徒儿，一边叫了赛戈莱纳，一行人均离开大厅，去到邻近的休息室内，只留下卡皮斯特拉诺在厅内维持局面，接应宾客。康拉德、吉格罗和几位教授虽觉诧异，不好相问，只好酌酒自饮。

这休息室本是个静祈的小间，里面少有装饰，只有墙上镶着副耶稣受难图的细蜜画。屋中放着几把鹿皮蒙的宽椅与一面圆桌，老公爵斜靠在椅子上不动，旁边一个妇人用手绢拭着泪水，地面上散乱扔着钵皿、水杯等物。

这妇人一见加布里埃拉嬷嬷，扑到她怀里一阵大哭。加布里埃拉嬷嬷爱怜地摩挲她头顶，道：“莫急，莫急，老身这不是来为你主持公道么？”妇人听了，默默松开嬷嬷怀抱，只是仍旧抽抽噎噎。

这时所有人都进得屋子，一下子挤了个满满当当。罗慕路斯用心最细，唯恐赛戈莱纳有甚么举动，最后一个进来，守住唯一的入口。众人去看老公爵，见他面色煞白，须发皆张，皮肤隐隐泛起青气，四肢僵直一动不动。亚诺什“咕咚”一声，单腿跪在地上，双肩剧颤。

加布里埃拉嬷嬷走到老公爵身前，伸手去试他的鼻息，半点呼吸也无，显然是已断了气。她心中一沉，赛戈莱纳偷窃之事她本想在寿宴之后说与公爵知道，请他谅解，如今公爵却突然暴死，赛戈莱纳的罪过可便更大了，教他根本无从分辨。

她颇有些不甘心，用手掐住公爵耳后与后颈二处星命点，运起圣母玛利亚万福神功，驱动着自己的真气流转老公爵体内十二星宫。她的内力已到了慈柔无形的境界，这一番输送可谓无微不至，可如今所到之处，却是沉寂无声。她流转了数个黄道周天，忽然想到亚诺什说公爵腹疼难忍，便让气劲少转，贯入处女、天秤两宫，细细搜来，突感到有三处星命点间微微反弹，竟是一团活气，只是时有时无。

加布里埃拉嬷嬷大喜，倘若是死人，那是半点气息也无的，如今能有这种反应，可见公爵尚还有救。她双指一拧，连续发了四道内劲，直灌入室女宫内，层层振荡，要把那团活气激起来，如拿嘴去吹薪助燃。可那团活力却如同与她捉迷藏一般，一霎在下室女宫闪现，一霎又跑去天秤宫与巨蟹宫的交界，于星命点之间游移难定。让嬷嬷无从使力，更不要说调整四液了。

众人见加布里埃拉嬷嬷二指点在公爵身上，表情忽喜忽惊，头顶微微有雾气升腾，在一旁大气都不敢喘。嬷嬷又寻了一阵，觉得孤力难撑，缓缓转头对普罗文扎诺道：“首座，请来助我一臂之力。”普罗文扎诺知道嬷嬷轻易不会求人，一定有些怪事，便走过去，用手掌贴在公爵背后。

内学高手，无须言语，普罗文扎诺只运气流转数周，便已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对嬷嬷道：“我催您罩。”嬷嬷点点头，大为赞许。西门福音的内力森严强硬，正合驱赶那团活气，把它赶入圣母玛利亚万福神功的柔慈罗网之中。

当世两大高手有了默契，便同时在老公爵体内运力，一刚一柔。刚强内力沿着双子两支分线游遍全身一百四十四处星命点，长枪大戈，一路扫荡；而阴柔慈力在天秤宫内编织起绵软密网，专等它来投。

他们神色凝重，全力施为，这一运气便运了近半个小时。老公爵忽然双腿一屈，脖子骤然一僵，张口长长吐出一口气来，随即又不动了。亚诺什和他母亲又惊又喜，喜的是公爵居然死而复生，惊的是他只出气，却再无别的反应。

加布里埃拉嬷嬷与普罗文扎诺同时撤了掌，两人各退了一步，微微喘息。亚诺什急切问道：“两位前辈，我父亲怎么样？”加布里埃拉嬷嬷道：“公爵大人不愧是上帝宠儿，幸运至极，赞美上帝！他本来猛毒入腹，是活不了，但公爵身罹美杜莎之泣，内脏俱有石化之症，反而因祸得福，保得处女宫内一丝活气未被侵袭。刚才我与普罗文扎诺大人已把那团活气护在天秤宫，可暂且保住公爵性命。”

亚诺什大喜若狂，倒头就要叩谢，加布里埃拉嬷嬷把他扶起来，又道：“先莫急，如今这活气如风中之烛，我和普罗文扎诺大人须得每日合力灌输真气，才能勉强维持，不算救回公爵。”亚诺什知道加布里埃拉嬷嬷是贝居因会的院长、普罗文扎诺又执掌异端审判所，两人都是忙人，今日能来赴宴已是难得，更不要说日日呆在贝尔格莱德为公爵续命了。只是父亲性命攸关，亚诺什硬着头皮泣道：“请两位前辈看在我父亲一生为主的份上，救他一命！”

普罗文扎诺与加布里埃拉嬷嬷对视一眼，一时均大感为难。让他们倾己所能去救治公爵，这本无问题，但若是日日驻在此地，却又不同了。罗慕路斯看老师面有难色，便开口说道：“亚诺什少爷，还是先把公爵大人抬回房去，其余的再议不迟。”他一句话提醒了亚诺什，连忙吩咐几名精干的仆役把公爵抬回到自己房间里去，公爵夫人紧紧跟随其后，一时都走了。

等到一切安顿好了，见父亲暂保无恙，亚诺什才算恢复了些精神。他转动头颅，见到赛戈莱纳在一旁沉默不语，心头怒火又涌起来。他知道这小子与加布里埃拉嬷嬷有些渊源，不好直接上前训斥，便大声道：“今日我父亲中毒之事，嬷嬷和普罗文扎诺大人，您们可得为我做主！”

普罗文扎诺先开口道：“这是自然，老公爵乃是我欧罗巴屏障，山岳之重。竟有人敢在寿宴之时当着我和加布里埃拉嬷嬷的面下手，实在是欺人太甚！”加布里埃拉嬷嬷见他拔了头筹，只得拐上一拐，说道：“如今那塞壬琴姬和使者走的不远，应该多派人手去追赶，他们身上应当带着解药。”

亚诺什恭敬道：“我已派了精锐铁骑去追赶了，这个无须前辈担心。只是咱们城里还有他们的内应，须得抓起来好好质问一番。”屋里无人不知他是指赛戈莱纳，只是未说出名字来。赛戈莱纳被人冤枉，早含怒在胸，这时听到亚诺什如此说话，索性站出来大声道：“你说的便是我吧？！”

亚诺什冷笑道：“我在说谁，谁心中自知。三日之前你去偷虫，西门福音的三位朋友俱可作证。当时被你侥幸逃了，你还敢来寿宴！”加布里埃拉嬷嬷沉吟道：“这件事我是知道的，其实今日带他来，也是想让他与公爵道个歉，乞他宽宥，没想到竟有了这样的事。”

亚诺什道：“嬷嬷您心怀慈惠，自然把人往善处想。试想他与那魔手画师放着圣祭卫队和礼拜堂里的大批珍宝不偷，却只偷走了四叶三叶草，却是为了甚么？我方才已想透彻了，定是他们与土耳其人勾结，先偷走四叶三叶草，好教我们单用一味巴兹利斯克虫配不成药。他们算定我亟需此草，便拿来作饵，假意挑起赌斗，再故意诈败给这个小子。我们拿到这草，便再没有了疑心，殊不知人家早在里面下好验不出来的猛毒了！”

众人听他这么一分说，都觉大有道理，连赛戈莱纳也心中疑道：“那魔手画师怕不真的是与奥斯曼人勾结？”亚诺什又道：“这个赛戈莱纳初时与艾比黛拉交手，还喝破她身份，好似满腹仇恨，怎么后来得胜的时候，却轻轻放过？如今细细推来，无非是障眼法而已——他怎好真的对同伙下手！”

加布里埃拉嬷嬷道：“倘若他有心要害公爵，为何自己还留在城里，岂不是自蹈死路么？”亚诺什还未回答，萝丝玛丽在一旁淡淡道：“这没什么奇怪的。他们本以为公爵大人会在寿宴之后再从容服食，届时早逃开远远了。只是人算不如天主算，这个赛戈莱纳便没料到公爵大人拿到叶子，立刻服下，当场毒发，这才不及逃走。”

她这一番推理辞锋滔滔，条理分明，加上少女嗓音清脆，竟说得象是赛戈莱纳处心积虑一般。众人皆暗自赞叹西门门下无弱手，连这么一个小姑娘都如此精明。加布里埃拉嬷嬷想替赛戈莱纳说上几句，被这小姑娘一说，不知该如何辩驳才好。普罗文扎诺道：“如今看来，事情已昭然若揭，你这贼子，为异教徒作伥，还有什么话说？罗慕路斯，与我拿下他！”

普罗文扎诺自矜身份，不愿出手，便让弟子上前。罗慕路斯知道他内功利害，屋里狭窄人多，便

伸出手去点他的二宫回廊。赛戈莱纳眉头一皱，手肘一偏，两个人竟自拆起招来。他们两个人一个是名门才俊，一个是荒谷逸才，此时斗将起来，竟是个难分轩輊。罗慕路斯久在欧洲，不知赛戈莱纳用的乃是津巴布韦大擒拿手，见他的手法古怪，招招狠辣，一时不敢太过缠近，只用本门的招式跟他打。

普罗文扎诺见自己的首徒竟战不下这个毛头小子，大为不满，沉声喝道：“切丽、萝丝玛丽，去帮帮你那不成器的师兄。”这一句话听在罗慕路斯耳里，真比被人在胸口锤上几拳还难受，手里招势旋即加快。此时两人皆催动了体内真气，这种距离之下，就如同拿着把巨剑在斗室里乱挥乱舞，稍不留神便是重伤毙命的局面。

加布里埃拉嬷嬷见状，长袖一拂，一股袖力无声无息，两人均感到呼吸一窒，生生被这股力道分开。普罗文扎诺皱起白眉，怪道：“嬷嬷，我敬您是贝居因会的院长，本该礼让的。只是这人命官司，不该有甚么偏袒才是。”加布里埃拉嬷嬷道：“既是人命官司，就不该偏听一面之词，连个抗辩的机会也不给。”她看了赛戈莱纳一眼道：“孩子，你与公爵谋杀，可有关系？”

赛戈莱纳收敛了招式，举步向前道：“三日之前我前去礼拜堂偷窃不假，但我所要的，却并非是巴兹利斯克虫，而是要取回我这一柄栗木杖。”他拿出身后背的木杖，普罗文扎诺何等眼力，一眼便看到木杖上的五环节疤，双目精光大盛。这是托钵僧团的长老木仗，怎会落到他手里？再回想起这少年身上露出马太福音的功夫，他疑虑更浓，便不再插话，由得赛戈莱纳说下去。

随即赛戈莱纳便把自己如何在普拉霍沃结识魔手画师、如何代他受过被比约齐擒住、如何逃出监牢与凡埃克合作等等约略一说，只避去自己身份不谈。听他说完，亚诺什质问道：“你不是与那阿拉伯舞姬有仇么？如何最后又放她走了？岂不矛盾？”

赛戈莱纳踌躇一下，说道：“我与那塞壬琴姬有血海深仇，恨不得手刃此女。只是她手里握着我父亲的行踪，我便难以下手——个中情由，不便多言，加布里埃拉嬷嬷尽知此事，她可为担保。”普罗文扎诺冷冷道：“凭你这几句话，恐怕难以服众。”切丽刚才见师妹出了风头，也想露露脸，此时见老师先行发难，便大着胆子尖声抢道：“你连贝居因会的嬷嬷也骗！还有甚么不敢与那女魔头作的？”

听到切丽这声喝叱，加布里埃拉嬷嬷面上如罩寒霜，这岂不等若当众说她年老昏聩、受人蒙骗？罗慕路斯悄悄拽了下切丽衣角，示意她说话不谨。赛戈莱纳听到这一声尖喊，突然忆起来那一句“贝居因会的老嬷嬷你怕，难道那女魔头你不怕么”，是自己在比约齐的船上时听到隔壁人窃窃私语。

忆到此节，他心中霎时一片透亮，便开口道：“亚诺什少爷的推断却也不是全错，我虽与此事无涉，这时却知道谁是内奸。”切丽冷笑道：“你理屈词穷，所以就拿这些话来敷衍，谁会相信。”赛戈莱纳不去理她，转头对亚诺什大着胆子道：“倘若您不相信，不妨试上一试。”

.....

比约齐适才看到赛戈莱纳，心中颇不自安，自己的一干伙计在桌上纵情吃喝，他却手端酒杯斜靠廊柱，反复思索这小贼子怎么突然变成了座上嘉宾。他正垂头沉思，忽然过来一位小厮，对他说道：“这位爷，亚诺什少爷差我来唤您与圣祭卫队的弟兄们去后堂，他有要事相商。”比约齐心想

定是老公爵吃下虫草，大病初愈，少主人这是要大行赏赐了，于是把手下人叫到一处。这些护卫个个大喜，挥拳吆喝。

他们一行十五、六个人被引到城堡内的一处后院。这里有一处开阔地，本是用来给马车队装卸货物的，当初圣帑卫队到贝尔格莱德，货物也是从此卸下的。亚诺什早已等在那里，他见到比约齐，上前搀起他的手说道：“这一次多劳诸位护卫。”

比约齐口中谦道：“这都是职责所在，没甚么辛苦不辛苦的，老公爵可还好吧？”亚诺什道：“他很好，还让我备下了一批赏赐，叮嘱要我当面致谢，每一位都要敬到。”说罢略一挥手，有仆役端来一个大盘子，盘子里摆好了十几个装满红酒的酒杯。

亚诺什先与比约齐干了一杯，然后挨个一路敬过去。圣帑卫队的人多是平民出身，见公爵之子竟屈尊来给自己敬酒，受宠若惊，纷纷双手捧杯。亚诺什每敬一杯，都会先询问对方名姓，再祝上一句“愿天主保佑你的福全”，这份细心让这些汉子大为激动，无不大声回答，唯恐声音小了折损面子。

这一路敬下来，亚诺什很快到了一个马脸汉子跟前，他先斟满酒，便问道：“你叫甚么名字，是哪里人？”那马脸汉子双手擎杯，恭恭敬敬答道：“小的叫法布鲁克，是萨尔茨堡人。”话音刚落，从附近的茅草堆里传出一阵飘渺的哨声，亚诺什眉头一皱，突然握紧那汉子的右手，厉声喝道：“我父亲是不是被你害死的！？”

法布鲁克本来满心欢喜等着喝酒，哪里料到晴天里突然来了这一阵霹雳，一下子怔在原地。亚诺什冷笑道：“你这鼠辈，害死我父亲不说，还敢大刺刺地接我这杯酒？！”法布鲁克情急之下，急忙道：“公爵大人毒发身亡，与小人何干？”

亚诺什听到他这句话，瞳孔一紧，反倒笑了，“啪”地把酒杯摔了一个粉碎。后院一下子涌进几十名全身披挂的士兵，顷刻间围了个水泄不通。比约齐和圣帑卫士不明就里，个个张大了嘴巴，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亚诺什手腕轻抖，如铁钳一般抓住法布鲁克肩膀，把他揪出了队列。

法布鲁克大是惊慌，连声挣扎道：“少爷您这是作甚么？”亚诺什道：“你害死我父亲，这杀父之仇，如何不报？”法布鲁克道：“我乃是圣帑卫队的卫士，您不能凭空污人清白。”

比约齐见状，上前不快道：“少爷，他是我的部属，若有什么得罪您的地方，尽管跟我说便是。”亚诺什冷笑道：“这一次他可得罪了，毒杀公爵，你看这罪名如何？”比约齐听到这句话，脸上血色褪得干干净净，半晌方嗫嚅道：“公……公爵不是已经痊愈了么？”亚诺什道：“我父亲吃了那虫草混成的粉末，几乎死透彻了，都是这贼子下毒的缘故。”

法布鲁克狂喊道：“你有甚么凭据，指控我害死公爵？”亚诺什把他手臂一甩，飞起一脚踹翻在石板地上：“我适才诈你之时，只说我父亲身亡，却从不曾提及是药死的。你如何能知道是毒发身亡？嗯？”

这一句话问得法布鲁克哑口无言，蜷缩在地上停止了挣扎。比约齐大怒道：“好你个法布鲁克，你本是个萨尔茨堡的破落户，我看你能干精明，才召入圣帑卫队！你，你竟背着作出这等事……”他气得说不下去，右拳紧捏，雷神之锤赫然就要出手。



这时法布鲁克突然从地上弹跳起来，身法奇诡，几下起落，朝着后院门口蹿去。亚诺什似乎早已料到，当即从一旁兵器架上抽出一杆罗马标枪，枪头一抖，朝着法布鲁克点去。匈雅提家的一十三路罗马标枪乃是当年罗马大将贝利撒留传下来的，手中标枪可投可刺，又稳又快，蔚然有古典气象。眼见法布鲁克要逃出重围，亚诺什左腿前弯，右腿拽直，依着古罗马投枪手的姿势，手中标枪“唰”地飞出。待得法布鲁克听到破风之声，再要回避已是不及，整个人惨嚎一声，左边大腿登时被标枪牢牢钉透在了地上。

这时加布里埃拉嬷嬷、普罗文扎诺等一千人纷纷从隐蔽处走出，赛戈莱纳从那堆茅草里也纵身跃出。他刚才厕身草堆，偷偷透过缝隙去看，待到亚诺什敬到马脸汉子时，他便吹响翠哨，一试即中。众人围到法布鲁克身旁，亚诺什想到这人便是毒害自己父亲的元凶，不由得咬牙切齿，重重在他背后踢了一脚，骂道：“好贼子，你如今还是老老实实招来的好。”普罗文扎诺淡淡道：“倘若他不招，少爷可把他交给我。我们异端裁判所里的铁处女、拉杆床，有的是玩意给他享用。”

法布鲁克虽然大腿剧痛，精神倒还清醒，听到普罗文扎诺这么说，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异端裁判所是甚么地方，举洲皆知，里面种种刑罚，无不残酷惨然，比之路西弗的地狱亦不遑多让，落到他们手里，只怕求死都已是非份之想。

想到此节，法布鲁克便低声道：“不必费事，我招便是。”亚诺什道：“如此甚好！你说罢！若有半句假话，仔细你项上人头。”

法布鲁克垂头沉吟片刻，缓缓道：“此事塞壬琴姬早有筹划。早在朱尔山交割货物的时候，我便被她挟制，灌了一肚子的毒药。她说这毒药两月之内发作，我若听她的便给我解药。我有甚么办法，只得依她的计划行事。塞壬琴姬交代我一路伺机在四叶三叶草里下毒，我依言喂好，原想等把这东西送到公爵府邸，就了事了。谁料中途杀出一个魔手画师，把四叶三叶草偷走。此草一失，公爵必不会单吃那虫子。于是塞壬琴姬又找到我，说她又寻得一片四叶三叶草，自有办法送进贝尔格莱德，只是公爵府检验严密，怕不得手，让我把毒下到巴兹利斯克虫身上，还说公爵府里的人只会提防外人送的叶子，对这虫定是全无警惕之心。”

加布里埃拉嬷嬷道：“难怪公爵服下毒药，尚还有一息尚存——巴兹利斯克虫是活物，想来那琴姬便不敢下药太猛弄巧成拙。”众人至此方知原委，均想若非魔手画师横里来插了一杠子，只怕公爵此时已毒发身亡。

适才亚诺什指控之时，赛戈莱纳还在怀疑凡埃克是否与塞壬琴姬有些牵连，如今听到法布鲁克这么一说，心中一阵释然。他虽不耻凡埃克为人，对那疯疯癫癫痴迷艺术的劲头却有几分好感，如果那竟是装扮出来的，心下必会怅然不已。

比约克在一旁听着，想到曾有一日法布鲁克曾主动代他去换衬衫，必是那时候下手的。他行走护帛这么多年，竟被手下摆了一道，不禁目眦欲裂，恨不得上去拿雷神九打活活锤死这狗东西。

赛戈莱纳这时道：“那日我在船上隔间听到有两个声音，其中一个是你，还有一个我却听不出，他究竟是谁？”法布鲁克本还有些犹豫，他与普罗文扎诺四目一对，悚然一缩，只得道：“那也是咱们船上的一个弟兄，他叫……”

话未说完，突然不知从哪里钻来一道凌厉劲气，牢牢钉到了法布鲁克的喉咙上，登时气绝身亡。再看时，原来插在他喉咙上的，是一枚调酒用的细小木签子。众人俱是大惊，法布鲁克离着那一队圣祭卫士有几十步远，中间隔着数人，这枚签子竟能钻过人群缝隙，正中喉头，该是得何等的手劲与准头。

普罗文扎诺与加布里埃拉嬷嬷对视一眼，突然同时出手，两道劲气齐齐扑向卫队。两人都是耆宿高手，一眼便看穿了木签的来势方位。劲气还未扑到，却见圣祭卫队里有一个人高高跃起，在半空桀桀怪笑道：“两位真是好眼力，我已极力收敛气息，还是被看穿了。”

他凌空旋了几圈，身法迅捷，眼看就要飘出后院。普罗文扎诺喝道：“还想走么？”一记“西门撑船”，分作三股劲力去攻那人周身。当日罗慕路斯与赛戈莱纳打的时候，也用过这一招，相同的招式、相同的法门，但和老师比较，高下立判。赛戈莱纳第一次见他出手，心想倘若这一招对着自己用，可是绝计躲不过去的。

那人在半空无处借力，把双掌护在胸前，猛地一振。只听到“砰”的一声，他与“西门撑船”的劲气迎头相撞，身子借着这股力道朝外飞去。加布里埃拉嬷嬷袖子一拂，一道无声无息的气墙挡了过去。那人右手一撒，七枚木签飞刺过来。加布里埃拉嬷嬷哪里会把这些东西放在眼里，微微一抖，便把签子都卷入袖中。那人却趁着这个当儿用双臂夹头伸得笔直，有如一条金枪鱼朝着气墙直直撞去。他全身剧颤，显然是被气劲所伤，身体的去势却丝毫不缓，硬是破穿过去。

须知真气外肆，皆有流势。那人竟在转瞬之间窥准了加布里埃拉嬷嬷的真气流动，从流速最缓的地方强行破穿，既需胆识也要有高明手段。加布里埃拉嬷嬷看到他居然用这么一个法子打破自己拦阻，大出意料之外。

那人跳上院墙，笑嘻嘻道：“西门传人，果然利害。今日我甘愿认输，改日再来领教吧。”纵身一转，消失无踪。亚诺什要喝令卫兵去追，罗慕路斯拉住他摇了摇头。在普罗文扎诺与加布里埃拉嬷嬷当世两大高手夹击之下还能逃走，这人的功夫绝不简单，那几个卫兵去又济得了甚么事情。

亚诺什悻悻看了眼墙头，转头皱起眉头问比约齐道：“这人究竟是甚么来历？”比约齐怎想到自己部下里还隐藏着这等人物，擦了擦额头汗水，方才说道：“他是半年之前才加入圣祭卫队的，自称叫胡里奥，平日里也怎么不显山露水，武功平平，谁知……”

普罗文扎诺也盯着墙头，白眉紧皱，似乎有些心思。罗慕路斯趋前问道：“老师可是想到了些什么？”普罗文扎诺道：“这人看身形嗓音，似乎与我很熟，莫非是……”他突然意识失言，连忙改口道：“许是以前交过手的人。”

这时比约齐战战兢兢走过来，普罗文扎诺白眉一立，训斥道：“你这圣祭卫士是怎么当的！不过才这么几个人，就被混进两个奸细。这是在贝尔格莱德，倘若你们去了教廷，教皇岂不是也要被你拖累了？”普罗文扎诺除了异端裁判所，还执掌教廷法纪，算是比约齐的上司。他这几句话劈下来，唬得比约齐堂堂一位“人中索尔”扑通跪在地上，连连口称死罪。普罗文扎诺道：“这一次你失宝在先，失察在后，迟早是要议罪的。如今还不是时候，权且退下罢。”比约齐面如死灰，颤着手走回到队前，招呼那一队呆若木鸡的卫士离开了。

斥退了比约齐，亚诺什忽然走到赛戈莱纳面前，单腿跪地，单手平胸，大声道：“我被怒气蒙蔽

了心，刚才错怪了阁下，违背了骑士七德，请少侠责罚。”他不愧是将门虎子，坦坦荡荡，知错即认，毫不矫情违饰。赛戈莱纳大为感佩，连忙扶起他道：“我潜入老公爵城堡偷窃，有错在先。兄台不必如此。”一场误会，至此烟消云散。

罗慕路斯也大为高兴，他与赛戈莱纳敌对数次，却总也提不起杀气来，如今虽不曾为友，总算是化敌。切丽却大不以为然，暗暗撇嘴，萝丝玛丽还是那一副冷冰冰的模样，双瞳似是没有焦点。罗慕路斯对老师道：“奥斯曼人如此处心积虑，着实可恶。塔罗血盟看来是与奥斯曼苏丹勾结到了一块，恐怕于我欧罗巴武林大为不利。咱们是不是得赶紧禀告教皇与各大门派，早作计议。”

普罗文扎诺道：“贝居因会的圣女出关在即，届时自然有人领袖群雄。”语气里竟带有淡淡讥讽。加布里埃拉嬷嬷装作未听到，叹了口气道：“这些事暂且放上一放，如今老公爵的生死却是头等要紧的。”

她一句话提醒了众人，大家纷纷回到老公爵的卧室。老公爵还是那一副模样，两名奉命来的贝尔格莱德名医守在床头束手无策，除非是让两位高手再行运功续命，否则是绝计支撑不过三日的。

这时卡皮斯特拉诺已经安顿好了宾客，也赶了过去。他听亚诺什把刚才的事情讲了一遍，垂头不语，在屋子里来回踱了几圈，踟蹰说道：“如今只有一个法子，只是不知使得不使得。”亚诺什一向最佩服卡皮斯特拉诺，一听说有了法子，登时双目圆睁，连声问道：“是甚么法子？快说快说！”旁人也竖起耳朵，想知道这位托钵僧人有什么高见。

卡皮斯特拉诺踌躇半晌，方才缓缓说道：“贝尔格莱德正南百二十里，有一处大山，名叫老山。老山之中有一位名医，其手段高明之处，不逊于阿拉伯名医伊本萨多。”亚诺什抢道：“既然如此，我多备金银，派人去星夜请来。”卡皮斯特拉诺摇摇头道：“倘若那么容易，我几年前就为公爵把他请来了。这位名医的本名无人知道，只因天生一部乱蓬蓬的大胡子，根根都是深蓝颜色，便得了绰号叫‘蓝胡子’，性格十分古怪。他生平有两大嗜好，一个是解剖人尸，一个是渔猎美色。”

罗慕路斯截口道：“这两者虽于礼法所不容，倒也不见得有多古怪。我们异端裁判所，每年偷着解剖尸体的医生也要烧死几个哩。”卡皮斯特拉诺苦笑道：“倘若是两者合二为一呢？据说他先后娶妻六人，无不是绝色美女，都被他以残忍手段杀死，尸体吊在地窖里视若珍宝，以肢解为乐。这等爱美之法，你可曾见过？”

在场女子闻言莫不色变，她们都是江湖中人，见惯了杀戮的，但听到这等事情还是不寒而栗，就连加布里埃拉嬷嬷都有些不忍，低头诵了句圣母慈悲，喃喃道：“天下怎会有如此残酷怪异之徒？”卡皮斯特拉诺道：“正是这么说的。那蓝胡子因为医术卓绝，娶的妻子都是名门贵胄之后。娘家人听说自己女儿竟受到这种屠戮，无不愤怒，便纠集人手去寻他的麻烦。没成想派去的一百多人进得老山，一夜之间死的干干净净，而且死状极惨，从此再没人敢踏足老山域内。”

这一番话听得人人遍体生寒。亚诺什疑道：“这人好生残忍，但医术究竟如何？”卡皮斯特拉诺道：“医术高妙，直追盖伦。数年之前，曾有一位托钵僧团的长老身罹重症，前去求医。当时那位长老被仇敌所伤，四肢筋骨寸断，颅骨也被打碎了半面，这种伤势，竟被他救了回来。”赛戈莱纳道：“这岂非是好事？他肯施救，说明便有善良之心。”

卡皮斯特拉诺道：“好是好，代价却是极大。蓝胡子治愈了他以后，竟把他一对如花似玉的双生

女儿掳走。那长老急火攻心，活活气死了。托钵僧团为了这段恩怨，纠集了一批江湖上的朋友大举讨伐，结果倒有一大半把命丧在了老山之中，只有几个人侥幸逃出，也已经被吓得半疯。”卡皮斯特拉诺说完，“嘶拉”一声把自己的长袍往左右一扯，露出胸口，只见有三道狭长的疤痕从胸口蜿蜒伸过脖颈，一直连到脑后与下颌，望之触目惊心。

卡皮斯特拉诺惨然道：“我当时亦在队中。那蓝胡子说要研究一下，究竟人体哪几条肌肉可牵动表情，便把我活活挑断了脸上、脖颈和胸口的几根筋，留下这几道疤痕，从此除了苦容再没其他表情。”众人看到他的伤口，心里想着所受的苦楚，脊背上都不免有些麻酥酥的感觉。

亚诺什道：“可我父亲得病已久，为何您从不曾提过这医生？”卡皮斯特拉诺摇摇头，道：“公爵虽得了美杜莎之泣，尚有伊本萨多与他留下的药方可救。我想既有桑珠，何必求之于渊蚌，也就不曾提过。那老山，我这一世是不想再去，不想再提了……”他叹息一声，重新把长袍拢起，面容依然一片苦相，却微微的有些扭曲颤抖，可见当日惊悸，至今犹存。

众人听到这如恶魔般的医师，无不悚然，屋内一片沉默。亚诺什看了眼老公爵，不由大为颓丧，瘫坐在椅子上，双手相握，喃喃道：“这蓝胡子如此凶险，伊本萨多医生又远在中东，如此说来，我父亲岂不是没得救了…”

赛戈莱纳忽然开口问道：“这里到老山，须要几日？”卡皮斯特拉诺道：“这里一路向南，过了马迪亚丘陵便是，四日便到。”赛戈莱纳“嗯”了一声，突然没来由地朗声吟道：“真神我义慕，神谓有应处，救脱一切苦，无有大恐怖。”（原文：我曾寻求耶和華，他便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

这是《圣经诗篇》第三十四节中的一段偈子，说的是耶和華赐予勇气与祷告者，使信主之心愈加坚定。在场无人不知，此时听到赛戈莱纳吟出这么一段，不知他是什么用意。赛戈莱纳在胸口划了一个十字道：“老师生前曾教诲在下，让我慎护圣教。今日见到老公爵召集英雄大会共赴教难，甘为基督屏障，斥退那群奥斯曼土耳其蛮子，真可谓是义气冲襟的至勇圣徒，心中当真十分敬佩。在下之前受人蒙蔽去偷公爵东西，内心惭愧的紧。这一趟差事，便让我来作罢，权当是为老公爵致歉。”

众人听了这一番议论，都有些吃惊，齐唰唰看过去。亚诺什楞楞道：“甚……甚么差事？”赛戈莱纳笑道：“请少爷借我一匹马，我自去老山，把那蓝胡子揪来贝尔格莱德，为公爵治病。”这一句话，有如晴天里放了个脆炮，把屋子里的人都听得哑口无言，只有普罗文扎诺嘿嘿冷笑一声。

加布里埃拉嬷嬷关心他安危，提醒道：“孩子，那蓝胡子何等残暴，又不知他武功虚实，你断然讨不得好去——原是该我或者普罗文扎诺大人去的。”

她与普罗文扎诺都是江湖上的前辈，极重身份，蓝胡子再如何跋扈，有他们其中一人便已足够。赛戈莱纳听了却摇摇头道：“公爵如今非危在旦夕，非你们二人不能续命，怎能离开？两位前辈只消安心在贝尔格莱德为公爵推宫运气，十天之内，我必把蓝胡子带回来。”

罗慕路斯在一旁听到，大为惭愧。他一贯以护廷使徒自命，如今反不如一个不知底细的野少年有胆识。他按捺不住心中激荡，连老师也忘记请示，迈步大声道：“在下也愿意去老山，会一会那蓝胡子。”切丽惊道：“师兄，你……”罗慕路斯这时才想起还不曾问过老师，普罗文扎诺平日治

下极严，绝不容许弟子僭越，坏了规矩。罗慕路斯连忙走到普罗文扎诺面前，掀开短衫下襟，单腿跪地，垂头道：“老师您平日总教我们，我等守护的不是教廷，而是众生心中的上帝之城。今日正是徒儿实践之时，请老师恩准！”

普罗文扎诺微微点了点头，一对鹰隼般的锐眼却紧盯着赛戈莱纳。罗慕路斯知道老师有些话不好当面说出，想让自己一路上要仔细监视这来历不明的金发小子，连忙打了个西门福音的独有手势，表示自己知道了。

加布里埃拉嬷嬷沉思片刻，抬起一只手：“纵然增加了一人，也只有你们二人，终究不大妥当。我让艾瑟尔跟随你们去罢。”罗慕路斯皱眉道：“那蓝胡子最贪美色，艾瑟尔姊妹去了岂不危险？”嬷嬷道：“艾瑟尔练的是贝居因会的圣门玄功，最能克制这些贪色之徒。有她在侧，能给你们照应。何况她也通些医道，万一你们受了伤，还可救治。”

还没等罗慕路斯与赛戈莱纳开口说话，普罗文扎诺袖手一指，吩咐道：“只她一个女子上路，未免不够周全。萝丝玛丽，你与你师兄同去，路上多多照拂艾瑟尔。”萝丝玛丽略一躬身，只短短回道：“谨尊师命。”再无其他话说，双目无喜无怒，教人琢磨不透。

他三个弟子之中，罗慕路斯虽是首徒，却过于仁厚；切丽脾气暴躁，没甚么心机；只有这最小的弟子萝丝玛丽喜怒不形于色，又心思缜密，作事干脆，最合普罗文扎诺的脾性。这一次派她前去，也是暗含了普罗文扎诺的竞争之意，不让贝居因会独出了风头。

亚诺什此时面色涨红，不知该说些什么，半晌方道：“若非在下负有城防之责，真想与你们同去。”赛戈莱纳道：“少爷您专心守城就是，我们四人定不会教你失望。”亚诺什道：“大恩不言谢。各位义士归来之日，我亲率全城军民相迎。”语气激动，内心澎湃不已。

卡皮斯特拉诺在一旁叮嘱道：“你们这一次去，务必要谨记。蓝胡子最擅以幻术分割众人，然后各个击破。当日托钵僧团的讨伐队便是这么溃灭的。你们万不可受他迷惑，四人须臾不可分离。”罗慕路斯与赛戈莱纳一齐点了点头，又互视一眼，彼此心照不宣。

这一日众人各自忙碌。卡皮斯特拉诺与亚诺什忙着应送宾客；艾瑟尔虽中了艾比黛拉的毒，一来赛戈莱纳处置及时，二来有盖伦灵药，三来她自己修习的内功是圣门玄功，也有祛毒化阴的奇效，只休养了一夜便好了。赛戈莱纳趁这一段余暇去见了奥古斯丁，亚诺什把他从水牢中放出来，另外安置了一处房间。不过黑人受伤颇重，不能跟随主人。赛戈莱纳让他好生调养，等自己从老山回来。西门福音的几个人并未来找赛戈莱纳的麻烦，关起门来不知作些甚么。

次日清晨，亚诺什已吩咐备好四匹骏马，用具粮草一应俱全。罗慕路斯、赛戈莱纳、萝丝玛丽与艾瑟尔一并出了南门，其他人只在城门口相送祈福。加布里埃拉嬷嬷拉住艾瑟尔的手道：“这一次非同小可，你可不要马虎从事，拖累了别人。”艾瑟尔大病初愈，面色还是有些泛白，红晕一起，煞是明显，只是低头扭捏道：“嬷嬷您只管放心，我会保护好他们。”

赛戈莱纳与罗慕路斯听了都没什么，只有萝丝玛丽嘴角微微一撇，似是有些不屑。这时卡皮斯特拉诺从怀里掏出两枚暗绿色的药丸，让艾瑟尔与萝丝玛丽接过去，仔细斟酌一下词句，说道：“蓝胡子残忍好杀，倘若有女子落到他手中，极是不堪。这里有两枚剧毒的蝎尾药丸，舌尖一触即死，给你们备个不时之需罢。”他话虽然委婉，意思却清楚的紧。艾瑟尔与萝丝玛丽接过药丸放在身



上，心情俱是难以名状。罗慕路斯笑道：“天下又有什么人，能为难西门福音与贝居因会的传人联手呢。”

亚诺什见时辰差不多了，便依着塞尔维亚习俗手持一条绿枝，围着马匹为行将出征的勇士来回洒了一圈净水。他正要开口说话。赛戈莱纳一抖缰绳，大声道：“事不宜迟，我们走罢！”四匹骏马一齐嘶鸣，十六只铁蹄奔踏而出，掀起一阵烟尘。待得烟尘散尽，四人已远远跑出去数百步远。普罗文扎诺负手立在城头，居高临下望着赛戈莱纳的身影两道如剑白眉交错纠结，白袍轻飘，沉默不语。

## 第十四章 天狼幽阵此中埋

却说赛戈莱纳一行四人，一路望着老山疾行。这四人各怀心事，彼此并不亲近，分成两队一前一后。赛戈莱纳与艾瑟尔在前面，持辔且行且聊，艾瑟尔第一次离开加布里埃拉嬷嬷，虽揣揣不安，心中倒也觉得轻松自在，便毫无顾忌地与赛戈莱纳大谈《神曲》，又听他背诵些彼得拉克的诗句，或是《卡尔米那·布拉卡》里的妙语，大感兴趣。

而罗慕路斯与罗丝玛丽远远坠在后面，相隔有数十步远。普罗文扎诺治下极严，麾下弟子平素极少说笑，他二人又对赛戈莱纳心存芥蒂，是以索性闭口不言，与前头的两人相映成异，这一路倒也相安无事。只是赛戈莱纳总觉罗丝玛丽在背后拿冷冷眼神盯着自己，脊梁不时发凉，只得苦笑着忍了。

不一日，远处隐隐可望见一道巍峨山岭，山势跌宕起伏，幅员极广。其中有一支孤峰兀然突起，直刺入青天，显出孤拔倨傲的气势。两翼的山势次第落下，拱伏于侧，似是都不敢与之争锋。孤峰之上植被繁茂，只是山色介于灰绿与铁寒之间，颇有些森冷气象，想来就是卡皮斯特拉诺口中的老山了。

道路到了这里，已几乎没有平路，只在土坑与草丛之间有条似路非路的痕迹。四匹马一蹄深、一蹄浅，速度放慢下来。这时前面一阵脚步声，从旁边林子里钻出来一个挎弓提斧的猎人。艾瑟尔挽住马头，俯身叫道：“这位猎人老兄！”那猎人看到一位眉清目秀的小姑娘骑在马上冲自己挥手，身旁还有个满脸稚气的小男孩，不禁吓了一跳，上下打量了一番，道：“你这两个娃娃，跑来这里作什么？”

艾瑟尔开口道：“这里可是老山地界？”猎人伸手一指道：“不错，那山便是老山了。”艾瑟尔拍手笑道：“总算到啦，这山里住着一个蓝胡子，你知道住在哪里么”艾瑟尔天真烂漫，随口便问，猎人听了“蓝胡子”的名字，悚然变色，也不答话，扭头便走。

赛戈莱纳与艾瑟尔对视一眼，两人从马上一齐跃下。猎人跑出去几步，看到那少年不知怎么，竟跑到了自己前面，连忙转了个身，却又看到少女笑嘻嘻的圆脸，无论他怎么左冲右突，总被这两个人挡住去路，有如落入陷阱的山猪。猎人逼急了，掣起手里的柴斧作势要劈，那少年身形轻轻一晃，那斧子就被捏到了他手里。这一下唬得猎人筋骨酥软，一时瘫在地上，口里只叫饶命。

艾瑟尔双手扶起猎人，笑道：“我们不是坏人，你又何必惊慌呢？”她声音柔美，又生得慈眉善目，猎人慢慢平静下来，擦了擦额头汗水，方才说道：“我一听到蓝胡子，一时间什么都乱了。这位少夫人还请恕罪。”

艾瑟尔这次骑马远行，是以未穿修女服饰，而是换了一身丝边便装。她听到猎人这么说，先看了一眼赛戈莱纳，登时脸色涨红，又不好反驳，只得低声啐了一声，截口道：“你可知蓝胡子住在哪里么？”猎人面色又绷紧起来，颤声道：“这位少夫人，小点声，倘若被那魔头听见，便不得了。”赛戈莱纳见他畏胡如虎，好奇心大起：“看来他果然就在这里，你们怎么如此怕他？”

猎人叹了口气，勒了勒缠在腰间的布带：“这个蓝胡子都说是地狱来的恶魔，自从十几年前来了这老山以后，从此便不得安宁。平日里谁只要进了山去，定是有去无回，连尸骨都寻不着；每逢月圆之夜，那蓝胡子还会下山寻食，逢人便捉，据说连婴孩都不放过，真是比饿狼还凶残。当地的领主不敢多留，远远地搬开，只剩下我们这些穷苦人和一片荒山。我算是胆子大的了，也只敢在老山山麓打打猎物。”

赛戈莱纳笑道：“莫怕莫怕，我们此来，就是为了对付他的。”猎人瞪圆了眼睛，不明白这两个人是否失了心疯。这时罗慕路斯与萝丝玛丽也从后面赶来，猎人看到他二人腰间系的钉锤，略有所悟，问道：“你们莫非是江湖人？”

艾瑟尔一点头道：“正是。”猎人摇了摇头道：“数年之前，有几个托钵僧团的僧人也曾闯将进来，满口说要为人除害，最后也是无功而返，听说还死了好几个。你们四个小孩子，能有多大作为？”四人均想这便是卡皮斯特拉诺那一战了。这四个人个个俱是少年心性，眼高于顶，听了猎人的话反激起了好胜之心。萝丝玛丽在马上袖手，淡淡道：“托钵僧团能作成什么事？岂能跟我等相提并论。”

赛戈莱纳一听她语带嘲讽，心中大为不满，他也算半个托钵僧团中人，便开口驳道：“宗教裁判所也委派托钵僧团的持重僧侣出任法官？你这般说，便是说宗教裁判所不济事喽？”

宗教裁判所大法官是普罗文扎诺，各地分支却大多礼聘圣多明我会与圣方济会的僧侣，以借重他们在当地的声望。萝丝玛丽被他说中了破绽，面色掠过一丝阴沉沉的不快，遂闭口不言。罗慕路斯见他二人不再斗嘴，便转向猎人道：“那你可知这里进山以后，如何能找到蓝胡子？”

猎人见他们心意已决，只得说道：“这里朝前走上一段路程，便有一处潭水，名唤林芙潭——这林芙就是我们当地的泉水女神——有一条溪水流入深潭。你们只消溯溪而上，走个半日，便可见到一处废弃的修道院。那修道院本来是个隐修会的，后来被蓝胡子杀尽里面的修士，自己占了去。”

这倒出了他们的意料，罗慕路斯道：“就这么简单？”猎人苦笑道：“哪里容易，这条溪水时而伏在地表，时而潜入岩穴，根本难以捉摸，又是在密林中穿行，稍不留神便会迷路。”他顿了顿，又道：“何况那蓝胡子耳听八方，眼观六路，你还未找到他，便会先被他捉到。这两位少夫人生得这么美，只怕那魔头不会轻易放过。”

这次便连萝丝玛丽都沉不住气，狠狠瞪了那口无遮拦的猎户一眼，想要一刀刺去。罗慕路斯拦住小师妹，沉声道：“不要节外生枝。”他掏出一枚银币给猎人，猎人接过去，千恩万谢走了，连头也不敢回。

此时日头已微微西坠。赛戈莱纳道：“眼看就要黑天，不若今夜就在山麓宿营养精蓄锐，明日一早进山。”萝丝玛丽冷笑道：“你没听色诺芬曾说‘乘夜而入势如破竹’么？”赛戈莱纳耸肩道：

“蓝胡子在这里住了十几年，熟知地理，岂是我们能比的？白天进去，好歹还有阳光。你晚上入山，目不能视物，只是送死罢了。”

萝丝玛丽道：“我们西门子弟，可没有贪生怕死之徒。”说完一拨马头，自顾朝前走去。平时她沉默寡言，不屑与那些凡夫俗子多谈一句，不知为何，一见赛戈莱纳便心生厌恶，听他无论说甚么言辞都要驳上一驳。

罗慕路斯看了赛戈莱纳一眼，抖动缰绳跟上萝丝玛丽。赛戈莱纳与艾瑟尔对视一眼，心中无奈，只得也跟上前去。赛戈莱纳从怀里取出那一枚翠哨，递到艾瑟尔手里，低声道：“一会儿倘若有甚么怪异之处，你便吹这哨子。”他手指触到少女凝脂般的肌肤，心中一漾。艾瑟尔天真烂漫，却不觉有什么不妥，笑嘻嘻把哨子塞到嘴里，轻轻吹了吹，哨音清微，如精灵夜吟，十分动听。前头罗慕路斯忽然拨转马头，回头提醒道：“两位，莫要惊动了蓝胡子。”艾瑟尔吐吐舌头，把翠哨挂在脖子上。

一进老山，四人顿觉通体阴寒。那一条猎人所言的小路几乎已被乱草埋没，四下里树林极密，大多是经年的苍劲古树，树旁老藤蜷展垂挂，连天接地，宛如黑漆漆的蜘蛛巢。加之夜色渐深，偶尔有小兽一闪而过，鸱枭群翔，林隙之间不知隐着什么东西。四人不觉都各运内力，提高了警惕。

山路陡峭，到了险峻处甚至要跳下马牵着坐骑徐徐而行。四人在林里穿行了足有一个半小时，越走越高，眼前视野豁然开阔。原来这里是一处深潭，潭水平整如镜，四围种了一圈牵牛花与几截篱笆，潭边还有一条取水用的青石踏板。想来这里便是猎人口中所言的林芙潭了。只是荒废已久，石板之间满是野草，青苔层层。

罗慕路斯自负是四人中的首领，先踏前一步道：“那猎人说，从林芙潭溯溪而上，便能找到蓝胡子的藏身之所。只是溪流时隐时现，我们须凑紧些，不要走散了。”

他话音刚落，林子中突然传来一声尖啸，潭水猝然一震，泛起层层涟漪。四人大惊，纷纷拎起兵刃，背贴着背，挤在一起。林下风吹草动，似有百十人脚步声一般，悉悉索索。四人不敢大意，瞪大了眼睛朝黑压压的林子里望去，但见树影舞动，不知藏着多少魑魅魍魉。

只是这一声尖啸后，再无任何声响。四人又僵持了一阵，罗慕路斯觉得如此下去不是办法，低声道：“你们三个不要动，我去探探。”说罢他提着钉锤，朝外走去。当他走到潭边之时，一个黑影突然“唰”地自潭中一跃而起，扑向罗慕路斯。罗慕路斯猝然受袭，临危不惧，回手一记西门撑船反砸回去。

不料那黑影身形一滑，复又落回水中，罗慕路斯那一掌只拍到些水花。就在这时，萝丝玛丽无声无息，手里三道寒星直射向潭中涟漪。原来她在一旁看着，早扣了一把铁钉在手里。只是这三枚铁钉入水之后，并无半点回应，黑压压的潭面重新恢复平静，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罗慕路斯趴在潭边瞪大眼睛扫视一圈，看到水面没有血迹飘出，情知师妹发出的暗器并没命中，心中有些凛然。他们二人均是西门福音门下的佼佼者，刚才那一砸一射，已是迅捷至极，可黑影却是毫发未伤，实在教人敬佩。艾瑟尔此时也趋近潭边，左顾右盼，面露好奇。赛戈莱纳唯恐那黑影再暴起发难，连忙把她拽住。

艾瑟尔微微耸动鼻子，忽然拍手笑道：“这黑影逃的却好。”萝丝玛丽闻言先是眉毛微微一翘，旋即冷冷道：“艾瑟尔姐姐，莫不是觉得我们西门一脉济不得事？”罗慕路斯知道自己这个小师妹心思敏感阴刻，唯恐敌人还未现身，自己阵营先起了内讧，连忙瞪了她一眼：“休要胡说，艾瑟尔姊妹何曾这么说过？”萝丝玛丽苍白的面上浮起一丝怒容，两道目光冷嗖嗖地射到艾瑟尔。艾瑟尔却不以为意，用手指点了点自己鼻尖：“刚才那黑影跳出来的时候，带有一股腥臭气味。他现在虽然潜回潭中，气味却依然浓烈。我们只消循着味道，何愁找不到他的藏身之处呢？”

其他三人同时吸了吸气，却只闻到夜色林间的清冽气息。赛戈莱纳奇道：“我是半点也闻不出来，你是怎么作到的？”艾瑟尔嘻嘻一笑：“我自己也不知道，从小我就总能闻到嬷嬷藏起来的枫糖香气，藏到哪里都没用。罗慕路斯伸手按在小师妹肩上，唯恐她又说出什么不敬的话，恭敬道：“那就请艾瑟尔姊妹快快带路罢。”

四人离了潭边，艾瑟尔走在最前面，且走且闻，不时还捧起一掬溪水细细探嗅，罗慕路斯一心护花，持钉锤护在她左右。萝丝玛丽走在后面，一言不发，盯着前面的两个人，面露怨毒。赛戈莱纳觉得这小姑娘阴寒难测，忍不住凑过去开口问道：“你整天寒着脸，难道不冷么？”萝丝玛丽眼中怒意大盛，朝赛戈莱纳道：“滚开。”她一贯冷漠寡言，今天对这顽劣小贼说的话，已经算得太多了。

赛戈莱纳想到她在贝尔格莱德城里无声无息刺自己的那一刀，少年之气大增，半是嘲讽半是逗趣道：“姑娘家生得这副冷脸，以后如何嫁得了人？”话音刚落，寒星一闪，一枚铁钉朝着自己面门射来。饶是赛戈莱纳身法了得，立时闪身避开，可在如此之近的距离，还是擦破了鼻头。赛戈莱纳摸摸自己鼻子，已是温湿一片，后背不禁一凉。赛戈莱纳自涉世以来，也接触了许多女性，象这个女子这般出手狠辣的，却还是第一次，不禁怒道：“天主教导世人要宽仁慈善，你身为圣门弟子，出手竟如此阴狠决绝！”萝丝玛丽把铁钉收入怀中：“背主之人，必施以雷霆之怒。你瞒得过嬷嬷、瞒得过城主与大师兄，却瞒不过我与家师。”

两人正斗着嘴，却同时眉头一皱，觉得空气中腥臭之味大增。前面艾瑟尔也停住脚步，与罗慕路斯并肩而立，赛戈莱纳与萝丝玛丽跟了上来，不禁瞠目惊舌。

只见前方是一道参差不齐的山麓，坡面平缓，树木林立。冥冥中恍惚可以看到坡下有数十个状如埃及金字塔的红土堆，每个都有一人多高，棱角分明，依势而立，彼此之间以树林相隔。溪流就从这些赤红色金字塔之间的林下蜿蜒流过，被繁茂的树叶和山麓遮挡起来，无法看到流向如何。阵阵腥风便从这片山麓中散发出来，林间薄雾透着幽蓝气息，如是怪兽翕张吞吐。

艾瑟尔掩住鼻子，袖手一指：“那黑影就是沿着溪水逃到这里，再往前我就闻不出来了，太臭了。”罗慕路斯略一思忖，手握钉锤迈步向前，要踏上山麓。赛戈莱纳连忙按住他肩膀，沉声道：“小心毒瘴。”他所言不错，看那金字塔间幽雾飘渺，恐怕是有瘴气缭绕。

罗慕路斯知道他是好意，却不肯在这少年面前露了怯，他微微笑道：“我身上都着药物与圣器，这些许伎俩，我们西门中人还应付得来。”赛戈莱纳望着这数座金字塔，总觉心中不安。罗慕路斯挥挥手道：“你们且在上风处等着，待我下去探一探流水走向。”萝丝玛丽要跟过去，却被罗慕路斯一个手势制止，只得悻悻退回来。

罗慕路斯先从怀里取出一粒辟毒的药丸含在舌下，又用一方丝巾围住面孔，划了个十字，暗暗祝

道：“天主教在上，护佑我等信徒除魔”，掣着钉锤踏上山麓。初进林子，罗慕路斯只觉腥臭逼人，身体却没什么异样，心里略微轻松了些，心想大概只是积年的腐败之气，没什么毒性。

这个山麓看似缓和，实则三步一坑，五步一壑，而且草薺倒伏，滑腻不堪。罗慕路斯依仗着西门福音的功底，两条腿如铁桩牢牢踏在地上，走的慢，却是极稳当，一会儿功夫便走到那些金字塔前。

这些金字塔是用红褐泥土压成，四面都夯的极踏实，边脊锋利笔直，可见修的十分用心。塔脚的四边都挖有沟渠，彼此相连。那道溪流入林子之后，便被导入这些沟渠，七拐八折，在金字塔之间纵横辗转，让人眼花缭乱，加上天色极黑，一时无从分辨这溪流的主干究竟通向何处。金字塔之间种着团团植株，这些植株根茎扁平，伏在地上如同人头，枝叶既黑且直，宛若钢刃，那幽幽瘴气似乎就是从这些植物中喷吐出来的。

罗慕路斯看了一圈，心想还是有光才能看个清楚，便探手入怀，拿出火折子燃起一支火炬。这一点火不要紧，四周瘴气突然一颤，仿佛感应到热气，朝着罗慕路斯席卷而来。罗慕路斯一惊，左手拿着火炬，右手运掌如风，在周身扇起一团风来，勉强将瘴气驱散。不料瘴气少退几分，片刻便重新涌来，吹之不尽。只听“嘶拉”一声，罗慕路斯大腿处上竟被那些植株的叶子割去一缕碎布，他没料到这些如刀剑般的叶子硬到了这地步。罗慕路斯心道不妙，掩着口鼻朝后退去，一步踏入了金字塔群的沟渠之间。

这些金字塔看似东一尊、西一座全无章法，却暗藏玄机。罗慕路斯一步踏进去，在金字塔与纵横如网的沟渠之间左冲右突，越陷越深，竟再也走不出去了。那瘴气在金字塔间滚滚涌来，更是遮天蔽日，让罗慕路斯束手缚脚，难以定下心神。心绪一乱，深陷其中，难以找寻出路。

站在山坡上的三人看到瘴气忽然大盛，都吃了一惊，雾气中只能间或看到罗慕路斯那一点火光，身影却几乎看不到了。萝丝玛丽面上浮出难得一见的惊慌表情，她抽出钉锤，一脚踏出去大声叫道：“师兄！”

艾瑟尔知道情势紧急，双掌一摆，也要跳下坡去。赛戈莱纳却伸手拦住二人，沉声道：“且慢。”萝丝玛丽怒极，手掣钉锤直砸过去。赛戈莱纳避开萝丝玛丽的破风锤势，使了半招津巴布韦大擒拿手，叼住她手腕轻轻一卷，萝丝玛丽立刻觉得手臂酥软，钉锤“当啷”一声落在地上。

萝丝玛丽虽失了兵器，却依然朝前冲去。赛戈莱纳大皱眉头，心想这女人怎么如此不讲道理。他伸手点了萝丝玛丽肩上数个星命点，让她的声带暂时麻痹，示意艾瑟尔将她双臂制住，免得乱踢乱动。艾瑟尔有些迷惑地望着赛戈莱纳，开口问道：“艾，艾瑟尔也不明白，究竟怎么回事？”

赛戈莱纳道：“这些金字塔本是埃及之物，如今却出现在巴尔干，好不蹊跷，定是蕴藏着什么凶险。”他在山谷底下的时候，曾听卡瓦纳修士提及，古埃及的法老们死后唯恐尸身被后人毁伤，曾有一门皇室不传的天狼秘法。这一门阵法以金字塔为阵枢，中间杂以剑头魔草，变化无穷，专克防盗墓盗贼，是守陵的利器。如今这个阵势，与那个颇为相似。倘若刚才萝丝玛丽贸然冲下去，只怕如今也同样身陷阵中，不能自拔。

听了赛戈莱纳一番解说，艾瑟尔急道：“那该如何是好？”赛戈莱纳没有答话，而是转身下坡，慢慢接近那阵势的边缘。他走的异常稳重，快靠近阵边之时，忽然蹲下身子，用左手去抓地面上



的一蓬剑头状植株。

那植株正喷吐着瘴气，骤然被抓住枝叶，竟开始剧烈颤抖，如同人类挣扎一般。好在赛戈莱纳已经暗自运起双蛇箴言，手掌才没被那叶子割伤。他手臂一抖，大喝一声，竟把那植株“唰”地生生从地里拔出来。植株根部扑簌簌连带着泥土被牵扯而出，还勾连着一具瘦长的物事。

坡顶上的艾瑟尔与萝丝玛丽均倒抽一口冷气。那具瘦长的物事，俨然是一具干瘪的人尸，植株的根须就密密麻麻地抱在人头之上，望之十分恐怖。赛戈莱纳将植株丢在地上，摇摇头，对两位女士道：“果然不错，正是剑头魔草。”

原来这地下埋的全是尸体，而且皆是头朝上、脚朝下直立而葬。那剑头魔草的根须就环抱人头，吸吮养分，再将尸气喷吐出来，这才有了滚滚尸瘴。这密密麻麻的一大片，少说也有几百株魔草，即是说这片坡地上葬着至少几百具干尸，光是想就已让人毛骨悚然。

既然这植株是剑头魔草，这阵势显然就是古埃及的天狼星金字塔阵了。古埃及法老驱使奴隶殉葬，供养魔草，以此守陵，想不到如今竟还有人会这门邪法。毫无疑问，这自然是蓝胡子的手笔，一想到此人如此奸邪，三人心中俱是一凛。

艾瑟尔道：“既然知道阵法的来历，我们快快破阵去救罗慕路斯师兄吧。”赛戈莱纳苦笑道：“谈何容易。那阵法是依着古埃及的太阴历，用天狼星与尼罗河潮为经纬而设，与时下所用的儒略历大有不同。除非精通古历法，算准阵形变化，否则闯进去便是十死无生。”

艾瑟尔虽是贝居因会的高徒，对这些杂学一窍不通，听了赛戈莱纳讲，只能是干着急。萝丝玛丽口不能言，听到赛戈莱纳如此说，双瞳骤然一缩，流出抹不去的一缕悲恸，全不同往日里的冰冷怨毒。赛戈莱纳看到她这副表情，心中微有愧疚，伸手解了她的声带麻痹。艾瑟尔也松开她手臂，想去轻声安慰。

不料她一松手，萝丝玛丽却突然小腿发力，整个人朝着坡下冲去。她这一冲，去势极快。艾瑟尔娇呼一声，双掌一甩，甩出两道掌风试图拦阻。玛丽却对身后掌风不闻不问，直直冲向阵内。赛戈莱纳一惊之下，不及多想，飞身上前去拽她袖子。

萝丝玛丽年纪虽小，毕竟是西门福音的亲传弟子。这一冲汇聚了她全部修为，即便是赛戈莱纳，猝然之下，也难以阻挡。他急中生变，足下一点，也随着她的去势飞去，在半路一把抱住她的娇软身躯，想要横向发力。不料萝丝玛丽奋力一挣，真气勃发，紧贴着赛戈莱纳胸膛一震，赛戈莱纳气息顿时一窒，后续无继。两人便象是两支飞箭，直通通地落入阵中。

被罗慕路斯刚才那么一惊扰，整个天狼阵中如今已经是雾气昭昭，无数剑头魔草喷涂瘴气，四周一片混沌。萝丝玛丽甫一落在地上，立刻就爬起身来，四下张望一番，大声喊道：“师兄！你在哪里？”全无平日里冷若冰霜的模样。赛戈莱纳连忙把她扑到地上，用自己的衣襟盖入她的口鼻。萝丝玛丽以为他要突然施暴，又羞又恼，双手拼命扑打，赛戈莱纳怒斥道：“这里瘴气扑鼻，吸多了后患无穷，你这死孩子还敢大声叫嚷，是怕死的不够快么？”

他一路对这女孩子忍让再三，至此忍不可忍，终于爆发出来。说来也怪，他此时恶语相向，萝丝玛丽居然没有发作，只怔怔望着雾气滚滚的金字塔发呆，不知多少死尸在脚下的土里。她毕竟是

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周围情形如此可怖，师兄又没有着落，不禁流下泪来。

赛戈莱纳生平最怕女人流泪，当日在摩尔多瓦，尤利妮娅一汪眼泪就淹得他方寸大乱，如今又碰到一个，不免有些手忙脚乱。他扶住萝丝玛丽劝道：“这瘴气是植物吸取尸毒所化，虽有毒性，却不猛烈。我看只消运气吐纳，短时间内还不会致命。你那大师兄心思缜密，不会想不到这一点。”你切莫急，待我想想破阵的法子，找到罗慕路斯兄，再一并退出去。”

萝丝玛丽对这小厮本来敌意甚浓，可在这天狼阵中无人依靠，也只得暂且信了他，拿手背擦擦眼泪，开始按照西门福音的心法运功。安慰好了萝丝玛丽，赛戈莱纳直起身来，盯着四周金字塔的方位，心中暗暗计算。

据卡瓦纳修士所言，这个天狼阵乃是按照古埃及历法所设。古埃及历以天狼星偕日升为一年之始，尼罗河水即在这一日开始泛滥。以此为准绳，定出洪水、生长、收获 3 个季度，共 12 个月，每月 3 周，每周 10 天，是以又称天狼星历或尼罗河历。

若要破出这天狼阵的出路，必须要对天狼星历了然于胸。赛戈莱纳虽不明算法，但他猜到其中关窍势必与尼罗河涨落之势息息相关，就着落在金字塔下纵横交错的沟渠之中。因为尼罗河乃是埃及母河，是以这种阵势，必然有河流夹杂其间，所谓是“无河不成阵”。只是此时瘴气太浓，难以辨别。赛戈莱纳一手拽起萝丝玛丽，一手运功拨开云雾，用脚尖去探那沟渠深浅与走向。

埃及天狼星历中，除了正历中的三百六十天，尚有五天节庆之日，依次对应冥神奥西里斯、太阳神荷露斯、黑暗之神塞特、生育女神伊希斯与死亡女神尼芙蒂斯的生辰。天狼星阵中亦分作三百六十种变化与五书，其中与冥神、黑暗神与死神三位神祇对应的三书，入者即死，称为死者之书；另有两书与太阳神与生育神对应，称作生者之书。

想要破这天狼阵的人，必先观觐阵中河流的涨落之势，依旧历推算出日期，再拿诸神生辰相合，寻出太阳神或者生育之神“生者之书”的方位，方能破阵而出。

赛戈莱纳略知原理，苦在不通历法，只得沿沟渠摸索，冀望能有一星半点提示。可惜沟渠实在太过密集，千枝万脉，在这十几尊金字塔之间盘绕回环，有如一团乱线头。赛戈莱纳非但看不出深浅，倒有几次险些被绊倒。两人在阵内摸了不知多少时候，瘴气吸入许多，都觉得有些胸闷头晕。赛戈莱纳没奈何，取出两粒盖伦三灵丹，也不管萝丝玛丽愿意与否，硬塞入她嘴里一粒，自己又嚼碎了一粒。

萝丝玛丽闭紧双目，嗫嚅道：“不要管我，去带给师兄。”赛戈莱纳心中一动，心想这女孩虽性情孤僻，对她的大师兄倒是一往情深，不由得开口道：“你放心，罗慕路斯吉人天象，信仰虔诚，一定会为天主保佑的。”他抬头去望，四下夜色深沉，瘴气密布，一簇簇剑头毒草隐伏塔间，似是无数人头在暗处窥伺，让人横生恶念。

两人又少歇了片刻，赛戈莱纳又继续探去。有好几次，他本以为已摸清了脉络，却总是走回到原地，那些小金字塔别看体型小巧，摆列的却是极为巧妙，人一入阵，便会变得方向感全无，遑论计算方位、推测生书。

赛戈莱纳走得气闷，恨不得放起一把火来，把这些破塔烂草尽数烧去，好一扫胸中郁闷之气。受

困时久，赛戈莱纳的悍勇之气陡升，他心想这阵法虽然精妙，也不过是泥土所建的死物，堂堂活人，岂能被它困死。他曾听卡瓦纳修士讲过一个故事，说千多年前，亚历山大大帝进军弗尼吉亚城，意欲一统欧亚，曾在神庙里见到一团戈迪亚斯之结。故老相传，谁能解开此结，便可称为亚细亚之王。这结无头无尾，繁复无比，难倒了无数智者豪杰。亚历山大大帝却独辟蹊径，一剑从中斩断，从此成就一方霸业。

赛戈莱纳便想效仿前贤智慧，埃及历法反正是算不出来，不如用这暴力强行破阵而出的好。心意既定，不容耽搁，赛戈莱纳俯身凑近萝丝玛丽道：“跟紧了我！”随即起身，运起真气，也不顾沟渠纵横，也不管瘴气缭绕，只是大踏步一条直线朝前走去。

行不几步，前方一尊金字塔挡住去路。赛戈莱纳冷哼一声，摒住呼吸，飞掌运处，只听轰隆一声，泥土飞溅，那红泥塑成的金字塔竟被他一记奥卡姆真理拳生生轰塌，变成一堆散碎瓦砾。

赛戈莱纳对自己这一拳颇为自得，觉得能有约瑟夫大主教的七成真传。就在这时，忽然一阵清脆哨声自阵外传来。赛戈莱纳心中大惊，他临行前把翠哨交给艾瑟尔，让她若遇到危险便吹。此时翠哨响起，莫非是那神出鬼没的蓝胡子现身，要对艾瑟尔不利？一想到此节，赛戈莱纳便心急如火，拉着萝丝玛丽想从金字塔残骸上跳过去，一路直杀出阵外。

不料他从金字塔的泥骸上一跃而过的时候，突然觉得一股异味入鼻。这异味说香不香，说甜不甜。入鼻却有余香。赛戈莱纳隐隐觉得头晕，低头一看，看到数缕乳白色青烟从金字塔中飘出来，在这黑夜瘴气之中异常醒目。他情知不妙，想提醒萝丝玛丽，不料转头一看，少女已然软软瘫倒在地，面色铁青，显然也是中了毒。

“不妙，中计了……”赛戈莱纳脑中猝然想到，这设阵之人，想来早就算准自己会如此施为，这才在金字塔中暗设了毒气。他情急之下，想高高跃起，谁知内力一动，异香上脑，他一头栽倒在地，昏死过去……

## 第十五章 可怜红颜已化骸

……浑浑噩噩，思绪纷乱，恍惚中赛戈莱纳又回到山谷之中，先是卡瓦纳修士，然后是杜兰德，两人俱是面容悲戚，随即周遭幻成一处阴森城堡，城堡中端坐着一个贵妇人，望之极为亲近，面容却模糊不清，赛戈莱纳想凑得近些，那妇人却双手戟张，变成魔怪模样，张牙舞爪扑将过来，吓得赛戈莱纳大叫一声，猛地醒转过来，遍体冷汗。

他毕竟只是十几岁的少年，虽然身负绝学，终究心性未经锤炼。这一个古里古怪的噩梦，着实让他受惊不浅，花了不少时间方才镇定心神。赛戈莱纳甩了甩头，发觉自己身上没被绳索牛筋之类的捆缚手脚，只是内息绵软，整个人丝毫动弹不得，只能软软瘫坐在长椅之上。他往左右一看，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

他此时正置身于一间乡间教堂之中。这教堂少说也有百十年历史，大概是没有良加修葺，显得破败不堪。无论天花板、窗棂、廊柱还是地板，尽皆糟朽不堪，蛛网密布，墙壁上还有点点霉痕。一尊十字架木像树在正前，却用的不是寻常白皮橡木，而是一块黑芯桧木，以致全无圣洁气象，连那圣子形象都阴森无比。十字架下有一张宽大的圣餐台，上面用镶着花纹的白绸布盖着，里面鼓鼓囊囊，不知是些什么东西。

台下有十几排长木椅，密密麻麻已经坐满了人。这些人有男有女，男穿礼装，女着套裙，只是这些华服都污损不堪，而那些男女个个面色惨白僵硬，瞳孔无神，竟都是些死人！甚至有些盛装而坐的宾客，早已化作骷髅。整个教堂看似熙熙攘攘，实则阴冷至极，触鼻尽是尸臭与霉味。

赛戈莱纳坐在这些死尸之中，一时间他脑子里闪过无数念头：这些死尸究竟是自行走来，还是被人安排？又是谁布置出这种手笔？是何目的？他瞪大眼睛细细搜寻，发觉罗慕路斯与艾瑟尔亦在死者席间。两人都是紧闭双目，生死不知，只是萝丝玛丽不知去向。

赛戈莱纳看同伴吉凶未卜，心中大急，连忙运气，可是身体不知被下了甚么药物，周身气息隐伏在十二宫内，任凭如何驱使，一过心脏狮子宫便如泥牛入海，再无声息。狮子宫乃是周身气息流转的关键所在，此处一断，任凭真气再丰沛也构不成循环，没了用武之地。赛戈莱纳自修炼双蛇箴言以来，从未碰到这种异状。

他拼命运了几个周天，都在狮子宫被拦腰截断，心想大约是敌人在这里下了专门克制内力的毒药，任凭你是甚么高手，若真气不成循环，也是无济于事。而且这毒下在心脏，就算旁人有心帮忙，也是投鼠忌器，不敢擅自而为——由此看来，这下毒的，竟也是一位大行家。看来那位大行家就是用这种毒药迷住了众人，若非赛戈莱纳内力雄厚，恐怕就会和其他人一样一直昏迷直到死去。可如今他虽醒来，却是动不得分毫，形势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

他正自焦虑，忽然想到，卡瓦纳修士在山谷时身负重伤，心脏狮子宫气息不畅，就从巨蟹宫借出一条路来直抵室女、天秤两宫，自己不知行不行。他一念及此，连忙试行。只是此法极为复杂，卡瓦纳修士浸淫武学几十年，方才勉强借出一条细路。任凭赛戈莱纳如何天才，毕竟年轻，这一条借路始终打不开。赛戈莱纳运劲足足两个小时，只勉强从巨蟹宫透了几缕真气入室女，如水滴石上，无济于事。

他正自运功，忽然听到教堂后面传来一阵响动。赛戈莱纳动弹不得，连忙眯起眼睛，看到教堂后面的小门“吱呀”一声被人推开，一个黑影走了进来。借着微弱幽光，赛戈莱纳勉强能看清，进来的原来是一个壮汉。这汉子生得极为高大，四肢粗长，一头乱蓬蓬的头发，偏生穿了一身不趁身的哥特式新郎装束，金线闪闪，袖口还插着数根孔雀翎，显得颇为滑稽。

这人走进教堂，手里居然还捧着一束鲜红玫瑰，在这所阴暗屋子里分外醒目。他轻轻一抬手，那束玫瑰“噗”地一声，扎进一根木柱之内。玫瑰花何等娇嫩，被这壮汉随手一射，竟可入木三分，赛戈莱纳看了暗暗心惊。壮汉在教堂里环顾一圈，从口袋里取出数根素净的大蜡烛，依次插入悬在半空的烛台之上，又拿出火折子点燃，整个教堂骤然亮了起来。

赛戈莱纳此时已能看清这人的面孔：此人生得一张方脸，却被一道蚯蚓般的疤痕斜斜分成两块，一半脸皮惨白如尸，另外一半却是古铜颜色，两下比较十分突兀，看似拿两片人皮缝合而成；下颌留着一部蓝靛靛的胡须，根须分明，梳理得干干净净——不是蓝胡子是谁？

只见那蓝胡子点好蜡烛，抱臂站在台上，眯起眼睛望着台下这十几排死尸宾客，显得十分自得。过不多时，他走到台前，将台子上的纱布唰地掀开。赛戈莱纳瞳孔骤然缩小，在那台子上躺着的，是昏迷不醒的萝丝玛丽！而且身穿新娘婚纱，双手捧着一束百合，放在胸口。

蓝胡子俯下身子端详萝丝玛丽的俏丽面孔，面露微笑，只是那微笑比鬼怪更为可怖。他伸出手来在她脸颊上抚摩了一番，然后伸出大手把她扶起来。萝丝玛丽软软依偎在他胸膛一样，浑然不觉，两人并肩而立，真有些新婚夫妇的模样。

蓝胡子忽然冲着台下死尸开口道：“各位亲朋好友，感谢大家莅临小处，参加我与这位小姐的婚礼，实在令这里蓬荜生辉。鄙人心怀感念，愿上帝保佑所有的人。我在此请求你们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爱情直到永恒……”他转身袖子一挥，一樽立在旁边的棺材立刻被震开，里面露出一具身着神甫服装的骷髅，脖子上还挂着念珠，五只白惨惨的指骨托着一本破旧圣经，“……………在神的面前见证我与她坚贞如水晶的爱情。我们将结为夫妇，彼此扶持。”

说完这一席话，蓝胡子拍了拍萝丝玛丽肩膀。也不知他使得什么邪法，萝丝玛丽竟然稳稳站在原地，只是眼帘依旧低垂。蓝胡子抽出扶她的手，让她自行站立，然后走到台角。那里摆放着一架哈普西科德拨弦琴，蓝胡子拽过一把椅子，坐在琴前，摆开姿势开始弹奏。琴声悠扬，旋律清丽，赫然是中欧、东欧流行已久的《圣洁祝福如哈德勒泉水沐浴》，专用于婚仪现场。这曲子本来很好，只是在这破落阴森的小教堂内回荡，传入一群尸体宾客耳中，未免教人毛骨悚然。偏生蓝胡子还弹得十分投入，摇头晃脑，还不时回眸看看新娘，目光幸福恬然，沉浸在这一出诡异的独角戏中。

一曲弹毕，蓝胡子阖上琴盖，显得颇为满意。他转回身来，走到新娘身边，轻轻执起她的手来，半跪下去，深情一吻，慢慢道：“我今世只爱你一个，我把我的身心都奉献给你，我唯一的爱人，我的珍宝。”赛戈莱纳寒毛倒竖，心想这个蓝胡子莫非是神经错乱，否则怎会自己找一屋子死人演这种无聊的戏码，看来是彻底疯了，而且疯的不轻。且莫说这蓝胡子是否能治得了老公爵的病，就是自己能不能从这一处死者婚礼上逃出生天，还在未知之数。

他正在想着，蓝胡子又抓起萝丝玛丽双手，掏出一把钥匙放在她手里道：“你作了我的新娘，你我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今日当着这许多宾客，为父须有一件事要叮嘱你。这老山之境，一草一木从此都归你所属，你可尽用，只是在这教堂之中，有一处屋子，你不可进去。你若不听我言，休怪为夫辣手无情！”

说到最后一句，这蓝胡子面目转而狰狞不堪，咬牙切齿。他声音陡然转高，大声喝道：“之前我曾娶妻几人，这些愚蠢妇人不听我好心劝告，野猫般的好奇心作祟，平白送了性命。爱妻你不可蹈袭前辙，让自己青春荒废，落得一片尸骸。”

他说罢这句，右掌一震，把十字架后的供奉台“轰隆”一声震塌，露出一大片墙壁上的夹层。夹层之中吊着六、七具骷髅，都身穿婚纱华服，却是铁刺穿胸，死状极惨，脚下堆着更多散碎肢体，上面还沾着斑斑血迹，如同地狱深层升到世间。

这一番景象，饶是赛戈莱纳，也不由得吓得“啊”了一声，他这才知道卡皮斯特拉诺所言不虚，这蓝胡子喜好屠戮妻子的嗜好，当真骇人听闻。蓝胡子本来附在萝丝玛丽耳边，细细叮嘱，突然听到宾客之中一声轻喊，面色一变，立刻直起身来，双目如电，朝着宾客之中扫去。

赛戈莱纳知道自己已露了行藏，连忙敛声收气。他如今全身都动弹不得，只有丝丝缕缕的内力透过胸膛流转，只够让自己勉强发出声音，若是被蓝胡子这等暴戾之徒发现，必然是十死无生。蓝胡子看了一圈，并无甚么异状，以为自己听错了，悻悻转回身去，忽然一声大吼。



赛戈莱纳听到吼声，下意识睁开眼睛去看。不料蓝胡子却突然转头，两道阴狠目光射过来，与他恰好四目相对。赛戈莱纳暗暗责骂自己糊涂，这些尸体宾客之中，多是骷髅腐尸，只有自己与艾瑟尔、罗慕路斯是新鲜身体。蓝胡子只消盯住这三人，耍了一个小手段，便可暴露发声之人。

蓝胡子盯着赛戈莱纳，恨恨道：“朋友你来参加我的婚礼，我原是该盛情招待的。只是你发出这等不雅之声，惊我娇妻，坏我喜事，实是罪该万死。让我来教你如何与其他人一样谨守婚礼沉默礼仪。”说罢随手从那夹壁里的死人堆中捡起一根股骨，朝着赛戈莱纳刺来。

这话说的委实强词夺理，赛戈莱纳此时身体未复，本来只能束手待戮。在这危机时刻，赛戈莱纳却突然开口吐言道：“血盟在上，何必作这样的事？”那股骨尖刺距离他喉咙不过二分距离，嘎然停止。蓝胡子停住手，面露古怪神色，胡须一颤一颤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赛戈莱纳暗叫侥幸。他刚才想到，那天狼星阵图本是古埃及的秘法，而塔罗血盟中的前任“月亮”凯瑟琳所会的银月神功，又是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传下来的，系出同源，或者两者之间有甚么关联。他一听蓝胡子竟停了手，便知道自己赌的这一铺，果然是赌对了——这蓝胡子，果然与塔罗血盟有着什么关联。

躲过这一杀劫，赛戈莱纳心中少定，面上微微一笑，道：“久闻前辈躲在这深山之内，性情越发乖戾，如今一看，果不其然。”蓝胡子听了这话，勃然大怒，一步迈到他面前，把他轻轻揪起来：“快说，你究竟是谁？！”

赛戈莱纳缓缓道：“我乃是‘银月’凯瑟琳·德·瓦卢瓦的使者。你这般对待我，凯瑟琳知道了，一定不会开心。”蓝胡子听到这名字，不由一怔：“凯瑟琳？”

赛戈莱纳此时已确定这蓝胡子与“银月”凯瑟琳定有什么瓜葛。不过从他的反应来看，蓝胡子并不知道凯瑟琳已死，“银月”的位置已被塞壬琴姬所取代的事情，想来并非是塔罗血盟的正式成员。赛戈莱纳暗忖自己身处危境，凭武功是没指望的，只能不得不行险，靠言语一试了。他抬头说道：“她如今身在摩尔多瓦，不便行动，就派我来此寻你，说一件事关隐者的要事相商。”

他自出谷以来，历经世事，人情世故也逐渐学得透彻了些，浑不似出谷前的一派天然。这扯谎之道，自然也学会了“七分真，三分假”的诀窍。凯瑟琳与“隐者”的瓜葛，他在摩尔多瓦已经尽知，这时便半真半假掺和着说了出来。蓝胡子听了他的话，已然信了几分，点头道：“这两人不睦，早已有之，想不到到今日还未化解。”赛戈莱纳道：“正是如此，所以凯瑟琳大人派我来寻阁下襄助。”

蓝胡子皱起眉头道：“那东西我早已付讫，与你们血盟已是两不相欠。血盟如今自己内讧，与我有甚么干系？莫非是凯瑟琳也想要那东西么？”赛戈莱纳心想他果然不是血盟成员，只是不知他说的“东西”是什么，硬着头皮含糊接道：“此事与阁下关系匪浅，十分严重，凯瑟琳这才派我前来，尊驾明鉴。”

蓝胡子忽然冷笑道：“你既然是‘银月’的使者，又怎会闯不过天狼星阵，被我轻松擒来？”赛戈莱纳想也不想便道：“天狼星阵有甚么难闯，这涨落二势，死生五门，早已被我算透。只不过是那几个同伴掣肘，一时不备罢了。尊驾若是不信，我们再出去走上一走。”

其实他对这阵法的了解，也仅止于此，多了一句也说不来，却故意装作高深莫测、藏十说一。蓝胡子听他说的内行，心中疑惑大减：“你身中我亲手调配的八弦毒，本该是散去一身内力，形如僵尸。你居然还能开口说话，看来凯瑟琳的弟子，果然有些门道儿。”他又道：“你这三个同伴，看他们的身手，两个是西门福音的弟子，一个是贝居因会的，都是所谓的名门正派，怎会与你们血盟之人混到一起？”赛戈莱纳道：“这其中关节，说来话长，请尊驾帮我等解了药劲，好慢慢说与您听。”

蓝胡子冷笑道：“七绕八绕，原来还是想让我给你们解药。血盟的名头儿，别人或许还怕上几分，在老山上，可没你这晚辈说话的份！”他一拂袖子：“给不给你们解药，且待我结完了这场婚再说！怕是新娘子和宾客都等得急了。”赛戈莱纳忙道：“那作新娘的，和台下的两人，都不好有什么损伤，不然凯瑟琳那里不好交待。”蓝胡子瞪眼道：“你们血盟拿走了那东西，逍遥自在，我却还未曾婚配。拿走了我的新娘与宾客，这婚礼如何办下去？不要啰嗦，耽误了吉时，宾客们都要笑我这作新郎的！”

赛戈莱纳见他本来思维清晰，一谈及婚礼便开始疯癫，心想莫非这人是想作新郎想疯了，便道：“晚辈自然不敢耽搁前辈喜事，只是婚配乃是人生大事，若没有教士住持，终究不成体统。”蓝胡子指了指那具神甫模样的骷髅：“这难道不是教士？当年我弄到这具尸体，可费了不少力气呢。”赛戈莱纳心想你倒也知道那是尸骸，口里却称：“这位教士品级虽高，却口不能言，如何祝福新人？这婚礼终究还是不能完全。”

他算准蓝胡子对婚礼极其重视，句句都死扣着这点，蓝胡子果然大怒，“啪”地拍碎了身旁一具尸体，白骨飞溅：“你这臭小子！是来成心乱我婚仪么！”赛戈莱纳道：“晚辈不敢，只是俗话说上帝所见，俗世如鉴。倘若婚礼没了神职人员祝福，便不合法。”蓝胡子听出他话中有话，便道：“那依你，有何意见？”

赛戈莱纳早等着这句，立刻道：“我身上有一柄木杖，请前辈帮忙取出来。”蓝胡子从他身上搜了一回，找到那根卡瓦纳修士的拐杖。他看到木杖上有五枚节疤，先“咦”了一声，恶声恶气道：“这是托钵僧团的东西，你如何会有？”赛戈莱纳道：“晚辈虽受凯瑟琳所托，实际上却是托钵僧团长老弟子，也算是一位修士——这柄木杖，就是凭证——也有祝福婚姻资格。如蒙前辈不弃，我愿代为主持婚礼，使前辈早日合卺同鸾。”

蓝胡子一听，不由得惊喜莫名。他这婚礼惊世骇俗，早被教廷视作眼中钉，更不可能有教士来亲身祝福，他一直引以为憾。如今从天而降下一个少年修士，愿意代神祝福，正是喜从天降。赛戈莱纳一见他表情，情知已然入彀，连忙就坡下驴：“凯瑟琳正是知道我这重身份，才特意派遣我来为大人主持婚礼。”

他话音未落，蓝胡子已经捏住赛戈莱纳下巴，左手把一块黏糊糊的东西送进喉咙，喝道：“吞下去！”赛戈莱纳觉得这东西腥臭无比，难以下咽，碍于情势只得硬着头皮吞了下去。这东西一落肚子，立刻四散化开。赛戈莱纳顿觉四肢百骸的真气都缓缓流动起来，逐渐汇聚成河，很快身体就恢复如常。这个蓝胡子虽然疯疯癫癫，在用药施毒方面，倒真是神乎其技。

赛戈莱纳活动一下拳脚，觉得没什么异样，长出一口气。蓝胡子拍了一下他脑袋道：“你随我来。”赛戈莱纳道：“前辈不如帮他们三个一并解了，我怕时间长了又什么妨碍。”蓝胡子瞪眼道：“我

自然能解，却不是现在，你不要啰嗦！”

赛戈莱纳只得闭上嘴，尾随蓝胡子而去。他开始以为，蓝胡子要抓着萝丝玛丽宣誓，不料蓝胡子却不再多看那姑娘一眼，径直走出小教堂。原来这教堂之后，是一片山中平坡，稀稀落落有十几处木屋棚架，多是年久失修，一派阴森气象，没有一丝活人痕迹，象是黑死病席卷后的废弃村落。

蓝胡子带着赛戈莱纳在村中转八转，来到一处二层阁楼。这阁楼是半砖石构造，墙壁剥落嶙峋，一枚铜制百合花斜插门楣，已是锈迹斑斑，花头还挂着一片枯死的鸢萝草。蓝胡子推开木门，放开嗓门道：“卡娅，我寻到个神甫，你我可以宣誓成婚了。”赛戈莱纳心中一奇，莫非他真正想结婚的，不是萝丝玛丽？

他未及细想，迈步而入，看到房间中搁着一顶银蚕丝帐，丝帐中躺着一名女子。这女子身披一件雪白婚纱，已死去经年，只是不知用了甚么药物，肌肤不见腐烂，惟独色泽黯淡灰哑，毫无生机。蓝胡子走到床边，握着她的手柔声道：“卡娅，我已找来一名修士，可以遂了你的心愿了。”一面招手唤赛戈莱纳过去。赛戈莱纳凑过去，觉得这女子的状况颇为奇怪，他伸手去碰她的胳膊，觉得坚硬如石，意念一动。

贝尔格莱德公爵身罹美杜莎之泣，全身会逐渐僵硬，最后化石而死，与这女子的症状倒是颇多类似。赛戈莱纳看了蓝胡子一眼，心想难道贝尔格莱德公爵的这病，就是蓝胡子给下的毒？倘若真是如此，可就棘手了。他心念及此，脱口而出：“这是……美杜莎之泣？”

蓝胡子握着女子的手，头也不回道：“凯瑟琳派你来时，不曾说过么？”赛戈莱纳道：“晚辈初入江湖，于前代掌故还不甚熟稔。”蓝胡子“哼”了一声：“你这小子，讲话不尽不实，不是个好东西。”赛戈莱纳微微笑道：“血盟之间，彼此齟齬不断，有些事情彼此相瞒也属正常。晚辈籍籍无名，又怎会知道这许多秘辛。”

蓝胡子站起身来，体贴地给女尸掖好被子，转身抱臂道：“凡事不能与神甫相瞒。你既然要主持我的婚礼，也须知晓这些事情。既然凯瑟琳未曾说出来，就让我来告诉你好了。”赛戈莱纳恭敬敬站在一旁，划了一个十字祝道：“愿主的意旨，加持我们的灵魂。”

蓝胡子听了这祝言，不屑地吐了口唾沫到墙角，徐徐道：“躺在床上的，本是我的第一任妻子卡娅。我十几年前，笃好岐黄之学，乃是远近闻名的名医，多少疑难杂症都难不倒我。就连江湖中人，都时常来找我治毒疗伤。卡娅是当地望族之女，与我两情相悦，本是一对良伴。可惜我出身微寒，为她的贵族家族所不容。我那时年轻气盛，一怒之下就毒杀了她的全家，带着她进了深山。只是她笃信上帝，没有神甫主持便不肯成婚——但试想我作出那等事情，又有哪家神甫肯来？”

赛戈莱纳心想你倒有些自知之明。蓝胡子又道：“当地数次组织人手围剿我，都被我一一杀得干净。卡娅是个圣母心肠，见我为了她大加杀戮，心中抑郁，积郁成疾，竟不知为何得了美杜莎之泣。这个绝症，针石罔效，纵然是我也束手无策。我想天外有天，便带着她遍访欧罗巴各地名医。可恨这世上多是沽名钓誉之辈，不过是些满口大话却没真才实学的庸医。我少说也杀掉了几十个，只是卡娅的病情，却日渐加重。我那时陷入绝望，心想除非是希波克拉底再世，否则卡娅是没救了。”

赛戈莱纳听到希波克拉底的名字，微微一笑。他浸淫双蛇武典日久，只把希氏当成是一代武学奇

才，这时才想起来希波克拉底的医道手段，尚在武学之上。

蓝胡子哪知他心中所想，见他微微露出微笑，以为是故作嘲讽，不由恼道：“你笑什么？笑我手段浅薄，救不得爱人么？”赛戈莱纳连忙道：“我只是一时想到其他事情，与阁下却没甚么关系。”蓝胡子瞪了他一眼：“你再如此轻薄，仔细我把你化成一滩尸水。”赛戈莱纳讪讪道歉。蓝胡子这才继续讲道：“……后来你们血盟忽然来了一位使者，自称“灰塔”，送了我一则炼金秘方，说依此法或可治愈美杜莎之泣，只是有待完善，非精通病理者不能为之，他情愿把这个药方奉送给我，只求我有朝一日研制成功，能与血盟共享这药方。我不知他动机为何，但看这个药方，确实是精妙绝伦，便满口答应下来。从此我带着卡娅回到老山，潜心研制。你知道，炼金之术，风险奇大，往往要反复试验数百次，方能验证其效用。我便冒充贵族，时常去外面寻些与卡娅年纪相仿的女子，籍口成婚把她们带回老山，然后拿她们身体解剖试验，藉此研究病理成因。

那教堂内壁里堆积的女子尸骸，想必就是蓝胡子拿来作试验的牺牲品。这等残酷骇异之事，被蓝胡子娓娓道来，赛戈莱纳脊背横生一股凉气，又不敢表露出来。蓝胡子浑然不觉，仍在那里反复玩味：“这十数年来，我已成婚二十余次，每次新娘都不听我劝，擅自去开我研究炼丹药方的房间，最后都被我当场拿住，一一分剖细析，反让我研究更有一层进境。”

赛戈莱纳自幼深受卡瓦纳修士教诲，此时见蓝胡子对这等血腥杀戮之事津津乐道，不觉皱起眉头。他虽知此时与蓝胡子闹翻，会害死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数条性命，可也不愿就此附和。蓝胡子说到这里，略有得意：“后来那些女人的族人上门要人，不是被我打死，就是赶走。他们气不过，就请来了一批所谓‘正义之士’来进剿。这批人也都是些名不副实的庸手，都被我轻松打发了。只有一个叫卡皮斯特拉诺的臭苦修士侥幸逃脱，算他命大。”

蓝胡子说得轻描淡写，赛戈莱纳却深知那一役给卡皮斯特拉诺造成多大的创伤，那一道伤疤历历在目，让那位智者至今未走出阴影。蓝胡子道：“这个臭苦修士武功低微，背景却不小，后来竟然引来了教廷的一位福音使者，这伪君子道貌岸然，手底却硬得很，我实在打不过他的约翰福音。接下来的事情你该都知道了吧？”

赛戈莱纳哪里知道，可若是不接口便会露出破绽，只得硬着头皮猜测道：“自然是凯瑟琳和血盟之人赴援，为你布下这个天狼星阵。”蓝胡子点点头：“正是如此。凯瑟琳布下这个阵势，阻住了那位福音使者——不过可别指望我会承你们血盟的情，那时候正是我那药方炼制的关键时刻，你们出手，无非也只是为了那方子罢了。”赛戈莱纳想到那剑头魔草根下的无数干尸，心想只是为了布这么一个阵势，倒让这些许多生灵荼毒。

蓝胡子又道：“那福音使者退去以后，我的药方也差不多炼成了，便先给卡娅服食了一粒。卡娅的病情居然有了好转，我大喜过望，也不再跟你们血盟多加计较，直接把炼成的药物给了他们。不料数月之后，卡娅性情大变，状如死人，一直到现在。想来那药方里还有未尽周全之处，我只盼能多捉些女人来试验，把那方子再作改良，好教卡娅苏醒过来。”说到后来，他声音渐哑，满是哀伤，浑不似个杀人如麻的大魔头。

赛戈莱纳在一旁默然而立，那位女子浑身僵硬如石，想来是毒素入骨，五脏六腑彻底石化，显然是已死去多时，纵然是希波克拉底复生，也回天乏术。这蓝胡子一代名医，一涉到自己深爱之人身上，却如此糊涂，真是叫人可悲可叹。

蓝胡子说完这一番话，瞪着赛戈莱纳道：“我的故事，已经全数告诉了你。你来说说，凯瑟琳派你过来，到底所谓何事？”赛戈莱纳心思敏捷，此时已经有了计较，于是不慌不忙说道：“贝尔格莱德大公卢斯维科·匈雅提，您可听过此人？”蓝胡子眉毛略微一挑：“那顽石老公爵？自然听过。”

赛戈莱纳道：“那位老公爵前几年，也罹患了美杜莎之泣，身体日渐衰弱。你也知道，公爵大人是整个东欧山岳之镇，他若一死，势必动摇我圣教根基，让土耳其人乘虚而入。是以贝尔格莱德人心急如焚，四处遍访名医，可惜是针石罔效。”蓝胡子道：“凯瑟琳想让我去救这老头？”

赛戈莱纳道：“也是也不是。”蓝胡子诧异道：“怎么讲？”赛戈莱纳道：“尊驾也知道，那炼金药方并不完美，血盟用起来也有不足之处。究其原因，还是尊驾的药方，缺少用人体验证之故。”蓝胡子点头道：“这美杜莎之泣的病理成因，至今仍是谜。莫说治愈，就是如何得病，也没人知道。我捉来那些女子，身体虽是新鲜健康，只是她们没有患上美杜莎之泣，参考价值有限。天下虽大，我又能去哪里寻来许多患者来验证药方。”赛戈莱纳见他已逐渐被自己牵引，便乘机道：“所以既然贝尔格莱德大公也得了此病，正是天赐良机。只要尊驾假治病之名，前往贝尔格莱德去验证药方，良加改善，相信必有所得。”

蓝胡子冷笑道：“嘿，你们血盟对药方不满，可以直说，何必绕这么大一个圈子。那贝尔格莱德是军事重镇，高手云集，听说那臭苦修士卡皮斯特拉诺在那里还是个军师。我若去了，休说治病，只怕还未进城就被打杀了。”赛戈莱纳笑道：“这便是凯瑟琳为何派我来的缘故了——尊驾有所不知，这一次我此来，名义上正是贝尔格莱德的委托。卡皮斯特拉诺虽然与您有血海深仇，但老公爵病情最大，他哪里敢有分毫造次。您在城中的安全，是万无一失。”

蓝胡子奇道：“你年纪轻轻，何德何能竟蒙他们如此信任？”赛戈莱纳一晃木杖：“我乃是托钵僧团中人，亦是马太福音的弟子。所以贝居因会与教廷才各自遣人，随我一同上山。”蓝胡子听罢不禁笑道：“一个血盟弟子，居然自称作福音传人，未免有些荒谬。”

他话音刚落，右臂突然伸出，疾点赛戈莱纳的左肩。赛戈莱纳肩膀微动，双掌一合，施展出马太福音与之周旋。蓝胡子的功力果然是深不可测，虽非武学正统，却独辟蹊径。他精通医道，所以这识宫打宫的手段便极为精准，招招不离十二宫要害，让人防不胜防。赛戈莱纳意守中一，双掌飞舞，摆出个只守不攻的架势。马太福音沉稳厚重，他抱定了十成守势，一时间蓝胡子也奈何不了他。

两人过了十余招，蓝胡子忽然跳开圈外道：“不打了，不打了。你小子果然有些门道儿。”赛戈莱纳知道他是来试探自己真假，只是微微一笑，站在原地，只觉背心已被冷汗湿透——他既要说动这暴戾难测的蓝胡子下山治病，又得编圆自己与血盟的关系，还得救下其他三人的性命，仓促间编出这一套话，难度之大，实在是出世以来的头一遭。绕是赛戈莱纳计谋百变，背心也是汗水涔涔。

蓝胡子试出赛戈莱纳确实用的是正宗的马太福音，便又多信了几成。他一心想要治卡娅的病，便催促道：“既然如此，你我快快下山去贝尔格莱德。”赛戈莱纳道：“不若尊驾先去解了我那三位同伴的毒，然后我以教士身份，为你与卡娅作了祝福，再一并去贝尔格莱德，岂不更好？”蓝胡子一生夙愿就是与卡娅合法成婚，此时听到赛戈莱纳主动提出，喜不自胜。他刚要起身，赛戈莱纳又拦住蓝胡子，叮嘱道：“我那三个同伴，并不知道个中曲折，只道是前来寻访名医。一会儿



你可不要说穿，坏了大事。”蓝胡子不耐烦道：“我毒哑他们，不就省事了。”吓得赛戈莱纳连忙道：“这几位都是武学宗师们的爱徒，轻易毁伤，我们的目的便达不到了，不可不可。”蓝胡子性格乖戾，若是平时赛戈莱纳这么多事，他早已发作，可如今为了卡娅，只得忍气吞声，答应不与他们三人生事。

两人回转到小教堂，萝丝玛丽兀自躺在木台上昏迷不醒，身上仍披着婚纱。蓝胡子盯着少女藕白色的手臂与脖颈，啧啧道：“这女子肌肤好生细嫩，若不剖开来看一看，实在可惜。不如只放他们两人回去，这小姑娘让与我罢，说不定对我那药方大有裨益。”他双目放光，望着少女的身体垂涎欲滴，仿佛已经把她开膛破肚，取出肝脾心脏一一玩赏一般。赛戈莱纳吓了一跳，心想这女人是西门福音的爱徒，哪能容你动一个指头，连忙站到萝丝玛丽和蓝胡子之间，肃然道：“这女人是我的亲密爱人，你若碰她，只好先杀了我。”

赛戈莱纳知道蓝胡子这人脾气古怪，又与福音使者有宿怨，倘若说萝丝玛丽是普罗文扎诺的弟子，恐怕蓝胡子不会买账；倒不如以情动之，或能引起这位情爱炽热的怪人的共鸣。果然如其所料，蓝胡子咧开嘴呵呵大笑，拍拍赛戈莱纳道：“你小子，竟能把西门福音的弟子弄上手，血盟里你也算是异数了。”赛戈莱纳讪讪一笑。蓝胡子袖手一拂，拂开她周身数处封闭的宫位。萝丝玛丽突然剧烈咳嗽了一阵，赛戈莱纳凑过去探她的鼻息，不料少女双目陡然睁圆，二话不说，便用手腕上的尖刺朝他刺来。

赛戈莱纳闪避过去，萝丝玛丽刺了几刺，突然那发觉自己身披婚纱，抬眼环顾四周，又见周围全是腐尸骸骨，一时大受刺激，嚤的一声又晕了过去。

蓝胡子冷冷一笑道：“你这爱人，真是刚烈。”他又把坐在死尸之间的艾瑟尔与罗慕路斯拍醒。两人恢复神智之后，都是大吃一惊。好在赛戈莱纳早有准备，先按住他们肩膀，过了一道真气过去镇静心神，然后再解释一番。含含糊糊说先前只是一场误会，如今已经解释清楚，蓝胡子为圣教着想，愿意亲往贝尔格莱德诊治云云。

罗慕路斯毕竟见识多些，听了赛戈莱纳几句话，便镇定下来。艾瑟尔却胆怯地垂下头去，整个身子靠到赛戈莱纳怀里。她最怕鬼怪，在贝居因会还曾被嬷嬷批评说对上帝信仰不坚，此时一想自己甚至和那些尸骸坐在过一起，她便方寸大乱，右手不由自主抓着赛戈莱纳袖子，身躯微微颤抖，如同渴求母亲的婴儿。赛戈莱纳无奈，只得一手环抱，一手轻轻拍着她背部，示以安抚。艾瑟尔双目噙泪，喃喃道：“这便是《神曲》里说的地狱么……”连头都不敢抬起来。

罗慕路斯见他们如此，嘴唇蠕动几下，却没说什么，飞身过去看自己师妹。萝丝玛丽刚才只是吓晕了，倒没什么大碍。罗慕路斯推宫了几回，萝丝玛丽便醒转过来，只是苍白脸颊上浮现出一种异样神情，怔怔望着教堂旁那一堆女子骸骨。

罗慕路斯这才放下心来，对赛戈莱纳一抱拳：“只怪我自持勇力，轻军冒进，才会误中奸计，真是有负师门和老公爵重托，倒教少侠你费心了。”蓝胡子在一旁不悦道：“嘿，你说中了谁家奸计？”罗慕路斯转头道：“阁下可是蓝胡子？”蓝胡子点点头，罗慕路斯正色道：“此次我们来此，是为请您下山去救老公爵，却并不代表我认同尊驾的行事风格。天主在上，象阁下这等好杀狠戾之徒，早晚要堕入邪道。”

蓝胡子闻言哈哈大笑，罗慕路斯觉得耳膜被震得生疼，知道彼此功力颇有差距。蓝胡子走到他面

前，在他脖颈那里比划一下：“你们宗教裁判所每年戕杀的囚徒，刑求之苛酷，远胜于我，不知有何资格来教训？”

罗慕路斯正欲出言分辨，赛戈莱纳“咳”了一声，他只得闭上嘴。他生性耿直，若不是顾忌老公爵的病情，估计此时就会直接去蓝胡子动起手来了。罗慕路斯索性不去理睬蓝胡子，转身走到仍旧缩在赛戈莱纳怀里的艾瑟尔面前，道：“艾瑟尔姊妹，萝丝玛丽被人换了婚纱，行动不便，你去帮她换掉可好？”

艾瑟尔抹抹眼泪，“嗯”了一声，挣扎着从赛戈莱纳怀里站起来，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些不妥，霎时面泛红晕。她不敢正视赛戈莱纳，低着头走到供奉台前，突然发出一声惊呼。其他人连忙转头，只见萝丝玛丽瘫坐在台子上，唇边流出一丝鲜血。

罗慕路斯惊道：“糟糕，是蝎尾毒丸！”四人临行之前，卡皮斯特拉诺曾给了萝丝玛丽和艾瑟尔两枚蝎尾毒丸，用作万一失手被擒时服用，可保全清白。想不到她居然在这时候吃下来。罗慕路斯知道自己这师妹表面冰冷，其实性子刚烈无比。她在昏迷期间被蓝胡子脱光衣服换上婚纱，醒来以后是绝计容忍不了的。

蓝胡子冷笑道：“这女人我还不曾碰她，就搞出这许多花样。”罗慕路斯大怒，赛戈莱纳按住他肩膀，大叫道：“尊驾答应过我，要保得她平安的！”蓝胡子耸耸肩，走上前去，挥起巨掌重重拍在萝丝玛丽背心。萝丝玛丽骤受重击，身体前倾，登时吐出一大口血来。蓝胡子看了看鲜血颜色，晒道：“卡皮斯特拉诺也忒小气，这种玩意儿也配称蝎尾毒么，当真笑死人。”他双手一路疾点数宫中的星命点，然后捏开萝丝玛丽的小嘴，指甲一弹，一缕灰粉已弹进她腹中。

罗慕路斯喝道：“你给她吃的什么？”蓝胡子道：“刚才我用掌力逼出她的毒血，如今是在清理肠胃了。”话音未落，萝丝玛丽陡然醒过来，张口大吐，直把胃里的东西吐的干干净净，腥臭无比。蓝胡子轻轻一推，少女软软瘫倒在地，赛戈莱纳一步抢过去一把抱住。蓝胡子道：“她体内只剩了些残毒，已不妨事，只是这几日形如废人，须得慢慢调养。”他又道：“去贝尔格莱德之前，我得准备些器具药物，你们便在这里等着罢。”说完转身离去。

赛戈莱纳怀抱着萝丝玛丽，忽然觉得怀中少女动了一下，低头去看，与她恰好四目相望。萝丝玛丽眼神涣散，略无焦点，头软软歪在一旁，只是嘴唇蠕动，似是有话要说。赛戈莱纳俯低身子，侧耳去听，只听耳边有少女软声轻轻传来：“你这小人，你与那蓝胡子的对谈，我都听得一清二楚……”

赛戈莱纳心中一震。原来萝丝玛丽先前躺在台子上，虽不能动弹，听力却是清明。他在教堂里冒充血盟成员与蓝胡子的一番对谈，原来都收到她耳中。好在后来蓝胡子带他去了卡娅房间，否则她听到的更多，怕是误会更深了。

萝丝玛丽这时才发觉自己被赛戈莱纳抱住，挣扎着要起来，语气多了几分羞怒：“你……我才不是你的什么亲密爱人……混蛋，我杀了……你。”说到后来气喘吁吁，声音几不可闻。赛戈莱纳一阵苦笑，此时也无暇分辨，只得暂且随她误会着去了。

罗慕路斯这时走过来，询问小师妹状况如何。赛戈莱纳道：“应无大碍，只是情绪还很激动。咱们暂时能阻住她，就怕她自己想不通。”罗慕路斯知道这师妹的性情外冷内热，十分刚烈，便伸

手点了她巨蟹宫的星命点，西门内力透体而入，萝丝玛丽哼了一声，沉沉睡去。这是西门福音里镇定心神的法门，一指下去，足可让她安睡十几个小时，于身体调养大有好处。

罗慕路斯将萝丝玛丽交给艾瑟尔照料，对赛戈莱纳道：“这一次若非有你，我们几乎全军覆没。”赛戈莱纳谦逊了几句，随即把蓝胡子与卡娅的故事说了一遍。艾瑟尔一旁听了，瞪大眼睛：“这么说来，这个蓝胡子，倒是个重情重义的人。罗慕路斯皱眉道：“艾瑟尔姊妹，这人为一己之私，妄自杀戮，实在不足取。”艾瑟尔吐吐舌头，不敢再说什么。罗慕路斯连忙又道：“我并非是指责姊妹你，只是我们这些神的使徒，须得时时谨修心性，不可一刻偏离才是。这蓝胡子虽然能救老公爵的命，我们也得牢记这人并非善类。”

罗慕路斯正喋喋不休，忽然远处传来蓝胡子唤他们过去的声音。赛戈莱纳道：“想来是他想让我主持与卡娅的婚礼了。”罗慕路斯有些不快道：“生死两分，与礼不合。他们一个是死人，一个是活人，如何能得到神的祝福？”赛戈莱纳知道这人有些迂腐，便劝解道：“一切为了老公爵，姑且从权吧。”

罗慕路斯“哼”了一声：“我西门中人是教廷正统，这等事断断容不得，还是你自己去好了。我只作没看见便是。”艾瑟尔此时站直了身体，挥挥手臂道：“我也想去。”眼神里竟满是跃跃欲试。这少女初涉江湖，好奇心起是谁也拦不住的。

于是罗慕路斯便留在教堂里照料萝丝玛丽，而艾瑟尔则跟着赛戈莱纳前去村中卡娅的房间。蓝胡子已经等在那里，身穿礼服，面上居然带了几丝紧张与羞涩，蓝色胡须根根梳的笔直，看起来颇为滑稽。他见赛戈莱纳来了，一把抓住手臂道：“卡娅重病在身，不能动弹，就在床前祝福我们便是。”

艾瑟尔好奇地左顾右盼，看到薄帐里躺着一位妇人，悄悄拉动赛戈莱纳胳膊道：“那就是卡娅了吧？”赛戈莱纳道：“正是，你不可乱说乱动，只在一旁看着就好。”然后他手持木杖，开始主持婚仪。

说是婚仪，其实不过是简单不能再简单的流程。赛戈莱纳先念诵一段祝福经文，又取来一枚十字架，蘸了清水擦在新郎与新娘额头。蓝胡子掀开帐子，对着卡娅柔声道：“亲爱的，你看，有了神甫祝福，你我已经是神所认可的夫妻了。”把她的身体扶支起来，等着神甫用十字架擦额头。赛戈莱纳心想卡娅已死去经年，他犹然执迷不悟，这人也是颇为可悲，心下一阵惻然。

孰料艾瑟尔一看到卡娅的尸身，竟发出一声小小的惊呼。蓝胡子以为她要阻挠婚礼，大为恼怒。赛戈莱纳连忙道：“仪式未尽，新郎不可擅离。”蓝胡子这才强忍怒火，只瞪了艾瑟尔一眼，吓得她花容失色，退到一旁。

整个婚仪不过十几分钟，即行结束。蓝胡子夙愿得偿，心情大好，也不去追究艾瑟尔的失礼，吩咐赛戈莱纳与艾瑟尔在门外等着，他安顿好卡娅，便出来与他们会合。

两人出了屋子之后，赛戈莱纳忽然问道：“你刚才看到卡娅，为何惊呼？”艾瑟尔道：“她莫非是个死人？”赛戈莱纳叹道：“正是，这位蓝胡子用情太深，以致连生死都分不清了。”艾瑟尔看看身后木屋，悄悄拽了拽赛戈莱纳袖子道：“嬷嬷临走之前，曾吩咐我说，这次来老山，倘若看到什么异状，要回去禀报她的。”

赛戈莱纳奇道：“你发现了什么异状？”艾瑟尔忌惮蓝胡子的威势，踌躇片刻方道：“我看那卡娅小姐的容貌，倒与我们贝居因会的一位叫特莎的修女十分相似。”

## 第十六章 顿离古城遭遣排

艾瑟尔一言既出，赛戈莱纳登时楞在原地不动。当日在谷底，卡瓦纳修士临终前曾经嘱咐他三件事情，其中第三件便是叮嘱他若看到特莎修女，千万避开，不可与之争斗，亦不可透露半点讯息。因为修士的叮嘱，赛戈莱纳出山以来，并不曾刻意打听过这人来历。

此时赛戈莱纳咋听到她的名字，不由得呆住。艾瑟尔见他神情有异，好奇道：“怎么你也认识特莎嬷嬷？”赛戈莱纳连忙道：“不，不认识，她是个什么样的人？”艾瑟尔抵住下巴，歪着头想了想道：“特莎嬷嬷与贝居因会的人都不相同，她是位接引者，长年云游在外，很少回来。我也只见过数面。”赛戈莱纳道：“何谓接引者？”艾瑟尔道：“贝居因会是女性教会，专收各地笃信上帝的女子。这接引者经常在欧罗巴各处巡游，若见到有愿意入会的女子，便会从中斡旋，考验其诚心，引荐入会。”赛戈莱纳又问：“这位特莎嬷嬷多大年纪？”艾瑟尔道：“六十开外吧，详细情形我也不知。”

赛戈莱纳心想这位特莎嬷嬷倒与卡瓦纳修士年纪相仿，不知两人生过什么过节，能让卡瓦纳修士如此忌惮。好在这人云游各处，自己暂时是碰不上的。正沉思着，艾瑟尔道：“我看到特莎嬷嬷年轻时的画像，实在与这位卡娅小姐如出一辙。”赛格连啊随口道：“许是她失散多年的女儿也未可知。”艾瑟尔却瞪大了眼睛，拼命摆手：“不，不可以这么说啦。嬷嬷们身为接引者，都是宣誓终身守贞的，怎会有女儿呢？”

赛戈莱纳道：“那也许是特莎嬷嬷同族的血脉，也未可知。”两人正说间，蓝胡子从屋里走出来，身上简单地披了件粗布披风，背后扛了一个脏兮兮的包袱，里面鼓鼓囊囊不知装了什么东西。赛戈莱纳道：“贝尔格莱德一应研究器具都有，阁下毋须再太多东西。”蓝胡子不屑道：“那些外行人懂得甚么。我这是炼金秘法，旁人是不懂的。赛戈莱纳知道他这人性子孤僻高傲，于是也不再勉强。

三人回到教堂，罗慕路斯带起萝丝玛丽，一并出门。他们四人来时的马匹，也被蓝胡子牵了回来，此时正好用上。这下山的一路上没了天狼星障碍事，顺风顺水。

萝丝玛丽醒转过来以后，只冷冷瞥了赛戈莱纳一眼，再不说话，脸色愈发冷若冰霜，甚至连罗慕路斯都不大理睬。罗慕路斯对蓝胡子一向敌意甚浓，便借口看护萝丝玛丽离开蓝胡子远远，只偶尔与赛戈莱纳与艾瑟尔说上几句话。只剩赛、艾两人陪着蓝胡子同行。

艾瑟尔几次想问蓝胡子那位卡娅的来历，都被赛戈莱纳以眼神止住。赛戈莱纳心想这人身上不知多少秘密，万一那卡娅真与特莎修女有甚么渊源，只怕会横生枝节。于是赛戈莱纳与蓝胡子一路上只谈论些医道武学，针石药方之类。蓝胡子这人虽然手段残暴，于医学上的造诣却着实不浅，赛戈莱纳听了他的讲解，于内功心得又多了一层理解。不过蓝胡子对赛戈莱纳的一身内功颇有兴趣，连连说若不剖开看看实在有些可惜，倒唬了赛戈莱纳一身冷汗。

这五人三前两后，从老山沿旧路疾行，不过四日光景便返回了贝尔格莱德地界。甫一入境，便有

兵丁飞马回报。等到他们能看到远处贝尔格莱德大城的身影时，老公爵的独子亚诺什已率大队人马前来接应。

亚诺什这几日心急如焚，只盼着赛戈莱纳早早寻回蓝胡子返回。他自从接到哨兵回报，大喜过望，便再也坐不住了，率领着本部骑兵直接出城去迎。

两边队伍接上了头，亚诺什一眼看到蓝胡子，在马上抱拳道：“前辈这次亲来贝尔格莱德救治家父，晚辈感念无极。”蓝胡子从鼻子冷冷哼了一声，算是答应。赛戈莱纳在一旁问道：“公爵大人如今状况如何？”亚诺什道：“两位大人每日上午、下午两次输内力给家父，目前状况尚算稳定。”赛戈莱纳道：“事不宜迟，我们速速进城吧。”

亚诺什早听过蓝胡子乖僻之名，便不再说甚么客套话，鞭子一甩，早有数名骑兵领头，带着大队人马朝城门而去。半路上，忽然罗慕路斯纵马走到亚诺什身旁，低声道：“小公子，借一步说话。”亚诺什有些疑惑，便放慢了马步，不经意间与罗慕路斯已缀后了数个马身。

罗慕路斯压低声音道：“小公子，这位蓝胡子的残酷手段，我是亲眼见了的，就是地狱来的恶魔，也不过如此。这一次他居然肯在贝尔格莱德现身，小公子可不能放过他。否则教他逃回去，只怕又有多少生灵要毁在手里。”说完他把自己遭遇描述了一遍，亚诺什听罢之后沉默不语。罗慕路斯知道他心中为难，便道：“倘若他真能治好老公爵的绝症，我们亦不会为难阁下。到时候由我们宗教裁判所出手对付他便是。”

亚诺什道：“这人既然如此邪恶，那你们是如何劝服他来为家父治病的？”罗慕路斯摇摇头：“说来惭愧，我身陷天狼星阵之后就晕了过去，醒来时赛戈莱纳已经劝服了蓝胡子，至于用的什么手段便不知了。”亚诺什道：“我看赛戈莱纳这人行事亦正亦邪，难以捉摸。一身武功也怪异的紧——不过既然有加布里埃拉嬷嬷担保，想来可以放心。”最后半句纯是着意补充，一听便知道不是发自真心。

罗慕路斯道：“总之一切先以老爵爷的病情为要务，其他容后再议就是，你我多加提防便是。”两人同时“嗯”了一声，很有默契地沉默下来。本来在一旁伏在马背的萝丝玛丽脸上却浮现出丝丝冷笑，口中轻声道：“小贼，你什么心思，我可是知道的。”她觉得自己这位大师兄对人实在太过轻信，心想等回城见了师傅再单独禀告不迟，于是闭口不言。

一行人不多时便走到城门前。城头卫兵呼喊了几句，便开始开门。贝尔格莱德长年处于兵锋之下，城门造得极为厚实，每次开门必得用绞盘。只听隆隆几声，大门徐徐而开，卡皮斯特拉诺身披僧袍，站在大道当中，表情说不出的凝重严肃。

蓝胡子看到卡皮斯特拉诺，策马走过他身旁，大笑道：“原来你还活着？”卡皮斯特拉诺对蓝胡子一向极为忌惮，如今看到本尊，脸上固然因为神经被挑断而没了表情，肩膀却微微颤动不已。蓝胡子仔细端详了他片刻：“看来果然只消切断这数根神经线，便可让人表情全无。我当日的试验，并无错误。”卡皮斯特拉诺是贝尔格莱德的智囊，阖城无不敬重，此时见他竟被蓝胡子如此侮辱，那些骑兵都纷纷面露愤怒。

卡皮斯特拉诺朗声道：“你我恩怨，今日不提。还请你以天下为念，全力施救老爵爷。就算你要了我的性命去，我也没有半句怨言。”蓝胡子道：“要你的性命有甚么用处，还不如半斤硫磺来得



有价值。”卡皮斯特拉诺听罢也不反驳，默默退到路旁，让他们过去。亚诺什心中不忍，跳下马来要搀扶老师，卡皮斯特拉诺举手阻道：“少爷，还请尽快去给老公爵看病才是，我随后便到。”

亚诺什满是歉意地应了一声，连忙继续带路。一行人没有片刻停留，水都未喝上一口，直接来到了内城城堡老公爵的卧室之前。

卧房原本紧闭，听到外面脚步声传来，大门吱呀一声从里面打开来，普罗文扎诺与加布里埃拉两位从卧室里走出来。这两位当世高手面色都有些红润，头顶隐然有蒸汽升腾，显然是刚刚为老公爵过完内力。

普罗文扎诺一见蓝胡子，眉头一皱，问罗慕路斯道：“这就是蓝胡子？”罗慕路斯连忙躬身道：“正是。”蓝胡子端详了他们两位一番，忽然冲赛戈莱纳笑道：“你真是好手段，还有这种硬手等在这里。”赛戈莱纳道：“若非有两位前辈施救，只怕老公爵撑不到我们赶回来呢。”蓝胡子道：“哼，象这样用内力硬撑病人身体，根本不懂药理之学，与蛮牛何异？”罗慕路斯听到他批评自己老师，大怒而起，看到普罗文扎诺面沉如水，这才勉强按下怒气。

加布里埃拉嬷嬷看到赛戈莱纳与艾瑟尔安然无恙，心中一喜，便开口打圆场道：“我与普罗文扎诺大师只是勉力为之，阁下若有灵方，还请快快施救。”蓝胡子对亚诺什翻了翻眼皮道：“既然是请我来查看病的，这些闲杂人等就赶快给我走开。我治病时不喜欢别人在旁边聒噪。只教赛戈莱纳在一旁带着我的口袋便是。”

他这一开口，可谓狂妄至极，丝毫面子也不给那两位高手，在场的小辈无不色变。蓝胡子也不顾别人眼色，大刺刺踏进老公爵的卧室，挥手让赛戈莱纳进门，然后“砰”地把门重新关上。门外面面相觑，罗慕路斯忍不住道：“让他们二人与公爵独处，是否不大安全？”加布里埃拉嬷嬷道：“有赛戈莱纳在一旁看护，想来不会出什么问题。”

罗慕路斯还欲分辨，普罗文扎诺拍拍他肩膀，淡淡道：“你随我来。”罗慕路斯看了萝丝玛丽一眼，暗暗叹了一口气，随着老师而去。加布里埃拉嬷嬷亦把艾瑟尔唤来身边，细细询问。亚诺什与卡皮斯特拉诺则守在门口，一刻不敢少离。

蓝胡子这一进去，就是足足一天时间，期间只让赛戈莱纳出来取了几次饭食与一些药方。他所用的药材多是生僻怪异，好在贝尔格莱德多年积攒，一时间倒也能齐备。亚诺什与卡皮斯特拉诺心中不安，却也没别的法子，只得等待。倒是普罗文扎诺与加布里埃拉嬷嬷再没出现过，两人各自呆在房中，只见门下弟子进进出出。

一直折腾到次日中午时分，亚诺什已足足守候了将近一天，面色枯槁，神情委顿，正在迷迷糊糊的时候。忽然老公爵房间里传来一声大吼，亚诺什大吃一惊，二话不说，拔剑一脚踹开房门，冲了进去。他看到自己父亲在床上半支起身子来，浑身都是鲜血，惊得魂飞魄散。再定睛一看，蓝胡子手持一把尖刀，表情凝重，正挑开了老公爵后颈，亚诺什怒喝一声，手中长剑直直刺向这杀父仇人。

剑峰刚刺到半道，突然被一股力量扭转。亚诺什一看，原来是赛戈莱纳出手阻住了去势，他大叫一声：“休要拦我！”用尽全身力气扑了过去。赛戈莱纳施展出大津巴布韦擒拿手，几下转圜，便把这位几乎发狂的少爷按在地上，厉声道：“不要胡来，你不要你父亲性命了么？”

亚诺什抬起头来，看到蓝胡子已将尖刀插入老公爵脖子，不由悲愤难抑：“他把刀插进我父亲脖子，如何能活了！”赛戈莱纳道：“你这人忒冲动！”一掌拍在他后心，让他晕死过去，然后拖出卧室去。

这骚动已经惊动了许多人，卡皮斯特拉诺赶到门口，见赛戈莱纳把晕倒的亚诺什拖出来，连忙上前问究竟什么事。赛戈莱纳告诉他们，原来蓝胡子以极精妙的手法剖开老公爵血肉，切开血管，将一身带毒的淤血放得干净，这已经是极费功夫与精力，若不是蓝胡子对人体结构熟稔于胸，断不能作的如此干净利落；等到淤血放完之后，蓝胡子又用特制的尖刀从脖颈一贯而入，将本已僵死石化的神经一一搅开，再用炼金秘方敷上，此所谓不破不立。

只是这一搅令神经复苏，病人会觉得剧痛难忍，所以老公爵才会忽然大吼一声。能听到这一声吼，说明他痛感已经恢复，便算是迈过了最难的一关。亚诺什闯进去的时候，正是最关键的时刻，蓝胡子下刀若有丝毫迟疑偏差，就是一条人命交待。

听了赛戈莱纳讲解，众人恍然大悟，放心之余，也都暗暗佩服蓝胡子的手段高明。亚诺什醒过来之后，一想到父亲几乎丧于己手，大是惭愧，闷坐在地上沉默不语。

正说间，蓝胡子推门而出，拿衣角擦了擦手上的淋漓鲜血，道：“你们可去看了。”亚诺什和卡皮斯特拉诺一听，顾不得许多，连忙冲进卧室。看到老公爵半靠在床头，浑身条条伤口触目惊心，可毕竟已恢复了神智，兀自喘息不已。亚诺什喜极而泣，跪在床头握着父亲的手，卡皮斯特拉诺连连在胸前划着十字，吩咐周围看呆了的女仆与侍从快去准备热水与绷带。

蓝胡子道：“他这算是暂时闯过这一关了，多用野蜂蜜与柳树皮捣成浆水外敷，让人每日五次抓着他四肢屈伸五十次，让血脉活络。”叮嘱完之后，他便转过头去，看也不看老公爵，仿佛这病人生死根本与己无关，对赛戈莱纳低声道：“去给我寻间屋子休息。”赛戈莱纳知道他这一天一夜，心力耗费极钜，无论动机为何，确实是尽了全力了，心中十分感激，立刻拉住路过的一位管家。

这管家看到老公爵竟从鬼门关走了回来，心中激动，对蓝胡子的要求哪敢不从，连忙唤人收拾出一间上房，把蓝胡子引了过去。蓝胡子进了屋子，让旁人离开，只叫赛戈莱纳留下。赛戈莱纳道：“老公爵病情究竟如何？”蓝胡子道：“我已尽了力，至于能够痊愈，就得看他自己的造化了。”赛戈莱纳道：“前辈那炼金药方，不是尚有未尽周全之处么？对公爵的病是否有妨害？”蓝胡子道：“我那药方，对驱除美杜莎之泣的毒性有奇效，这点并无疑问。只不过长期服用，性情难免大变。这老头子年逾七十，能保住性命已经不错，还怕这后遗症么？”

赛戈莱纳长出一口气，说前辈你先在此休息，正要出门，却被蓝胡子拉住。赛戈莱纳有些不解，蓝胡子咧开嘴笑道：“小子，你想好脱身之道了没有？”赛戈莱纳一愣：“阁下何出此言？”蓝胡子道：“你莫装糊涂，这周围的浓浓敌意我还是嗅得出来。凯瑟琳派你请我的时候，就不曾叮嘱过？”赛戈莱纳暗暗叫苦，心想卡瓦纳教士曾谆谆教导，说莫要扯谎，一句谎言须得百句谎言去弥补，如今一看，果不其然！

他正想如何把话圆回去，忽然门外传来敲门声，三长两短，显得彬彬有礼。蓝胡子大声道：“门不曾锁，进来就是。”木门一开，普罗文扎诺与加布里埃拉嬷嬷两个人缓步而入，俱是面色凝重，

蓝胡子看了他们一眼，索性躺在床上，长长打了一个呵欠道：“老公爵我已治好了，如今大爷我累得不行要睡觉，有甚么话你们快说。”

加布里埃拉嬷嬷与普罗文扎诺对视一眼，后者开口道：“阁下妙手回春，医术高明，这一次能治好贝尔格莱德公爵的性命，等若是救了整个东欧与教区，立功匪浅。我等特来致谢。”

蓝胡子听到这些客套，不耐烦道：“有话便说，有屁快放。”普罗文扎诺面色不变，继续道：“阁下殚精竭虑，心力耗费甚钜，我们也是知道的，这里有两瓶药剂，于精力略有小补，算是我等的谢礼。”他说罢从怀里取出两瓶药水，一瓶淡蓝，一瓶浅黄。虽然口里说是“略有小补”，但贝居因会与宗教裁判所联手所送的礼物，又岂是寻常药物可比？蓝胡子听了，哈哈一笑，也不客气，直接把那两个瓶子拿过来，也不问是药是毒，一仰脖全倒进口里，然后咂了咂嘴品味一番，连声赞道：“这教廷的圣光和剂与贝居因会的玫瑰玉露，彼此裨补，扶弱补虚，嗯，算你们会搭配。”

等到他喝完药水，加布里埃拉嬷嬷开口道：“只是有几件事干系重大，不得不与阁下交涉一下。”蓝胡子道：“哼，先礼后兵，我早就知道。也罢，如今我灯尽油枯，也是随你们处置。”赛戈莱纳正要上前劝解，普罗文扎诺袖子一拂，一阵劲风扑面，生生把他推回到椅子上，道：“血盟的小贼，等下再与你算账，却瞒得嬷嬷好苦！”赛戈莱纳知情知这必是萝丝玛丽偷听到自己哄骗蓝胡子的话，回来以后告诉她师傅的。他看加布里埃拉嬷嬷的表情也很凝重，有些叫苦，心想该不会嬷嬷也相信了吧？

普罗文扎诺白眉一凛，道：“阁下这十数年来，先后掳走贵族及平民女子二十四人，打死贵族六人、神职人员十二人、武林人士三十六人，其中还包括有托钵僧团的长老。请问是也不是？”蓝胡子道：“不错，你倒记得清楚。”普罗文扎诺又道：“阁下挖坟掘墓，割凌尸首，又暗行邪法，不遵教义，不敬天主，是也不是？”蓝胡子道：“什么邪法！若要让医术有进益，解剖人体是必然的法子，与教内那劳什子教义有什么相干了。”

普罗文扎诺也不与他辩驳，继续道：“数年之前。我教廷约翰福音使者前往老山，一心劝善。谁想阁下竟不思悔改，悍然与塔罗血盟相勾结，荼毒了千余生灵，布下天狼邪阵，是也不是？”蓝胡子道：“想必你那乖徒弟已经全盘都讲给你听了。你既然知道，何必假惺惺问。”普罗文扎诺见他全不否认，点点头，踏前一步道：“阁下身背数门血案，又亵渎神灵，早已经在宗教裁判所未列要犯。在下身为裁判所审判长，便不能放过你，这是职责所在，希望不要见怪。”

蓝胡子冷笑道：“我早就知道，你们这些所谓名门正派，个个满口仁义道德，全不把信用当回事。打便打了，何必这么多废话。”他霍然起身，不顾身体疲惫，就要与这教廷高手争斗。

这时一直未开口的加布里埃拉嬷嬷忽然道：“阁下的夫人，名字可是叫卡娅？”蓝胡子一怔，便道：“正是。”加布里埃拉嬷嬷道：“可否告知我全名为何？出身何地？”蓝胡子道：“她全名唤作卡娅艾维亚斯，家族乃是登萨河谷当地贵族，家纹章是蓝带与三只飞燕。”加布里埃拉嬷嬷有些失望，低头想了想，又道：“她家亲属中，可有名叫特莎的？”蓝胡子道：“从未听闻。我与她青梅竹马，她家系如何我知之甚详，从未听说有叫特莎的人。这名字分明不是保加利亚姓氏。”

加布里埃拉嬷嬷喃喃道：“总还是要亲眼看看才是……”说完后退半步，意思是自己没什么好问的了。蓝胡子淡淡道：“问完了，这就是要动手了么？”普罗文扎诺道：“阁下救了老公爵一命。只要你在贝尔格莱德一日，我与嬷嬷便不会与你为难。但只要你踏出城市半步，我们便要来追究。”

蓝胡子道：“呸，你们假仁假义，我却不是缩在城堡里苟且偷生之人，还怕了你们不成么？既然如此，我现在就走。”赛戈莱纳一听，知道他是中了普罗文扎诺的激将法，正要开口劝说。普罗文扎诺突然瞪了赛戈莱纳一眼：“你这小子，这次找来蓝胡子治病，算是一功。可你竟是血盟中人，若不是萝丝玛丽机警，几乎被你瞒过去了！教皇下了严旨，凡见血盟之人，立杀无赦。本座念在你年纪尚幼，又救过我的两位弟子，就格外开恩，许你和蓝胡子同样待遇。”

赛戈莱纳看到加布里埃拉嬷嬷悄悄对自己作了一个少安毋躁的手势，只得忍气吞声，勉强笑道：“知道了。”

普罗文扎诺“哼”了一声，拂袖而去。加布里埃拉嬷嬷冲赛戈莱纳轻轻一弹，弹过一团纸团，也转身离开。赛戈莱纳等到他们身影消失，这才捡起纸团来，上面只写着一行字道：“午夜小礼拜堂见。”

蓝胡子对赛戈莱纳冷冷道：“事到如今，你还不说实话么？”赛戈莱纳心中一凛，不知该说什么好。蓝胡子也不听他分辨，只是道：“我要去睡觉了，不要来打扰我。睡饱了好上路。”说完把赛格来安赶出房间去，关上门，一会儿功夫便鼾声大起。

赛戈莱纳不敢打扰，只得先回自己房间。过不多时，亚诺什派人送来食物，说是聊作谢意，还专程把留在城堡里养伤的奥古斯丁送过来。奥古斯丁皮糙肉厚，伤势已经好了七成，见到主人他喜不自胜，不住亲吻赛戈莱纳的脚背。赛戈莱纳坐在床上，想要运功调息一番，却无论如何静不下心来，胸中烦闷，以致气息紊乱，身上十二星宫四液沸腾，如同脱缰野马难以驯服。赛戈莱纳只得运起双蛇箴言，一丝一缕慢慢理顺，其中辛苦自不必说。

这一折腾，便已接近午夜时分。赛戈莱纳听到外面更夫报了时，便从床上跳下来，勉强打起精神，叫了奥古斯丁出门。

两人一路收声敛气，路上偶尔看到巡逻的士卒，凭两人身手也是轻松骗过，很快便到了当日他们去盗宝的小礼拜堂。

到了礼拜堂外，看到远远有个娇小身影。赛戈莱纳定睛一看，居然是艾瑟尔。艾瑟尔一身亚麻色布袍，头戴着罩帽，再无半点修女的模样，倒象是个即将远游的旅人。赛戈莱纳愕然道：“艾瑟尔，你来这里作什么？”

艾瑟尔听到赛戈莱纳的声音，高兴地扑过来要打招呼，走到一半忽然想到什么，赶紧吐了吐舌头，冲他作了个噤声的手势，示意他随自己来。

赛戈莱纳主仆二人随着艾瑟尔左转右转，很快便离开了主堡，来到贝尔格莱德城一处偏门。城门外拴着三匹骏马，艾瑟尔将兜帽掀下来，长长舒了一口气，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赛戈莱纳，结结巴巴道：“这，这是师傅让我交给你的。”

赛戈莱纳接过信来一读，上面写道：“赛戈莱纳如晤：吾是夜宴请西门使者，彼必无暇分身。汝既身负卡瓦纳弟兄传承重任，速离无迟，径去梵蒂冈面謁教皇，方为解脱之道。切切。另，吾徒艾瑟尔，亦在梵蒂冈有要事，可与汝偕行，亦为助力。”

赛戈莱纳看完短信，心中又喜又惊。喜的是加布里艾拉嬷嬷居然肯亲自引走普罗文扎诺这个强敌；惊的是，嬷嬷居然把艾瑟尔派来与自己同行，贝居因会这次可是冒着跟宗教裁判所翻脸的风险，下了大血本。

艾瑟尔看赛戈莱纳读完了信，挠了挠头，开口说道：“嬷嬷让我一直跟着你哩，我们到底要去哪里啊？”语气里满是欢欣，她天真烂漫，没半分心机，还道是出去游玩。赛戈莱纳微微一笑，摸摸少女头发道：“你跟着我就是了。”又问道：“嬷嬷跟你说了没，去梵蒂冈有什么要事？”艾瑟尔道：“嬷嬷只给了我一串念珠，说到了梵蒂冈，自有交接之人。”赛戈莱纳心想一定是贝居因会与教廷之间的秘事，他是局外人，也便不再追问，然后忽然又皱起眉头：“可是蓝胡子还在城堡内。虽然这人暴戾凶残，但我既把他请来治病，又怎能一走了之，弃之不顾？”艾瑟尔有些畏缩道：“这人是坏人，我不喜欢。”

赛戈莱纳决然道：“他行事如何，自有天主裁决。我却不可作了无信之人，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去把他叫来。”他吩咐奥古斯丁牵过马匹来，转身准备重返城堡。忽然身后一个阴恻恻的声音传来：“你这小子，果然留了后手，不愧是血盟中人。”

赛戈莱纳大惊，急忙回头，发现蓝胡子正站在阴影中负手而立，面带揶揄之色。艾瑟尔“哎呀”一声，想躲到赛戈莱纳身后。奥古斯丁没见过蓝胡子，见他面色不善，沉沉发出吼声。赛戈莱纳略定心神，道：“我正要去找你，你便来了。”

蓝胡子冷哼一声：“哼，若非你还有些良心，我早一掌打杀了你们几个。”赛戈莱纳正色道：“我既然把阁下送进来，自然也会保护阁下出去。”蓝胡子嘿嘿干笑几声，注意到奥古斯丁：“这莫非是阿非利加的黑人？”赛戈莱纳道：“正是。”蓝胡子猎奇心起，仔细端详了一番，咂嘴道：“不知这黑人品种，体质结构是否与我们一样。不如你把他送与我，让我研究一番。”赛戈莱纳不愿与他太过计较，也不回答，一拍马匹：

“事不宜迟，我们走吧，晚了可就走不脱了。”

说完赛戈莱纳把艾瑟尔抱上马来，让她搂住自己腰间，奥古斯丁与蓝胡子各上了一匹马，朝着城门飞驰。贝尔格莱德长年处在奥斯曼人兵锋之下，原本是入夜之后就四门紧锁的。好在加布里艾拉嬷嬷心思细密，早准备了贝居因会的信物，让艾瑟尔带在身上。守城的士卒一看是贝居因会的人，不敢怠慢，连忙开启城门，放这几人离开。

一离贝尔格莱德城堡，几人便如脱笼飞鸟，一路疾驰。路上蓝胡子挽住缰绳，忽然问道：“这个贝尔格莱德公爵，是如何得了美杜莎之泣？”赛戈莱纳摇头道：“不曾听他们提及。”蓝胡子皱眉道：“我看了这老公爵的病情，与我夫人十分相似，细微处却颇为不同，所以心中一直有些疑惑。”

赛戈莱纳思忖片刻道：“塔罗血盟曾勾结奥斯曼人前来要挟公爵。由此推断，这美杜莎之泣，说不定就是血盟的手段。”蓝胡子忽然拉住马匹，瞪着赛戈莱纳道：“原来你果然不是血盟之人！”赛戈莱纳坦然道：“如今向阁下坦白了也不妨。我与血盟，本无瓜葛，只是有些渊源罢了。倘若当时不那么说，阁下如何肯放过我性命，又跟来贝尔格莱德？”

蓝胡子听罢，不怒反笑，笑完了方道：“好小子。我早就看穿你说的是谎话，你虽然武功怪异，



又对血盟熟稔，却没有血盟中人那股子邪异之气。”

赛戈莱纳却不答话，垂头思索片刻，方缓缓道：“我有一个猜测，不知当讲不当讲。”蓝胡子道：“你且说来。”赛戈莱纳道：“你说当日有位福音使者打上老山，幸亏凯瑟琳布下天狼星阵，这才阻止了他，确实不错？”蓝胡子道：“不错。”

赛戈莱纳道：“那天狼星阵，需要千余新鲜尸首。如果是仓促之间，如何能弄到这么多。可见血盟事先有了准备。蓝胡子盯着他道：“你想说什么？”赛戈莱纳吐出一口气道：“我猜想，尊夫人卡娅的美杜莎之泣，说不定正是血盟干的。他们先下了毒给卡娅，而后算准时机市恩于你，赚取你的信任，让你帮他们来制解药。要知道，单有美杜莎之泣，只能伤人于无形；若是连解药都有了，便可要挟那些如贝尔格莱德公爵这样的大人物了。”

蓝胡子听罢赛戈莱纳的一番话，一时陷入沉默。赛戈莱纳又道：“以阁下性情，若非尊夫人身患重病，又怎会用心去研制解药呢？血盟惯会利用人性弱点，为他们驱使……”话未说完，蓝胡子猛地一拍马头，大喝一声：“别说了！”他坐下马匹，登时被拍得脑浆迸裂，倒在路上。

赛戈莱纳、艾瑟尔与奥古斯丁都吓了一跳。再看蓝胡子，怒目圆睁，面色狰狞，显是愤怒之至。赛戈莱纳唯恐他突然性情大变，暴起伤人，急忙把艾瑟尔护在身后，提起真气凝神戒备。奥古斯丁哑哑几声，想要上前去制住他，都被赛戈莱纳眼神拦住。

过不多时，蓝胡子抬起头，满眼俱是杀意，一字一句道：“你们此去梵蒂冈，可会碰到血盟之人？”赛戈莱纳道：“摩尔多瓦有一个叫诺瓦斯的人，正带着法皇王冠去梵蒂冈。血盟与此冠渊源极深，想来定不会放过。”蓝胡子点点头，把奥古斯丁的马匹拽过来，一掌挥过去，马背上的奥古斯丁觉得气血翻涌，一下子摔落下来。

蓝胡子抢过马匹来，冷冷道：“既然如此，我也不回老山了，就跟着你们去走一趟梵蒂冈，捉几个血盟中人来问问看。倘若他们真是如此打算，我便让这班狗头后悔生在这世间。”这几句话语气阴森冰冷，令在场之人为之一寒。

赛戈莱纳见他心志已定，心想这人虽然性情怪异，但武功高强，一路上绝对是一大强援。他便让奥古斯丁跟在马后，又低头安抚了艾瑟尔几句，对蓝胡子道：“既然如此，我们事不宜迟，快快上路吧。”

蓝胡子也不理他，一抖缰绳，朝着大路疾驰而去。赛戈莱纳等三人一马，堪堪追在后面。

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数里之外的山丘之上，有三骑顿驻山顶，远远望着他们离去的身影不动。

一阵山风吹过，罗慕路斯长长叹息道：“师傅既然昨天公开说他们一出城就要受到制裁，为何又不让我们动手，只教在后面跟踪呢？”切丽急道：“师兄你莫非听错了师傅的意思？现在他们走的不远，我们追上去，先绑回去再说！萝丝玛丽，你说对吧？”

萝丝玛丽对师姐的话充耳不闻，只是怔怔望着前方。她的气色已经恢复，只是俏丽的面孔依然冰冷。在这里能看得到，赛戈莱纳和那个叫艾瑟尔的女孩同乘一骑，她还紧紧抱着他的腰……不知为何，萝丝玛丽一想到那小贼的种种作为，就涌起无限的怨恨、气恼，甚至于一丝丝她所不熟悉

的……忧伤，不禁喃喃道：“我，我才不是你的那个什么呢……”只是不知他是否能听见。

罗慕路斯不知自己小师妹这些心思，他对切丽道：“师傅只让我们尾随，可没说动手。再说他们当中有蓝胡子在，我们三人，未必是他们敌手。”

罗丝玛丽忽然伸出白腻修长的指头，指着一个方向，淡淡道：“梵蒂冈。”切丽奇道：“你说什么？”罗丝玛丽道：“我说，他们要去的地方是，梵蒂冈。”

这小师妹平素有通灵之能，直觉十分灵验。她一出口，罗慕路斯和切丽都信了几分。切丽大喜过望：“梵蒂冈教廷，那是咱们的本家。他们如果去那里，是最好不过！不知有多少教廷高手等着呢，管教他们有死无生！”

罗慕路斯却是满腹疑惑：“放这几个人去梵蒂冈，教廷纵然能应付得来，也要乱上一阵，于教廷清名不利。师傅他不教我们于半路拦截，到底是存了什么打算呢……”他脑子里乱成一团，又不敢去怀疑普罗文扎诺，索性不再去想，他拨转马头，对两位师妹道：“我们走罢。”

于是三人各自在胸口划一个十字，然后驱动坐骑，朝着前面数人的方向疾驰而去……

## 第二部完。

神秘法国使者留存了残页。

诺瓦斯携王冠投靠梵蒂冈。

教皇早已是行尸走肉。血盟企图通过喂药养尸来维持统治。约翰福音正是主谋。其实约翰福音早死，替他的是犹太福音。